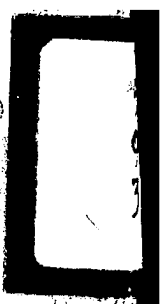


大涼山

曾昭掄著 滇區考察記

Handwritten numbers and a circular stamp, including the number 530228.



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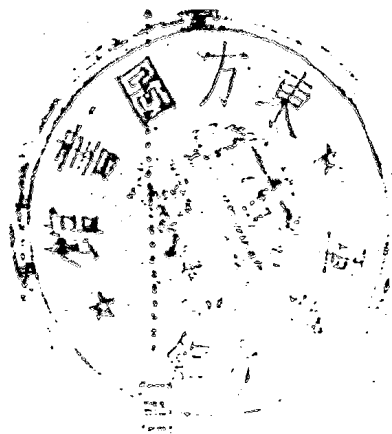
曹日昭論著

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目次

第一編 西昌見聞

古城西昌·····	一	爐山技專·····	二
抗戰中的西昌·····	一〇	一位大企業家·····	二〇
南屬寶貴的資源·····	二七	夷人在西昌·····	三〇
南屬夷務問題·····	三七	鄧司令的會見·····	三九
天主教與涼山夷區·····	四三	西昌與四川內地的交通·····	四四



第二編 涼山夷區概況…………… 六三

涼山區地理情形…………… 六三 涼山區城交通概況…………… 六六

涼山外則交通情形…………… 六六

過去考察涼山的團體與其工作經過…………… 六八

保夷來源與其族名考證…………… 九〇 涼山保夷概述…………… 九五

保夷生活略寫…………… 九二 涼山保夷的家庭與社會制度…………… 九八

涼山處境始末…………… 一〇七 涼山考察的困難及其準備…………… 一三六

第三編 昭覺途中…………… 一四〇

別離了西昌…………… 一四〇 大墳堆…………… 一四二

川心堡	二四三	大農場	三四三
輿語第一課	二四五	向東區進發	三四六
玄參壩	二四九	保保溝途中	三五三
保保溝	二五六	灌壩	二六四
棧棧樑子	二六六	迷路黑夜到四塊壩子	二六七
緊張的一夜	二七一	四塊壩子	二七四
權牛大典	二七五	小母雞樑子	二七七
三灣河	二七九	同伴們的故事	二八三
糯米烏加	二八四	大母雞樑子	二八五
昭覺縣城	二八八	一位賢明的縣長	二九三
昭覺煤礦	二九四		

第四編

橫越黃茅埡

.....一九七

竹黑道上

一九七

竹黑

一九九

溫泉試浴

二〇三

淒風慘雨中的離別

二〇五

到烏坡去

二〇六

烏坡家

二〇八

屠羊大宴

二〇九

漢人的悲哀

二二三

烏坡銅礦

二一〇

湖藥河北進

二二七

手槍的威脅

二一九

美姑河

二二〇

美姑

二二五

蕭木窠

二二六

不祥之鳥

二二六

續上掠山

二二六

老婦的伸訴

二二七

奸計揭穿

二二七

第壹編

雷波剪影

邊近夷區的雷波城

三五

王爾瞻先生的談話

三六

一位有志邊疆事業的青年

精通漢情的夷胞

三六

第貳編

涼山尾聲

惜別雷波

三六

龍門橋

三六

牛吃水

三六

箐口途中

三六

箐口

三六

五指坡

三六

分水嶺

三五

獼猴石

三五

昌蒲田

三五

渡過馬湖

三五

向磨石家走·····	三三	磨石家·····	三四
挫折與奮鬥·····	三六	命運在下卦中·····	三五
準備長征·····	三九	友情的交流·····	三五
翻上黃茅埂·····	四〇	黃茅埂上·····	四〇
精過黃茅埂·····	四二	狂雨中下黃茅埂·····	四二
穿森林下涼山東坡·····	四五	拉米·····	四六
圍蘇角河上的滄涼·····	五七	艱阻的道路·····	五九
孤狗坡·····	六一	圍蘇角·····	六三
蘇角·····	六四	馬角途中·····	六五
重返曠人世界·····	六九		

第七編

東下敘府

黃鵠..... 三九六 向芭蕉灘前進..... 三九七

芭蕉灘..... 三九九 青杠背..... 三〇〇

大崖洞..... 三〇一 冒水孔..... 三〇二

竹林寺..... 三〇三 甘溪..... 三〇四

樟腰灘..... 三〇四 石角營途中..... 三〇五

石角營..... 三〇六 蠻夷司..... 三〇七

..... 三〇九

綏江..... 三〇九 燒竹桿..... 三一〇

石溪..... 三一 新灘溪..... 三一

鱧魚溪..... 三一 屏山縣城..... 三一

東下宜... 西上

536.28
982
3

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第一編 西昌見聞

古城西昌

因籌準備通邊涼山夷區，我們在西昌住了十一天。因此得有充分機會，觀察這座古城。說起歷史，此城相當悠久。西漢武帝時，司馬相如通西南夷，置邛郡，是我國邊疆上一件極可紀念的事蹟。當時所謂邛郡，郡治即在現今的西昌。目前西昌城附近的一座小湖，名爲「邛海」，也就是由此而來。在明朝初年，甯屬地方，稱爲建昌府，後改建昌衛。前清時代，稱爲甯遠府（「甯屬」一名，即由此而來），以西昌縣爲該府首縣。迄今府尹與縣官衙門兩幢宏大的建築，巍然存在，前者近已改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民國成立以後，廢府存縣。廢格說來，西昌乃是此處目前惟一正確的名稱。但是習慣難改，在一般平民口中，迄今仍然多半覺得說「建昌」來得要順口些。「建昌」，「西昌」，「甯遠」三個名稱，在今日大體可說是具有相等的意義；雖則按原來的含義說來，建昌與

曾昭著

(商)

甯遠二者，比較西昌，包括的範圍要大些。

自從司馬相如的時代起，西昌成爲中國西南邊區交通的一座重要的路口。三國時候，諸葛武侯南征孟獲。據王紹曾氏最近考證（註一）武侯當日由川進兵入滇東西計分三路。就中主要部份（即武侯親自統率的主力），自成都西行，經雅安，榮經，至瀘定後，由該處折向南走，過大渡河，經冕甯，西昌，摩羅營，到會理。由會理折回西南，在三堆子渡金沙江（即所謂「五月渡瀘」的「瀘水」），入滇境，抵大姚，乃折向東南趨昆明。計自過大渡河後，到大姚止，所循路線，與今日樂西，西甯兩條公路，大體不謀而同。

諸葛武侯以後，雲南與內地的關係，漸見密切。西昌地位，因此亦愈形重要。兼以甯屬理米頗豐，移居邊地的漢人，羣視安甯河谷爲樂土。雖則交通線外，迄今大體仍是夷人世界；沿著安甯河谷展出的西會大道上，多年來久已歸漢人掌握。民國初年，夷患猖獗，人民多有戒心。然而在此線上，商旅交通，照舊可以維持，不過不若以前清吉。近來西昌行轅成立，對於維持治安，發展商業，多所致力。於是幾年前行旅有點視爲畏途的西會大道，遂又暢通無阻，成爲滇康間最安全的交通線之一。雲南甯商人之入西康經商者，許多已放棄走麗江，木裏，九龍，康定之線（所謂「雲南幫大路」），而改循此線入康。新近西甯，樂西兩條公路完成，西昌在西南交通線上的地位，更形重要，遂有成爲該方最大都市之一的趨勢。

從地理上的位置說來，西昌正當甯屬八縣的中心，位在安甯河東岸。附近河流縱橫環抱，皆是安

（註一）參閱王紹曾著：「諸葛武侯南征始末」，新甯遠，一卷六，七期，三一至四一面（一九四〇）。

南河的支流。該河在此一帶，流速頗緩，蜿蜒殊甚，因此在城附近，造成一片長寬各數十里（比較地南北長而東西略窄）的大場子。在這片肥沃的場子（所謂「西昌場子」）上，夏季一望全是稻田，溝渠縱橫，地面一平如紙，顯是一種農業繁盛的區域；在冬季則所種農作物，改爲豆、豆、小麥、及油菜。多數年頭，這片平原上，可望豐收。一年兩次收成，使當地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附近的場子雖然很大，西昌城本身，却是北面靠着矮山（本地人稱爲「北山」）建築的。實在說來，一部份乃是建在山坡腳上。城內地勢，北高而南低。沿着南北街向北走，路向上坡甚陡；其坡度之大，在我國城市中，頗屬罕見。因爲沿坡建築上去，由北到南，穿城而過的溪流，頗有幾條。就中最大的一條，名叫「大水溝」。這些溪流，溪身坡度亦殊陡峻。平常雖不過一種作悅耳聲音的細流；到了夏季，一旦山洪暴發，幾斷橋內，馬上就可變成滔滔大水。大雨以後，往往水會溢到馬路上狂流。北面雖則靠山，其他三面，城外却均平坦。有水環抱。這種比較大的河流，都非穿城而過，而是流經城外，距城不遠西門外的一條河，名叫「西河」；繞着東南兩面的，則稱「東南河」。城裏東西方向，路頗平坦；和南北街的陡坡，完全是兩種風味。夏天到此，西河和東南河的水，都是和安甯河一般的紅水，看來像很大的河，而且常常造成水災。（冬天過此，則河水顯得清而淺。）按「東南河」原名「德瀆溪」，由名即可知其當初原不過一道小溪。據熟習掌故的本地人說，當初此溪原係流經城內。在清初即有人預料，幾十年後，此河將釀成水災，當時一般人尙不能相信。後來因夷患頗凶，爲防夷人藏在樹林中起見，將城四周山上樹木，一齊砍光（目今西昌附近幾十里，幾乎全是禿山，即因此故）。既無樹林可以蓄水，水患果然驚鬧愈凶。到了前清中葉，忽發一次空前大水。該河兩旁房屋，多半沖毀。以後重葺，遂將此河劃在城外。然而即如此做，迄今每逢夏季，此河仍常發生水災。

平時搭在河上的木橋，往往被水冲走或者淹沒，好幾天無法可渡。想不到以前涓涓細溪，如今竟會變成來勢凶猛，奔流作響的洶湧洪流。由此可見培植森林的重要。舊城雖已被毀，遺跡仍然存在。迄今城東門外，隔河東北岸，乃是市外市街的主要部份，穿之東行，兩三里內，不斷有房屋。此外西門外略有市街，南門外，則以災患關係，一出城門，就再也看不見房屋。

西昌城附近，水很豐富，環抱此城的河流以外，離城約十里左右，在城外東南方向，展開在一座美麗的小湖，名叫「邛海」或者「邛池」。據說這座湖的歷史，並不很久。漢朝司馬相如假邛郡的時候，此處仍是一片陸地。後來忽然陸沉，陷為沼澤，終成此湖，為西昌增加美景不少。自城東南望，隔湖有山聳起，其上尚略餘有樹木，即是有名的「爐山」。邛海爐水，皆稱為西昌勝景，遊覽的雖不錯。總算仗着名勝的關係，廟宇的庇蔭，爐山現在成為西昌附近唯一未把樹砍光的山。西昌雖然是清時府治，城廂內外，好房子並不多，還趕不上會理。就中最好的一幢，名為「望遠室」。這座帶有西洋建築風味的中國房子，因為位在城的東北隅，地勢頗高，坐在廊子上，邛海爐山的勝景，一覽無餘，倒是一件不易得的事。

從若干方面看來，西昌很有點像昆明。同樣地是一座海拔很高的山城（西昌海拔一八二〇米，昆明一八九五米）。同樣地有山明水秀的景色。邛海那池美麗的，碧綠的湖水，看來就和滇池一般，祇是面積小得多。爐山也有點類似西山，上面樹木比西山略為多一點。從天氣說來，這兩處也是非常相近。夏天不熱，冬天不冷。美麗的蔚藍天空，一年到頭可以見面。在冬天的乾季，往往可以一個月連一滴雨也不下，每天全是大晴天，夏季誠然是雨季，常常下雨，而且往往是狂風，但是一不下雨，馬上又露出晴天的笑臉。比起四川境內一般地方終年陰霾的天氣來，真有天淵之別，尤其使遊客快意。

的，是西昌夏天的大雨，多數時候，偏會選擇晚上來下，在冬天，較遠高山上，會積有雪；西昌城裏却仍然暖和，有時甚至比夏天還暖。

西昌城的外形，大體幾乎正方，約有一公里左右見方。其西南角上，伸出較多，所以看來有點像雙粽子。城牆迄今完整，係用青磚築成，大部份並不甚高。城門則用砂岩鑿成的石磚砌成。因為防備夷人攻城，四面城門，都是雙層的；裏外兩層，相互成九十度的角度，其間可據以防守。以前夷人多係自北山來，因此北門防衛，最爲嚴密，建築亦最堅固。城牆粽子後面，凹下成槽，以資擁護守兵。壕子中間，則開有銃眼多處。城門口立有石碑數塊，類皆述及以前防夷事實。現今北門夷人，業已投誠，且已變成熟夷。今後此等防範，將成爲不必要。然而即在目前，一出北門，一般人多少仍不免有戒心。所謂「北山」，並不見高，大部份業已闢成梯田。北門以外，衙房即完。種植此等梯田的夷人，大都住在位近山頂的原始式房屋裏。

和別的縣城一樣，西昌城內，主要街道，當然是東西南北四條大街。這四條街的交叉點，爲全城中心，名爲「四牌樓」。此處十字街口，樹有一座穿心數樓。其上懸一塊橫匾，題「育麟亭」三字。城內的南街（名「大南街」，亦稱「正南街」，並不很長），和城外緊貼南牆的「大西街」，是全城中最熱鬧的街道。商業大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重要店舖，皆在於此，其次西側（名「樂正街」）也還不錯。以上三條街，全是很好的石灰三台土馬路。東北兩條大街，比較要荒涼得多，尤以北街爲甚。北街還有一種特點，就是橫街建有好幾座石頭牌坊，舊日府尹衙門，位在東街北，所以這街名爲「府衙」。目下衙門故址，改爲行轅，衙門也隨着改爲「行轅路」了。東北兩條大街，都是一種路面欠佳的砂石馬路。

西昌附近廟宇，以爐山各廟，最爲有名。每年自遠方來此朝香的香客，迄今尙數甚夥。據說有些甚至遠自西藏，徒步來此。城廂各廟，類皆已改成公共機關，舊燭子全裝上了新漆。這些廟宇當中，最大的一座，要推武廟（「武聖宮」），俗稱「北聖宮」，裏面現設西康省政府甯屬屯墾委員會。武廟也很寬敞，現改爲三民主義青年團西康支團部及西昌分團辦公處所。城隍廟裏，目前駐有軍隊。廟前一片大坪（俗稱「城隍廟」），用作操場及公共體育場。三清觀改成了警察局，穗城宮（即「川主廟」）改成市商會，裏面還附設有一座戲院（「新新舞台」），剩下來祇有古老的白塔寺，依然如故。

西昌向來是一處政治中心，正和會理是商業中心一般。抗戰以來，西昌在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性，益形增加。但是同時因修後方交通發達的關係，商業亦陡然大形發達，大有奪去會理所占地位的趨勢。在三十二年樂西，西祥兩路正式通車以後，這種形勢，尤其明顯。即在我們首次過西昌的時候（三十年七月），此項徵象，業已可以看得出來。在當時據本地人說，從交易上的數目說來，會理的商業，仍要比西昌大得多。可是從外行的眼光看，當時此兩城市面繁榮的程度，已可謂約略相等；而自店舖的種類說來，西昌要比會理豐富得多。會理商務雖盛，交易的東西，種類有限，因此市面顯得有點單調（因爲店舖種類不多的關係）。棉紗和布疋，是會理街上最大的買賣。大批此等貨品，由昆明運來，其中一部份，轉口運銷西昌。這種轉口貿易，除脫稅和運費。由上海及外國來的百貨，在會理市上，占有相當重要地位。在西昌則百貨店不見顯著，洋貨尤頗稀貴（這當然是指西祥公路通車以前的事）。一般說來，在當時會理可說是一處高度商業化，而且略帶洋化的城市，而西昌則是一處染上抗戰色彩，但是多少保存本來面目的中國古城。

棉紗，布疋及日用百貨以外，在會理街上出賣的東西，主要地就是各種食品了。西昌則不然，在這裏可說是各種店舖，應有盡有；要買的東西，樣樣都可以買得到。服裝店，照像館，洗染店，在街上各有幾家，有的服裝店裏，還可以做西服。定做軍服，更是普遍。當然這是因爲西昌城中，公務員多；這類店舖，便應時而生。西樂房計有兩家，理髮店有四五家之多。旅館，茶館，飯館，不消說，爲數不少。新生旅館，是旅店中最好的一家。館子方面，四川館，北方館，下江館都有。上海館子，大都是新開的；近來因爲公務員多半是外省來的人，大有喧賓奪主的趨勢，比四川館變爲更時髦，雖則口味還是這地的四川館子好。一部份茶館，具有非常雅緻的名稱（例如「鬧中靜」，等）。上述各種店舖以外，我們還在街上看見有一家裱畫館，一家刻圖章名片的小店。和好幾家印刷社，鉛印，石印，在此來得都很方便，不過產率不大。這些與文化事業有關的店舖，據說都是由成都分來或遷來的。裱畫社的老闆，是一位二十四軍的軍官。這位武裝同志，倒很有文人的雅興。書店在街上計有青年書店，宇宙書店，和六時代書店等三家，每家都兼售文具。最後一家，同時是商務印書館的特約經售處。鐘錶店也有一家，修錶的地方有好幾家。在此鐘錶價目，還算公道；修錶的工價，却貴得可怕。西昌素來是一處土法製革的中心（因後此處及其附近進出產牛羊皮甚多的緣故），一向且有一部份乾的生皮運銷出口。近來在此又設有比較新式的製革廠，所以街上賣皮鞋以及其他革製品（如軍用皮帶等）的店舖，特別惹人注目。本地老法製革係用烟燻法（Smoke Fumesse），將稻草燃燒時發出的烟，拿來薰生皮，以令其鞣製成革，稱爲「煙燻皮」。街上所賣皮鞋，一部份是用此種皮製成的，輕得和帆布鞋一般，價錢不及普通皮鞋四分之一，祇是穿來不耐久，而且遇水就容易浸透。一幅一幅的乳黃色輕軟皮，上面烙上字或圖畫（如風景畫等），是本地特產的一種藝術品。因爲護養保人，常來

此處貿易；這些邊陲民族的特製品（如羊毛氈、粗羊毛織的毯子等），在攤子上，都能以極公道的價錢買到。視察西昌市面情形以後，我們笑着說，在西昌樣樣都很容易購得，包括棺材在內。確實的，在街上雖不過看見一家棺材店；但是許多店舖裏面，常有見放有一兩具棺材，大約預備爲主人終老之用。

在三十一年七月的時候，會理城內，還沒有一家銀行，正式開幕。西昌則已有中國農民銀行，西康銀行，四川省銀行，和康銀行等四家。另外在籌備中的，還有一家濟康銀行。由此一點，亦可見西昌在商業上日趨重要。娛樂方面，戲院祇有一家，即是設在川主廟內的新新舞台。電影院一家，正在建築中。在會理毫無代步工具，街上來往，一切人均需步行。西昌仍然沒有輛用的代步；可是有些人，自備有轎子或包車。坐轎子或滑竿的，大都是高級官吏；後面常跟有武裝衛隊，包車的，則是大公館的太太小姐們。我們到西昌的時候，正巧電燈廠開始發電。這座電廠（名爲「資源委員會西昌電廠」），是由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辦，安有一部三十馬力的煤氣發動機，以木炭作爲原料。因爲電力過小，除安五十盞路燈以外，祇有少數重要機關、商店以及私人住宅，分到幾盞。燈還算亮，可惜盞數太少，夜間在街上多少還需摸黑走着；但是比起以前在油燈下的悽慘情形，却已強多了。據主持電廠的工程師說，此廠建築及設備，亦已費去一百萬元之多。所購機器，計有二十馬力的發電機兩套，現在祇安起一套。所發電力，約有十分之一，用於電報局及無線電台，其餘則拿來點燈。此項事業，是一種服務性質。在當時發給商家，一度電取費三元，不可謂不高；可是總算起來，國家一年仍要虧損三十萬元。將來計畫，預備發展水電，利用城東門外河流上「窄口」（該處水位差不小）的水力，將此廠發電能力，逐步發展至四百馬力，如此便可應付本地一切需要，包括工廠在內。

新時代事業和機構之進入西昌這座古城，最早的要算清末所辦的學堂。中級學校，在此現有「西康省立西昌師範學校」和「西康省立西昌中學」（以前爲「西昌縣立中學」）兩座。兩校校址，均頗宏大，學生却不十分多，程度有點懸淺。抗戰以後新設的學校，有教育部在爐山所設的「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這座學校的校址，皆係由以前的廟宇所改成。西昌每日皆衙子。師範學校前面一片小廣場，每到中午，擠滿了人。這處主要地是米市，賣別種東西的也不少，趕街者許多是夷人，我們住在師範學校裏，每天看見他們穿上那些特別的服裝在此來趕熱鬧，怪是有趣。

西昌附近，農產豐富，向來是比較舒服的地方。因爲出米，一向生活程度很低。在抗戰初起時，此處一籮上等白米（約合二百一十斤），不過賣國幣九毛，確有一種「穀賤傷農」的現象。和其他後方城市一樣，二十九年左右起，物價作驚人的陡漲，我們在三十年七月路過此處的時候，本地人業已開始叫苦，大嘆今不如昔。但是我們從昆明一路走來，仍覺此處生活十分便宜。後來西祥公路正式通車，洋貨湧入，司機老婦大批倒騰，更把物價大大提高。然而即在三十一年底，米價還不過一百元一籮，比起別處要公道得多。西昌附近，樹木砍光，燃料問題，頗爲嚴重。木炭及柴，不但增高，而且雨天不送來，若不囤積，卽有斷炊之虞。

在我們初過西昌的時候，此處仍舊是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代習慣。和四川省一般縣城一樣，早晨店舖開得相當早；天黑以後，大多數卽都歇業。一般館子，普通一天祇有三頓飯（或點心）的時間。以後各營業兩小時左右。過了這一早堂，「午堂」，「晚堂」的時間，便吃不倒東西。每當營業時間，館子前而必掛上一塊，「開堂」的牌；歇業則掛「畢」字或「畢了」的牌。「畢」字牌一掛上，就是歇業的意思。卽令店門還是開着，對於走進去的客人，也不招待。晚上，「畢」得很

早，大約不到下午六點鐘就掛上了。我們第一天到西昌，因為不知此點，稍爲挨一下，結果險些吃不到晚飯。天黑以後，街上行人稀少，甚至一部份茶館也掛上「畢」字牌。日間熱鬧街上，行人擁擠，幾至難於通行。一到夜間，景象頗異。即在此等熱鬧地段，豆油燈下，亦祇有少數買零食的攤子，燃着紙燈籠營業。當然情形在迅速地改變。上海館子，首先破除高掛「畢字」的舊習，作整天營業。後來到了三十一年春季，西昌街上，晚上已變成差不多和白天一樣熱鬧。

電燈和警察以外，電話是另一種西昌已備有的近代設施。這裏的人們，把時間看得比其他邊地城市要緊些。正式十二點鐘，照例放一次午砲，夜間九點放晚砲，時間據說是用無線電對的。

你如願意享福的話，西昌是一處不錯的地方。邛海出產好魚；在城內可以頗低的代價，買到活魚。鰻魚是西昌的一種特產，據稱製法係從南京傳來，味甚鮮美。不過夏季天氣較熱，鄉下人不趕鴨子到城裏來，所以吃不到。他們在夏秋季把鴨子好好喂肥了，在冬天然後在城裏製成板鴨出賣。市上可以買到的水菓，夏天可以買到的計有桃子、梨子、李子等。一種桃杏合璧的「杏兒桃」（亦稱「綿府桃」或「黃杏桃」）雖小而味甜美，爲本地特產之一。德昌，西昌一帶，並常見棗樹，夏天街上有生棗出賣。技專農場，試行移植下江西瓜苗，結果甚佳，西昌夏天雖不熱，許久沒有嘗過西瓜，到此倍覺其美。冬天在市上出售的水菓，以橘子爲最顯著。一種特號的大梨子，似乎也是本地一種特產。此外尚有「土瓜」（即「地瓜」或「涼薯」）、甘蔗、荸薺等。

宗教方面，回教和天主教，在西昌一帶，勢力都很大。回教徒和一般的漢人兩樣，素來未曾染上吸大烟的惡習。他們勤奮耐勞，乃是良好的土人，城廂製煙揪皮子的，全都是回教徒。因爲宗教關係，這些教徒，不吃漢人的飯，不住漢人的地方。將其招來做工，照例每天是晨來晚歸。他們同時還

有齋期，其中有所謂「大齋」、「小齋」之別。每逢大齋，三天不吃東西，小齋一天不吃。這種宗教儀式，不免影響到工作效率。城內更街上，設有一家「西康省伊斯蘭生產運銷合作社」。

由西洋傳來的宗教，以前天主教（舊教）耶穌教（新教），在此都有相當勢力。當時代表新教的，是浸禮會。最初新舊兩教各不相下。後來天主教勢力，日形膨脹，兩教之間，遂起衝突。一度且因爭水（灌田用的水）關係，兩教激民，發生械鬥。嗣後新教漸歸淘汰，浸禮會自甘退讓，任天主教在此一帶獨攬勢力。到了今日，新教之教堂都不存在。據說這前西昌城裏四川省銀行那座巍峨的建築，就是以前浸禮會的故址。

爐山技專

在一個晴天，我們結伴去欣賞邛海風光。出城走橋過東南河後，南約十華里，達到湖邊。邛海不過一座小湖，水作美麗的藍蘋葉綠色。遠望這池碧綠的水，在爐山前展出，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給予遊客一種恬靜的美感。爐山位在南岸。東西北三面大體全是平坦的爛田。多數時候，湖面即不是一平如鏡，也不過略起波浪。可是有時亦會掀起狂浪，令乘客有滅頂之險。據說夏天這種危險特別大，因此本地人類皆裹足不前，俯願走幾十里旱路，繞湖未到爐山腳下。我們是不信這套的。走到湖邊，包了一隻船，渡到南岸。僱倖得很，那天居然風平浪靜，一點問題也沒有。湖雖不大，水却不淺。靠邊的地方，有人捕魚，小孩們則跳下去游泳。此湖產魚不少。環湖築有幾座漁村。村中居民，每天一早駕船出去，捕魚為生。

邛海東西較長，南北頗短，據說周長約有一百三十里。舟行五六華里，約四十分鐘即到對岸爐山

脚下。山坡頗陡，幾乎直瀆湖邊，土岸不穩，隨即上坡。經過兩里左右的陡坡，上到山腰，寺廟叢集處，即是今日的技專校址。此段山路，大部兩旁樹木夾道，風景至爲幽美。樹木種類，以油杉及青紅爲主，略見栢樹。

爐山可算西陲一處佛教聖地。至今遠處東北朝山者，仍然認數不少。技專興辦以後，此山已成弦誦中心，另有一番新的氣象。然而昔日神像，迄今善予保存，依然穆觀。來此輯香，亦在所不禁。「大寺」，「小寺」，「文武宮」，「劉公廟」，是各廟的名稱。「大寺」比較最大，而且最古。裏面正殿（現在用作技專的圖書館）上的佛像，乃是唐朝時代的塑像，塑工甚精，堪稱一種藝術作品。此處佛像，與本廟旁院中的一株漢柏，並稱爲爐山古蹟。劉公祠也比較不小。該廟爲清末劉廷珍先生祠。劉湖南衡陽人，清末在此統兵，禦夷有殊功。本地漢人，感恩戴德，遂爲立此生祠。祠內所塑劉公像，係仿其生前容貌，故甚逼真。觀像劉殊浩灑，兩目奕奕有神，服飾則頭戴纓帽，身穿補服袍套，乃是前清時代的全副官軍裝束。

技專（國立四縣技藝專科學校）係於二十八年創辦。當時招來新生，共計三百名左右。嗣後一部份學生，轉赴他校。在我參觀的時候，祇剩下一百六十九人，內有女同學十餘位。省籍以四川占第一位，江蘇占第二位。學校性質，爲一種與高中程度相當的專科職業學校。內分農工兩科，每科下分數系，其結構略似大學中的農藝學院（例如工科下有探礦，機械，化工等系）。首任校長，爲李書田（耕硯）先生。李先生在戰前主持天津北洋工學院，對於理工科教育，富有經驗。校內主持工科部份者，爲探礦專家魏壽岐教授。農科主任，爲馮肇傳教授。（我等過西昌後不久，李校長調任貴陽農工學院校長，魏先生亦相隨以去，教授方面。改由周宗蓮先生任校長。）

李校長辦理此校，甚爲認真。同學雖不甚多，讀書空氣，甚爲濃厚。到此參觀，學校當局，以及同學方面，招待甚爲殷勤。魏、馮兩先生，並特爲詳述甯屬礦產及農林資源情形。教課以外，此校教授，並從事於研究工作。就中工科方面，已有成績，在於甯屬各縣地質礦產的調查，是項工作，一部份係與西康地質調查所合作。農學研究，成績尤爲卓著。最要者如本地蠶絲的改良，蠶業的推廣，對於園計民生，均有重大裨益。此外對於甯屬農產，森林，畜牧各方面的情形，亦均有詳細的調查。在這些工作當中，一位出色的人物，乃是頭髮斑白的女教授，俞錫鑄先生。俞先生原是蠶桑專家。來此接對於改進本地絲業，多所致力。同時利用學校假期，不辭跋涉，常常單人獨馬，以一個女子，單獨走遍蠻荒地帶，搜集科學上的資料，尤屬難能可貴。她到過鹽源縣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穿過鳳山營（在會理西南，西祥公路上）附近幾千里的大森林，嘗過金沙江上流次熱帶區域所產的萬壽果，還去過安甯河西荒野的鴉龍江邊。這些調查，她對於甯屬各地動植物按照高度與區域的分配情形，得有正確的概念。並將所得結果，用圖表和模型，代表出來，放在行轅陳列室內，一般走馬看花的，得以一目了然。對於我們，俞先生似乎表現一種「惺惺惜惺惺」的姿態，處處異常幫忙。她還把技專農場移植成功的西瓜和番茄，送給我們吃。

自爐山山脚，循公路環湖向西行約一二里。即到技專農場。此處山坡上，建有新建屋數十幢，故名「新村」。西祥公路的起點，即在此處，檢查站亦設在此。自此循公路向北（後轉東）繞湖行，十公里乃到西昌城西門外的樂西公路車站。原來在二十七年的時候，國民政府，爲預防日寇萬一作進一步的推進起見，曾將西昌計劃作爲一處遷都的可能地點。於是遂在比建築新村，以備萬一。後來我國軍事力量，日趨堅強，重慶安如磐石，遷都一事，成爲不復必要。此處山明水秀之區所留下的近代建

築，大部空起，留供遊人賞玩，或者借作公共用途。（按自三十一年春季起，此項建築，已大部份借與川滇西路使用。）就中「特所」一幢，比較房間最多，設備最為周至，預定爲蔣委員長來此駐蹕之用。平時重重封鎖，不輕啓閉，以示敬意。新村全部建築數十幢，據說當初因爲物價甚低，一共不過費去百餘萬元。在今日則所值至少當達數千萬元之多。將來勝利以後，此處將永成爲抗戰建國的一種適當的紀念品。

抗戰中的西昌

自古以來，西昌之所以重要，主要地因爲他是西南邊地的一處重要交通中心。此點已於上文述及。惟其爲交通中心，所以在軍事及政治上，此處亦是一處重要據點。以前固係如此；抗戰以後，這種情形，更形加劇。抗戰發生後不久，我國東南海岸重要區域，不幸相繼淪陷，政府內遷。隨着時局的轉移，西南，西北兩片廣大區域，發展成爲抗戰的主要根據地。在這兩處大後方當中，西南兩省，因其物產豐富，尤屬重要。同時重要海港淪陷以後，外東物資，不得不改採旱路，經由西南、西北兩條國際路線，運入我國。就中西北幹線，過於遼遠，運送殊不經濟。西南方面，則距海較近，比較要經濟得多。因此友邦援助我國，以及政府自行訂購的物資，類皆循西南路線輸入。鑒於西昌在西南交通系統中的重要性，國府遷都重慶後不久，即積極進行建設西昌，令其成爲後方軍事、政治、與交通的重要中心。二十八年夏季法國在歐洲失敗，越南受日本迫脅，滇越鐵路交通中斷，歐美輸入我國的物資，皆不得不取道仰光，經由滇緬公路入境。西昌雖不在這條公路線上，但由緬甸入境的貨物，可能地採捷徑直趨西昌，由該處徑入川境不必經過昆明。因此西昌地位，更形重要。政府對於西昌的經

營，亦奮行積極。爲實現此項捷徑起見，交通部於二十八年，即已開始建築樂西公路（由樂山至西昌，即現今川滇西路的北段）。本來預定二十九年年底，應可完成。不意工程過於艱難，而且夏天山洪暴發，路基橋樑隨修隨毀，以在修築過程中，物價狂漲，預定的七百萬元預算，遠不敷用。同時沿途民工深感缺乏；主持者爲求坡度轉變一切合於國際標準又不惜多費工夫。因此種種緣由，中間雖一度通車，全路工程，至三十年夏季，並未完全告竣，而經費則已用到七千萬元，十倍於當初所定預算。嗣後商車勉強可開。至三十一年三月，始得正式通車，軍車客車，均可通行無阻。關於本路（川滇西路）南段（即西祥公路）的故事，前文已經述及。該段雖自工程上言，不盡合格；但半年即趕完，從完功迅速一點說來，深可嘉許。所費經費，共計五千萬元。三十年六月，此段已如期開通，可走軍車；惟路面改善及闢寬等工程，則仍在進行中。至年底已有成隊軍車，按期循此段路向北輸送物資，商車亦已在本段經營客貨運輸。三十一年三月，運輸統制局乃將川滇公路南北段，同時正式通車，由該局於軍車之外，行駛客車。於是此路正式發展成爲西南大後方的南北交通幹線，與昆明，瀘縣間的川滇東路比美。若自滇緬邊境算起，循此路到樂山，較之經昆明到瀘縣爲近。當時瞻望前途，此路交通的突飛猛進，成爲國際交通主要幹線的一部份，指日可期，同時在計畫中的中印公路，亦擬以西昌爲起點。故自當時看來，西昌前途，真是未可限量。不幸兩月以後，臘戍突告失守緬甸淪陷，敵軍進入滇西，滇緬交通中斷。中印公路，嗣即暫時停修。後來西祥公路，亦局部自動破壞。此等變化，對於西昌的發展，實係一種重大打擊。然而當臘戍，腕町初失之時，敵人長驅而至惠通橋，保山幾淪於危。當時幸得三十六師，星夜自甯屬馳援，方得轉危爲安，此又不可不謂西祥公路室費的貢獻。

西昌城街道不算太寬，公路並非穿城而過。西祥公路自南來，繞出爐山後面過新村後，繞湖（邛

海)西北兩面，到遠此城西門外的車站。自該處穿田塢向西北去，即是樂西公路。西昌附近也有飛機場，設在距城十五里左右的一小廟地方。因為飛機不敷支配，此處迄今尚未開闢民航線。

設在西昌的最高機關，目下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此處行轅所轄地方，以甯屬八縣爲範圍。在此範圍內軍事、交通等與國防有關的政務，皆由行轅總攬，代表委員長執行職權。行轅主任張篤倫(伯常)先生，由軍界出身，同時也是一位幹練的行政長官。抗戰前夕他曾在陝南做過行政專員。該處匪王三春橫行有年。歷任官吏，皆不敢剿。張先生到任後，將其擒殺。地方秩序，頓然恢復。張主任雖以武人出身，却對於建設事業及在源湖發，特感興趣！尤喜親近文人及學術界人物。我們此次考察涼山，多承他極力協助，方得成功。行轅裏面，設有一「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聘請技專校等專家爲委員，由雷寶華(孝實)先生主持其事。雷先生是一位老友，抗戰專家中的老前輩。戰前在陝西省政府做過幾年建設廳長，經手創修川陝公路和其他幾條重要公路。現在西南各省通行的膠輪載重板車，就是他的「宗發明」，在川陝公路上，通稱爲「雷公車」。雷先生在西昌，是一位數一數二的領袖人物。他不但在行轅任有要職，同時還是技專方面的教授與領導人員。我們也可以說，他是西昌的領袖紳士。這回我們來到西昌，懷着滿腔熱誠，要入涼山考察。不料仔細調查結果，這種嘗試，困難殊多，所需經費尤巨，決非私人力量所能辦到。幸虧這位老朋友幫忙，終將一切困難，一一克服，卒得順利成行。原來行轅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在二十九年的時候，曾經請准上案，特撥五萬三千元，作爲考察涼山經費，準備在三十年秋季，進行此項工作。和雷先生商談以後，他竟商借行轅張主任同意，從這筆考察費下，撥出數千元，助我們成行，於是所有難題，便迎刃而解，這真可說是幸運。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職責，分調查，設計，建議三項。在該委員會領導之下，關於甯屬各地資源情

形（包括：礦產，農林，畜牧，等各方面），已有詳細調查。根據此等調查，該會對於建設甯屬，如開發礦藏，設立鋼鐵廠等作成具體計畫，業已提供政府採納，呈請試辦。祇借西昌僻處西陲，政府人員，以及一般社會人士，對於甯屬情形，過嫌隔閡，以致各種建設計劃，迄今未能實現。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在行轅內新近成立有陳列室一大間，將該會搜集所得甯屬出產各種動植物標本，開列出來。並用圖表及模型等，將新近建設成績（如蠶桑改良等），以及動植物在甯屬的分配（按照高度與區域）情形，作生動的表現。

行轅政治部，是在甯屬推行文化運動與提倡抗戰意識的總機關。主持人鄧張敬品主任。在文字上的表現，政治部辦有日而甯屬唯一的日報（「甯遠報」）和一份月刊（「新甯遠」）；後者對於甯屬情形，供給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據本地新聞界人說，以前在西昌發行的報紙，計有「建寧報」及「新康報」兩種。前者因經費關係，早已停刊。後者係二十四軍所辦，故迄今尚能維持；不過並不是日報，而是一種單張（報紙形式）的週刊。這報（新康報）已經辦了好幾年，和極有聯帶關係的，有一家通訊社（「康藏通訊社」）。「甯遠報」是一種小型日報，二十八年創刊。因本地民氣閉塞；識字者少，該報迄今不過到一千多份，全是訂戶，街上並沒有報販叫賣。不過這是甯屬唯一的日報，站在街上看一看，免致對最近歐亞戰局發展情形完全脫節，倒是旅途中莫大的幫助。此處未設有中央社的分社，報上編排消息，全靠自己用無線電去收。在電燈廠未曾安好以前，這是件相當麻煩的事。此報範圍不大，經費不充（最初開辦時，每月祇有一千元的經費，後來略為加了一點）；但是編輯與辦事人，都很努力，精神不請。我們一到西昌，就和他們成了密友。印報的一部印刷機，是抗戰後自重慶經由大小相嶺的老路搬來的。放在都市的工廠裏，這種機器，自然顯得很小。但是從那種險峻的山路

搬運，真是不易。據說運來的時候，快要搬到大相嶺頂，無意中忽然一隻大鐵輪，滾向山下去了，登時壓死一位搬夫。後來費好些事，就擱了幾天，方纔將這輪從山麓裏吊起來。但是現在這部機器，居然在西昌很順利地工作。由這點也可看見我國戰時文化建設的不畏艱阻。

「甯遠報」的編輯當中，那時有一位女記者。楊雁永小姐。楊小姐是江蘇人，她自己也夢想不到會到此等遼遠的邊地來服務。她是大夏大學出身。畢業以後，在重慶「商業日報」做過兩年事，後來由行轅政治部轉聘來此。據她說，西昌風氣，相當閉塞，婦女尤其守舊，近來雖已成立婦女協會；可是在其中活動的，大都全是外省人士。至於本地婦女，則尚未超脫「男女授受不親」一類舊禮教的束縛。西昌城內，文藝運動，最近也活躍起來。先後成立的文藝團體，計有「西昌青年文藝研究會」，「西昌青年業餘讀書會」，「西南文藝社」等。對於這些團體，政治部裏面的青年幹部，都積極地參加。

政治部下，又設有「甯遠劇社」，雇用一班青年男女同志，專演抗戰話劇，藉以提高一般人民的抗戰情緒，將意志更加堅強起來。我們在西昌的時候，正巧他們排演「國家至上」，特別邀請我們去看。出演的地方，在城廂惟一的戲院，「新新舞台」。目的在響應政工號飛機募捐。票賣得不賤，座却全是滿的。西昌娛樂場所太少大約是滿座的一部份理由。到了那天，西昌城的摩登士女，一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全跑到這戲院來，仿佛像開時裝展覽會一般。

西昌城裏，設有一座民衆教育館，裏面陳列有各種報紙，讓民衆自由閱覽。每天光顧的人，非常地多。和別處小城的民衆教育館一般，旁邊附設有民衆茶園。這處民衆館還附帶有一種特殊任務，就是每逢發了警報，解除以後，關方敵機行蹤，以及空襲情形的情報，由該館代爲公布。西昌雖是這麼

一所邊僻的古城，近來也常會受到警報的騷擾。最初人民莫名其妙，放警報也不躲避。第一次試驗手搖警報機，大家笑嘻嘻地，以為很好玩。後來聽說雅安炸了，警報又天天放，於是開始慌起來。銀行改在下午三點到七點辦公。一發預行警報，街上人就走光了，店舖一齊關起門。城內和近郊，挖有少數防空壕。民衆也開始受防空訓練。總而言之，警報中緊張的情形，很有點類似昆明。我們走後不久，小廟飛機場，就被炸一次。但是西昌城本身却迄今未曾炸過。

政治部的陳濟志先生，是一位具有天才的木刻家，常替「新甯遠」等刊物作木刻畫。在西昌的時候，我們同人中馬杏垣君，和他聯合在民衆教育館，舉行了一次展覽會。馮君展覽的部份，是此次「旅途速寫畫展」；內容包括其沿途所作漫畫，寫生，及木刻等。參觀展覽會的人，爲數甚多。內中武裝同志，爲數不少；苦力也多，另外白髮老者，很有幾位。他們對於這種工作，很感興趣。在出口處我們照例留有一本簿子，請參觀者批評指教。想不到評語當中，最精采的一筆，是一位十五歲的中學生寫的。他題的是：「誰知沒幾真風物，只在傳神數筆中」。

西昌街上，機關真多，許多人以爲有點太多了，仿佛這座小城容不下來。行轅以外，此處範圍最大的機關要推西康省甯屬屯墾委員會。原來西康省政府目前政令所能達到的地方，計分雅屬、甯屬、康屬三個區域。就中康屬縣份最多；所轄地面，亦遠較甯、雅兩屬爲大。可是地廣人稀，居民主體是以遊牧爲主的「康人」（住在西康境內的藏族），因此對於省政府收入上的貢獻最少。甯、雅兩屬，原屬四川，居民以漢族爲主。雅屬森林茂盛，以木材及中國藥材爲出產大宗。甯屬則是康省出產穀米的主要區域，尤爲省府當局所重視。（甯雅兩屬，在二十七年西康建省的時候，方始劃歸西康省管轄。）建省以來，主持西康軍政者，迄今爲劉文輝將軍。他是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康省省

治，一向設在康定；但是他在康定的時候不多。以前他在西昌，近來則長駐雅安，所謂甯屬屯墾委員會，可說是西康省政府駐在甯屬的一種代表機關。所管的事，比這機關名義所指示的範圍，要大得多。屯委會的委員長，名義上山劉文輝自兼。現在他既常不在此，一切係由該會秘書長杜履謙，代拆代行。杜先生兼任二十四軍機要處長，爲劉氏親信人物，在此不啻爲劉作代表。他是四川大學出身，法律系畢業。現在年紀還很輕，看去不過三十多歲。自其談吐面貌，一看就知他是一位精期強幹的人物。

甯屬屯墾委員會的前身，是「甯屬夷務委員會」。該會於二十七年西康建省後不久即行設置。二十八年，夷委會撤消，改組成爲屯委會。（註二）屯委會組織，下分總務。邊務，墾務三處。均歸秘書長室統轄。總務處處長，現由金存良（止誠）先生（以前曾任夷務處處長）担任。該處下設文書，財政，會計三組。邊務處（亦稱夷務處）處長，現爲楊學端先生。其下設有軍事，教育，及撫綏三組。墾務處處長，爲徐孝恢先生。下設墾務行政，墾務技術，農墾工業，及農業經濟四組。另外直屬秘書長室的，尚有電務，統計，及邊民政訓三組。自名議上說，本委員會的事業。限於屯墾。自組織

（註三）關於甯屬屯墾委員會的沿革，組織，及工作，參閱：

- （一）「西康省甯屬屯墾委員會兩年來工作報告」（該會三十年七月編印）。
- （二）杜履謙：「甯屬屯墾事業之回顧與前瞻」，邊政，第一期，一至一〇面（一九四一）。
- （三）「西康省政府治理甯屬邊務案」，邊政，第一期，三四至三八面（一九四一）。
- （四）「西康省政府甯屬屯墾委員會工作述況」，邊政第二期，一二三至一七一面（一九四一）。

土著，彷彿是屯墾與夷務並重。實際上則在目前階段中，該會工作，大都偏重於墾務方面。其所以如此，亦自有其理由。南屬地區，肥沃之地，宜於耕種者，主要地係在安南河谷，兩會大道的兩旁，以及北通甯甯，越雋的路上。此等地方，早由漢人墾植，無需再事開闢。漢人勢力達到的地方，以前墾過，後因匪患而告荒廢者，誠然不是沒有。不過面積不大。不值得去大舉開發。現在可以開發的地方，主要地在僻處聚居的區域。此等地區，所占地面積很大，可是對於農業上的價值，遠趕不上漢人聚居的河谷。多數那些地方，海拔過高，不宜種稻，爲漢人所不喜。所以幾千年來，漢人根本不願於要。其中也有一部份，較宜耕種，而且甚至以前是漢人種過糧食的（例如西昌到昭覺一段路上）；後來因爲夷患鬧得太凶，不得不予以放棄。此等地區，自然特別值得開發。無論如何，屯委會目前方針，是想把整個地廣人稀的南屬夷區，不問其適於種稻與否，逐步開發起來，在可能範圍內將其變成農業區域。因爲夷人人口太多，爲達到此項任務起見，勢需將大批漢人移民進去。這樣的開發，自然不免要與夷人利害衝突。加以此數縣內所謂夷人，絕大部份，全是素以強悍聞名的僥夷；漢人對之，見而生畏。非有武裝保護，事實上無法可以打進去。這樣一來，開發非用屯墾方式不可。而爲減少困難起見，不得不先探恩威並用的方法，把夷務問題把穩住了，然後再圖屯墾，屯委會之所以特別着重夷務工作，其理由主要地是在於此。自三十年四月起，屯委會印行有一邊政月刊一種。

南屬屯墾委員會所管轄的範圍，以及工作性質，多少不免與西屬行轅相重複。好在雙方能採合作的态度，許多問題，都是協商而後行。所以一切進行，都頗圓滿。目前南屬方面的主要問題，可分夷務，林墾，交通，及資源開發等項。對此各方面，行轅及屯委會，均具有深切的興趣。一切要政，雙方共同負起責任。關於夷務及資源開發兩種問題，下文將作更詳細的討論。交通方面，上文業已約略

提及。在此處關於禁煙問題可以略說幾句。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深受煙毒，已及百年。近年來政府厲行禁政，至抗戰開始時，沿海以及長江下游各省，大體業已禁絕。四川以僻處內地，以前執行不嚴。川西一帶，在當時（二十六年）尤其是鴉片遍地；人民染有煙癮者，爲數特多，甯屬各縣，以前屬此區域，自禁煙外，政府內遷，嚴令禁煙。至三十年時，川康兩省境內，凡是漢人居住的地方，以烟苗大部剷除。然而甯屬境內，情形特殊，夷區所種鴉片，一時無法作有力的干涉。同時人民烟癮已深者，短時間亦無法令其完全戒絕。因此卽在三十年，此項問題，仍然嚴重。行轅及屯委會，對此當然異常關心。另外在西昌，還駐有「軍事委員會特派甯區禁煙巡查執法監部」。在禁煙一點上，此各機關，目標既係相同，遂自三十一年起，組織聯席會議，專門處理此事。列席是項會議者，皆各機關長官，計有行轅張主任，軍委會李執法監，屯委會杜總書長，二十四軍楊副師長，三十六師李師長等。如此共想辦法，據稱頗有成效。一部份鄉民無知，煙苗隨剷隨種。在三十一年春季，乃由聯席會議（此項會議，每星期舉行一次）。議決，令二十四軍及三十六師，派遣部隊，分區再行澈底剷除烟苗一齊。惟所及區域，仍祇限於漢人居住地帶。夷區方面的同等工作，一時不易推行，尙待以後努力。

甯屬各縣境內，保衛治安的軍隊，向來全是二十四軍，樂西，西祥兩條公路修通以修，因保護此項國際路線，極關重要，二十四軍又感不够支配；中央乃於三十年夏季，加派三十六師入康，專任護路之責。至三十一春，西昌，會理兩縣的地方以及公路沿線，已劃歸該師職責。二十四軍留此者，不過少數部隊，其餘則調去增強其他各縣駐軍實力。後來贛成失陷，三十六師調援滇西，另由其他部隊增防。兵力增厚以後，地方情形，確日見進步。如夷區等特殊情形，將來均應不難剷除。

駐紮南屬的二十四軍，屬於八二一團。西昌橋下，有兩座威武的鐵關，一爲二十四軍行營，一爲八二二團指揮部，二十四軍裏面。也頗有幾位文人。有一位吹白琴吹得很不錯的會君，常來找我們研究這種藝術。軍部裏的人，許多很愛運動。他們自己組織的球隊，常和學校等比球。一般說來，目前住在西昌的人對於體育，興趣相當濃厚。學校和軍隊的球隊以外，還有公務員組織一個業餘體育團體，名叫「七七球社」。我們在西昌，和他們比過一次排球。男女觀衆，異常擁擠，情形熱烈得很。

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西昌是一個有生氣的機關，值得特別提及。在我們初過西昌的時候，該團四康支團部及西昌分團部，都設在西昌，一起在文廟裏辦公。（後來在三十二年，支團部移往雅安。）支團部主任陳志明先生，是一位年富力強的幹練人才。分團部（那時還不過是籌備處）的王隆映主任，更是一位吃苦耐勞的青年，後來和我們一道，步行通過涼山夷區。在西昌籌備入涼山，青年團幫了我們不少的忙。精神鼓勵以外，在買東西及找交通工具上面，給了我們許多實質上的幫助。

成爲都市以後，衛生事業，在西昌業已受到相當注意。政府方面自三十二年起，設有一座衛生院。首任院長，是翁之龍先生。（後來不久，他就辭職去了。）資格最老的醫院，爲附設在天主堂的那座，新近還設有另外一所社會性質的醫院，就是「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邊疆服務部」所設一處診療部。現在的西昌人，比較地可以不怕生病了。

今日的西昌，乃是公務員的世界，在會理街上。所看見的人，不是商人，便是苦力，別種人很少。西昌則大大不然。橋上走來走去的人，形形色色都有，尤以公務員最爲顯著。他們有的穿上中山服，有的穿上軍裝，還有一些穿其他制服者。在各種人中，他們所占成分，似乎特別高。自然學生也頗不少。後來（三十一年起）還常看見汽車司機。衣冠楚楚，穿得漂漂亮亮的男子。在此並不希罕。

旗袍短髮的摩登女郎，更是普通。甚至滿身黃制服的女同志們，到處可以碰見，襯衫長褲的男裝女性，也有時會出現，而且這種女子，大都作本地口音。此外藍布大褂的商人，短裝的苦力，窮數仍然不少。在這種原來已經很複雜的漢人社會當中，再混上許多作奇異裝束的夷人男女。更加使西昌街上的圖畫，顯得五花八門。初次來到西昌，誰都不免爲好奇心所吸住。

一位大企業家

在開發青灘的運動當中，官方誠然在盡最大的努力。同時私人企業家的貢獻，也很不小。此中最特出的一位，是劉鏡如先生。劉先生是一位老資格的工業家。以前辦過許多事業。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業已五十五歲；但是他那種壯健的身體，進取的精神，尙未脫青年氣概。據劉先生自己說，他是四川德陽縣人，以前先後在日本及丹麥留過學。回國以後，曾經在成都做過六年的兵工廠廠長。現在成都兵工廠所用各種機器，大部份還是當年他經手辦來的。民國十三年，貴州省督軍周西成氏，在貴陽籌備兵工，火藥，造紙造幣四廠，及電氣局，（即電燈廠）規模甚爲宏大（在當時亦費去七百萬元），聘劉主持其事。（周自任總辦，周任會辦，各廠廠長，均由師長等軍人兼任。）當時貴陽毫無工業可言，熟練工人無處可找。賴劉毅力主持，卒均成功。熟練工人兩千，全自成都帶去。各廠機器，自上海辦來，從湖南經鐵道，用人工運到貴陽，困難已極。其中大件機器，有用二百四十人扛抬者。所用扛棍，相連一尺半的圓徑。不過劉先生雖然精明，計算也有時不很正確。比方他爲成都來的工人，在資陽建築了一座兩千人的宿舍。初來住得滿滿的，過了幾個月以後，有一天忽然發現宿舍中祇剩下一個人。連忙派人去調查，纔知道生活優裕，他們一個個都結婚了。

貴陽以後，他在上海，浙江一帶營工商業。所辦事業之一，為將井陘所產的煤，包銷上海，每年至少銷七百噸。另外在浙江省金華，義烏，紹興等三縣，辦有螢石（Fluorite）礦。抗戰發生，這些事業，一齊停頓。但是劉先生不但不會灰心，反而加倍努力於建設事業。時候碰得巧，短短的三年當中，反而大大地發達起來。在抗戰發生後不久，他先回到成都，隨即來到西昌，奠定事業的基礎。最初他是和友人辦一家「西林公司」。後來因該公司改組，股東加多。做事不免掣肘，乃宣告脫離，另和兩位朋友，合資組織「康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最初為四百萬元，劉占三分之一。名義上雖不過是協理，事實上別的股東很信任他，等於一人獨攬大權。該公司營業範圍，至為廣博。當初打算，是以半數辦銀行業務，其他一半辦工礦事業，在我們去參觀的時候，銀行部份，正在籌備開辦，後來在三十年底，本公司復行擴大，改組成為「康漢企業公司」。除原有業務外，兼營運銷事業。西昌，會理間的客貨運輸，幾由該公司獨家包辦。同時還用卡車，從昆明將貨物運到會理，西昌一帶去賣。在今日的西昌，康漢公司，無疑是最大的企業了。

工礦方面，康甯公司已辦事業，有一處金礦（「裕甯採金廠」），一座製革廠，一座木材公司（「福中木業有限公司」），十座石灰窯，十五座磚窯，劉先生的確很有生意上的眼光。三四年以前，抗戰開始不久，他就認定西昌將大發達，建築材料需要必多。遠在西林公司時代，便大胆地在西溪（距西昌五十里）地方，投資兩萬元，辦起磚窯來。當時一部份短見的股東，竟認此事為浪費，對他提出彈劾，劉乃用私資將磚窯頂下。三年以來，獲利頗豐。磚窯以外，並在附近辦石灰窯。現在該處資產一項，亦值數十萬元。昔日那班短見的股東，懊悔不及。目下西昌所用一切建築材料（包括木料，石灰，磚灰等在內），幾乎全由本公司供給。木料一項，存有大批存貨，隨時可以供給顧客。西昌附

近，雖巴無林山。但出去幾十里以至百里左右，山上樹木尚不少。此等木山，現由本公司包下，委一團教徒負責看管。鄉下人喜歡偷砍樹木。如此大片地方，委之漢人，根本無法管住。團教徒因身體強健，而因富有組織，總能承擔此種責任。

政府開闢樂西，西祥兩條公路，炸山需要炸藥甚多，附近無處供給。劉先生看到此點，又把這件事兜攬下來。一共供給兩路所用黑色火藥，約達二十萬斤之多。此事獲利頗豐，同時於公家亦大有幫助。可說是一舉兩得。然而做這件事並不容易；即此一舉，甯屬所產火藥，幾乎都括光了。製造此藥所用三種材料（火硝，硫磺，煤炭），甯屬都有若干處出產，但是每處量均不豐，不得不各處去搜，或者在當地設法製造。計火硝出在鹽邊縣，有自地面括下者，有從硝礮中挖出者。硫磺則西昌，鹽源，鹽邊，冕甯各縣均有，皆係自硫磺礦煮煉而得。至於配合此藥所需的炭，據該公司經驗，以白稻草梗炭化得來的為最好（用該炭配成的火藥，爆炸力最大），其次為從玉米心製成的「泡炭」。至用普通木炭，則成績欠佳。還許多小礦，均由本公司經營。因其散在各縣，交通聯絡，殊成問題。在製造此藥期間，公司經常派有視察員赴各處視察，以求取得聯絡。運輸方法，全探取馱運。因為馬易生病，招供不易，普遍大半是向趕馱子的人雇來馱馬，作此項運輸。劉先生的見解，以為有生命的東西最難辦。他特別告訴我們，新近他所管的一井磨房，幾天以內，瘟死了三十幾頭牛。

康甯公司的製革廠，名為「康甯公司企業部，新甯製革廠」。此廠位在西昌城西門外甯遠橋街。該處原名「馬水河」，以其旁一條與街平行的小河得名。自來土法製革業，就集中在這條街上。此廠及嗣後成立的經濟部西昌製革廠在此設置後，該工廠當中，興起兩座比較新式的工廠來。新甯廠所用方法，為一種半新式的方法。植物鞣革（用青杠梳），銘蘇，油蘇，均有進行。設備方面，機器極少。

所出成品，則品質尚不精；計有皮鞋，軍用皮帶，衣服革，公文包等。全廠工人，一共五六十人。其中有八九人自成都請來；其餘則係本地所招，在本廠訓練出來的學徒。

據劉先生說，在西昌經營企業，掙錢很容易，困難在於人才難找，真正具有把握的技術人才尤難。祇要富有經驗的機械或化工人才，他很樂於雇用。此點也可說是目前開發後方所遇到最大的困難。

富屬寶貴的資源

富屬各縣，因地近邊陲。迄今一般人對之，仍甚隔膜，每以為此處乃是蠻荒地帶，沒有多大開發的價值與可能性，其謬太甚。從某些觀點看來，富屬乃是後方各省當中一種最豐富的地帶。關於此點，西昌行轅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曾經多次籲請政府當局以及各界人士，予以注意，並亟圖開發。可惜力竭而嘶，其苦甚多。得我同情者，由莫德惠（柳忱）先生主持的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亦曾將此事提出，結果所得的不過一種微溫的慰藉。難怪西昌各界，對此不勝憤慨。為使讀者明了此點起見，在本段中，特別將富屬資源所在情形，略為申述如下。（註三）

富屬中要資源無不備。地其礦產方面。關於這方面，常隆慶先生，在二十五年，已開始為四川省建設廳進行調查。抗戰發生後，西昌行轅成立，聘常先生擔任該廳技術專員，更作進一步的工作。嗣後行轅經濟建設設計委員會成立，搜集此類資料，建議開發辦法，同時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對此發生興趣，先後派潘湯克成先生等，來此詳細調查。惜其所得結果，迄今尚未發表。據今所知，自地質上言，沿雅安寧河谷，由南至北，在永成岩間，幾乎不斷地嵌有一條花崗岩石層。這層花崗岩侵入水成岩的現象，以兩昌作中心點來說，向北去直到大渡河邊，向南去經會理爐邊金沙江岸，沿着川滇西隘兩旁，

多數地方可以看見。就中尤以會理城以西，花剛岩分佈最廣。甯屬寶貴的礦藏，大部分就在這些有花剛岩侵入地方，尤其是在火成岩與水成岩接觸之處。若干地點，金屬礦特別豐富，成爲「金屬嵌岩」(Sedimentary rock)。有人甚至說，由南到北這一長條花剛岩層，整個地可視作一箇「金屬嵌岩」。至於較火煤礦則主要地係在鹽邊、鹽源兩縣水成岩層成的地區。

甯屬各縣主要礦產其數量業經約略測定者，如第九表所列。在此表中，除永仁縣煤礦係在雲南境內，與鹽邊縣相隔一金沙江以外，其餘皆在甯屬地方。

第一表 甯屬及其鄰區主要礦產分佈概况

礦產種類	出 處	約略成分 (百分數)	礦的儲量 (以千噸爲單位)	附 註
磁鐵礦	會理縣毛姑壩	鐵七〇	五,〇〇〇	將常備度與實委會(磁性測量法)所得結果折衷而得上數。
磁鐵礦	鹽邊縣筆枝花 (包括倒馬坎區域)	鐵五五	八,〇〇〇	
磁鐵礦	冕甯縣渣沽	鐵六五	一〇,〇〇〇	
磁鐵礦	鹽邊縣大石房		一〇〇〇	
磁鐵礦	鹽源縣祿馬堡	鐵六九	六〇〇	
赤鐵礦	鹽邊縣大崗子		三,〇〇〇	
赤鐵礦	鹽邊縣大石包		三,四〇〇	

銅	輝銅礦及孔雀石	會理縣鹿廠	銅二,五 至五〇〇	一,四〇〇
	斷銅礦 (Tetrahydrite)	越嶲縣灰棚子 安順場等處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錳鉛	麥錳礦閃 錳礦及方 鉛礦	會理縣天寶山	錳礦約含錳 二五至三〇	五,五〇〇
----	--------------------	--------	----------------	-------

金	沙金	鹽邊縣弄弄坪	三,一〇〇	含金量共約21,000兩
	沙金	鹽邊縣麻柳坪	三〇〇	含金量共約2,000兩
	山金	越嶲安順場廣金 坪等處	六〇	含金量共約20,000兩

(註三)關於甯屬資源情形之概述，參閱 委員受西昌行營於三十年六月專為行政院康昌旅行團編印

(非賣品)之小冊一本，內容包括下列二文：

(1) 甯省實業：「甯屬及其鄰區礦產概要」；

(2) 礦業傳聞：「甯屬農業資源概況」。

此項小冊中關於礦產部份嗣由雷先生譯成英文，並予訂正，於同年十一月印行，送
委員俞美緒政治顧問拉鐵摩爾氏參考。該項英文譯本（亦係非賣品），書名爲 OF

Mines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Ning District And Its Vicinities • 至於

在此方面更詳細的參考，已印行者，計有下列各相書籍及論文：

- (一) 常隆慶等著：「四川重慶馬蹄屏調查記」(一九三五年，中國西部科學院出版)。
- (二) 常隆慶著：「重慶七縣地質概況」(一九三七年，四川省建設廳出版)。
- (三) 「甯屬調查報告彙編」(一九三九年，成都行營印行，分上下兩冊)。
- (四) 劉之祥編：「西康甯屬北部之地質與礦產」(一九四一年七月，西昌技專印行)。
- (五) 邊政第二期「甯屬調查專號」(一九四一年六月甯屬危壑委員會印行)。
- (六) 李上古，馬福祺：「西康道上物產調查」。邊政，第一期，二四至三一頁(一九四二)。
- (七) 常隆慶：「鹽池，鹽山，鹽坪，永勝等縣礦產報告」，新寧遠，一卷十二期，七至十四頁(一九四二)。
- (八) 常隆慶：「雲南永仁鄧拉魯煤田報告」，新寧遠，一卷十二期，一至七頁(一九四二)。
- (九) 吳德基：「寧屬製絲業之展望」，新寧遠，一卷六，七期，一五至一三頁(一九四二)。
- (十) 尹日蘭：「寧屬製絲廠之改良意見」，新寧遠，一卷六，七期，一三至一六頁(一九四二)。

九四一。

煤	煙煤	會理縣益門	八, 000
	煙煤及無烟煤	鹽邊縣烏拉及其附近	一五〇, 000
	煙煤	雲南永仁縣鄧拉魯	一〇〇, 000
	褐煤(Brown Coal)	鹽邊縣火燒壩	二五, 000

從第一表看來，可見寧屬境內，煤鐵兩種國防基本原料，蘊藏極為豐富。以鐵礦而論，寧屬總儲量，達三千萬噸，雖以磁鐵礦為主，主要產地為瀘沽，毛姑壩，攀枝花三處。此等儲量，以之與世界有名產區相比，自屬無足稱道。但在目前抗戰期中的後方，則為最可寶貴的蘊藏。我等各省當中，鐵礦之豐富，自以遼寧省居第二位，其儲量占全國半數以上。其次推察哈爾省；該省宣化附近的龍煙鐵礦，儲量據稱達八千萬噸之多。該兩省不幸早已淪陷。剩下各省中，西康寧屬區域，大有首屈一指的希望。以其儲量與過去全國重視的大冶鐵礦相較，殊無遜色。若與現今政府積極開發的四川綦江鐵礦相比，寧屬鐵礦，在質與量兩方面，均遠占優勢。如此寶物，在國家正需要鋼鐵作原料的時候，棄置不顧，令人不解。當然煉鐵必需用煤。如瀘沽鐵礦，即因燃料不方便，一時難於大量開採。然而寧屬煤礦儲量不少。寧南永仁縣煤礦，相隔不過一江，原來亦極豐厚。現今水陸交通，均極方便。攀枝花與毛姑壩兩處的鐵，均可取永仁的煤以煉之。而毛姑壩的鐵，鐵含量僅百分之七十，較之理論上可能有的最高成分（百分之七二，五），相差無幾，尤屬難能可貴。瀘沽，毛姑壩兩處，近年來有小規模土法開採，惟出品質量甚低，攀枝花則迄今仍是處女地。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前曾有意利用永仁及烏拉煤礦冶煉攀枝花及毛姑壩之鐵。可惜籌備數年，至今未敢實現。

關於銅礦及鉛鋅礦情形，前在第三，三兩編中，業已論及，茲不贅述。在此區可附帶提及，涼山夷區內，昭覺縣境的高坡地方，亦有銅礦，在清時一度探過。

甯屬境內各種金屬礦的齊備，為別處所少見。上述各種以外，尚有其他極有價值的特種金屬。會理縣小關河附近，發現錳礦及鎳礦；此兩金屬，對於製造特別鋼，用處甚大。錳礦為一種結核硫磺（Cementite, Carbide），在鋼鐵廠地方。除雲南傳稱亦有錳礦外，此乃我國境內惟一產有錳礦金

屬之處。鑛質在力羅河；成分雖低，但係中國迄今發現的鑛質，且在以前曾經採過。小關河附近尖山地方，最近還發現有鑛質，含錳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八。會理縣境，鑛運街地方，更發現有常銘的鑛質，含錳約百分之五，此亦國內別處所未有。

農業方面向來在西南邊疆地帶，南屬是十餘種有名產米區域。西昌附近一帶，氣候溫和。植物生長情形，一方面類似昆明，另一方面有類似四川。對於干邊兩河甚至決河以南風味。馮柳森西昌城附近很多，城內也見有黃楊樹和太陽花。然而這種產米區域，並不足以代表整個全部。一般說來，南屬區域，從其地利用觀感，去地山多地少。南屬面積六千四百多萬市畝當中，耕地祇占四百萬畝，約占百分之六。而耕地當中，尙有不少熟地，據專家估計，自二十萬至九十萬畝不等。因此墾荒一事，在此區域值得做。西昌行帳，於三十年來奉到委員長令，設法將南屬各縣產米數額，提高十萬石，該帳隨即會同屯委會等機關，組織一南屬食糧增產督導委員會。所採辦法，屬南官方貸款與農民，責其增加生產。後至收成時結算，實際上共增加二十餘萬石之多。

西昌一帶，四季皆春，冬不冷，夏不熱，最宜於養蠶，過去此城附近，以及南邊各縣最近金沙江岸處，興雲南永仁縣境，均已有絲業。惟品質不良，兩多作帶黃色銷路不暢。近來我專在此改良蠶種大得成功。所出產品，不遜於江浙兩省，而且據主特此項工作的俞鶴鶴先生說，西昌氣候對於養蠶實較江浙更爲宜。江浙養蠶，祇有春秋兩季，夏天太熱，冬天太冷，皆不宜養，而西昌一帶，一年可養三季，夏，早秋，晚秋，金沙江河谷氣候更熱，尤宜於養蠶。將來希望一年可養六季，如安南一般。至於種植棉花一事，現在也在積極推行，但前途希望不大。棉花生長，需要一冷一熱，同時要有合式的雨季。西昌一帶，夏天不夠熱，冬天不夠冷，而且雨季來得太遲，所以對於植棉，不甚適宜。

外種菜與菓子方面，改良，試種，與推廣工作，有許多可做。例如西瓜在西藏，因移植成功，番茄亦種原有，但殊欠佳。現經改良品種，獲極大個的到小似金橘一般的，在此均繁殖得很多。

關於畜牧方面，在西藏以養山羊希望為最大。本地山羊，一隻每天可產羊奶三四斤，很是不錯。牛種則殊不佳，一頭黃牛一天祇可出奶四五斤；較之外國奶牛之日產二十斤，相差四五倍。將來希望，在於試育外國種。鹽源縣境高山地帶所產毛牛，出奶既多，品質亦佳。惟此類牛祇能在高山寒冷一帶（海拔四千米左右）生活，在西藏一帶無法可養。毛牛與黃牛的混種，稱為「犏牛」，產奶亦不少。將來可有推廣的希望。

西藏地處北緯二十九度一分北緯二十六度分之間，比較接近熱帶。地勢屬於西南高原。全境最低處，為金沙江瀾滄馬地方，海拔祇九百四十米。縣城當中，鹽源海拔二九六七米，為最高的。該縣北端鄰近屬一帶尤高；如菁頂，崗子坪等高山，海拔竟達三千九百米。東北昭覺縣境，大涼山區域，高度亦不低，其與四川省分界之涼山絕頂（黃茅壩），海拔為三千四百米。各處高度，既係如此懸殊，所產動植物，自亦大有區別。例如鹽源縣境的高山，出產毛牛青稞，與西藏地方完全相似。鹽源，會理兩縣的金沙江河谷，則具有次熱帶氣候，出產熱帶植物如木棉芭蕉等。法國天主教士，在清末由安南將一種名叫「*Passiflora*」的熱帶菓樹，移植金沙江岸，結果繁殖甚佳。此樹中文名為「黃藤菓」，俗稱「番瓜樹」，其菓在本地亦稱「洋茄子」。其樹實係草本，作藤狀。其菓頗大，狀略似茄子，約於陽歷三月成熟。據稱其味似橙菓，又似水蜜桃，甚為鮮美。另外在金沙江岸，試植咖啡樹，據稱亦得成功。

畜牧事業。為西藏一種經濟富源。我國所產白蠟，藏點（約華氏八十二度）在蠟類中特高。蠟質

顏色潔白，毫無氣味，爲他種蠟所不及。世界各國，視爲珍品。平時進銷英美。每年出口，爲全國共約十萬担，其半數產在川康兩省。而滋蠟的品種，則以西昌，會理等所產「大山種」爲最上品。主要在白草灣。此外涼山虫蠟，也很有名。富屬蠟虫，可說是全國白蠟業的中心。在昔全盛時代，蠟虫出產，年約十萬多担。政府出稅收入，亦達三十餘萬兩。至於白蠟生產數目，富屬蠟遠不及四川峨邊等縣，但亦尚不少。其重要產地，在會理縣屬蠟虫一帶。博龍年產六萬餘斤，已算是低額。

富屬新式工業，迄今仍甚幼稚。抗戰發生以後，經濟部一度有意在此振興工業。在二十八年時，特派胡博淵先生來此，籌設工廠。當時本地物價甚低，預定以一千萬元，建設小型工廠十餘。先後成立者，在西昌有紡織廠及製革廠；在會理有蠟燭廠。另外製蠟廠在籌備中。不久物價陡漲，原定預算遂嫌不敷。這廠後仍無辦法。已經成立各廠，又因規模太小，不合生產經濟原則；除製革廠後來尙能勉強支持外，其他皆結結賠本。至三十二年，此等工廠，遂奉令一律結束。經濟部在西昌開設辦事處亦行撤消。後來國庫告罄，聞已轉交中央信託局籌辦。至在富屬蠟虫地方，實辦工廠，乃是設在益門的「西昌行轅益門動力酒精廠」。此廠由行轅與榮西，西祥兩公路合辦，以百餘萬元辦起，日出酒精七百加侖，計於三十九年開始籌備，已於去年開工。因富屬產鹽不豐，所用原料，一部份係採用糧食。適逢路斷以後，該廠停業，該縣亦甚蕭條。

夷人在西昌

西昌逼近夷區，向來夷人在北城來往遷徙者，爲數甚多。抗戰以來，此城逐漸走上近代化都市的途徑。外來人士，大批湧入。最東邊界的劃地置界，但是其間安插錯雜，蓋田特點，迄今猶存。這也成

是西邊街頭最饒有興趣的一點。摩登人物中間，常會看見仍作原始裝束，赤脚披戴的高大裸漢男女。有時候最摩登的領袖前面，圍成一圈，圍着一堆夷人。當他們彼此照以夷語談笑的時候，一羣摩登女郎走過，也許會指着他們大笑，白天在街上，夷人不敢放肆，對此絲可如何。要是登山裏，情形就與反過來了。

仰面而前的小廣場上，每天可以看見大批夷人，在此趨向。在這裏擠滿是人的地方，他們來回地徘徊，買賣東西，喝啤酒，看着他們認爲稀奇的物品，自得其樂。同時漢人對於他們，雖說見慣了，好奇心却始終沒有消滅。他們那種魁梧的身材，粗黑的面孔，奇異的服裝，永遠是一種好奇心的對象。和漢人比起來，夷人長得高大得多，尤以女子爲甚。男子的身材，倒不一定比我們中間的北方人高。然而我們站在他們旁邊總顯得瘦小，因爲他們胸部很寬的緣故。夷人衣服顏色，仿佛是以黑爲貴。無論男女，外面都披上一件黑色羊毛的披氈或「擦耳窩」(註九)。處下一律赤脚，頭上大半用藍布纏頭(這番習慣，也許是從漢人學去的一。耳朵上面，大都戴有耳環。男子祇在左耳上戴此物，女子兩耳均有。男子戴的，不是一顆大的黃色蠶蠟珠，便是一短節銀鏈。女子約耳飾，珊瑚珠，玉器，銅環，銀錢，銀環，等等均有，往往以幾種不同的東西，綴成一串戴上。婦女所着衣服，外面一律是銅環，銀錢，銀環，等等均有，往往以幾種不同的東西，綴成一串戴上。婦女所着衣服，外面一律是

(註九)披氈是一種用氈子做成的短披衫，長不及膝，沒有袖子，形式有一點漢人所謂「斗蓬」。

這種外衣，乃是僑夷特色，夷語稱爲「擦耳窩」。但是所謂「擦耳窩」，不一定是用氈子做成的，有些乃是用羊毛織成的。漢人當中，現在多對這兩名詞，加以區別；披氈指用氈子做成的此項外衣，「擦耳窩」指織成的(後一種下面多垂有穗子)。涼山夷區的夷人，多半穿「擦耳窩」；雲南北部，則着披氈。

黑色披氈或「擦耳高」，裏面則貧富之間，頗有區別。窮人穿的不過是布衫黑裙。（裙子用粗的黑呢裁成，形式為一種百摺裙，頗有點西洋中古時代女子所著裙的模樣，大都長得拖到地上。）闊人裏面，有些極力模仿清末漢族貴婦的裝束，上面寬袖大襟衣（衣袖及衣襟上各減有一道或幾道繡花邊）。下面繡花裙子，有時甚至衣襟的面色是觸目的粉紅色。不過無論穿得如何漂亮，終年難洗一次澡的裸夷男女，總是顯得很醜。他們疲倦或是喝醉了，隨時隨地，倒在街上，便呼呼地睡去。提起酒來，他們最高興不過，西昌街上，常常會看見優夷男女，拘着一罐酒，大杯倒出狂飲一番，西門外汽車站附近，有一片大草坪。迄今夷人仍然常在那裏跑馬據說每年有幾次比賽。

爲防夷人滋事起見，以前西昌等逼近夷區的各縣縣城，夜間向來不許夷人住在城裏。一到天黑，假如有遺留在後面的，不管他們是不情願，一齊要烘出去。近來西昌城內，軍委會辦有邊民訓練所，該所學員（本地人都叫他「屯委會的蠻兵」），住在會中所備宿舍，總算破了慣例。受訓以後，當然變得文明些。但是新徵來的，許多仍然野性未改。我們到西昌的第二天，就聽見夜間其中一位，挖洞走進一家布店，搶去一些紗布，並將店主劈死，夷人懲罰很簡單，所要東西不多。不過棉布對他們是一種必需品，所以布店和藥店，最有被光顧的可能。

西昌城內，至今還有「座一夷卡」，現已改名爲「西康省南屬屯墾委員會夷務管理處。」。這種由前清時代留下來的制度，似乎有點過時了。清代夷卡的目的，主要是拘留各夷人送來的人質，以免他亂造反。附帶地還用來禁押拿獲的叛夷。現在總算文明些。在西昌府人質辦法取消；所謂夷卡，完全變成一種專關夷人的監獄來此後我們轉去參觀法庫，當時被拘的，一共祇有十人，八男二女。據說以前更多得多。近來都先後關釋了。現拘十人當中，九個是黑夷。祇有一人是紅子。這後幾子

滑稽，頭上還戴着一頂舊軍帽。中間還有兩位小孩。乃是以前西會道上有名匪劉呷呷的子女蔡么老虎（亦係西會道上有名的英匪首領。蔡三老虎的兄弟）的女兒。不久以前，還在此處。新近因蔡已投誠，所以放走了。二十八年屯委會接受卡後，本擬大加改良。對於犯人，在卡內任其自由。每天讓他們上四點鐘的功課（黨義等）；其的時候，指定做一些勞作。這種辦法，未始不好。祇因匪類多凶悍異常，不易管束。近來經費縮減，本卡衛兵由十人減至六人，尤屬無從防範。某日清晨四時，犯人四名，挖牆而逃。爾後遂改變辦法，除女犯及小孩，任聽其自由而外，男犯一律恢復手腳腳的舊時待遇，課則根本不上。如此暫時誠可無事。但恐放出以後，他們對漢人的仇恨，更覺深刻。最幽默的，是卡中牆上，還有以前所貼標語，如一漢人是哥哥，僱傭是弟弟」等話。

夷人喜歡行竊，誠然不好。但是一般無知識的漢人，恃勢凌人，也是常有的事。比方有一次我們上館子去吃飯，正碰見一位夷人，走進來買包子。他的漢話說得不大好。一進來問包子多少錢一個。原來定價是兩毛錢一個，堂倌却對他說四角。後來又說四角錢買一個送一個，明明是存心嘲弄他。過去漢夷兩族間的猜疑與仇恨，許多都是從語言不通以及不能以思想之通待人而起，現在仍然是這樣。

甯屬夷務問題

甯屬兩大問題，就是夷務與禁煙；而這兩種問題，彼此間又有關聯性，此點在前文中已經提及。漢人說，甯屬煙苗之所以未能根絕，是因爲夷區裏面，黑夷包庇種煙，漢官勢力一時不能達到，所以沒有辦法。這話固有一定理由，但非全部事實。漢人聚居的地域，比較僻靜地改迄今多少不免仍有煙土。同時凶悍夷人，不服政府法令，視種煙爲發財要道者，誠然不少；明白道理者，亦復有之。若干

黑夷，現在業已覺悟，種煙對他們也沒有多少好處；因為種煙的結果，使娃子（奴隸階級）增奮日增，在經濟上大有奪取黑夷（統治階級）地位的危險。走過涼山夷區以後，後來一位熱誠的黑夷告訴我們說，他們本來不喜歐種煙；不過因為漢人要此物，常常來買，所以就種起來。祇要漢人不買。夷區禁絕，不成問題。最壞的是許多官方的人，也來收買。如果官方把糧得住，他們還願意合作，將進去買煙的漢人，一律綁起來當娃子。

甯屬八縣，究竟一共有多少夷人，迄今還是種值得研究的問題。竊今所知，此區所謂夷人，絕大部份全是僱夷（僱傭）。他們和雲南境內的僱傭，頗有區別；因為在他們當中，顯然有黑夷和娃子兩個階級（這種制度，除滇北一小部份地區而外，在雲南僱傭當中，似乎是不存在的）。據厄委會估計，甯屬漢人，一共不過八十餘萬，夷人則有百多萬，超出漢人總數，川康建設期成會，亦謂涼山區域，共有夷人二百萬，內甯屬占八十餘萬。鄧秀廷司令當面相告，說是川省雷馬峨屏區以及甯屬昭覺，冕甯，西昌，會理，甯南，普寧等六縣（此即包括擴大的涼山區全部範圍），現共有夷人五十萬戶，漢人二十五萬戶；而且夷人一戶，連娃子約有八九人，漢人一戶則不過三四人。此等數目，皆錄過於誇大。研究涼山夷區的專家常陸慶先生，對此問題，曾有較爲科學的研究。常君在其親身走過的區域，將所見所聞數目計下，由之推算，認爲昭覺，雷波，馬邊，峨邊（後三縣迄今仍屬四川省管，惟昭覺則屬西康，爲甯屬八縣之一）四縣，由彼調查部份一共黑夷不過一萬，娃子不過四萬。然彼所調查的地方，已占涼山區域的大半。剩下的，小半區域，即亦有同樣多的人口；涼山全區的黑夷總數，亦不能超過十萬，又謂會理東區夷人甚少，大部份乃是漢人世界，與普通人所信者不同。甯屬境內，據彼所知，夷人所占地區，面積實在漢人所占者之下；平常掛在一般談夷務者嘴上的所謂「二萬戶相通」，

實與事實不符。況且漢人所占，大部份爲肥沃的河谷；而夷人居住之處，則多爲地不過世豎高山地帶。所以夷人總數，決無超過漢人之理。如此看來，甯屬八縣夷人總數恐怕一共也不過十萬左右。後來我們走到留波，一位熟悉漢情的夷人李仕安先生對我們說，據他估計，甯屬頭屬，昭覺兩縣，約有夷人三十萬。川省甯屬峨屏（留波，昭覺，屏山）四縣，每縣兩三萬至四五萬不等（中以留波爲最多），總計不過十萬上下，分作六十支黑夷。他本人曾在涼山旅行多次。一共前後所遇黑夷，總數尚不到三百人。

平心而論，甯，李兩先生所作估計，比較可靠。這就是說，一般所傳說的未免太高。過高估計的一種結果，就是這種錯誤的估計，影響到公路工程的進行。比方此次修築樂西公路，徵用本地民工，當初以爲夷人如此之多，不難徵到幾萬。結果發現，連鄧秀廷所轄夷兵湊在一起，一共還到不了一萬。最後實際工作的五萬民工當中，夷人不過占去兩千。至於過去傳說之何以會如此誇大，頗有幾種理由。一因夷人凶悍善戰，而且行動敏捷；每當襲擊漢人，常會自遠處蜂聚而來。一般平民無知愛害之餘，既缺確證統計，遂觀以爲夷人多得了不得。二因若干地區（例如會理東區），土豪勢力甚張。因恐他人侵入尤懼政府取締；乃故意揚言該處爲夷區，以資抵制。最後在地方上掌軍政權者，難免不挾夷（或者甚至養夷）以自重。清末以來，甯屬地方，凡對夷務有辦法者勢力即不可侮。又人武人與夷務吃飯者，爲數不少。因此對於夷區情形，愈加喧染失實。而政治軍事上的明爭暗鬥，亦往往由此而生。

清代對於涼山僱夷，素採編懸安撫政策，設立夷官，予以包山保路的權利，並以作質當差等辦法將其拉住。（註四）同時在夷區四周到處屯兵，以資防堵。數百年來，多數時候，尙能相安無事。然

（註四）對比方面，請參閱常慶慶著：「甯屬峨屏調查記」（一九三五年，中興師範學院出版）。

而夷人復出爲害，仍然常見。邊地武官，以剿夷立功者，不乏其人。如德山劉公祠所祀之劉廷珍，卽是一例。

清末民初，夷防漸弛。民國八年，涼山夷人，乘隙而出。夷匪大興，爲波，爲邊，西昌各縣城，均瀕於危。涼山漢人散萬戶，非殺卽逃。剩下極少數（共不過數十家），亦不得不求黑夷保護，地位幾淪於娃子。此時幸有鄧秀廷出，在西會道上及覺羅縣境，剿禦夷匪，極爲得力。西昌及其南北交通線，幸得保存。本地漢人，對之感戴不盡。鄧氏不但勇於督戰，且在駐營地區，不對漢人抽稅；專輯抽夷人的稅，及沒收叛夷產業，以維持軍費。因此漢人對之，更加愛戴。但一部份夷人，則恨之刺骨。鄧氏除修練武力外，並極力謀劃分化夷人的策略，以求獲得成功。其所採方略，一方面挑撥娃子對黑夷革命，另一方面則設法使黑夷中間已倒突。此種辦法，收效不少。

屯委會成立後，對鄧氏種種「剿」的辦法，不以爲然。主張以招撫感化爲主要策略。其所擬口號，有：（一）「不收見面禮」，（二）「不取投誠費」，（三）「不准打冤家」，（四）「不驟用武力」，（五）「漢俱平等」，（六）「黑白（指黑夷及白夷）平等」。所採方案，除對叛夷仍不免一剿外，盡力鼓勵投誠；並在夷民漸已就範的區域內，設置政治指導區，同時在西昌設立邊民訓練所。就中最後一事，爲一極值得特別提及的新政。該處於廿八年十二月起開始。其目的及辦法，爲調劑各支黑夷頭目及其子弟，以及一部份娃子，予以短期訓練，教以漢語及黨義等。每期訓練一兩月。至三十年夏季已共有五期學員畢業。此種方法，不失爲一種治本辦法。開始以來，已稍有成績可言。整個地說，屯委會處理夷務，幾現並見。近來謀夷投誠者不少，轉而復叛者亦復有之。爲防夷人叛變起見，該會在重要地點，設有夷務指揮部，由二十四軍派兵駐紮，以資鎮攝。目下由西昌到昭覺的路，

政府勢力的已能再度控制。在不久的將來，該會擬將漢人幾百家，移民進去。同時設法將沿途交通經濟大權，拿在手裏。此外現歸屯委會支配的兵士，在諸西公路上作養路工作者，計有一千人。將來工作完竣以後，擬將其調到昭覺屯聚，並鼓勵其與白夷通婚；如此把握着白夷，黑夷不成問題。這件事並不難辦；據說現在昭覺的駐軍，業已有一些和白夷女子發生戀愛了。

鄧秀廷在名義上也是隸屬二十四軍。不過久當一面，自然不肯甘居人下。同時因對夷務問題，與屯委會意見差池。有時不免摩擦。他部下所轄夷兵，與屯委會的學員成爲一種對峙的局面，甚至發生過武裝衝突。機關的重複，事務的不統一，不免是處理夷務問題的一大障礙。

俾夷因缺乏教育，會許發請成性，日以偷竊搶劫爲榮。漢人對之，不懷好感。一直到現在，「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懷德」，這類口頭禪，常掛在談夷務者的嘴邊。許多去過涼山的朋友們，也以爲黑夷非馴不可。實則許多問題，出於誤會。要是好好的由教育方面入手，未始是一件沒有辦法對付的事。

鄧司令的會見

久仰鄧秀廷的大名，到了西昌不久，恰和他也來了，經過一位朋友介紹，我們特地去拜訪這位歷史上的大人物。鄧先生是冕寧縣靖遠營的人，有人說在漢人的血。無論如何，他對黑夷是痛恨的。担專剿夷工作一事，他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十八歲就從軍，任四川省第二路漢軍前伍營第四營營長。後以家鄉夷匪猖獗，請假回籍，任「總團」，從事防剿。後來任川邊陸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兼副團長。後又加增邊司令銜。平常多半長住在他的故

掃（只帶幾隊清附近的甘肅地方）。近來因與屯委會不和，越發不大三城來。這次來完全是海巧，因為沈仰悅先生正在努力調解他和屯委會間的意見，特別把他拉來了。

鄧司令在西昌住的，是一整大公館。因為他和屯委會弄得不和，住宅既舊，戒備甚嚴。他的部下，一部份是夷兵。他們仍作夷人裝束，不過每人胸前，掛上一個「鄧」字的伏境布條。據說他最多疑。約好以後，我們便馬上趕到他那裏去。他所住的公館，是一幢很大的舊式房子。從裏面外，布置有好幾層崗位。站崗其右，一部份站的甚全漢式軍裝；客人來了，一齊敬禮。副官將我們引到最裏面一間長房裏，鄧氏着軍裝出見。鄧司令的印象，和我們當初所期望的不同。雖則兩目亦亦有神，並不怎樣威武。他的面貌很清癯，身材却異常高。着綠子似乎頗輕不輕。見了我們，便拿茶和瓜子相款待。據他自己說，本大現年五十二歲。手下共有三團兵，其中一團是「蠻兵」（由夷人組織而成的部隊），兩團漢兵，每團計有一千二百人。關於治夷方案，他說，夷人當中，十分之五是白夷（女子），十分之一為黑夷。黑夷最不可信。一支黑夷祇有三三十家的，有時依附漢人，據他的「蠻兵」當中，便有此等事例。凡是有幾百家人，一兩千家姓子者，則均不服漢人，非剿不可。黑白比例，既係如此懸殊；聯白夷以制黑夷，實屬輕而易舉。他向來主張領導白夷革命，剿平黑夷，或令其「歸漢」。本來這件事並不難做，可惜屯委會人不如他想。事體不統一，他以爲是目前治夷所遭遇最大的困難。

天主教與涼山夷區

「永安公」（即天主堂）是西昌城最考究的建築。落成於一九二〇年，已有三十餘年。哥德式（Gothic）的教堂，一部份窗上玻璃作深藍色；這種華麗莊嚴的建築，不期而然地會令人肅然起敬。一個星期天，

我們特期去參加禮儀的禮拜。進去看見燈燭輝煌，樂聲轟鳴，最爲莊嚴。做禮拜的時候，隨着唱拉丁文，唱詩班純淨由女修道士担任，更加顯得莊嚴。

散了禮拜以後，特去謁見在此主持西區教區的包主教，和他談談大涼山的情形。包主教是法國人，在此工作已數十年，對於西區情形最爲清楚。自稱現年五十五歲，來此已三十年，以前到別省去過。看他樣子，比真正年齡還要老些。額下鬚長尺餘，業已斑白。本教區內，教民一共不過一萬人，全是漢人。每個當中，根本就沒有什麼真正信教的，即有亦不過掛名。關於涼山問題，他自己二十多年沒有去過，不知目前情形。昭覺以東，恐怕很危險。對於這些「夷家」，他以爲沒有多少辦法，昭覺原有天主教堂一所，民國八年夷人陷城後被毀，嗣後即未修復。現在剩下來的一塊石頭。

問道我們要入涼山，包主教說，「我佩服你們，你們真勇敢。」法國潰敗以後，流居外國的法國僑民，大都不勝懷喪，包主教也不是例外。一面和我們講話，一面低頭沉思；嘆息再三地說：「國家已把我們忘記，如何是好。」

這些天主教的教士，對人並不肯完全說實話。包主教雖說近來他們沒有人去過涼山；後來得副主教却告訴我，五六年前，天主堂裏有人去過昭覺；他們由西區騎馬去，第一天在濛濛夷人家，第二天便到了。天主堂裏還藏一張涼山的地圖，是將西洋人的工作範圍畫起來的。這張地圖，平常是不准給人看，問到此事，常會推托業已遺失。其實怕沒有什麼出奇。上面所載情報，許多不真是猜度（例如說涼山產有白金）。

市委會派李德先生告訴我們，天主教以前在昭覺坪設有教堂，勸夷人信教。其所採手段，是給信教者一些東西，餉資引誘。不料俾夷祇貪東西，並無誠意信教。每次來總是帶索，同時親友們也

來邊。不久外國神父所帶東西，一齊要完，他們貪求無厭。連各處他們尋常西運來再給也不行，反而疑心神父將東西藏起來。結果將這位神父，拖在地上走，向之勒索東西，結果把他拖死在山上。隨後教堂也被他翻燬了，教士們遂不敢再入涼山傳道，傳教者雖有本領，碰到這種民族，却也沒有辦法。

西昌與四川內地的交通

由西昌去四川內地，向來是採越嶲森林，漠漠的大道。這條路由西昌經向北行，經禮州至瀘沽後，改向北東北去，經冕山，登和贊至越嶲。自越嶲起，便大體北行，而微偏東北，經保安寨，平順，到大樹壩（位在大渡河右岸）；在該處過河，即是雷林（位在大渡河北岸，屬漢源縣境）。計由西昌到雷林，共計八個馬站的路，除第一天由西昌到禮州。是一個小站（路短而平），第二天路（由禮州到瀘沽）亦係平坦好走以外；其餘六天，大都是大站，且就是這，不是路程較遠，就是山路難行。在第四天途中（登和贊到越嶲一段路），翻過小相嶺。這座山是我國西南角上一座有名的高山，自古有名的天險；傳說海拔三千一百呎，較大相嶺（二八九六呎）尚高。越嶲境內，似夷為巔深。縣城本小，天未黑即照形中入一種威嚴狀態。第四天途中由中所到小吉哨（未到越嶲縣城前一處小村）一段，及第五天（由越嶲到保安）途中由黎溪站經連三灣到保安一段，尤其危險。前者下午五時以後，即不能走，後者更需結伴前進。（註五）

（註五）關於連三灣一帶的危險情形，請參閱。

周光地：「越嶲保安間的五十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川康科學考察團專刊，一八卷二〇
圖（一九四二）

由西昌到富林，普通雖都作八站走。但是如果稍趕點站，第一天由西昌趕到松林，第二天趕到登
格，可以省去一天。如此七天便到富林。

由富林路向北行而微偏東北，經「漢源橋」(一稱「漢源場」)，北距漢源縣城二十五華里，爲
漢源縣最大鎮市之。經「城尤爲熱鬧」(二天)(一站路)到漢源(前清時稱「沿溪縣」)縣城。由該
縣城，折向東北走，三站即雅安。計漢源縣城大相嶺，一站到黃泥堡。自黃泥堡(仍屬漢源縣)入榮
經縣，過該縣縣城，第二天到麻柳場(屬榮經縣)。最後由麻柳場入雅安縣境，一站即到雅安縣城。
(如趕路走大站，可連漢源縣城三天趕到榮經縣城，又一天即到雅安，如此一共祇需兩天。)

按照以上所說，由西昌起越嶲富林，漢源到雅安的大路，普通是十二個馬站(西昌到富林八站，
富林到漢源二站，漢源到雅安三站)。所經地方，以晴隆屬四川省管；二十七年西康建省以後，一律
劃歸西康。以區域言，大渡河以南(富林附近)屬於南屬；以北(富林到雅安)則屬於雅屬。
雖說祇有十二站站數不多，其中好幾站又太味。因此普通馬路走此路，多半要費去三天，多的時候
常到十六天，十三天差不算差的。他們到富林後(無論北去或南下)，多半休息一天，有些大
站，分句一站走，或者將一站分作兩天，如此時間便占多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如上所說，將西昌到
富林的行程七天走，那要一天便可由西昌到雅安。(許多自坐和步行者，常是這樣走。)要是由漢
源縣城而去趕到雅安，便可省去三天，如此一共七天就夠了。雅安有大路通成都，(此段路以前是四
個大站，俗稱。三百六十里，現已開成公路，爲川康公路的東段。公路里程，共計一百五十三公里，
其中自雅安至成都。按此由西昌到雅安，舊路常地一共是十六個馬站。

這便還是不去雅安成都而要入康藏到贛定的話，循舊日大道往北走到漢源縣城後，與剛纔所說路

線分路，自該處（漢源縣城）向西北行，翻飛越嶺，經瀘定到康定。該路由漢源到康定，共計五站路（由漢源三站到瀘定，又兩站到康定），俗稱三百四十五華里，實約三百三十五華里。計由漢源一站到宜東。由宜東翻飛越嶺，一天到化林坪一站到瀘定，瀘定一站（六十里）到瓦斯溝，瓦斯溝一站（六十里）到康定。如果趕路走，自宜東一天經化林坪，可以趕到冷碛第二天經瀘定到火索壩，自火索壩再一天便可趕到康定。如此可以省去一天；由漢源到康定，風餐露宿，總上所說，由西昌，經漢源到康定，普通是十四站的路（九站到漢源，又五站到康定），許多人由西昌到富林，祇作七天走，如此便成十三站。要是漢源到康定，祇走四天，那就一共僅要十二天。據說兼程地趕，全得十二天便可趕到。這條路因為是大路，沿途食宿必較方便，不一定非按站口走不可，所以趕路不大成問題。

由西昌經越嶺，富林，漢源到雅安的大道，本團乙丙兩組團員，此次親身走過。沿途實際里程，曾經團員陳漢君，用步行時間紀錄予以測定其結果如第二表所示。

第二表 西昌雅安間舊日大道沿途里程表（註六）

地名	距西昌 華里數 (實測)	距西昌 華里數 (估計)	居民家數 (估計)	食宿便利	附註
西昌(縣城)	0	0		極佳	
心順	一五	一五	一百家	極佳	

銅鑿標	二二五	二五	十二家	餐宿
鹽州	四十五	五〇	五百餘家	餐宿
熱水河	四八		十餘家	
太平村	五八		十家	
鹽灘	六七	七〇	百餘家	餐
松林	八五	九〇	百餘家	餐宿
鹽池	二六〇	一一〇	四百餘家	餐宿
柳香廠	二二〇	三二〇	無	無
大梁樹	二二三	一二五	七、八家	餐
鐵廠	二二九	二三五	七、八家	餐
太平橋	二二三	一四〇	一三家	餐
新橋村	二三八	一五〇	十餘家	
晃山	一四五	一六〇	五百餘家	餐宿
通橋坎	二五七		四、五家	餐
深溝	二六二		六家	餐
保保廟	一六九		無	無
登相營	一七九	二二〇	七八十家	餐宿

第一日餐站
第一日宿站：屬西昌縣

仍屬西昌縣
第二日餐站：屬西昌縣
第二宿站：屬冕寧縣
祇有一座小廟

第三日餐站：去甘肅界的路。在此分路向東行

第三日宿站：仍屬冕寧縣

九龍營	一九四	二四〇	六，七家	餐
小根嶺頂	二〇五	二六〇	無	無
長老墳	二二四	二八〇	無	無
小附	二四〇	三〇〇	十五家	餐
白泥湖	二四七	三〇〇	百餘家	餐
五風橋	二五五		十餘家	餐
陶家橋	二五五		十餘家	餐
中房廟	二五六	三三〇	四百餘家	餐宿
小古廟				
越嶺(古城)	二六六	三三五	一千餘家	餐宿
青龍廟	二六九		十餘家	
大屯子(古墟始道)	二八三	三五〇	百餘家	餐
王泰橋	二八六	三五五	二百餘家	餐宿
板橋	二九八		十餘家	
青紅廟	三〇三		五三十餘家	
關頂	三〇七		七、八家	餐

仍屬提督縣祇有一座廢堡；全路中最高點；是留，越嶺兩縣分界處

祇有一座廢堡；屬越嶺縣

第四日餐站

第四日餐站

第五日餐站

續

德安
 進三商
 保安
 向子黃
 德安
 德安
 清水塘
 德四
 海安
 分水嶺
 德安
 平橋
 觀音廟
 大廟村

三二五	四十家	
三五五 三四一五	四五十家	第五日宿站
三三五 二四五	二十家	
三五〇 三五八	四五十家 十餘家	第六日餐站
五六六	四番人五 六家	
三承四	三四十家	
三九四 八五二五五	百餘家	第六日宿站
四〇六	二十餘家	
四〇七	二十餘家	
四二〇	十餘家	
四二〇 五六五	四五十家	第七日餐站
四二六	無	祇有一座古廟
四四六	十餘家	

平夷堡	四三三	五九五	上下村共約六十家	餐宿
八里村	四五〇		七，八家	
河南舖	四五八	六一五	四五十家	餐宿
大橋	四六三			
斷崖關	四七八	六三五	七，八家	
大橋堡	四九八	五五五	二百餘家	餐宿
大渡河邊	五〇〇			
(宜林渡口)	五〇六	六六五	五百餘家	餐宿
小橋子	五二六	六八五		
廣安舖	五三六			
廣安舖(一稱)	五五一	七〇五		餐宿
(一稱「廣安舖」)	五五八			
廣安舖	五六三			
漢源(縣城)	五七六	七三五		餐宿
(舊稱「清溪縣」)				

第七日宿站由平順到平夷堡一段，路過小相嶺山脈的東支；觀音廟至平夷堡一段，總稱為「深溝」。

第八日餐站；位在大渡河南岸，仍屬廣安縣。

越過，漢源兩縣分界處。

第八日宿站；位在大渡河北岸，屬漢源縣；為該縣境內最大的鎮市。

第九日餐站；漢源縣境最大鎮市之一。

第九日宿站

羊神門

五八一

蟹橋(亦稱「潘家灣」)

五八八

草鞋坪

五九四

大相嶺頂

五九五

大湖

五九七

長老壽

六〇〇

雙坡亭

六〇四

大關

六〇八

木橋

六二五

小關

六二七

三台子

六一九

黃泥壩(現改作「風

六三三

梁經畧界碑

六二五

水打鼓

六二七

安樂塢(一稱「安

六三〇

關」)

關市(俗稱「漢子

六三〇

無

有賣食物者

有賣食物者

有賣食物者

無

有賣食物者

有賣食物者

有賣食物者

有賣食物者

第十日宿站
祇有一座礦盤

餐宿

第十日宿站：仍屬漢源縣

漢源，梁經畧縣分界處

屬梁經縣

餐

口寨	(一稱「清水」)	六四〇	餐	
林場		六四三		
水田舖		六四八		
鹿場	(一稱「鹿場」)	六五二	餐	
縣城		六五七	餐宿	第十一日餐站
柳場	(一稱「復興場」)	六七七	餐宿	第十一日宿站，仍屬榮經縣
柿子崗	(山口)	六八二		榮經雅安兩縣分界處
觀音廟	(一稱「觀音場」)	六九七	餐	第十二日餐站，屬雅安縣
八步	(俗稱「八步石」)	七〇四	餐	
紫石里		七一二	餐	
雅安	(縣城)	七二七	餐站	第十二日宿站(終點)
		九〇五		

(註二八)本表中所載各種情形，均係隨地探察者在 九四二年八月底至九月初所測定。

以上所述由西昌至越嶲，富林，漢源到雅安的大道，可稱爲甲線。此線乃是以前西昌與四川內地交通的主要道路。但除甲線外，尚有其他幾條路線可走。就中最捷的一條，可稱爲乙線。該路由西昌到會理，最初六站半路，完全與甲線相同。自平壤折向東北行，徑趨金河口，有駝馬道可循，計需四五天可到。這一線路，經過大涼山邊緣，中有三天，先是經過夷區；若無夷人保護，相當危險。所幸此區保夷（即夷）較涼山夷區富有組織，向來設有土司。祇需找到土司幫忙，便無問題。此區土司現爲一嶺（本地人讀爲「冷」）光電先生。此君漢語，深通漢情，對漢人頗有好感。目前在屯委會任職，多平時居住在西昌。平常滿身軍服，已不易辨其爲夷人。凡在西昌找得嶺君函件介紹，或漢人護送者即可不慮安全問題。此種情形，較之涼山夷區，已極文明得多。清末以來，漢人經商，以及馬幫，常有走此路者。雖較危險，但較越嶲，漢源的大道，要捷得多。不過自交通頻繁而言，實遠不及甲線。

金口河隸屬四川省峨邊縣，位在大渡河北岸。自平壤來，一直在此河南岸元。到了此鎮附近，方始折到北岸。此處有小河一條（即名「金口河」，鎮以此河得名），自北向南來，流入大渡河。金口河的鎮市，位在該項小河的西岸，緊逼河岸，正當兩河會合之處，歷來爲峨邊保夷出入的口子。因此地位非常重要，峨邊各鎮，以沙坪爲最大，其統屬竟超過縣城。次則爲金口河。（近來樂西公路修通以後，金口河漸有奪取沙坪地位的趨勢。）

自金口河乙線折向東行，在大渡河北岸山脚，緊沿河邊前進，一站（俗稱九十里）到沙坪（位在大渡河南岸）對岸的馬嘶溪（亦稱「河邊」）地方。由該處前行，路沿河邊，溯河而下，後來漸趨山，計行三十里到新場。（註七，註八，）自新場前行，路離大渡河較遠，改向東至東往峨嵋去。

計自新場五里到四碑崗五里到石劍坪，已是峨嵋縣境。又十里到對水溝，再十里到大公場，更十五里到龍池，爲峨嵋第一大鎮。自龍池十里到板石溪，又十里到楊村鎮（亦稱「楊村舖」），再十里到土地廟。更十里到黃茅崗。黃茅崗位在峨嵋山背後，即在「金頂」（峨嵋山絕頂）捨身崖的懸崖底下。由黃茅崗前行，五里到石堤坎，又十五里到高橋，再十五里到冠峨場，更十五里即到峨嵋縣城。共計由馬嘶溪到峨嵋，實測路程一百六十五華里，爲兩站路，以龍池爲中途宿站，新高橋爲兩天宿站。自峨嵋縣城向東北東走，經蘇眉（峨嵋縣境第一大鎮，爲四川一處最重要的絲業及綢緞業中心）到樂（嘉定），計程八十華里爲一站好走的路。

總上所說，由西昌經乙級到樂山，共計十三站半路。普通多平趕一點路，作十三天走到。這條路線，乃是西昌與四川內地及康的交通路線，比由西昌走大路到雅安，（十六站），要省去三天。

自西昌北行第三條路線（丙線），就是最近修築的樂西公路。這條公路的路線，大體如下所述。自西昌徑向北行到瀘沽，完全與甲線相同。由瀘沽前進，兩線分路。甲線向北東北去登相營；丙線則大略向正北走，經冕甯縣城到大橋，（仍屬大橋縣）。自大橋改向北東去，經拖馬後，在菩薩崗翻過小相嶺山區，出冕甯入越嶲縣境。（註九，註十，）由菩薩崗復改向正北，經鐵字宰到擦羅（屬越嶲縣境），自擦羅前行，改向東北走，到南瓜店。南瓜店以後，路復向正北而略偏西，直趨位在大渡

（註七）本段所記里程，均指華里，除特別標明「俗稱」者外，其餘皆係作者一九三八年十月旅行中乘清平時所測得的實際里數。

（註八）此線與現在的樂西公路，在新場會合。將來計畫，擬修一條公路支線，自新場通到馬嘶溪，以令沙坪與公路發生連繫而得保持其繁榮。

河南岸的「農場」地方（仍屬隰縣）。在「農場」過大渡河，入漢源縣境，向東北東行，溯此河而下，進抵富林，在該處與甲線交叉，由富林前進，丙線不過大相嶺去雅安（註十一），而改向北東北行循舊道登上養衣嶺，沿途大部遙臨渡河而下。自夷衣嶺陡下山，大體向東南走，經緣永場，（屬峨邊縣）到金口河（但路在山上走，並不經過該鎮本身），回到大渡河邊。由金口河起，路從改向北東，一路在山上走，下臨與之平行的乙線，經吉星嶺，弦岩（在此處附近，下望可見沙坪），到新場，與乙線合。總計循此線自西昌到樂山，全程五百十四公里，合華里一千零二十八里。汽車普通分作四天走。

上述樂西公路的路線，大部份係與一條舊道相同。由西昌到擦羅一段，就是下文將要述及的丁綫。由富林經養衣嶺到金口河，再由該處到峨嵋樂山的大渡河北岸全程大部也是一條老路（此段路中間並不經過夷區）。比較地可以視作新路綫的，祇有由擦羅經農場渡河到富林這一節路（當然這路也不完全是新的），舊目的路，大都從擦羅到安順場，在該處過河（參閱下文所述的丁綫）趨富林。安順場在「農場」上游三十華里，仍屬越嶲縣管。大渡河在此處附近，作一個將近九十度的大轉灣。所（註九）甲線與乙線，均經過冕甯，越嶲兩縣縣境，但甲線經過越嶲縣城而不經過冕甯縣城，丙線則與此相反。

（註十）菩薩崗較甲線所經之小相嶺稍頂為低。採取目的之一，為避免直翻小相嶺陡峻的絕峯（此線正好自旁繞過去）。

（註十一）由富林經漢源翻大相嶺到雅安（大體循甲線）的雅富公路，預定於一九四二年興築。此路築成後，川康與樂西兩條公路，即可貫通。

以下農場」位在大渡河的南岸，安順場却在河的西岸。安順場乃是在歷史一處很有名的地方。清末太平天國失敗以後，石達開是在此被擒的。

修築樂西公路以前，好幾條可能的路線，都考慮過。以路程遠近來說，當然以上述乙線為最簡。西昌，富林，與金口河三點，好像一個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直角坐在富林。現在的樂西公路，是由西昌北行到富林，是由該處往東折去金口河，走的是三角形上造成直角的兩股，丙乙線徑趨金口河，大體說可是走這三角形的弦，當然要捷得多。據說當初對於乙丙兩線的去取，專家當中，曾經有過一番爭辯，後來之所以卒於採取丙線，並不是因為乙線要經過夷區，也不是因為山勢太陡，而是因為這道路所需籌備太多，至於這種選擇，是否聰明，現在還有問題；因為現在的樂西公路，翻過富軍大山，該處（拖烏鐵窄峯一帶）冬天積雪甚厚，難於通行。無論如何，現路從富林到樂山一段，跟舊鐵路經過裴衣嶺，不單無謂的向北兜一大圈，而且翻過高山，浪費了許多路。即令不採乙線而採丙線，若不經此嶺而徑沿大渡河北岸走，路也要近得多。而且這條沿大渡河的路，以前計劃修築川滇鐵路時，曾經測過，計有富林到樂山，一共不過一百三十餘公里，比起現在樂西公路上的二百六十三公里來，要近一半左右，相差百餘公里之多。據說修路時之所以仍繞裴衣嶺，因河邊路要穿過三處大森林的緣故。現在看來，這路未免失算了。

樂西公路沿途地名及里程，如第三表所示。

第三表 樂西公路沿途地名及里程表 (註十二)

地

距樂山公里數

海拔高度(★)

註

西昌(縣城)	五一四	起點	
★ 小廟	約五〇七		
★ 總州	約四九六(?)		
★ 松林	四七七	仍屬西昌縣	
★ 沙沽	四六四	屬冕寧縣	
★ 冕寧(縣城)	四三六		
★ 北山關	四二八·八		
★ 大橋	四二四	公路第一日餐點	
★ 羊八地	約四〇三		
★ 拖烏	約三八四	仍屬冕寧縣，爲一僑夷村	
★ 菩薩崗(山崗)	約三七七	屬越嶲兩縣分界處	
★ 鐵宰宰	三六六	屬越嶲縣爲一僑夷村	
★ 李子坪	三五七	同上	
★ 中卡	約三五四(?)	同上	

- ★ 擦羅 三三六
- ★ 上廟 約三三四
- ★ 南馬店(橋) 約三三〇
- ★ 洗馬活 約三二四
- ★ 農場(昔稱「崖子場」) 約三二八
- ★ 大渡河渡口(輪渡) 約三三四
- ★ 八牌 約三〇九(?)
- ★ 紫陽溪(銀) 二九八+
- ★ 大冲 約二八九
- ★ 梳沙河(橋) 約二六五
- ★ 富林(車站) 二六三(?)
- ★ 馬烈場 二三四, 三
- 口 方村(渡口) 二二〇+

約七〇〇

公路第二日宿站；漢源縣境最大的鎮市，與甲線交叉處。

公路第一日宿站；屬越嶲縣，大部居民又屬漢人。又係漢人居住；設有天主堂一座。

公路第二日宿站；位在大渡河南岸，仍屬越嶲縣，將來擬在此處架橋過大渡河。越嶲、漢源兩縣交界處。在大渡河北岸，屬漢源縣。

★ 菜子地	約二二六	
★ 黃木場	約二〇二	
岩窩溝(山海瀟瀟)	約一九七	
★ 冷竹坪	一九四·七	
★ 中興場	約一八八	
苦慈嶺	約一八三	
雲衣嶺	一七八·三	二八〇〇
山口山	一七六·七	
魚池	一六八	
★ 壽永場(車站)	一五〇·五	約一七〇〇
★ 柿木園	一三九	
★ 白田溝	一三二·七	
★ 桃子鋪	一二五	
★ 金口河	一一三	約六〇〇

仍屬漢源縣；公路第三日登尉安
西康漢源縣與四川峨邊縣分界處
屬峨邊縣

樂西公路全程中海拔最高點

公路第三日宿站；屬峨邊縣

金口河流入大渡河處；鎮屬峨邊縣，屬該
縣縣境第二大壩，夷人出入的口子；自此
處起，路與乙線平行

★吉星嶺	一〇八，六	
★砦岩	一〇〇，三	
★羊子台	九二	
★新場	八四，七	公路第四日震站；仍屬峨邊屬
★四碑崗	七九，五	仍屬峨邊屬
★大霧場	六九	屬峨眉縣
★龍池	六五	峨眉縣境一座大鎮
★土地關	五三，二	
★高橋	三八，七(?)	
峨嵋(縣城)	三〇，九	峨眉縣境一座大鎮
(旅行社) (峨邊縣)	四七五	
峨嵋河(公路大橋)	一一，三	峨眉縣境最大的鎮市

(註十二)此路與上述甲、線及乙線，各有一段相同。表中所載公路上的距離，可與上文中所載該兩線上的舊路距離相比較。

★ 蕪稽

一一

峨眉縣境最大的鎮市

徐灝（青衣江渡口）

九，四

★ 樂山（嘉定）

公路第四日宿站（終點）

（北門外樂西車站）

★ 村鎮

山口（丫口）

上述甲，乙，丙三條路，實係由西昌通到四川內地的三條主要路線。此外尚有通過涼山夷區的路，比較很少人走，將於下編（第五編）中敘及之。至於下述丁，戊，己三路，主要是通到康定去的。因其與上述三線多少有關聯，所以在此略述一下。

丁線起初一段（由西昌到擦羅），完全與上述丙線（樂公路）相同。在擦羅與丙線分路，西北行去安順場。到安順場後，不過大渡河而沿該河西岸北行，溯河而上，到瀘定對岸，即由該西北趨康定。此路由西昌到瀘定，據說一共十三站。論及路程來，要比走甲線到康定捷些。不過時間上並不省（兩路要十三天）；而且此路因為比較是小路，馬幫少走（運貨多用背子），沿途人烟稀少，所以無法趕路（非按站走不可），有時反不及走大路快。如果要循此路去四川，可由西昌十一站到瀘定，再折向東行，循舊日雅康大道六站到雅安，一共十七天可達，比甲線多五天。

丁線與丙線的一種共同特點，是中間在冕寧，越嶲兩縣境內（大橋與擦羅之間，拖烏，鐵宰宰一帶），都經過一段夷區。安順場一帶，也是俾夷區域。因為這種關係，以前漢人對此，視為畏途。石

「離開的被擒，也是吃了夷人的虧。民國以來，此區夷人（仍是黑夷），已漸歸化，其風俗習慣亦逐漸漢化，成爲所謂「熟夷」，比較不大騷擾。西康建省以後，地方當局，雇用此等熟夷放哨，行旅更感安全。即在樂西公路修通以前，此路亦已不較漢源，雅安大道之危險。

戊線由西昌到安廂場，完全與丁線相同。自安廂場不經瀘定，而徑向北西北去，經摩西面，檢林官，直達康定。據說由西昌到康定，循此路也是十三站，路程較丁線又更捷一點。二十八年的時候，康省建設廳，籌畫開闢康滇公路，當時所擬路線，南段自昆明經武定，元謀，到會理，探舊日昆會大道路線。中段即採西會大道，此段則採此處所設的戊線。後來交通部興築樂西、西祥兩路，這種計劃就放棄了。

最後一條路線（己線）。由西昌隨丙線到冕寧縣城後，折向西北，連翻高山數座，到達康屬九龍縣城，再由九龍北行，經木居城子，橋林官到康定。此路不但路繞得很遠，而且異常險阻，又需經過幾百里人烟極稀的康人區域，所以走的人很少。其重要性比起其他各路來，可說是不足稱道。

（第一篇完）

第二編 涼山夷區概況

涼山區域地理情形

打開四川省的老地圖一看，該山西南角上，是一片高山地帶，這片地方，幾千年來，幾乎純由夷人居住，漢人很少插足。那便是在西南各省很有名的涼山夷區。西康建省以後，川省還隻角，大部份劃歸原省管轄，即成目下所謂寧屬區域。自該時起，涼山區域，分屬川康兩省，成爲川省西南角與康省東南角的一片特殊區域。兩省分界，即在南北直貫該區的大涼山山脊，所謂涼山區域，大部位在北緯二十八至二十九度，與東經一百〇三至一百〇四度之間。其所包括的範圍，大抵北以大渡河爲界，東北與德昌、宜賓兩縣接壤，東南以金沙江與雲南分界，西以西會大道爲限，四川省境內雷波、馬邊、峨邊三縣絕大部份，與屏山縣的一小部份，以及西康省境昭覺全縣，與一部西昌、寧南、會理、越嶲等縣的地方，均屬於廣義的涼山範圍以內。狹義說來，則康省境內，祇包括昭覺縣城以東；四川境內，祇包括雷波縣城以西。按照此種狹義說法，涼山夷區，又可分作大涼山與小涼山兩個區域，二者以大涼山脈南北走向的山脊爲界。（這條山脊的最高峯，大道由之通過的地點，稱爲黃茅埂。）四川境內部份，即山脊或黃茅埂以東，稱爲「小涼山」區域。山脊或黃茅埂以西，西康省境，則稱「大涼

山」區。除開這種特殊的區域意義以外，「大涼山」一名，並指縱貫此片區域的山脈。至於「涼山」一名的由來，大約係因此片山地，海拔頗高，氣候寒冷的緣故。漢人之所以迄未深入，一部份固因當地夷人過於凶悍。另外一種理由，大約係因其地高寒，不宜耕種。在另一方面，對於畏熱愛涼的僊夷民族，這塊地方，倒很理想。由此形成了此區的特殊狀況。四川省境的雷馬峨屏區域，從一般漢人看來，已經够可怕了。可這此區中夷人最爲強悍的部份，實在就是所謂小涼山區域。那部份在前清時代，官府勢力，還是相當地能够達到。少數漢人，甚至一直居住到黃茅埂脚下。到了民國初年，國內軍閥混戰，夷務廢弛，該區方淪於夷族之手。至於夷人的真正老巢，大部黑夷居住的地方，乃在涼山西坡，目前西康省境，昭覺城與黃茅埂的中間。那塊地方，清代漢官勢力，始終就未怎樣實在達到，後來更不必談。迄今一切地圖，無論是本國或外國人所測繪的，對於涼山區域，類皆略而不詳，有的甚至留出一片空白。關於此區地理，實有更加詳細予以調查的必要。

粗粗地看來，涼山區域的山脈（所謂大涼山山脈），可視作康省貢噶山山脈的餘波，經由小相嶺分支，向東伸出而成。牠的形狀，約略像一把梳頭髮的梳子，一條一條的山嶺，自北向南伸延，其北端大體互相接起，和梳子的背一般。不過這把梳子，全部輪廓，乃是窄而長。其各條山嶺的走向，也不是完全正北而南。例如最高的一條山脊（黃茅埂），便是略偏西南。順着山脈的方向，此區內的河流，大都山谷間，由北向南流。論起山勢來，涼山西坡（大涼山區域），坡度緩和，山巒紅土，少有樹木，宛似雲南省境的山頂地帶。東坡小涼山區域，則山嶺起伏，巖峯突聳，懸崖陡壁，樹木較茂，乃是一種比較地近乎四川式的風景。前清一代，進剿涼山僊夷，差不多每次都是從雷波西進，道途險阻，損失往往可觀。若是由西昌向大涼山東進，直搗夷巢，從地理上說，實在便當得多。當時之

所以沒有這樣做，大約是因爲對於該區地理不熟習的緣故。

以前在中國境內，凡是一般人難於通行的地方，祇有三個人能去。一種是郵差，一種是商人，一種是外國人。郵政和通商，祇圖大家方便，不與政治發生特別密切的關係。因此凡是地方上有特殊政治勢力存在的區域，別的人儘管禁止出入；惟有對於商人和郵差，可以通融，往往可以通行無阻。例如西康省境的木裏公司，千百年來，讀書識字的漢人，根本無法可以通過，更談不到考察。這種情形，最近幾年，已經好些。可是郵政業已通了好些時候，商運更將此區當作通行大道。二十一年以前的新疆，也祇有郵差與商人，可以通行無阻。甚至在抗戰期中，東三省以及其他淪陷區，郵政仍然暢通，商運亦少有阻礙。至於以前外國人之所以能到中國人不能去或不敢去的地方，一部份固然因爲他們富於冒險情形，主要地却是仗着清末所締結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以及懼外心理的保護。在這種狀況下，凡是外國人足跡所到的地方，當地官廳，不得不特別予以保護。

對於涼山夷區，這幾類在別處彷彿享有特殊權利的人，就一齊都沒有辦法。涼山區域，始終就沒有通郵郵政。郵差當中，私自走過此區，偶爾是有的。不過郵線始終未能關通。郵差通過，和別的人一樣，照例有被搶與被擄的危險。打開郵政地圖一看，四川省境，此區是一片空白。由西昌向東行，郵政祇通到昭覺縣城。雷波距涼山西昌，經涼山不過五百華里左右。然而由西昌寄到雷波的信件，却要繞道一千多華里，經由雅安，成都，宜賓，兜那麼大的一個圈子送去。

西洋探險家的足跡，到過蒙古草原，去過青海高地，入過富饒的新疆，進過神祕的西藏。走過了木裏，江心城，等等邊疆民族居住的高地。可是他們對於大涼山，始終有點「望洋興嘆」，「裹足不前」。零星的嘗試，有過幾次。由西昌走到雷波的，似乎前後也有過一兩位。但是澈底走遍涼山，作

具體研究工作，後來還留待中國的科學家。富有冒險心的西洋人，平常對於深入中國內地，考察探險，最是熱心。何以獨對此區，不敢問津，顯看似乎索解。細查一下，過去發生的兩宗事件，大有關係。關於照燈坪天主教堂的故事，上文在第一編中，業已述及。另外一件，是清末英國探險家布爾克（Donald Bux）的故事。在宣統元年的時候，布氏帶着翻譯等十餘人，由保頭護送，自西昌入涼山探險。到達耶路那打東北的連渣腦地方，不料居住該地的一支夷人（素曠家），乃是夷區中最凶悍的一支，素以孟獲嫡系子孫自豪。布氏行至該處，這支夷人，即將他殺死，劫其衣物，據其從人。四川總督趙爾巽，聽到此訊，深恐引起國際交涉，乃調西昌，峨邊，馬邊三處的兵，同時進剿。次年，兵到連渣腦，夷人因逃，祇燒去若干房屋，誅戮幾個娃子了事。至今布氏遺物，一部仍在。保存該物的黑夷，且視之爲戰利品，以此自傲。在這種情況下，無怪連愛好冒險的外國人也敢去了。

關於天主教在涼山中的勢力，以前有過一些過分誇大的記載。例如二十七年的昆明日報副刊上，登過某君的一篇稿子。上面說到，天主教徒，爲夷人醫病，因此深得夷人信仰與崇拜。某次一位女修道士，騎馬過涼山裏面的一座山崗，一羣野蠻的戰士，便紛紛跪落塵埃。這一類的筆記，拿來當作神話消遣，自然是一段很美麗的故事。可是實在說來，內容與事實差得太遠。事實是，一來夷人有病，根本就不吃藥；二來天主教徒，根本就不敢深入涼山；三則涼山僥夷，決沒有那樣馴良和文雅。

除開本山夷人以外，在涼山區域比較走得最多的，還要推漢籍商人。夷人需要漢人地方的若干物產，特別是鹽巴和布疋，酒與針線，爲其他幾種他們喜歡的東西，前清時代，入涼山做鹽布生意的漢人，很有一些。其中無疑地有許多位，曾把涼山走穿。可惜這些人知識程度太低，大部都不識字，而且除開生意經以外，觀察力殊欠敏銳。因此他們始終沒有留下任何記載，可作我們參考。到了清末民

初，夷人日益猖獗。漢人入山，多被綁去作娃子。「重利」的商人，亦皆裹足不前。漢人所不河沙的鹽布二物，往往自己派娃子到街上去買，買好自己挑回。至於夷區出產，以前漢人還進去販白蠟虫和中國藥材（貝母、黨參等）出來。民國八年以後，他們冒險進去換取的東西，祇有大煙一宗。惟有此物，利錢够厚，值得拼着性命去試一試。因此任何入涼山作考察工作的人，在那區內，都有被誤認作鴉片商人的可能。鴉片商人，也大都不過走過涼山的一部份，達到他們的目的，便行折回。對於翻過大涼山，他們並沒有興趣。因此關於涼山地理情形，不見熟習。同時他們進去仍然隨時有被賣或被擄去作娃子的危險。

據上所說，各色人士，都不敢貿然通過涼山。至於實際上真正走穿涼山的，爲數尤少。因此前人所對於涼山地理，幾可說一無所知。物產等等，亦談不到。現在對此各方面所得的一點情報，完全是民國二十三年以後幾次國人組織的考察團體做出來的成績。

涼山區域交通概況

由西昌東行，出二十七華里過大興場後，不遠便入傜夷聚居的涼山區域。通過涼山夷區的交通路線，總括起來，主要地可分兩條：一去雷波，一去峨邊，皆需經過昭覺縣城。這兩條路當中，去雷波的路，比較重要。夷人穿過涼山，平常總走此路，因此可視作涼山區域的交通大道。此路東段，又分三線。這點將於下文詳細述及。

由西昌到昭覺的路，普通是經過大興場，玄參壩，倮倮溝，溢顯，四塊壩子等處。路線方向，起初大體向正東。過大興場後不遠，改向東北，到玄參壩。自該處折向東南，上到燕麥地丫口，乃復改

向東北東。一直到高廟，由高廟前進，大體又改向東南東。如此走到四塊壩子，又復大部東北行，直到昭覺城。此路途中所經主要地名及里程，如第四表所列。

第四表 西昌，昭覺間重要地名及里程表

地名	距西昌華里數(實測)	距西昌華里數(俗稱)	海拔高度(米)
西昌(縣城)			一八二〇
★川心堡	二二	一五	
★大興場	二七	三〇	
★亥參壩	五〇	六〇	
★保保溝	九七	九〇	
★高廟	一一三	一二〇	
★四塊壩子	一四八	一四〇	
★三灣河	一六二	一六〇	
昭覺(縣城)	一九四	一九〇	二〇五〇

★村莊(內除大興場全由漢人居住外，其餘皆係僑夷村)

此路計程約一百九十華里，爲西昌，昭覺間的交通大道。以前沿途各村，均有漢人居住，田地亦多歸漢族耕種。民國八年庚辰大舉叛亂以後，大興場以東，始全部淪爲夷區。近年來情形略有改善。郵政復可循此線到達昭覺。走此路從西昌到昭覺，趕路前去，兩日可達，第一天宿在保保溝。可是因

爲道途艱阻，而且久已失修，表區內復無橋樑，遇河即需涉水；所以現在普通多將此段行程，分作四天。第一天由西昌行，宿安參壩，第二天宿保瀘溝，第三天宿四塊壩子，第四天到昭覺。有時候連這樣地平均一天走五十里，還做不到。像我們這次入涼山，一共就走了六天。上述四站以外，大興場與三灣河兩處，額外各就擱一晚。

上述大道以外，另外一條由西昌經夷區到昭覺去的路線，是由西昌北行，第一天宿禮州，第二天到瀘沽（以上一段與目前的樂西公路相同）。第三天由瀘沽改向東北行，經冕山到甘相營。（如由西昌趕路去。兩天可由西昌到甘相營。）自甘相營東行偏南，經兩河口，米市，魯魯卡阿，豹崖山，三崗、巴且、等處到昭覺，（註十三，註十四）。由甘相營到昭覺，行程約計四天，路亦難走，沿途且需夷人保護。（由西昌經保瀘溝到昭覺的路，目下已可不一定要夷人保護。）不過這條路上，鄧秀廷勢力，完全可以達到。有鄧照應，即無問題。無論如何，此線不僅爲一條小路，而且比大路繞得多，循之至少需六七日方達。因此自來少有人走，現在仍是這樣。

上文提到，由昭覺到雷波去的路，其東段計分三線。尋常所走路線，係取道竹黑（一作竹核），烏坡、美姑、磨石家、黃茅埂，（大涼山頂），拉米、黑角、烏角、入雷波城的西門或南門。此路自昭覺到竹黑一段，方向係續向東北行。由竹黑大體改向正東，到烏坡。從烏坡溯「繫河」（亦稱「樹葉溝」）北下（略偏東），到該河流入美姑河處，過河復改東北行，到美姑。由美姑前進大體向東北東走。將到磨石家一段，改向北東北。自磨石家復向東北東行，到達大涼山絕頂，目前川康兩省分界處的黃茅埂，由該處橫過形似刀背的大涼山脊，平坦續向東北東走。約行三十二華里。始將此條平坦的刀背式山脊過完，到達名叫「羅惹雅傑」的地方（此處亦名「羅莫泥秋」），自該處前行，旋即隨

趨下坡。東行約七華里後，折向東南到拉米，過拉米後續向東南行八里過西蘇角河上游溜索，到該河南岸，溯河東行十一里到「巴角」。由「巴角」繼續溯此河而下，北行九里到母狗坡，復依河折向東，五里又過河上一條溜索，地名「拉母剝角」。自此前行，復在河左岸，（東北岸）上走，溯河向東南行。過黑角後，繼續向東南走十四里，上到一處山口。此處仍近西蘇角河邊，最後一段，途中自山上同右下望，已可見此河流入，金沙江處。即在附近不遠。自此處山口路折向東北，離河前進。後來大致採此方向，經烏角直到雷波城。這段路線，沿途所經重要地名及里程，如第五表所示。

第五表 昭覺至雷波段大路沿途重要地名及里程

表

地名	距昭覺 華里數 (實測)	距昭覺華里數 (俗稱)	海拔高度(米)
昭覺(縣城)	0	0	2050
★竹黑	25	30	1900
★烏坡	42	60	
★美姑	75	90(一說八五)	1400
★磨石家	103	150	
★黃茅壩(山頂)	134	190	3400

(據常隆慶先生以前測定)

★拉米 一九八 二九〇
 ★黑角 二四七 三九〇
 ★烏角 二九九 四六五
 ★雷波(縣城) 三〇九 四八〇 (一二六〇)
 一六八〇
 一〇二〇

★村莊(內除最後烏角一處全由漢人居住外，其餘皆係僑夷村)

這條路線，在黃茅埡以西，上坡路坡延緩和，便於交通，頗合理想。黃茅埡以東，涼山東坡，則山勢陡峻，道途險阻，殊非理想路線。上面已經提及，清代進剿夷人，全係循此路自雷波、涼山、西進，而屬失策。至宣統年間，利源興因在離克畢什、準喇涼山，(參閱上文)力自雷波，西昌、峨邊、三而進兵，於宣統三年，會師於耶路那打(磨石家)西北四十里之牛牛壩。涼山形勢，至此方得一稍為敵。遂引到修築雷波通道之舉。(見下)

根據第四表及第五表，西昌到雷波，途經昭覺，按照上述大道路線，實測全程不過五百零三華里。連神驕隊記載失實，將昭覺到雷波一段，稱為四百八十里；較之實數(三百零九里)，多出一半以上。即此一端，亦可見過去對於涼山地理，何等隔膜。此條路上，五百里中，四百五十里屬於夷區，惟兩端盡處，東邊雷波附近之烏角，西邊西昌附近之大興場，仍在漢人手裏。目下昭覺雖又設治，

此條路目前亦已漸由康省政府加以控制。米市地方，現設有甯東設治局，三崗，巴且等處，

由川中委命設治局有指撥處。
 (註十四)由甘州到另外尚有一條路，徑向東行而微偏北，約四天可到牛牛壩，途中不過昭覺。此路頗捷，但迄今走過者甚少。

可是縣城孤懸夷區當中，情勢亦頗特別。

由昭覺到雷波之三條路線，可分別稱爲北，中，南線。以上所述經由拉米，烏角，黑角的大道，即係南線。其他兩線，由昭覺到磨石家附近，均與南線相同（註十五）。在磨石家附近，三線分道。中線及北線，均不經過黃茅埂而係在其東北，山嶺半腰，地名省已地方，翻過涼山正脈。（註十六）黃茅埂冬季積雪，不便行走。夷人平日來往，亦係夏秋走黃茅埂，冬天走省已。（省已地勢較低，不致爲雪所阻）

中線即所謂雷建通道的路線。清末宣統二年，川督趙爾巽，在征剿涼山之後，令雷波廳及西昌縣，趕築大道，通過涼山，名曰「雷建通道」（建昌係西昌別名）。其所擬路線。自雷波出城北門，經夾夾石，三稜崗，田家灣，子坪，大谷堆後，在省已翻過涼山正脈，乃經天喜，羅脚，三崗（此係另一處地名「三崗」的地方，與上文所指者不同），囑合廬衣，到磨石家山下的易子角地方，與上述（註十五）昭覺至磨石家一段，路線亦稍有分歧可能。常隆慶先生等，於二十三年入涼山。據其記載，由耶路那打（磨石家）南行五里，至易子角，合雷建通道，爲馬家夷地。更二十五里，至一過一山，折向西南，又三十里至美姑。在該處涉美姑河後，順樹葉溝前行，二十五里至林葉橋。在該橋折向西行，又三十過，下山到竹核。此項路線，大體與本文中上述者相同，但似未走過烏坡。

（註十六）黃茅埂與省已之間，有路可通。經此即將南線與其他兩線聯起。常隆慶等二十三年入涼山。去時係自黃茅埂越省已，再由該處到磨石家。回來則係由黃茅崗越大小谷堆，循雷建通道返雷波。

雷波會合，據雷波到三稜崗，不過九十華里，自雷波到喇聲，共亦祇四百六十華里（按舊日估計）雷波走馬角，黑角，舊道為捷。而全線路係在山脊上行，大部平坦好修。（循拉米，黑角路去雷波，沿途路左圍西，河崖見山脊上的平坦路，即係此條路線。）舊道走黑角，拉米，道路崎嶇，險峻特甚，路亦不近，乃是一概不聰明的選築。雷波通道如果修通，涼山交通，勢將便利不少。夷匪控制，亦必不成問題。不過此種情形，應為漢人所祈望，却是夷人所切忌。因此僥夷對於破壞這種計劃，不惜以武力對付。據常陸慶先生記載，趙爾巽氏，為徹底整理涼山計，於宣統二年，雷波通喇聲，招土勇三百，名曰「雷波通喇勇」。企圖藉此溝通涼山，便利交通。乃營壘未成，恩札家即率眾來劫。未幾而同志會亂起，全部停工。辛亥革命以後，此項工作，無形地長期停頓，甚為可惜。此項雷波通道，原係貢成雷波、西昌，分頭向涼山修築。準備在涼山正脈接合。由西昌東修他路，進步頗速。至停工時，業已溝通喇聲，越過美姑河，達磨石家之下，祇剩最後一段未竣。自雷波西修者，則因一部份需新測路線，進步要慢得多。停工時，共不過修了一百二十華里，至扇子坪為止。（由雷波到三稜崗一段九十里；由三稜崗經田家灣到扇子坪，約三十里。）全部工程中，祇有由三稜崗到天喜一段，地形比較複雜，修路較難。此外由雷波到三稜崗，及由天喜到昭覺，大都坡度緩斜，施工較易。已成的一段，路寬五尺，路面平整，幾可在當時馳驅車馬。借民國以來，大部又被夷人破壞，非復昔時情形。今日在此路上旅行，又覺殊屬艱阻。由此可見，建設難而破壞則易。

上段所述雷波通道完成程度，係採自常陸慶先生的記載。此次路過雷波，遇見熟悉本地情形的小學校長王雨菴先生，傾談甚久。據王校長所談關於雷波通道情形，與常先生所談者，頗有出入。二者不知孰較確。因此特將王氏所談，略記於此。據王談，雷波通道，不經馬角等處，而係由雷波縣城北

行，經夾夾營（一作「呷呷營」），野豬城，西蘇角，俄邊夷達，自該處過西蘇角河到拉米。然後自拉米到黃茅埂，翻黃茅埂，經磨石家到美姑。竹黑，趙爾巽令西昌，雷波兩處地方官，分段修築後，自西昌東修的路，當已修到黃茅埂，全段告竣。雷波所担任部份，自該城西修，不到修到野豬塘為止，測量工作，亦不過做過西蘇角附近的俄羅夷達。俄羅夷達位在一小懸崖上，到該處路線需過西蘇角河，而苦無法下此懸崖，測到此處，工程師意見紛歧，正在此時，測探隊隊長爲夷人所襲殺，全隊工程，由此遂驟告停頓。

至於昭覺，雷波間的北線，在磨石家附近與南線分手後，仍與中線不分。一直在省區翻過涼山正脈，到大小谷堆，仍係如此。到三稜崗以後，最後一段，（由三稜崗到雷波），與中線相同。惟中間由三稜崗到大谷堆一段，則路線分歧。北線自三稜崗西行，不過田家灣，屬子坪梁處，而在其比較低山上走。西昌青年團王隆照主任，此次和我們一同穿過涼山到雷波後，同年十一月間復自雷波動身回去。由磨石嶺與英倫作伴，循北線回到昭覺，王龍亦送至三稜崗方折回。據說該線原來亦是大路，所經爲農地。因久無人走，業已荒廢不堪。自雷波行，據云最難走的，爲「夾夾石」（距雷波十五華里）到「槐桿頂」的一段路。此段雖則一共不過二十華里左右的距離，却是難走達於極點。昔日本是大道，今則滿長竹林。徑寬不盈尺。一路前進，披荊斬棘，沿途皆需用身在竹子下面竄過。困難達於頂點。此線里裡，略較鳥角之路爲總，除夾夾石至槐桿頂一段以外，因地勢較爲平坦，實遠較後者爲好走。全線途中計共翻兩座高山，其中一座，自山脚到山頂高度，約與山大興場到女參場途中翻上的山相等。二者成爲雷波，西昌全程中最大的山坡。此線大部雖頗平坦，然尚不及雷波通達好走，該道或爲最合理的公路路線。中北兩線，自雷波行，最初由北門到偏岩一段，給係向正北行。

由夾夾石折向西北西。前行大體循此方向，在南麓之北西去。在隋志過涼山正脈到天喜後，乃折向西南，經耳堡、黑尺，三崗等處，到磨石家（常隆慶及王主任，均如此云）。

南線自昭覺到磨石家，約計一百零三里。由磨石家到雷波，則約二百零六里。一共是三百零九里。此段路普通多分六天走，自昭覺行，第一天趕路到烏坡或美姑宿。第二天到磨石家。第三天宿黃牙坡，趕到拉米住宿，如此可以省去一天日程。據云特別會趕路的人，有時四天就可趕到。不過路上如此崎嶇，這程走是很不容易的。比較慢開一點的走法，分作七天。第一天由昭覺到竹基，第二天宿美姑，第三天到磨石家，以後和以上所說的一樣。我們此次沿途考察，所費時間更久。上述七站以外在烏坡耽擱了一夜，烏角又耽擱一夜，一共走了八天半之久。關於北線，據王主任測定，由雷波到磨石家，共約三百餘里，計行四天可達，不過他們途中一共費去五日。

以上所述各條路線以外，拉米至烏角一段另外還有一路線（註十八）就是不經烏角，而過馬頸子。循該線行，自拉米一天宿馬頸子，第二天即到雷波。此路據說較近亦較好走。可是黑角舊道以及雷波通道，均未採此線，該兩路均不走過馬頸子。

由昭覺到峨邊的路，比起雷波的路來，祇算一條小路。該路人烟稀少其艱苦有甚於雷波之（註十七）磨石家所在地，實名「山馬拖」（漢名譯者）。該處位在山涼土。由其處西南向視山下而山前，地名「合摩那打」。「耶路那打」，即後者的訛音。常隆慶氏將磨石家所在地稱為「耶路那打」，頗為正確。因此在本文中，多予以改正。

（註十八）按該路由三較向經馬頸子到柳蘇角，與南線合，可稱為中線與南線間的一條橫路。

指，途中好幾次全無人烟，祇可裹糶打野，宿老林中過夜。不但漢人從不走此路，夷人也少有這樣通
 過的。迄今科舉人員走過遺路的，祇有常陸慶先生等在二十三年所做的那次考察工作。據常先生所著
 「雷馬峨屏調查記」記載，去峨邊的路，亦係自磨石家出發處（註十七）。自該處大體徑向北走，前
 後共費十天，方始到達峨邊城。（但常先生當面相告，趕路七天可達，路亦較去雷波之路為平坦好
 走。）根據常先生所記，此路沿途地名及里程，如第六表所示：

第六表 磨石家至峨邊縣城沿途地名及里程表

（據常陸慶先生記載）

備考

地名，距磨石家華里數 海拔高度（米）

磨石家

（耶路那打）

若各也打

城子

磨稜

烏兒果

哈末烈

拔曲

0

30

65

70

80

105

130

2120

2450

在此涉過野車河（一作「夷車河」）；該河自北來，
 向西南流，在牛牛場流入美姑河

由此東北行到暹日本的

業育木的	一四〇	
烘雞	一五五	
祝侯捷	一七五	二〇〇〇
知牛角	二一五	二三四〇
鷄耳	二二五	二六〇〇
窪海	二六五	一六八〇
勒加母	二八五	二三八〇
司各特	二九五	
司各特	三七五	一七〇〇
石坪	四〇〇	
搭千坪	四三〇	一四一〇
斯樂坪	四四〇	
基窪布(打劫山)	四五〇	
長灘河	四五五	
乾流溝	四七〇	
峨邊(縣城)	四七五	九四〇

附近有水備
自此東北行到祝侯捷
約有三四百家人家

此處爲金沙江與岷江之分水嶺；嶺以南的水，皆入牛
牛頭，以北則入馬邊河。自此東北行到窪海
居民千餘家，四周皆森林
此處爲馬邊河與大渡河之分水嶺；自此東北行，入萬
石坪大森林。

涉河上梯子岩，有漢人險卡；至此入漢人居住區域

在此表中，除特別注明向東北行的幾段以外，路線皆係徑向正北走。

鐵道係在昭覺之北而略偏東北，雷波則約在正東而微偏北。由昭覺去峨邊，上述路線係由昭覺城
狀概東行，到摩石家，自該處折向北行。以後一直向正北走，直到峨邊。其中祇有幾小段，係向東
北走。這條路上，雖屬荒野，但夷患不算太凶。沿途夷人，多頗和善。以前祇需我到夷人做保頭，誰
送歸去，安全便無問題。惟即靠近峨邊縣城一支溪，近來叛。斯似以後一段路，雖亦較險，但有
問題。除上述路線外，另外一條去峨邊的可能路線，不過美姑河，自昭覺即向北行（一部偏東北），
溯西溪河而上，過連渣關而去。循北方向，一直到峨邊。因為連渣關的素噶家夷人，特別凶悍。所以
此路頗不宜走。

（注）法雷波的大道（經過烏角，烏角的方向，自昭覺到磨石家一段，大體係向東北走。摩石家到黃
家壩一段，改爲向東北東行，翻過山去到羅茲雅傑一段路，幾向正東時微偏東北。由羅茲雅傑東南
行，下山直到拉來前面入里爾溜索。自該處起，蜿蜒循西蘇角河行，初向東到巴角，繼由該處北上到
海狗墩，乃復東去到第二道溜索（拉海狗墩）。過此溜索後溯河上流，復改向東南走，過烏角上到山
口。從山口下山，改取東北方向。途中在未到烏角以前，又翻一座小山，但向大體亦向東南。如此
走過烏角，直到雷波全在告畢，以地理上位置來說，昭覺略在西昌之北，雷波又略在昭覺之北，但較
離平壤幾人體在昭覺東北，則稍南一點。循此路自西昌到雷波，正好在雷波與昭覺間，亦需
深非再區阻梗，交通頗顯爲方便。但事實上目前大量運輸，固不必談。即由西昌送雷波的郵件，亦需
繞幾圈手。其所採路線，自西昌北上，經越嶲，富林三到雅安，折往東北，經雅安後循川康公路
到成都。自成都南下樂山，再循水路溯岷江到宜賓，到宜賓後復折回向西南行。溯金沙江而上，到
雷波波這條迂迴的路線，由西昌到雷波，共計三千零幾里之遙。比起橫越涼山的路，遠出四倍

以上，距離相差一千五百華里。在時間與路程上，均極欠經濟。近來樂西公路修通，改由西昌徑登樂山，此路可以省去三百餘里。然而較之橫過涼山的舊路，仍然超過一千里以上。照開通過涼山舊路，爲川康南部交通關一樞紐，自下實有相當必要。同時交通暢達以後，幾千年來一種化外之邦的涼山夷區，即可由政府充分加以控制。其政治上意義，較之便利交通，尤爲重要。此輩趙爾巽氏，逝在三十年以前，即已見到。可惜民國成立以後，反少有人注意，坐視夷人自行其是。

既父尊國方略中，實業計劃部份，列有自宜賓（鈺府修築鐵路，經雷波後，通過涼山，到西昌成爲鐵府，大理綽的一部份）。其眼光遠大，深令我輩嘆服。此條鐵路，目前一時雖尙不易完成。可是通過涼山夷區的交通大道，亟宜疏通，則屬無可懷疑之事。

涼山樞夷，文化殊低，其所住區域，一切道路，皆係天然走成。高低曲折，悉聽自然，向無修橋築路一類事。因該區原有的路，類多逼窄險陡，步行亦感困難。同時他們運輸辦法，多用人背。以馬馱子，一概不用。往來亦大都步行，騎馱罕見。在這種情形下，好路自然不覺其急，壞路亦不覺其難。對於自外而進去的人，道路艱阻，固不必說。最困難的一點，是凡有溪河之處，竟無橋樑，而山中溪河又是特別地多。例如西昌到雷波途中，除兩端彝人居住區域外，中間全部夷區（自大風場到馬角），四百多里當中，無論大小溪河，根本連一座橋也沒有。祇有西蘇角河上，因河水實在太大，在兩處沒有橋索。（其他各路，偶爾會看見一座橋，例如峨邊道上即有，但是這種情形，也是極無僅有，而且祇在受了彝人影響的地方，纔可發現。）未設橋索之處，走過時小水涉而過，在川邊一帶，溪水稱爲「義水」，萬一水太大，無法可涉即遊流過去。此事對於不習游泳的漢人，殊成問題。夷區道路之所以不修，一方面係因夷人文化水準極低，生活單簡，交通亦不頻繁，所以並不感覺有將路修好的必

要。另一方面則是他們的一種自衛政策利用交通不便，防止漢人勢力深入。此點從他們故意將漢人以前所修道路橋樑，加以破壞，可得充分證明。例如雷建通道，原來路面殊寬，現在却有不少部分窄得僅小徑一般。原來這條路上的橋樑，一齊破壞了。至於拉米，黑角舊道，更是弄得逼窄險阻，遠於極點，騷漢人不易入。這些路上，不少地點，漢人以前都駐過兵。當時的路，決不會像現在這麼糟。雷建通道線上，三梭崗在清代爲一汛防。扇子坪。大谷堆。天喜，羅脚，三崗，嘴合底衣等處，也都沒有設過哨卡。黑角路上亦設汛，由把總一人駐守。（三梭崗則設有守備或巡官一人，其下另有把總。該處並築有土城以禦敵，稱爲一處屯衛，足以堅守。）似此情形，這些地方以前這路必然修得還不錯。後來民國八年夷人大舉叛變，小涼山區大體淪於僞夷之手。經他們有系統的破壞，方成目前這種狀態。夷人所佔之處，原有村莊，街市，以及漢人住宅農莊，均被徹底破壞。連以前娃子上所鋪石板路，亦被掘去。要不是史籍記載以及父老傳說，對這方面有一種正確的指示，目前經過此區的人，幾乎無法可以相信當初漢人居住時代的情況。

清末雷建通道的修築，其目的在將此線開成馱馬大道。目前鑒於國家經濟情形，第一步恐怕也祇能做到東復將雷建通道開通，令其可乘馱馬。從路線上說，南線東段（黃茅壩以東），顯不相宜。該段既過險阻，且下路甚又太窄，開闢殊屬費事。不如全程採取中線雷建通道故道，一切可以比較簡單快當，工程也更容易得多。

馱運大道修通以後沿途設站，表區即大體可由官廳予以控制。第二步工作，應爲修築四昌，雷波間的公路。然後第三步乃修鐵路，完成 國父對此區的建設計劃。公路路線，大體亦可循雷建通道的路線。惟該區若干地段（如玄參壩，忙母雞標子，等處），坡度過於峻陡，不合公路條件，不得不設

法酌量改道，改循河谷或其他較平路線，此則尙有待於工程師的測量。自西昌到雷波，若於昭覺以後循南線走，全程不過三百零九里，走雷建通道，則據稱昭覺雷波段，共約四百六十華里。加上西昌，昭覺間的一百九十四里，總計實約六百五十里。自雷波到屏山，循現行路線，此次實測結果，水陸共計三百一十華里。由屏山至宜賓，水路二百華里。總共循現時大道，由西昌越涼山到宜賓，全程爲一千零十三華里，恰與樂西公路的距離（五百十四公里，即合一千零二十八華里）相等。近來經濟部金沙江工程處，積極打通金沙江航路。由豐夷到經綏江，屏山，到宜賓一段，今已終年通輪船。由雷波到豐夷司，不過二百零一華里。按此自西昌經雷波到豐夷司，循現時路線，爲七百零四華里。當然關成公路，比較要艱些，然而大約仍較樂西公路爲近。無論如何，關成此路，作爲樂西公路的平行線，純粹從西南交通系統上而着想，也是值得。同時涼山夷區的特殊性，亦由此可以完全消滅。至於由豐夷司到宜賓的水路，約計一百三十里到屏山，又二百里到宜賓，全程三百三十華里。此數較之樂山至宜賓的水路（四百華里），也要近些。由此看來，此路修通以後，對於由緬甸經西昌到重慶的貨運，實在是一條捷徑。

從上文所說，涼山區域中，磨石家成爲一處重要的交通中心。另外一處，此項樞紐，則爲此處西北四十華里之牛牛關。該處位在野車河流入美姑河處，北負大山，三面環水，海拔一五六〇米，高出河面約一百米。河壁極爲陡峭。所謂牛牛關，則是一片台地，地形極似雷波縣城附近。這片地南北長約四里，東西長約二里。其上滿闢稻田，爲涼山所少見。自來此處人口頗多。近聞因發生瘟疫，死人不少，夷人多遷走，已類滿墟。由該處東行，經省已，拉米等處至雷波，計程約三百八十華里。北行經鹽樺，漢石坪等處至峨邊，約計四百九十五華里。往西經竹黑至昭覺，則約一百二十華里。另外一

路。江西去越窩縣境的甘相營。以上各路皆以涼山表人非常通行的途徑。此處形勢險要的地點，實爲用兵涼山者所必爭。宣統二年，趙錫巽會師於牛牛壩，可說是得到征服涼山的真諦了。

涼山外圍交通情形

上段所說，僅僅包括涼山範圍以內主要部份的交通概況。與此有關者，則有涼山邊緣或外國邊境交通情形，尙宜一併加以說明。此中首應述及者，當推雷波的路。雷波縣城，雖在漢大掌壩，但是因周向來住有僑民甚多。民國八年，更幾全部淪爲夷區。留此孤城，僅賴一條時受威脅的過道，向東通到豐夷河，由該處下涼山。雷波，蠻夷河，涼山，均位於金沙江岸。舊時沿江修有大道，商旅通行無阻。然山雷波制沙壩一段，江水驟作一大弓形，路程頗爲迂繞。民國初年以來，此段沿岸，夷匪甚多，村鎮蕩盡。因此由雷波出來的車行大路，改在裏面離江較遠處，抄捷徑經牛吃水，曾口，等處，過馬湖，徑到黃鄭。至沙壩附近，方復與舊路合，伴江補平。此路途中雖有險處，仍然時常被夷匪騷擾，但路程則較舊路減去七十五華里。目下清竿箬子，均取道於此。這也就是我們所採的途徑。前幾年此路缺乏安全，郵政亦多改走邊境，近來情形，已大進步。商旅往來，復有漸趨頻繁的傾向。茲將此條路上沿途地名及里程，列於第七表。

第七表 雷波至屏山沿途重要地名及里程表

名 距雷波華里 距屏山華里 (據常
 數(實測) 數(估計) 陸軍先生以前測定) 備

雷波(縣城)

二

三六〇

第一日宿站

龍門嶺

二七・五

★青蛇水(一稱「文水銀」)

三〇

三〇〇

四九五〇

第一日宿站
第二日宿站

★渡邊

一四〇・五

一八〇

★人岩新
★櫻桃

一四二

四五〇

★野馬快

一四七

五〇

★山口

一四八

六〇

一七九〇

★作(五子坡)

一六一

七〇

一八〇〇

★分水嶺(兵營)

一六七

七五

一八〇〇

★馬油田

★馬油村(一作「海瀾」或「海瀾」)

一八二

九〇

一一〇〇

第二日宿站

馬油南端(大海子)

一八二・五

一一〇〇

由此乘船過馬油(水陸七十

馬湖北端(海山)

一〇三

說一二五〇

一七〇〇

由此登陸，復循旱路走

★黃環(舊作「黃環」)

一〇六

六〇〇

一一〇〇

第二宿點

★乾池塘

一一五

九二〇

★涼水井

一一八

★

一二三

★世焦灘

一三八

一五〇

第三宿點

★南杠背

一三五

★大岩洞

一四一

四七〇

★野溪塘

一四九

一八〇

★阿水孔

一五八

一九〇

四三〇

第四宿點

★石炭窖

一六五

★竹林寺

一七五

一三六〇

第五宿點

甘溪

一七四

★ 接應灘

一八二

三三〇

★ 田州

一八七

（一作廿餘里）

羅嶺

一九二

石角

一九六

三三五

★ 雙夷司

二〇一

二四〇

三九〇

（一稱「乘奔場」）

經江（真境縣城）

二四一

二八〇

★ 燒竹桿

二五九

三〇〇

第四日餐站

由此到雙夷司，水路兩路均
 五里，水路終年可通木船。
 第四日宿站（或當日趕到經
 江亦可）；由此到經江（水
 路四十里），普通均坐船走
 終年可通木船。
 自此到鱧魚溪，旱路，在雲
 南境內走；除旱路外，冬季
 水枯時可通木船（水路九十
 里），夏季則太險不能行
 船。

★★ 石溪 二七一 三二〇

★ 新藤溪 二八八 三四〇

★ 鱷魚溪 三〇五 三六五

★ 屏山(縣城) 三一〇 三七〇

★ 村 銀

循此路由雷波到屏山，共計五天或六天路程，如表所示。計第一日宿野口，第二日宿馬湖村或黃珠，(一作「黃鄉」)，第三日宿大岩溝或野水孔，第四日宿蠻夷司或綏江(如第四日宿蠻夷司，第五日一早趕路到綏江，夏季水大時，下水約一點鐘即到，如此當天仍可趕到屏山。否則在綏江停留一日，第六次功到屏山。全程中由雷波到蠻夷司的四天路，除穿過馬湖的二十里水路以外，其餘全係旱路。惟由石角營到蠻夷司的五里，亦可循水路走。蠻夷司至屏山，水路共一百二十華里(一說一百二十里)；計由蠻夷司四十里到綏江，又九十里到屏山。蠻夷司至綏江一段，金沙江水，比較平穩，終年可通木船，行旅均循水道前去。綏江至屏山一段，夏季水大灘急，行舟頗極危險，船多不敢開行，因此祇可走旱路前去。冬季水枯時，則可坐船。此節旱路，俗亦稱九十華里，實則不過六十九里(最後由鱷魚溪至屏山的五里為水路)。除最後五里水路外，均在金沙江南岸，雲南省境行走(綏江即係

第五日(或第六日)宿野口
自此到屏山，水路五里，平常皆坐藤下去(終年可通木船)
第五日(或第六日)宿野口(終點)

漢省一縣。北津川流，沿江雖亦有路，但是不若漢境大邊山平坦，因此亦有人走。上游至漢境，至費夷司一段，多季水枯時，亦可勉強通航，夏天則不得不停。

上段所經費波與屏山間的節前大道，其路線方向，由費波與屏山一段，大體係向東北東行。自昌蒲田起，大部改接東北方向。過堤湖村，走水路穿過馬湖後，即轉至沙灣附近，沿金沙江蜿蜒行。在其左不西，岸溯之而下，大體向正北略偏東北，直到費夷司。由費夷司經綏江到屏山一段，則係溯金沙江東下。兩江在費夷司附近，惟九七度的大轉彎。

除以上所述由涼山出屏山的大路以外，另有一條路，更較要捷些。循該路自屏山入涼山，溯江而上，經費夷司至右角營，溯西寧溝（一名西寧溝）至金沙江的一條支流，在右角營流入該江，而上，西溯行抵西寧。由西寧溯西寧溝南走，經羅山溪（一作三羅三溪）至濫壩子，到三樓崗，合費波建通道。此路最捷，途中並不經過費波縣城。惟因夷患關係，今日不通。三十年十一月，王雨菴曾試由漢境循此路向費夷司走，結果仍未走通而回。

費夷司，亦稱一栗盤山，為涼山外國交通中心，可視作漢夷交界的一處重鎮。其處係屬屏山縣境，實屬漢境，向稱夷區。實際上以費波縣境山面積最大。迄今佔全縣十分之八。其次則為馬邊及峨邊兩縣。屏山縣境，夷患素輕。僅有西邊西甯一帶（沿西甯溝），時有夷人出沒騷擾。其餘絕大部份，則全係漢人世界，與內地無異。自費夷司作中心點，大路東去屏山，西南去費波，西北則可到馬邊縣城。最後一條路，兩天可達。其路線由費夷司溯中甯河（金沙江的另一條支流，在費夷司入江）北上，過中甯（一鎮）後翻過五指山（一作五老山），乃向西折，徑趨馬邊。自馬邊東北行三日，即達峨邊。峨邊在費夷司之北。此兩處間，尚有較捷的直接路，不需經過馬邊。

走該路自靈表司行，第一日五十里宿中都。第二日過五提山（上山路的三十里，下山五十里），共行一百餘三十里，方有宿場。第三日到總局，第四天仍向北行，即到老山（嘉定）。

非屏山到靈表司的路，除了述溯江面上的大路以外，另由一路，自屏山西北行，離江翻過老君山到龍州寺（一作「隆華寺」），乃由該處折向東南走，到靈表司。此路較繞，且老君山治安亦不太好，因此行人少走。

馬邊縣城，位在峨邊之南而臨縣東，兩城實僅隔一座藥子山。翻山過去，計程不過兩百多華里。然藥子山屬於夷區，此路久無人走，幾無已達難於通行的階段。目前交通線，係自峨邊向東北行，經紅花溪至沙坪，折向東折，溯大渡河至新場。由新場行至峨嵋縣城。前去經蘇溪（一作「蘇村」）到樂山。此段路由峨邊至樂山，共計程百零五華里。從樂山乘船南下，水路一百三十里到靈表司。自靈表司經採佛路，向西南行，經屏山縣屬之宋村，利廣等處，計二百三十里到馬邊。如此陸道走，由峨邊到馬邊水陸共計六百五十五華里之遙。較之直趨翻過藥子山（途經葛石坪，河口等處，入馬邊縣境）約遠三倍。如此看來，這條翻過藥子山的路，也有打通的必要。

前由寶波北行經西寧溝徑向西而去，到馬邊不足三百里，為一捷徑。比起走靈表司，中都的路來，路極嘆省百里以上，亦因夷患關係，行旅稀少。

昌德峨邊到馬邊，上述路線以外，另有一條小路。該路由峨邊至毛坪，計程一百四十里。自該處經樂山縣屬之寶波溪，銅槽山，及屏山縣屬之茨竹坪，鳳村，榮丁等處，凡行三百四十五里，到馬邊縣境之寶波。又行四十里，到馬邊城。全程總計四百二十五華里，較大路省去三分之一。

民國十七年的時候，二十一軍將其所轄此處屯墾事業，改組成營，由馬邊縣屬屯墾處。駕開發此

四縣計由正式成立馬路局。按年籌款八萬元，以爲軍款。籌款集四縣行政長官，以及人民代表，舉行會議，決於民力所能限內，俾本縣籌得四萬餘元，以作補助，計畫修築全長約二千四百里的公路。當時擬定第一期由綏德至馬渡第二期由馬渡至雷波，第三期由雷波至屏山，第四期由屏山至峨邊。此種計畫，結果成功，造福地方不小。可惜始終並未澈底執行。至今已成者，不過從爲至沐川之三百多里而已。

過去考察涼山的團體及其工作經過

學術團體之深入涼山者，進行考察工作，始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中國西部科學院所組織的考察團（考察計十人）該團由常陸慶，俞季川，施伯南三位先生率領，分地質、植物、動物三組，入涼山作地理的科學考察。當時參加人員，計有常陸慶等十二人。三組各占四位。這個考察團，於該年五月十一日，自北碚出發。七月九日抵雷波，接洽入涼山手續。延至八月五日，方得啓程入山。因爲交通困難，行李攜帶的關係，最後進入涼山者，一共僅七人。其所探路線，係由雷波走烏角，黑角之路，經拉米，翻黃米埂，到磨石（耶路那打）。由該處分數次旅行，東過美姑河，經竹黑到昭覺。西北至牛牛壩。北經羅蓋，穿過磨石坪大森林到峨邊。計在夷區考察，前後共約兩月之久。沿途採有地質及生物標本不少。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全體返抵北碚。歸來以後，常君等曾有一本通俗性質的報告書，名爲「四川省雷波峨邊調查記」（中國西部科學院特刊第一號，共一百二十四面；民國二十四年，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出版）。另外尚有專門報告數種。此事距今已十年。可是至今該次考察工作，仍是最爲澈底的一次。「雷波峨邊調查記」（絕版已久），乃是研究涼山問題者一種必不可

少的文獻。

此事以後一年左右，成都中央軍官學校師長張先生等六七位教育，組織了一個考察團，由以前在軍校讀過書的張勇學生引路，自馬邊出發，通過涼山，到雅安波。因時值夏季，雨水甚多，費時二十餘日始達。返後，草有整理涼山夷區的方案。呈繳中央。

二十五年，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營，派遺一考察團，由成都出發，經雅安波，由涼山西行，通過涼山到西昌。該團團員，共計三十餘人，由常務委員任副主任。

二十八年，管理中央庚款董事會所組織的「川康科考隊」，有一部份到涼山各縣考察。其中三位，由常務委員先生代為幫忙接洽一切，遂自西昌出發，到涼山到雅安波。參加此項考察團者，有留學專家馬長壽教授等。該團亦有報告書，情係非實品。

二十九年，四川省教育廳所組織的「川康考察團」，深入涼山各縣，作初步考察，並實施醫藥、宣傳、慰問，同時亦作考察工作。其路線由馬邊經西寧到雅安波，由雅安波深入涼山，並到雅海，峨邊，直至翻過嶺至漢源。此次考察，計有張天輔（即川康科考隊），徐益棠（金陵大學教授，留學專家）等二十一人。歸來後著有「馬邊峨邊紀略」一書（即「四川省政府邊區施教團報告書」；該團呈報，張雲波，毛篤如，柯象峯等編著，三十年七月出版，四川省教育廳發行），亦係此方面的第一手原始考察資料。

由此看來，作者在三十年夏季所率領的川康考察團，係在三十餘年考察涼山各縣後，才編成的第六個涼山考察團體。此六個團體中，最晚與川省教育廳所組織者，當屬劉德山涼山前信劉德山大小的涼山者，其未通過國定對而編成的團體，乃最遲之考察涼山團體。若這組考察涼山者，其考察涼山是

獨立了一個新紀錄。

國體以外，近年私人方面，進入涼山考察，或執行別種任務者，先後也頗有幾位。成都中央軍校
的毛參謀等，最初於民國二十三年入涼山，為該校招收黑彝學生。二十七年，一位馬專員，曾由雷波
經涼山到西昌。二十九年，王爾楷入涼山，到半牛嶺等處，為烏角邊民小學招生。金陵大學農學院畢
業生李元福君，於三十年春，由成都家作伴，入大涼山考察畜牧問題，會到費孝通等處。此乃其中較
著者。

我們這個團體於三十年八月由西昌通過涼山，到雷波以後，同年十一月，同行的王曉曉主任，又
由雷波，經丹巴、八七名，走三渡橋為道，過涼山返西昌。二十一年初，王氏二度進涼山，發展青年
團組織。同時該團曾與峨屏吧聖廟的一要人，曾自雷波入小涼山區城，作過一番澈底的調查工作。涼
山研究，到此可說是稍有眉目了。

(註中九)在此事以前二十餘年，民國元年的時候，四川都督府下，設有一「邊疆調查員」，委杜鼎
，何元龍，汪承基三人，担任此職。並派此三位，馳返雷波峨屏四縣，切實調查，研究
辦方案。杜氏曾當於同年，撰成一書「雷波峨屏調查表冊」一書，內附有一雷波峨屏邊疆略
一稿。然杜氏等去過的地方，限於邊疆說談，並未深入涼山。因此其作工作，尚不能
涼山區域的實際調查工作。民國八年以後的十餘年，夷禍甚烈，漢人自保不暇，根本
不到任何進入涼山的企圖。至二十三年，乃得有中國西部科學院之壯舉。

黑夷來源與其族名考證

我國西南角上，雲南東部以及南屬地方，僦夷分佈極廣。此項邊疆民族，以前漢人均稱之爲「僦」一作「獠」和「羅羅」。抗戰發生後，中央政府，以自邊疆民族名稱，均作大旁，含有蔑視之意，未令政府以平等對待國內各民族的原則，特頒明令，予以禁止。凡從前作大旁的此等字，由此一概改爲人旁。僦族名稱，自此遂改爲「僦」或「僦」，而「僦」與「僦」一名，亦逐漸次通行。此名以外，川滇兩省，俗語亦常稱此族爲「夷人」，川邊更常稱之爲「蠻子」。僦夷當中，對於「蠻子」，「獠」兩名，深惡痛絕。後者雖改作人旁，無補於事。原因為他們根本不識漢字，祇認此兩字含有侮辱之意，聽到就感覺痛恨。至於大旁人旁，聲音上毫無區別，當然不是他們所能辨明。兩名當中，對於「蠻子」一稱，尤所痛惡。儘到懂得漢語的僦夷，如果叫他此名，往往不憤以武力相對付。據說有些地方，夷人當中，以爲「蠻子」是指他們當中的強盜，所以對之如此痛惡。在另一方面，因民間習慣上的關係，喚他們爲夷人，是不會引起反感的。雖則「夷人」一名，當初也多少不免含有一點蔑視的成分，他們對此，倒不這樣想，反而以爲漢人應該這樣稱呼他們。如果叫他們「夷家」，「夷家」(川邊讀如「夷教」)，以「家」表示敬意，那就更高興了。他們對漢人尊稱，也是一「漢家」。如果更客氣一點，便稱「漢家色頓」，「色頓」(色頓)乃夷語中貴族(黑夷階級)的意思。僦夷話的黑夷，很喜歡人家稱他爲「大黑夷」。

政府曾經公佈，以後所有邊疆民族，一律皆稱邊民，以示平等之意。從政治眼光說來，此意固未嘗不好。從科學上說，則殊不見妥當。從實用上說，亦不爲方便。蓋此等邊疆民族，住在西南各省者，種類不少。概稱之爲邊民，含混籠統，無從辨別，極爲不便。對於研究民族學，語言學，等學問的專家，尤覺此辦法，大與科學原則相背馳。同時此等邊疆民族，語言文字，與漢文，亦極不同。根本

其名其多，甚至有誤會其爲含有侮辱性的可能。甚至不幸如此，則原來所糾正的事，反而變本加厲，未免更糟。考傣夷自稱其民族爲 *zong*，黑夷亦稱曰 *zong*。爲正名計，何不即就原音譯爲「撣蘇」。如此既無誤會可能，更無侮辱之意，豈不簡單省事。

傣夷屬於藏緬系民族。其人種雖與藏人及緬甸人均有區別，但其中關係，頗可尋求。他們的身材，大都比藏人矮小，緬甸人高大。從遺種看來，可說是介乎那兩種民族之間。傣族語文，一字多有幾個音節，頂音大都最後一個音節，文法倒裝（動詞置名詞之後，例如「吃飯」稱「飯吃」），皆與藏文及日本文相似，而與漢文不同。此點即可指示，傣族與藏族，或有同出一源的可能。至其與緬族的關係，則可從其流行的一種傳說，覓到例證。緬甸人與傣夷，均自稱爲孟獲後裔，以此自稱。緬甸歌中，以「八擒孔明」爲一曲好戲，其用意在於抵制滿人當中的「七擒孟獲」的故事。因類似理由，各支夷人，往往爭辯自承爲孟獲嫡系，以此耀眩。按孟獲本係西南邊地人，容或爲此等民族中的正份子。但傣族與緬族，發源皆遠在三國時代以前。其不能大部爲孟獲子孫，理甚明顯。大約他們之所以自承爲孟獲後裔，不過是英雄崇拜的一種表現，與漢族的自稱黃帝子孫相彷彿，並無其他深刻意義在內。

除自稱孟獲子孫而外，傣夷當中，關於其民族來源，另外尚有一種神話的傳說，說是天生三子，大兒子爲夷人，二兒子爲緬人（藏人），最小的兒子乃是漢人。天愛幼子，與以平原地方。次子與以邱陵地方。高山平瘠之地，則留給長子（夷人）。

傣夷爲我國西南兩上土著名族中人數最多者之一，其分佈在川康滇三省，尤以滇省爲多。其次則推川省瀘州地方。至於此種民族，是不自史以來，即在此處，抑係自別處移來，則尚待考證。中西專

家，對此曾有各種主張，意見始終未能一致。多數的人，以爲此族係自那處移來，竹書紀年，通鑑綱目，都說是蚩尤敗後，山北而南，後至西南，僻居山中，分成苗人及傣夷等西南邊疆部族。據李維先生在其所著「路南鄉土歷史大綱」(載「路南縣鄉土考察要」，楊一波編。二十八年七月，雲南大學附屬中學出版，油印本，非賣品)考證，滇省縣境的藏緬人(介乎藏人與緬人兩種民族之間，中有一支爲夷人)，大抵係自西北而來，西洋考據家，好幾位說過，傣夷是西方(例如藏緬交界處)來的，有些則以爲他們係自貴州西遷而來。在另一方面，有所謂：「土著說」，說傣僳原是中國西南部的土著民族。這種說法，可能性很不小。至少我們可以說，西南兩省的傣夷不一定全是由外面移來，其中有一部份，也許原是本地的土著。這種說法，如果不錯，則現在涼山區域的傣夷，即是漢時司馬相如所通西南夷的子孫。湖南，貴州兩省的苗族，大致原來住在平原山谷肥沃的地方，後來被漢人逼上山去。涼山傣夷，可不是這種情形。他們雖則始終佔有此片區域的全部，却老愛住在高山頂上，即令耕種地方是在山溝。

僳僳是一種安居樂業，以農業爲生，異常勤儉的民族。他們的性情，大都非常嚴肅，不苟言笑，此點尤以涼山區的夷人爲甚。他們白天在田中工作一整天，晚上回來，吃飽飯就睡了。唱歌跳舞，幾乎是絕無僅有。此與過游牧生活，豪放愛玩的西藏民族，正成一種顯明的對照。

雲南境內的僳僳，大部漢化程度已深。原來風俗習慣，亦說雖然無存。惟此部最近會理邊境，以及滇南一部份，則尚多少保持舊日情況。路南縣境夷區，亦略具此等氣概。至於附屬境內，以及川省的雷馬峨屏，則迄今大都保持固有狀態，就中尤以涼山區城爲甚。這些地方的夷人，很清楚地分爲「黑夷」與「紅夷」兩個階級。此種階級，在雲南境內的僳夷當中，不是各處全有的。其所以分爲

僕僕，都有這種制度，現在還不敢說。現在凡是比較近乎原始社會的地方，既然大都還有這種制度存在，我們可以想像，也許原來僕僕社會，都是如此。後來部份比較漢化，是頭制度逐漸淘汰。但是另外一種可能性，是當到有些地方的僕僕社會，具有此種制度，一直保留至今未變；另外一些地方，則始終未有此種制度存在。

「漢語」與「姓」一為研究僕僕問題兩種不可不研究的專門名詞。黑夷指僕夷當中的貴族（漢語稱為「色厘」）階級。名中「黑」字，並非含有任何特殊意義。（黑夷的皮膚，顏色誠然要比漢人黑些，但是所謂「姓」是漢人，並非黑夷與白。）「姓」與「色厘」小孩子的關係，是奴隸階級的稱呼，漢人與黑夷生而來。漢人與黑夷階級，每將「姓」與「色厘」稱爲白夷，更將黑夷與黑夷階級別稱爲「黑頭」及「白頭」者，其實此種漢人賜予的名稱，在夷人中間，從沒聽起「白夷」與「黑頭」與「白頭」等名詞，他們祇知道「黑夷」與「姓」。另外漢人與黑夷，還有兩種流行的誤解，就是以爲「白夷」或「姓」一即係被漢人帶去的漢人，換句話說，他們以爲所謂「白夷」與「姓」是漢人帶去的漢人，或者漢人帶去的漢人。另外一些漢人，將「姓」與「白夷」加以區別，他們說：新近據漢的漢人，稱爲「姓」。這個人，在夷區與被漢文結婚以後，隨着格德魯「白夷」與「姓」其實這說法，都是漢夷的。夷區裏面的「姓」與「白夷」部份，據他們轉變的漢人男女，或者漢人與漢人的子孫；但是極大部份，乃是一種夷人。從外表看來，黑夷多半長得高大漂亮，胸脯尤其比漢人寬得多。「姓」與「色厘」雖亦壯健，却要矮小些。大約除據漢人以外，所謂「姓」階級，也許是「黑夷」以外的另一種民族，在古代爲黑夷所征服者。「黑夷」與「姓」的關係，彷彿有點像帝俄時代的「地主」與「農奴」，階級是世襲與不可超越的，奴隸並可由貴族當作財產買賣。「姓」階級，

尤其像迄今仍在印度存在的「賤民」或「不可觸」(Untouchables)階級。牠與貴族階級的不同，一方面因社會階層的有別，一方面因爲種族上的各異。

涼山傜夷概述

凡是研究傜夷問題的人，不可不研究涼山區域。我國西南各省，傜族分佈雖廣。可是許多地方，他們早已和漢人雜居，失去本來面目。較者至步漢化程度已深，一切風俗習慣，大抵均從漢俗。傜族人數最多的雲南，大部便都是如此。本來漢族文化，遠較傜夷爲高。後者之被同化，毫不足奇。如果我們要研究傜夷習俗文化，最好是到清屬地方及雷馬峨屏去。就中尤以向來閉關自守的涼山區域，最爲理想的研究对象。幾千年來，他們當然不免多少受了漢人影響。不過比起別的地方來，那是比較很輕微的。從民族學上說，中國境內，真正的純種民族，可說是絕無僅有，即僻處西南各省山中的苗、侗等族，雜交程度，大致亦已不淺。惟有涼山，比較地可說是一處典型的純種民族區域。因爲這樣，涼山區域的研究，對於研究民族學，語言學，以及社會學的人，特別饒有興趣。這也是爲何我們選擇涼山考察的一種重要理由。

一涼山裏面。原來的「娃子」階級(一種漢人心，與據進去當娃子的漢人。雜交之事，亦頗常見。不過至少黑夷是極力保持他們的純粹性。在此區內，黑夷與「娃子」，爲截然兩種階級，世世相傳，永遠不能超越。漢人被擄進去，均被編入娃子階級，亦無注可以超脫。黑夷與娃子之間，根本不能通婚。黑夷男子，如果姦淫娃子階級的婦女，即認爲玷種族爲人所不容。如黑夷女子與娃子通姦，更認爲罪大惡極，雙方皆需處死。此種辦法，冷人想起來，都動魄驚心的。實在說來，涼山黑夷尚保持

種族組織，其理由與價值，皆和國社黨的「種族思想」，初無區別。黑夷要自尊大，自認爲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武士階級，而對漢人以及其他民族，則著手以蔑視。此與純粹主義，完全相似，涼山社會當作黑夷與漢子處於三種分定合作的階級關係。上層階級的漢人，不事生產，專以作戰與統治爲職業，而說是武士階級或統治階級。在另一方面，漢子則爲生產者或農工階級。這點與純粹德國的黨國哲學（主張意志高於一切），而企圖將波蘭捷克，法國，等等民族，變成德人統治下的主人，相差不多是完全相同。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純粹學說的流行，將要把世界引到那裏去。

雲南省境內以及寧遠越巂，冕寧，鹽源，鹽邊等縣的僑夷，漢化程度，大都業已頗深，稱爲「熟夷」。設是漢做不存在的，類皆集中在涼山區域。其中尤以昭覺，雷波兩縣境內，支派最爲複雜，人亦最爲強悍。其吹則爲馬潑，雞邊縣境的夷人，比較地還算最爲馴靜，支派亦最單純。雷波縣境夷區，均屬涼山區域。在該區居住的夷人，黑夷甚少，大都均係屬於大涼山區黑夷的「對子」。他們雖然被劫掠性，却仍不及大涼山黑夷那樣的桀驁。真正所謂「生夷」或「野夷」，即漢化程度最淺者，且與「熟夷」相對而言。其分佈地區，主要集中在貴茅壩以西，美姑河以東的昭覺縣境。

中國境內，別種邊疆民族，雖因僻處邊陲，過去政府未必能實際地予以徹底統治。然而此等民族，類皆在一區內自成系統，其首領可以統治全境。漢族將其征服以後，設立土司，土千戶，等等，主管職以資輔佐，由此得到間接統治，殊屬生效。僑夷區域，有些地方，也是這樣。越嶲縣境的僑夷，及歸化州和符約土司即是。不過涼山夷區，却非如此。他們中間，組織鬆懈，分爲彼此互不相屬的若干支，各稱某某家。據常隆慶先生考證，雷波縣境最單一的支派，爲「杜家」，亦稱「蒲田家」，即甘家與蒲田家之總稱。蒲田家之下，又分孔普，豆俄，石岡，立別，快兒，水陸，立亞，阿支

窮強悍狡猾。不易應付。美姑過去，耶路那打一帶，爲磨石家地。磨石家爲涼山中一小族。雖處生夷境內，素來生性和善，冤家甚少。（一）（二）有恩札家一家，與該家爲冤家。因此不但漢人（包括學術團體及普通商人）通過涼山，以備請該家作保頭爲安當。其人通過冤家地區，到街市上買東西的，也常請其作保。在夷區中，磨石家可稱最得人心，同時他們也是比較傾向漢人的一家。過磨石家再往東行，直到黃茅墳下一帶地，主要地是阿侯家的勢力範圍。此族在涼山深夷中，人數最多，亦最凶悍。殺人越貨，乃其慣技。黃茅墳附近，除臨時羊圈外，普通不往有人。此族四周，則有各支黑夷散布。西面有阿祿家，北面有阿侯家，南面有沙馬家，東面有吳齊家。吳齊（一作「木七」），「吾奇一」，或「阿着」）（一）家與風者家。（二）以外人口最多，性情強悍的大支，殊屬可畏。其盤踞地區，主要地是在黃茅墳以東，逼近山頂一帶的小涼山地區。該區另外尚有浦齊（一作「補既」）家，則頗和善。下山走到黃茅墳附近，有胡家黑夷，頗爲馴良。以上種種，乃是作者所知的事實。（三）涼山偏夷，可說是一黨散沙。吾家黑夷之間，雖有大小強弱之分，但係互不相屬。弱支對於強族的意見，雖然有時事實上不得不將就。可是至少在理論上，他們乃是完全相等。誰也不服誰，無所謂中心組織或統率關係。一族（家）之內，各房亦係互相獨立。不過其彼此間的關係，比起各家之間，更爲密切得多。住在一族之中，比較年老多能的，一位黑夷，成爲大家默認的一位自然領袖。雖則並沒有人賦與他一種正式的權利或統率權。他始住在耶路那打的磨石鑪哈，可說是磨石家的一位這種領袖，可作該家對外代表，參加漢官召集的會議，或者各支黑夷間的協商。

涼山夷之區中，各家夷人所住地方，皆有一定範圍宛如一種獨立的小國一般。同支夷人，互相周濟照應，關係頗爲密切。遇有他支欺侮，即行團結，聯合作戰。不同支的黑夷，若係兒女姻親，其互

助。其間亦屢見遺囑。若係漢不相關的兩支夷人，其習俗互不干涉。萬一不幸而爲冤家，則鬥爭不已，宛似敵國。惟一的時候，能令涼山區僥夷全體團結着，歐陽氏與漢人。此時暫時忘記冤家盡棄前嫌，團結一致對外，大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氣概。各家合作方法，係由其領袖人物會商，以一種會議形式，決定一切措施。這種情形，可說是涼山夷區一種原始的民主政治。本區夷人之所以不易弒股，一部係因其能作此等團結而來。這點固是漢人所應當學的。然而僥夷逐漸進化，此等美德，亦漸趨消滅。鄰近漢人的地區，近來有些僥夷，互相傾軋爭持漢人，以期達到其打倒冤家的目的。此種情形，漢人官吏，往往利用之以收漁翁之利，藉此收拾夷人。實則此等變壞了的民族性，殊不啻「桂已直辱」。予以鼓勵。無論如何，這回事在涼山夷區，是得不到的。他們還沒有染上許多漢人常有的壞習慣。

僥夷生活略寫

涼山地方，過於高寒，出產殊欠豐富。加以僥夷文化程度甚低，不知如何盡量開發。因此他們所過生活，乃爲一種原始的艱苦與簡單生活。其與一般邊地漢人生活水準的差別，甚至超過後者與歐美人士所享受者之差別。他們所過的生活，至少是相當於幾百年前的中古時代。我們甚至可以說，說他們過着一種近上古時代的原始生活，乃是更近於事實。目下在西昌城，若干人正在作一九四一年的享受，在另一方面，東邊不遠的涼山區域，夷人却在過着幾千年前的簡陋生活。四川邊地，素來有一句流行的俗話，說是一「打開萬石坪，世上無窮人」。大約原來編這句諺語的人，其用意純在鼓勵漢族深入夷區。後來訛傳，涼山中富庶異常。在其中的萬石坪，金銀財寶，堆積如山。若能不顧僥夷

強悍，邦連那裏去，所得財富，可以用濟慶園之入，將寶物從世界上趕出去。另有一說，則謂萬石塚地方，發展開闢極廣大的田場，其庶庶穀穗參差，可供巨獸的入食用，其實這些穀物，及是雜糧之類，與事實完全不符。萬石塚確在山崩石家夾擊中絕跡。其地五穀，常隨塵埃生，在往曉邊道中，越過此處，或發現所謂寶物的舊塚，不過是一片荒野的大森林，不但沒有財富，或者有用，甚至連火燒都洩氣。以前傳說種種，不過是一種神話罷了。

人因當地高寒的關係，涼山區，祇有極少數地區，可種稻子；且其所產，亦係紅米，製成涼河及西溪河沿地，以及竹黑糯米，可稱爲涼山中的兩米區。兩區既屬不多，夷人嗜米，不如漢之甚，因此保裏所食穀物，米占殊不重要的地位。即在產米的地方，也往往將米留起，賣給漢人，或則留以款待「漢家僑民」。他們平常所吃，主要是地乃是蕎麥，燕麥，包穀，三種糧食，以及洋芋。包穀是在海拔較低（多半在三千七百米以下）的丘陵地，燕麥則長在高山（大都在海拔二千五百米以上）。惟蕎麥則在涼山區域，除邊緣低地外，幾乎到處均可種植，因此較包穀及燕麥尤爲重要。食用方法，蕎麥與包穀，都是磨成粉子，做成巴巴吃。蕎麥計分甜蕎及苦蕎兩種，以甜蕎爲貴。苦蕎做成巴巴，吃下略帶苦味。在產有燕麥的地方，燕麥成爲貴族食品，麥則是平民口糧。燕麥的吃法，與蕎麥及包穀有別，而與西藏人之吃青稞麥子相同。法將燕麥炒熟後，磨成粉子過後，所得產品，用作乾糧，稱爲炒麵，相當於西藏人的糌粑。吃時用水調着吃，與藏人吃糌粑，原則相同。惟用以調粉者，不是熱茶，而是生水。至於洋芋輸入涼山，不過二十年前事，今則已成爲此區一種重要食品。我們一羣人，於夏季過涼山，終日吃的是薯巴洋芋，覺得異常單調，生活艱苦。（甜蕎做成的薯巴，略帶甜味而不苦，較之用苦蕎者製成者爲佳。甜蕎只能在較低地帶生長，因此種植較廣者，乃是苦蕎。）但在夷區，

此季已是黃金時代。夷人不知儲蓄。此等糧食，夏季即行吃完。到了秋天，糜豆成漿，運渣子同糞食，稱爲「連渣腦」。一入冬季，則大都不得不食蘿蔔菜以爲生。春天在全年當中，吃的方面，達到艱苦的頂點，僅將苦蕒葉作成巴巴以充饑。

涼山僥夷，終年勞苦。每天却祇吃兩餐，一早一晚。早飯真早，吃好便下田。日間漫長的一天，大都一點飲食也不進。偶爾有人帶着巴巴去作午餐，但此事可說是例外。天黑工作完畢，回來吃二兩晚飯，到下去納頭便睡。第二天一早起來，又稱鹽子推磨一袋，重新開始這種刻板式的生活。夷人幾乎終年素食。此與蒙古人的專吃肉類而不吃蔬菜，正處相反的地位。其不飲茶而專喝生水，則與藏族成爲對映。對於酒精等類，他們却和其他民族一樣地欣賞。吃肉在夷人當中，是一件罕有的事。遇有節日，或節餘來到，方知嘗之。除外則祇當和婚喪大事，方纔宰牲以饗客。食鹽在涼山，最爲珍貴。即當感感宴客，亦往往請客及擲鹽巴巴。偶爾從漢尼處換來一點鹽巴巴，大都吝着不吃。好鮮蔬起來，隔幾天，或三五天，便將所養的羊，或羊羔，不吃了，則易病，以至於死。對其財產發生一極直接損害。所以那族他們寧願自盡受罪，卻不願來吃羊。而據說涼山每年所吃鹽，不到一兩，真是驚人。地帶以西，那族最爲重要，都說其爲入生最重要的營養補劑之一。其味鹹，是不行的。我們從來走過涼山，那族那半年，並未盡過鹹鹽巴巴，結果後來仍然感覺吃鹽殊嫌不夠。然而吃鹽吃得這麼少的夷人，至極健康，面上看來，切是強健健康。此點甚爲難解。大有前種礦物的價值，與那些遠處邊疆民族，腳食殊勝特別，而且異常單純。如果說他們中階的代表人物，拿來作生理化學方面比較試驗，例如新陳代謝試驗等，其結果一定有很高的科學價值。這是一件國內科裏實應從事研究的事。

涼山夷人，雖難吃得驚人地少，但那是因爲來源枯竭的緣故，並非表示他們不愛吃鹽。實在地

說，夷人比起我們來，還要愛吃鹽得多。對於他們，鹽是太可寶貴了。一小塊鹽，有意或者無意地掉到他們手裏，他們便會拾起來嚼食，正和我們吃巧克力糖一般。看看這種情形，夷人真是怪可憐的。

講到衣的方面，涼山中不產棉麻。所用布匹，皆由漢人區域販入。布與鹽巴，乃是夷區輸入最多，而且決不可少的兩種物品。其自造衣料，計有兩種，皆以山中所產羊毛作原料。此項製品，一爲氈子，係將羊毛壓緊而成。更重要的羊毛產物，則爲一種毛織品，夷婦自織的粗呢，稱爲毯子。製成耳窩，即多係用此種毛織品。婦女所着長裙，亦用此作料子。十歲以下的夷人小孩，無論男女，類皆一絲不掛，亦不怕冷。十歲以後，乃着衣裳。男子裏面穿的，是一套藍色的棉布褂褲。顏色比較喜歡毛藍（一種深藍色），不喜二藍（淺藍色），尤不喜白色，雖其易購。款式與漢人所着者相似。個個腳極大，寬約二尺，穿上後初看幾像裙子。因布過於稀少，衣服破後，即各自行縫補。涼山夷人，無論男女，見人即討針線，係以此故。此項褂褲之外，披上一件狀似半蓬的擦耳窩。富人與窮人的衣服，品質上並沒有多大區別，而是用數量來作標識。最窮的夷人，至少有一件擦耳窩。無論冷熱，絕大多數時間均將此物披在身上。富有的人往往蓬着披上兩件擦耳窩，有時甚至三件。各件長短不同，越在外面的越短。他們這樣蓬着披上兩三件擦耳窩，並不是因爲特別怕冷，而是因爲要表示自己比別人多一件或兩件擦耳窩。以數量代品質表示富有，彷彿是我國許多邊疆民族共有的習俗。

至於夷人婦女的服裝，則與漢人殊有區別。上身大都着二件布衣，多開大襟，亦有對襟者。下身繫上一條毯子做成的百摺裙，長拖及地，有類十七八世紀歐洲婦女所着長裙。外面亦披擦耳窩，與男子無別。上身所着大襟衣，樣式殊似前清末年滿洲婦女所着。較者說者，袖口滾以桃花白花邊。富人婦女，將兩三件這種衣裳着穿，意外愈短，露花邊，以事眩耀，其理由與男子多着擦耳窩相同。

無論身上穿得怎樣講究，儂夷不分黑夷娃子，亦不問男女老少，底下一律是赤腳，從來不穿鞋襪，連草鞋也不穿。他們並不是不知道草鞋的好處，祇是穿不起，所以練成了赤腳大仙的本事。上文已經提到。涼山區內，交通辦法，幾乎全仗步行。路既不修，橋又沒有。在這種常常露出石子的路上，光着腳丫子走，決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幸虧他們早經練慣，從小就是赤腳，向來不會穿過鞋襪，所以還不要緊。大致他們或者嫌們的腳底板皮，全都走厚了，據說夷人將漢人男女擄去當娃子以後，第一樁事，就是將他們的鞋襪拔掉，不管是否天足。硬逼其馬上赤腳在地上走，這樣使其與夷族同化。

擦耳窩對於夷人，具有雙層的功用。白天當作外套穿，夜間當作氈子蓋。無論家居或者旅行，他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行李鋪蓋。這樣使他們的旅行，輕鬆得多，除開是所運送的貨物，他們走路的時候，差不多什麼也不用帶。至於偶爾爲自己或別人帶點東西，普通大都不過輕輕的一包，很容易地就消消。看見漢人晚上打開鋪蓋睡，他們覺得非常稀奇。遇有此事，馬上就會圍攏來看。他們睡覺方法很簡單，身上所披擦耳窩，反正是一天到晚不離身。夜間睡下，完全不用鋪蓋，就把擦耳窩緊緊地將身子一裹，頭往裏面那麼一插，便呼呼地睡去。這種辦法，無論男女一律採用。也不管家居露宿，所睡的是乾地還是濕地，全都是這種作風。擦耳窩對於夷人，真是無上的寶貝，白天遮雨避風，禦寒避日；夜間則成爲鋪蓋的替代品。不過這種辦法也祇有夷人能做到。他們身體壯健，比較地不大怕冷，從小也煨煉慣了。對於寒冷潮濕，全都不甚介意。要是漢人像他們一樣過活，披著擦耳窩在戶外露宿一夜至少也要冷過半死。

儂夷雖不怕冷，却很怕熱。對於這點，滇省有些地方的夷人，可稱例外。涼山區的夷人，則沒有例外，全都異常怕熱。一在濕熱的地方待下，馬上就容易生病。他們和牦牛一般，乃是一種慣居高山

地帶的種族。不負成語氣候，雖忍受。在夏天海拔一千二百六十米的雷波城，他們也覺得無法可以住下，甚至在氣候非常溫和，海拔一千八百二十米的西昌，還忍受不了。這種人真可說是全世界最害怕的種族了，因為如此怕熱，夷人居住的地點，大都挑選高山頂上，或者至少在山腰。住在河谷平原的人家，比較稀少；雖則河谷肥沃的土壤，用之以種農作物。這種選定住宅地的習慣，與漢人恰巧相反，倒是怪有意思。漢人爲着省力起見，作了一天苦工，多半不願再爬山。夷人却不然。太陽西下以後，自田間歸來，爬上壁陡的高山，回到那高寒的住宅，他們覺得是一件快樂的事。

傜夷住宅，無論貧富，也不管是黑夷還是娃子，建築形式大都全是一律。房屋異常簡陋。貧富主奴之間，品質上也沒有多少區別。黑夷所住的，多半比娃子住宅要大些。講起建築形式來，他們所住房屋，是一列三間房子，相當於北平所謂三間房，其大小則約與北平房子的廂房相當，高等與普通平房相等。房頂蓋的是兩板（窄條未上漆，亦不太平整的木板）。完全與鹹式房屋相同。外牆用泥土築成，與漢人的墻下房子一樣。三間房大都並不隔開。祇有比較富有的黑夷，纔將一間用簾席隔開，成爲主人臥室，三間當中，照例中間一間，爲廚房，飯廳，兼客堂。左右一間爲主人住處。其他一間則夜間關牛馬。廁所根本沒有，大小便隨便出外舉行。西藏人住宅，人多住在樓上，樓下純粹拿來關牛馬，兼作廁所。傜夷更要簡陋些，實際可說是牛馬與人同居。屋內並沒有正式的樓。不過左右兩間，類皆以細竹排作樓板，成爲一種矮矮的吊樓，用臨時梯子上下。這種吊樓的功用，主要地是用以備存糧食。客人來了，也招待到上面去睡，否則就睡在中間那間的泥地上。讓往吊樓上睡算是比較客氣，不過未免有點不太安全。弄得不好，就有將樓板壓壞，人掉下來的危險。涼山旅行經驗當中，我們總是寧願睡在地上。

傜夷屋前，都有一塊小平地，爲日間休息之所。他們的房子，專門預備睡覺用。當中一間對外開有一扇門，此外別無門窗。窗子在夷區中，根本是一種不存在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屋子裏面，白天也很黑暗。待在裏面，很不舒服。所以日間他們遊息起居，一切活動，都在外面。屋前這片小坪，成爲活動的市中心。非到天黑，不進屋子裏去。夜間在屋裏，也不點燈。就借「鍋莊」的火光，吃一頓晚餐，飯後便倒下睡了。娃子終日在田間工作，非到天黑不回。黑夷雖用不着下田，但是模樣都不動手，非等他的娃子回來不行。因此在涼山旅行，到人家住宿，或者甚至訪友，不可太早。到得太早了，娃子家根本沒有人。黑夷雖或有人在家，但是沒有娃子招扶，也很不便。本山習慣，是無論如何設法挨到快要天黑，方到人家，免得使主人爲難。如果發現時候實在太早，不妨先在路上睡個午覺，挨到日落西山的時刻，方始到達地點。當然略爲早一點，在習慣上是許可的。不過在那種情形下，切記不可闖入主人的房子裏去，祇可在屋前小坪上停下，因為那坪正是自天主人款容的住所。

傜夷房子裏面，傢俱可說是根本沒有，用具也簡單遠於極點。床鋪椅子，棹子板橙，這些木器，在夷區根本是不存在的東西，比較富有的黑夷家，也許放着一隻或兩隻木櫃，裏面擺着盛炒麵的器具，吃飯用的木碗等日常用品，以及他們認爲傳家之寶的各種東西（例如政府所頒發的）。這種木櫃，乃是在夷區當中所見惟一的木器。中間一間比較靠近後牆一點，開有一隻火坑，形狀多半幾作方形而略帶長方，但是也有作不甚規則的圓形的。火坑裏面，豎有三塊石頭，成三角形，稱爲「鍋莊」。其上架有一隻大鐵鍋。鍋莊的設備，傜夷與藏族，習俗相同。不過藏人是用鐵製三角架支鍋，傜夷用的是三塊石頭，同時藏人祇在鍋裏煮茶以蘸糌粑，傜夷則除「炒麵」用生水調食外，其餘各種食品，皆係煮熟了吃。在另一方面，夷人從來不喝茶或開水，口渴時便渴生水了事，這點最不合於衛生。

原則。普通夷人家庭，鍋莊石就是用的三塊普通不規則的石頭。富有的黑夷，則往往將這幾塊石頭，雕琢得很整齊，並且刻上圖案花紋，頗屬美觀。無論如何，鍋莊在夷人家中，認爲神聖的東西，如果不知道這點，偶爾大意，將腳跨過鍋莊，或者將濕襪子掛在上面烤，必然引起嚴重的抗議，甚至動起武來。同樣地，屋中靠後牆放着的木櫃，也是不可侵犯。

夷人吃煮熟的東西，這點總算比藏人進步些。他們吃東西時所用工具，亦較藏人完備一點。碗以外，還備有筷子和「馬什子」（一種長柄的圓形小木頭，當作調羹用）。鍋莊上煮着煮東西吃的鐵鍋，鍋特別大，直徑約有三尺左右。夷人不知冶鐵，鍋是漢人賣給他們的。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生計，已經漢化了。火坑裏燃的柴，和漢人一樣，他們對於森林祇知砍伐，不知保存培養。多餘地方，大樹早已砍光。現在祇好拾取零星枯枝，拿來當柴燒。在人口甚稀的涼山，燃料問題，刻已認爲嚴重。

僥夷習慣，亦喜聚居。涼山當中，孤獨農莊，並不多見。凡是農產較豐的地方，大都聚族而居。三五家，十餘家，或者多至幾十家，造成一座村落。這些僥夷村莊，與漢人村子不同之處，計有三點：第一，僥夷村莊裏面，住戶全是地主（黑夷）和農民，絕對沒有商店。第二，僥夷村子的房屋，其彼此間的距離，普通都比漢人村莊大得多，有時往往散得很開，兩座房子甚至可以相隔兩三里。夷村內，根本沒有正式的街道，即以原來人跡走成的路爲路。至於用石板等鋪成的街，更加談不上。

因爲文化程度太低，夷人完全不知愛好清潔。屋子內外，終年不掃。掃把根本是一件在夷區找不到的東西。衣服一年到頭不洗。惟一使衣服洗乾淨一點的機會，是當他們在外行走或在田間工作的時候，雨淋下來，不費他們絲毫之力，多少將衣淋洗一番。無論男女，僥夷終年不洗澡，不洗臉，而且

根本對此不感覺需要。大約是生活太苦了，根本顧不到這些。我們此次在夷區半月，也就開始失去洗臉的習慣。要說夷人不喜歡洗澡，却也並不見得。每逢涉水過河，或者游泳過去，水如够深，他們往往會將身上衣服脫去，在這裏面洗一次澡。對於女子，這種機會很少，所以她們身上，尤多惡臭。即令濃裝，一般漢人。對之也不免退避三舍。其實黑夷男女，面龐身材，許多都長得不錯，男子尤其魁梧雄壯。如果將他們好好加以教育，告訴他們怎樣講求清潔。結果他們的儀容，必不在漢人之下。

裸夷男子，皆在頭頸前而部份，右額之上，蓄着一片方塊的頭髮，長約三四寸，不予剪剃。有時這片頭髮，長到可以結一個小辮子。此撮頭髮，稱爲「天菩薩」，爲其全身最尊嚴的部份，不容他人亂摸。萬一誤摸必致勃然大怒，認爲莫大侮辱，不惜與摸之者拚命。此等事於入境以前，不可不訪風問俗，以免引起糾紛。「天菩薩」以外，頭上其餘部份頭髮一起剃光。有時不是每次將其剃光，祇將下面一圈剃去，而在「天菩薩」四周，留下一圈短髮，蓋在頂上，有點像戴上一頂睡帽一般，這也是裸夷一類特徵。婦女皆蓄頭髮。通常從頭頂當中分開，結成兩條辮子，繞盤頭上。男女出門，頭上多戴尖頂斗笠，或將其掛在背上行坐不離。裝飾方面。裸夷無論男女，皆愛戴首飾。男子皆穿左耳，女子兩耳皆穿。耳飾普通爲蜜蠟珠，較富者用珊瑚，瑪瑙等。此外有些用銀線。女子富有者，亦戴耳環。無論如何，女性多少非戴一點貴重的耳飾不可。至於赤貧男子，則有時左耳上不過穿一根黑線或者竹棍了事。婦女手上，許多並戴上銀鐲和銀戒指。黑夷男子，往往也戴上此等裝飾品。愛美的觀念，在他們當中，從此點顯然流露出來。

涼山保夷的家庭與社會制度

關於涼山保夷的政治與社會組織，上文業已略於提及。關於社會組織方面。最可注意的一點，是在他們當中，有「黑夷」與「娃子」兩個斷然不可超越的階級。這種階級制度的嚴明，為全世界所罕見。兩個階級，絕對不能通婚，或者發生任何性交關係，這點上文已經說過了。但是黑夷對於娃子，尊卑之分，並不限於此點。有人說，涼山裏面的黑夷和娃子根本就打不起架來。黑夷打娃子，認為將手弄髒，有辱尊嚴。就是主人要懲罰自己家裏的娃子，也祇有叫別的娃子去打。萬一娃子打了黑夷，社會上便會將此事認為觸尊犯上，罪大惡極，非將打人的手斬去不可。

黑夷自居高貴，對娃子如此賤視，何以娃子始終並不反抗，這是研究社會問題者一宗值得研究的事。分析起來，娃子之所以不事反抗，可有以下幾種理由。一，娃子階級，本是世襲。這種階級的男女，坐下來即是奴隸，自小奴性即已長成。社會上的傳統制度，照例也不是一件容易打破的事。第二，他們文化水準太低，教育更是談不到。因此獨立自由的思想，無從養成。互相團結，來作階級鬥爭，更是夢想所不及。第三，黑夷與娃子，雖則社會地位，極不平等，階級懸殊，絕對無法超越。然而經濟上與享樂上，娃子取得待遇，遠較其他民族社會中下層階級所能得到者為平等。這種多少含有社會主義成分的辦法，乃是維持涼山夷區不平等階級制度的主幹，娃子所以未曾發生革命之最重要的理由。一般老百姓所最需要的，在任何社會，均在於生活安定，安全有保障。具體一點地說，黑夷雖自命高貴，其在生活的享樂，並不較娃子高出多少。例如一位黑夷，邀他所轄娃子，來家聚餐，自然主奴關係，分得很清楚。娃子皆不得與主人同席，而祇可與其他娃子，同坐進餐。可是不分主奴，每

席所吃東西，完全一樣，並無分別，與別處情形相比，迥然不同。這種平等的享樂，當然使做娃子的心裏感覺舒服。同時黑夷家裏，平素過日子，也過得很儉省。偶爾貴賓（例如漢官）到臨，設宴招待，或逢婚喪大事，款待親友；主人亦必將全體娃子招來，大家分享美味，經濟方面，娃子可以自置田產，自行耕種，而且不需對黑夷納稅，其對於主人的義務，主要地每年替主人耕種若干天，不取代價。其他年節餽贈，婚嫁送禮，自有一定習慣，此亦人情之常，對於務農爲生者，此等捐負，殊屬輕微。一般娃子對於黑夷主人，除階級上的不平等與不可超越性以外，宛似漢人當中佃戶與佃主的關係；這是此等佃戶，對於主人，祇盡作義務的勞動服務，根本不需納租，亦無政府向之徵稅。如此漢人地方，也有這種制度存在的可能性，恐怕許多農夫必然會甘心情願做娃子。當然少數常用在主人家伺候的娃子，沒有以上所說的那麼自由。不過這類娃子，大都在主人面前得寵，他也住在主人家裏，而且他們白天仍然可以種自己的田。表黑回來，方始替主人燒飯打雜，同時吃却是吃主人家的。在另一方面，黑夷雖則不重生產，有娃子替他種田，有娃子招呼，可是他對於所管地方以及娃子，負有保護的責任。假如有入欺負了家裏的娃子，便以爲那是侮辱他本人，不惜拚其生命財產，作猛烈的鬥爭。上面已經說過，黑夷與娃子兩個階級的相互關係，有如武士與生產階級，後者從事生產建設，以維持社會全體人士的生活，前者則與戰爭爲職業，專門對外鬥爭，以求保護全體的安全。使其領土與財產不致受他人侵略。黑夷數目較少。因此對外作戰的時候，自不得不動員全部或全部娃子參戰，以增強其實力，不過策畫戰略，領導作戰，皆由黑夷負責。而且在衝鋒陷陣的時候，負指揮責任的黑夷，往往身先士卒，誓不顧身，發揮他們那種勇武的美德。亦是娃子對於黑夷主人，爲何如此心悅誠服。甘於作忠心奴隸之一種重要理由。

涼山社會之含有一種原始的社會主義，還在另一方面，流露出來。在此區內，同支夷人（例如同是磨石家），經濟上可以有某種程度的不分彼此。一位黑夷，跑到同支的人家裏，可以長期作客，吃住全都不需代價，如得其主大許可，即可到同支黑夷某乙家裏去吃住。不過涼山夷人，類皆勤儉，自願自食其力，所以此等事極少。可是偶爾有事要旅行，這種制度，對於旅客，倒是非常有幫助。不屬一支的夷人，關係較疏。然而祇要彼此不是冤家，到人家就食，雖則不能長期不付代價，至少短期不成問題。惟有漢人通過，對於食宿，習俗上非付相當報酬不可。

黑夷對於所轄娃子，且有絕對的管制，有時甚至可以因喜怒而對之發揮生殺予奪的威權；而娃子對於主人，則祇有絕對服從，絲毫不得反抗。此家娃子對於別家黑夷，亦需自己明白階級尊卑之不同，對他予以例有的尊敬。如果一位黑夷，對於另一家的娃子，有所不滿，他是不屑以那娃子爲交涉對手的。他的辦法，或者叫自己的娃子去交涉打罵，或者直接向那家主人提出抗議。在某種意義上，娃子是黑夷主人的下種財產。後者高興的時候，可將娃子任意買賣或者贈送。此點與帝俄時代的農奴，頗有相像的地方。不過俄國農奴，附屬於地主所轄土地，隨地地一同轉讓。前條裏的娃子，自有其田，但是仍係主人所能處置的奴隸。由甲家賣到或送到乙家，一位娃子的宗主權轉移，地却仍是娃子自己的，甲乙兩位黑夷都無權分享那地的出產。（當然這位娃子原在甲家時所耕的田，是主人分給他。長期耕種的。娃子轉手以後，此片地的最後宗主權，亦隨之而轉讓乙方。其與別處情形之主要不同點，在於娃子對所耕地，不向主人繳納租稅。）同時還有許多娃子，（多半是新擄來的）根本沒有地，就在主人家當聽差。這種人的買賣，就和普通販賣奴隸一般；買主得娃子，買主得銀子。買賣以外，娃子的轉移，主要地是在黑夷嫁女時，將娃子當作一部份的嫁奩，以之遺嫁。

以前所說任意生殺與買賣醜賤，乃是娃子制度最壞的一方面。比較光明的方面，是一般主人，對於所轄娃子，大都愛惜。自己有什麼東西，常會分給娃子。碰到婚嫁或者喪事，主人總得送禮。如果實在太窮，無力舉辦此等人生大事，主人還得資助，或者甚至全部負責。此與其他封建社會中主人對於家奴的愛惜，大抵相似。

涼山夷區娃子制度，無疑地是一種早已過時的殘餘封建制度，現在亟應予以剷除。但是該項制度，劣點雖多，優點亦有。其所以至今尚能存留，一部份理由，即蓋於此。近來許多人，祇知提倡解放白夷（「娃子」），或者領導他們對黑夷革命。殊不知大部份娃子，對他們目前所遭受的命運，相當滿意，並不願意有任何改變（對於這點，被據述去當娃子的漢人，當然是例外。）不但叫他們革命，是一件辦不到的事。甚至勸他們逃出夷區，脫離黑夷的統治，也不聽從。其實這也難怪。夷區裏面，在現行制度下，他們誠然處於一種奴隸的地位，可是生活不成問題。跑到外邊冷酷的社會，吃飯馬上難於解決，對他們也無人關心。餓着肚子講自由，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整理夷區，必需計畫一種妥善的經濟與社會制度，去代替目前的娃子制，方可生效。否則徒托空談，不但不能改善夷民生活，反而有加深他痛苦的危險，結果一定行不通。

涼山裏面的娃子，亦有等級之分。特別具有才能的娃子，或與主人家世代關係甚深者，可由黑夷主人，拔擢出來，讓他管家，稱爲「當家娃子」。所謂當家娃子，一個主人家裏，祇有一位。其地位較之一般普通的娃子，高出一等，可稱爲娃子當中的領袖。這種娃子，住在主人家中。許多黑夷家裏，準備餐食，掌管烹調，往往亦由當家娃子兼職，因此亦稱「鍋莊娃子」。另外有管家裏，當家娃子與鍋莊娃子，分理兩人担任。在那種情形下，鍋莊娃子的地位，不若當家娃子之高；但較一般娃子，

仍然更高一等，原因是他乃主人親信。擄入涼山的漢人，因其智慧高於夷人，往往短短的幾年之內，升爲富家娃子或鍋莊娃子。黑夷的娃子（所謂「白夷」）亦常出來擄漢人作娃子。此種娃子的娃子，當然較普通娃子更低一級，所以叫做「三深娃子」，意指娃子當中的第三等。

黑夷貧富，大都以所轄娃子數目計算。多者可至三四百。在這種文化異常幼稚的夷區社會裏，勞工的供給，當然是開發土地，增加糧產的主要因素。涼山夷人之所以尋求更多的娃子，其理由主要地係在於此。夷區裏，千百年來，固有娃子階級，子孫世代相傳。不過涼山境內，人口根本稀少，來源不見豐富。補充或擴張娃子人數的辦法，祇有出去擄別族男女。恰巧此區四周，全由漢人居住。因此被擄進來的，全是漢人。這種事情，多年來早已成爲夷人習慣。現在仍然繼續，並未減少。有人說，被擄入涼山的漢人，迄今一共已有好幾萬（不過此項數目，也許是誇張的），目下每年仍有不少人被擄進去。按照籍分配，擄進去的人，以雷波縣爲最多，其次爲雲南省的永善縣。此外馬邊、峨邊、越嶲、西昌等縣，亦均有代表。擄去以後，如係一家人或同一村子的人，首先將這批人拆散，分送各處作娃子，以防其結伴逃逸。擄來他們的人，最初成爲他們的主人。隨後那主人將這種新編的娃子，當作商品一般販賣，換來銀子使用。如此輾轉販賣，漸次販入深山，以後便無法可以出去。有些竟會賣穿涼山。由雷波擄去的最後販到西昌。人被擄去以後，家裏人如果知道他或她的下落，可以輾轉托人去贖。對於這種交易，夷人祇要觀銀；而且所索代價總比涼山裏的市價高出幾十倍。

在若干方面，涼山社會，很奇怪地，兼具東方與西洋社會的特點。夷人家裏的兒子，結婚以後，便與父母分居，自行組織小家庭，這點極似西洋風俗。家庭組織，爲一種父姓中心的社會，家長相當專制。兒女擇婿，多由父母作主。選擇原則，注重門當戶對，往往以財產爲準則，造成一種買賣式的

婚姻。此等情形，乃是典型式的東方社會。對於婚嫁，女家所索聘金甚重，且夫體以女家財產作比例。因此夷人娶婦，常致傾其全家積蓄，甚或負債終身。許多人以此故，一生無法結婚。爾帶結果，即爲產生「兒死弟妻其嫂」的「聽房」制度。凡此種種，未免對女性過分蔑視。然而在另一方面，裸妻對於女子，却如西洋人一般，極端尊敬。這種矛盾的現象，真是怪有意思。一家之內，男子享有極嚴重的無上威權，實質上則權柄往往操在主婦之手。社會習慣，男子對於婦女，異常恭敬。此乃西洋式的文化，與中國以前漢族情形，截然不同。例如黑夷雖然看不起姪子，對付女性的姪子，總要比男性客氣得多。兩家黑夷，打冤家打得不開交，一種可能停戰的方法，是有一位黑夷女子跑到對敵的鬥士當中，將裙子舞一舞，雙方便可暫時罷休。如果這樣還不停，那位担任調解的女子，即將認爲最大侮辱，但而自殺，如此冤仇更加結深。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担任此等調解工作的女子，不一定要第三者。交戰雙方之一，若是有位女子，看看損失過重，有斷不忍，挺身而出，就可達到此種任務。關於女權在涼山之被尊重，徐孝恢先生，告訴我們一件有趣的故事。他說，從前在涼山旅行的時候，某次走到一處，要換保頭。照例保頭是由男性（大都是家長）担任的。那家不巧男人均已外出，祇剩三位女子。後來沒有辦法，就由其中一位護送前去。當初他心中想，男子孔武有力。担任保頭，萬一遇有危險，還可抵抗一陣。弄到一位女子保頭，不免糟糕。那知一路前去，不但毫無困難；而且人家看見他們係山黑夷女子送來，更加特別客氣，反而因此叨光不少，這真是當初所意想不的。

涼山保頭，亦自有其禮節。家中款待賓客，圍鍋莊而坐。主客姪子，各有一定坐位。具體說來，上面（靠後牆的一邊）爲上座，以待貴賓。其右方一抽次之，亦是客位。客人數目無論怎樣多，祇可儘這兩面坐，不可侵及他邊。上座左邊一面，爲主人座位。上座對面，則係鍋莊姪子與丫頭坐處。夷

人生性沉默，不愛叫囂。聚數十人在一起，亦無狂呼大叫的醜態，因此不顯喧擾。平常居處，輕言細語。吃飯時候，不得打噴嚏。此等好習慣，類似西洋風俗，皆漢人所不及。各種失禮事件當中，他們最忌放屁，以此爲大不敬。對於大小便，則反不禁。傜夷男子，褲腳奇大，女子更是祇穿裙而不帶褲。行此方便，異常便當。往往蹲地上（夷人因無椅凳，站立以外的其他休息姿勢，便是蹲在地上，其法不是盤膝席地而坐，如和尚打坐一般；而係雙腳在前直立，膝蓋後臀屁股懸起，多少像一隻狗一般地蹲着）。與人談話的時候，在地上遺下一堆大小便。這事他們不以爲奇。可是如果不幸放了一個屁，便覺得很難爲情。女子若犯此規，甚至可以羞至自殺。

和其他邊疆民族一樣，夷人對待生客，要比一般漢人好得多。不論識與不識，祇要會說夷話。旅途中可到任何人家投宿。本地習慣，對於客人，不得拒絕供給食宿。客人如係夷人，多半不需任何報酬，或者隨便給點東西都可以。若係漢人照規矩臨走以前，需送主人一些禮物，其代價大約與食宿所需時價相當，或者略多一點。幸虧他們當中，素有這種良好的風俗。要不然進去旅行考察，更加沒有辦法了。

惟一的時候，夷人也會大叫大喊，是在過年過節的時候，以及婚喪大典。他們當中，節日非常稀少。傜僮歷法，係用十二支記日。依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次序，予以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豬各日的稱呼，周而復始。（此項方法，大致係自漢人方面學去）。其法將一年分作十個月，每月三十六天，十二支正好輪三轉。每年十月中，擇一日過年。確實日期，隨時請「筆摩」推定。某家若於某日有人死亡，卽不再用該日過年。因此各家過年之日，彼此不同，這是一件奇特的事。

夷人對於喪葬，異常重視。人死以後，請筆摩看好日子，抬到山上火葬。本地的人，以及親戚鄰

居，聞喪大都奔喪痛哭一場。此時聚集人數殊多。大家之喪，可達數百人。主人對喪，宰牛殺豬，大舉款待，婚喪二典，銷耗財產甚多。此乃東方民族的通性，保族亦非例外。

保夷當中所謂「筆摩」(Bumb)，大約相當於漢人中的「師公」。其在保夷社會所占地位，異常重要。夷人並無任何固定的宗教信仰，家中亦不做神，甚至連祖宗牌位也沒有，不過像原始民族一般，他們對於鬼神，異常迷信。家中有人生病，不知服藥醫治，而以爲那是有鬼依附，祇知「打鷄」殺鷄，「打羊」，以事祈禱。病輕時打雞，較重打豬，更重打羊，再重打牛。同時請筆摩來，念經驅鬼，最後加打牛羊亦不行，祇好認爲沒有希望，聽其自死後再請筆摩念經超度。他們當中，對付疾病，惟一合乎科學原則的方法，是在遇有傳染病發生，即將病人與其住宅，極力予以隔離，以免此病蔓延。有時一處交通，竟因此阻隔數星期之久。

「筆摩」爲夷人中惟一翻得保文的人士。類皆屬於娃子階級。但因其具有特殊學識，頗受黑夷尊重。其在保夷社會中的地位，一方面爲博士，一方面爲法師。凡是想從事於此項職業的，需從老一輩的筆摩學習。當了幾年徒弟以後，學成方可執行是項業務。夷人中，較大事件，均不能脫離筆摩。疾病喪葬，皆有筆摩參加，已如上述。過年節，以及婚嫁，並莫不然。卜吉凶，看日子，爲他們所担任的其他業務。每逢發動打冤家，或對漢人作戰的時候，都是先由筆摩看好黃道吉日，然後動兵。

各支夷人間的相互關係，大部可以「親家」與「冤家」兩項，包括下來。同支夷人，彼此不得通婚。此與漢人當中的「同姓不婚」，理由相同。結婚對像大都爲鄰近一家夷人的子女。年深日久，婚娶頻繁。結果往往親上加親，或成連環親戚。例如大涼山區域內，烏坡，阿祿，磨石三家，即係互爲親戚。此等山兒女姻親發生連繫的夷人支派稱爲「親家」。他們彼此之間，具有合作關係。一家有

難，其他各家，卽往馳援。甚至互共生死。其彼此間關係之密切，約與同族（同屬一支的夷人）相似。

「冤家」爲與「親家」相反的關係。保夷知國淺陋，文化低落。而且貪貨愛財，易起爭執，難於排解。因此每因一蛋，一針一線，等等小事的爭執，結成歷代不改的所謂「冤家」。甚至原是親家者，有時亦可因此等小事而變成冤家，尤其當締結姻親的一方死去以後。比鄰而住的夷人，若係冤家，在平時界限卽甚分明，防範亦殊嚴密。雙方均知戒懼，不擅入對方地區。萬一闖入，彼方卽可將其任意處置或則斃于槍殺。因此平常在任何情形下，夷人對於冤家地界，決不輕越雷池一步。

保夷當中，冤家易結難解。一件極小的事，可將兩家夷人，變成冤家，一經變成了冤家以後，卽永遠是冤家，歷千百年，幾十代而不解。他們中間，祇有停戰的時候，永無和平的可能。此種互相仇殺的制度，對於涼山夷人的繁殖發展，最是不幸。因爲停戰以後，始終並未恢復和平，戰事當然隨時可以爆發。一種小小的事件，本來毫無關係的，往往會變成再度衝突的導火線。衝突發生以後，雙方卽各號召其本家與親戚，一同加入，並肩作戰，於是演成大規模的流血，捲入戰爭者總數十支之多。必俟作戰已久，雙方力竭，損失過重，難於補充方又自然休戰復入停戰狀態，俟將來力量恢復時，再來算此永遠算不清的賬。其他方式，可令戰鬥暫時休止者，一寫黑夷女子，出面調解，如禮所述。另一方法，寫有漢人官吏，出面勸和。然而無論經由何種方式，暫時休戰；冤仇却絲毫未解，而且永遠不會解。有機會，立刻又會爆發。接近漢人區域的保夷，勾結漢人以對付冤家，業已數見不鮮。或則爭向漢官投訴，說冤家許多壞話。此等情形，可視爲「打冤家」之走入另一條歧路，未宜加以鼓勵。涼山夷區內，此種情形，迄今還很少。「打冤家」（卽「冤家」對壘作戰）則是不斷會發生的事。將

來如能開發涼山對於夷民的教育，似應針對這方面，多下功夫。致以將胸襟放寬，勿輕結怨，而要勇於解怨。這點如能做到，對於改進夷區社會。造福不淺。

涼山夷患始末

兩千年以來，漢人勢力迄未澈底達到涼山區域。此區按之地圖，以前雖歸四川省管轄，但事實上政令不行，形同化外之邦。西洋人對之，竟有「獨立裸僮區域」之稱。清代版圖，囊括青海西藏。涼山一區，雖偏處西南隅，比較仍屬內地，不應視作邊疆區域。然而鄰近此區，設治各處，乃有「馬邊」，「峨邊」等名稱。可見對此區域，歷來當作邊地看待。○馬邊、峨邊兩名，均係清時所改。○清初皇帝，崇尚武功。南征北討，無所不至。北至外蒙古，西至西藏，均曾大舉征伐。何以對此區涼山，獨予放任。令人索解。據徐孝侯先生說，他以此事，曾經遍查清朝史料，溯其淵源。結果乃自順武紀及大清一統志中，查得此事原委。從此兩書，查悉乾隆初年，大小金川之役，朝廷調動七省大軍，以岳鍾琪爲統帥，大舉征討。不意道途險阻，起初不甚得手。於是朝中大臣，有進言於皇太后者，謂此等小事，不必如此大舉擡伐。太后以此責備皇帝，令乾隆帝頗感爲難。正巧此時，官軍突然告捷，金川蕩平，爲皇帝解決一難題。大小金川之役，雖由此得到圓滿解決。然而興師征討，前後亦已耗去國幣數千萬兩。此數在當時殊屬巨大，國庫頗感枯竭。所以金川平定以後，朝廷甚感欣慰，亟欲收兵。正在此時，一位不識時務的四川總督，上書皇上，奏請移剿到金川之兵，趁便澈底征服涼山。皇帝得奏大怒，嚴加駁斥。嗣後遂沒有人敢再提平定涼山一事。

據常澤慶先生記載，後來奏請澈底進剿涼山涼區者，至少還有兩次。第一次在道光十八年該年。

四川督辦蘇廷正，籌畫邊防。以夷匪好亂，天性使然。歷來大兵進剿，不過勉強受降，於邊事毫無裨益，而剋且益熾。若欲百年無事，非進大兵不可。乃會同成都將軍凱寧，四川提督張必祿，奏請撥餉三百萬兩，調漢土官兵二萬人，由岷邊，越駕，馬邊，雷波四路，同時大舉進兵，以符一勞永逸之計。按此時治巧馬邊夷人滋肆，故蘇等遂乘機上此奏摺。奏上，奉旨嚴詞詰責。謂各邊夷務。自來無此辦法。原奏諸臣，降罪有差。後來一次，會同治上一年岷邊歸通判于騰的奏摺。那時邊事已日趨惡劣，該關對付夷務，支支清繁，入不敷出。于乃奏請調兵專剿黑夷，並勝移師諸夷巢，令其縛獻首惡，軍前正法。並責其悉所據人口畜牲，爲長治久安之計。書上，奉批切責。謂「黑夷亦天地所生，豈容盡滅；况滅之亦豈易言，切不可行」云云。此後清廷日趨崩潰，夷患乃愈不可收拾。

由上所說，清代對於涼山夷區，始終未嘗徹底解決。不過當時對於此區僱夷，雖採敷衍政策，尙非毫無辦法。其所探應付方案，係防堵與安撫並重。防堵方面，圍着涼山四周，於要隘地方，設立防卡汛地，屯兵以守，防止夷人外竄，此等地名，現時仍多稱某某營，由此可見當時防範之嚴。川省醫馬賴屏四縣，在當時共設有汛地一百三十八，分卡五十七處之多，兵勇共達一萬幾千名。每年夷餉耗費三十萬數千兩，占清末四川全省正糧之半。其對此方面的重視，可以想見。然而即在此種嚴密防範下，夷人仍常作亂。有清一代，大規模進剿涼山，雖未曾有。小規模衝突，則是常有之事。地方上武官，以此立功獲獎，及得到人民愛戴者，頗有幾位。西昌附近，爐山上生翁所稱劉廷珍，即其一例。同時利用此地距朝廷遠，地方官吏，往往借夷自重，故意造成夷患。略事征剿，稍有成績，即虛造摺報，以圖獲取功名，獲得升遷，歷來由此得法者，不在少數。雷波縣城，以前事實上成爲夷漢分界處的樞狗城，時常見之奏摺，坐在成都的官吏，完全不知此城在何處，但以樞狗城獻紅頂子者，殊不

在少。此等情形誠然糟糕。可是漢人勢力，却已逐步滲入涼山。西面自西昌伸到竹黑，東面自雷波進抵黑角三樓崗，有人甚至說已達黃茅埂。同時夷人則不得不退居四周山頂地帶。至宣統元年，趙爾巽進剿涼山，並於脚沱舊址，設置昭覺縣築城屯守，以資控制。官廳威權，由此多少得以復振。

防堵與零星剿討以外，清廷對於涼山傜夷，盡量採取羈縻或安撫政策。其所行方案，有設置夷官，包山保路，作質當差等項（註二十）夷官方面，計設有土司，千戶，百戶，等等名目。按其支派強弱，以定職位高低。然事實上涼山夷人，乃是一盤散沙各支互不相屬，已如上述。土司等夷官制度，在別處或可利用之以收羈縻統治之效，在此處則用途甚小。同時黑夷素來自居高貴，輕視漢人，除貪得無厭外，大多對於此項官職，並不發生興趣。至於包山保路，作質當差等法，成效略較設官爲著，但亦究屬有限，祇要夷人不正式稱兵作亂，劫掠擄人等事，在清時卽已司空見慣，予以容忍，坐視黑夷自大，令其對漢人愈看不起。後來民國初年夷患之一發不可收拾，其原因卽伏於此。

清時剿討涼山夷人，戰績最著者，除最後趙爾巽會師牛牛壩一役以外，下列兩次戰役，值得特別提及。道光十七年，雷波夷人，因小事滋擾。四川提督余步雲，率鄉勇一千八百人，官兵三千八百名，金川屯官五百名，由雷波進剿，經吳家壩，羊子橋，大小谷堆，進至夷車壩。入美姑河谷，橫斷涼山，由越嶲還師，兵威遠震。第二件是在同治七年周軍門建武，由西昌深入涼山，至牛牛壩。久戰天晚，覓糧不得，遂致大敗。其部下楊鎮軍陣亡。此次損失雖不小，然而全山鎮服，得於「交脚」築壘，奠定後來昭覺城的基礎，其功不小。

（註二十）關係此等辦法執行詳請參閱常隆慶等著：「四川省雷波縣調查記」（民國二十四年，北碚中國西部科學院出版）。

清初官方兵力雄厚，邊疆備服。涼山夷人無知，不斷作零星騷擾，然亦不敢大規模叛變。漢官命令殺涼山多少還河行通。到了中葉，氣運漸衰，夷人乃漸猖獗。例如烏坡，銅礦，道光年間即停。雷波縣境銅鐵礦，全盛時計有十四處，均係嘉慶年間，道光時停。大教到了道光年間，夷患已漸不成了。咸豐以後，倭夷益形猖獗。如雷波縣境，即大部淪於夷人之手。不過朝廷威信，究竟還未掃地。夷人對於官廳，依然有所畏懼。官方如探偵移態度，夷人即不得不稍事退讓。因此，交通要隘，設防處所，仍在漢人手中。而如宣統之年趙爾巽之進剿涼山，亦得迅速成功。

辛亥革命以後，形勢愈趨複雜。原因是民國以前，各縣軍費，皆由省款協助；民國成立不久，即成軍閥割據局面，協款不能解到。款既不來，巡防軍遂不得不逐漸外調。屯營相繼解散，改由地方招募土勇，以作防範。此等土勇，既無作戰經驗及適當訓練，品質自遠不及昔日所屯之兵。同時雷馬錢三縣防夷土勇，一共僅千餘名，總數祇及清時兵力五分之一，實力亦由此作比例的減低。另一方面，民國初年，餉糧不認。安撫夷人之費，亦改由各縣自行負擔，地方經濟困難。對於以前所封土官，不能按時發給薪俸，此等亦令夷人趨向叛離。除公然據掠外，實行背叛，蠶食邊地之事，常有發生。不過雷物兵雖大撤，前清時代的猛老虎，尚未完全揭穿。所以雷夷仍未敢大規模作有組織的叛變。後來川省內政，日趨腐敗，清時尚在雷馬錢西縣獄中作質的保夷，計有二百人以上。夷人對此，自行所願。雷夷此時一般貪官，重賄賣做留夷以牟利。各縣所拘，每縣均降至十人以下，且多屬小支族，無足觀。雷者，他們的願望，因此大為減少，益造成其蠢動念頭。

民國七年以後，四川軍政，已入混亂時期。至民國七八年，軍閥割據混戰，幾成亂世。雷馬錢一帶邊區，土地不肥，出產不豐，而且夙有夷人爲患，因此少有人對之關心。據守此地者，雖皆土匪之

流。此輩祇知搜括金錢，對於防夷治夷，毫無興趣。在制據此區者中，最重要的一位，爲兩次駐紮雷波城（一次在民國五年，一次在七年）的楊春芳。當時漢人地方，鴉片價高，夷人則少快槍。楊遂以九子槍向夷人換烟土，每槍換百兩。此事在楊可獲十倍之利，夷人則由此得以武裝起來。（此項貿易，自該時起，繼續進行不斷。直到最近幾年，經政府嚴厲取締，方始稍戢。）計先後經楊部輸入涼山的槍械，不下千枝。同時上行下效，屏山等縣土匪，亦隨之作此種貿易，賣槍買烟，使夷人武力益行增漲。俾夷得此大批武器，遂乘邊地兵匪擾亂之後，大舉傾巢而出。搶擄擄殺，占據地方，一發而不可收拾。造成後來夷人猖獗達於極點的局面者，罪魁禍首，實係「始作俑」的楊春芳。

民國七年左右，雷馬峨各縣防軍，大部相繼外調，參加內戰。地方上所存槍械，亦多被軍匪搜括以去。對俾夷的攻擊，至此實已無力抵抗。夷人到處橫行無忌，對漢人復稍存敬畏之心，至民國八年涼山擾夷，乃大舉聯合出犯。此次叛變，係由雷波境恩札，吳齊兩家，馬邊縣的烏坡家，該縣縣尉阿侯，索鳴兩家，與昭覺縣的八咀（一作「八溪」），阿什兩家等巨族發起，聯合全山夷人，在一種有系統的組織之下，分頭向漢人區域進攻。結果於是年五月，陷雷波縣境馬頸子汛地。六月，陷三稜崗城，擄去人民八百，駐軍三百八十人，步槍一百餘枝。於是雷波境內，烏角以西，一百多里地方，悉淪於夷人之手。同時該縣東境東雷地，青山鄉，李子坪等地，亦淪爲夷區。至昭覺縣城，則於同年六月中，被八咀家及阿什家協力攻下，全縣隨之淪爲夷地，馬邊縣境油榨坪，煙峯等地，亦相繼不保。惟峨邊甘家，則未參加此次暴動。此次叛變，完全是一種計畫周詳，動作敏捷，規模擴大。組織嚴密的軍事行動。漢人措手不及，犧牲甚慘，田舍財產，盡被占據。房屋一律燒毀，巷道亦被挖掉。幾百年來漢人在涼山區域逐漸點住的一點基礎，一掃而空，絲毫保留。爲數達幾萬人的漢人男女，或

殺或逃，或則擄去當娃子，倖免者真是絕無僅有。夷人傾巢大舉自山中衝出，東抵雷波，西抵西昌，北抵峨邊，均係直瀆城下。此三處縣城，雖幸均未攻下，却已岌岌可危。至各城中間的廣大區域，則根本無法過問。計自民國八年至十七八年，十來年間，夷患最甚。西昌縣居民，皆恐不能自保。甚至地方官吏，亦常遭害，例如民國九年，獐子村分縣，夷人叛變，將縣佐黃龍訓殺害。十五年秋，縣長羅正冠，又在獐子村被害，並損失五百枝槍。此乃兩次顯著的例子。

十八年以後，川省秩序，漸趨恢復，夷人因此，略斂鋒。同時地方上統兵者，又漸有幾位，能對夷人作有效的征討。十九年，王勝奎團長，親自帶兵，自雷波入涼山，伐木爲路，編竹作橋。經由大小谷堆，進攻黃茅壩。途中曾在夷人糟地方，安營七日之久。並將附近娃子，編成保甲。後來王雖不久仍退出涼山，但民團以來，漢人兵力越過母約坡以西者，此尚係第一次。至於二十餘年來，禦夷最有成效者，當推鄧秀廷氏。二十年間，鄧曾數次出兵征剿昭覺，三目河，西地壩子一帶，並且幾乎克復昭覺城。不意川戰爆發，功虧一簣。然而迄今涼山保夷，猶掛於鄧氏威名，甚至以之止小兒啼哭。由此可見事在人爲，涼山亦非不能征服。

近年來漢人治夷方案，偏重屯墾。此事初由二十四軍督辦。民國十七年，該軍改組雷馬峨屏屯殖處，決定修築貫通此四縣的公路。此項築路計畫，後來並未繼續推行。備屯墾事業，則略有進步。團後防區重新分配，此一帶劃歸川軍第十七師的範圍。至二十五年左右，該師在雷波縣管轄地方成立墾場，委派連長榮輝任場長，主持墾場墾殖事業。獎爲人幹練。從事墾殖者，又以十七師原來前兵士爲主幹。此種辦法，寓兵於農。實力充足，組織嚴密，自易收效。該場成立後，五年之內，墾闢原爲夷人占領荒蕪的熟荒不少。本地人說，民國八年以後，雷波縣境，十分之五的面積，陷於夷人之手。

經過此種努力，業已局部收回。然迨三十年時，全縣淪爲夷區者，仍占十分之八。雷波以外，馬邊峨邊等縣，亦曾在此方面，作類似的努力。後來在二十九年左右，四川省政府，又成立雷馬峨屏屯墾局，委任映著先生爲局長，原有墾殖事業，聽其保留現狀，但由本局統籌一切，統制十餘年來，屯墾方面的嘗試，成效尙頗可觀。惜政治措施，未確與此事相配合，以致漢夷兩族之間，磨擦愈烈，未免不幸。夷人方面對屯墾的看法，以爲是漢人用武力來奪取他們的地盤，憤恨已極。其對漢人的仇視，由此愈行加深，甚至原來素不反叛的峨邊夷人，近亦以此騷動。由此看來，今後討論屯墾辦法以解決夷患問題，有利亦有害，無論如何，此法決非徹底解決夷區的辦法。今後討論屯墾者，似宜對各方面，均予以周詳的考慮，三思而後行。

抗戰發生，不久政府西遷。涼山夷區問題，隨即亦漸受各方注意。西康建省以後，對於整理置屬夷區，認爲其主要工作之一。最初該省成立置屬夷務委員會，二十八年七月改組成爲「置屬屯墾委員會」，將工作範圍擴大。然其主要工作，仍係針對夷務。三年以來，該會工作，頗多進展。其所採方法，仍係剿撫兼施，比較地偏重於撫。此與前清時代所行辦法，原則上實頗相同。不過手段較爲高明，組織亦較嚴密。因此所收成效，殊勝於前。例如昭覺縣城，自民國八年失陷以後，垂二十年，迄未收復。以前省府雖委有縣長，事實上該項縣長，長期寄居西昌，不過遙領了事。至二十八年，此城始告克復。三十年一月，又被八阻家叛夷攻陷。同年三月，西昌行轅與屯委會，派兵協力進剿，再度收復。自此西昌，昭覺間交通，乃又復入漢人掌握，暢通無阻。二十年來的特殊狀況，遂告終止。即此一端，亦可見近來夷務方面的進步。

對付涼山夷區，多少非採武力震懾不可。此點古今論夷務者，大都一致公認。不過過去對於此

項問題，一般人多有兩種錯誤觀念，似應在此加以糾正。一種錯誤的觀念，是認爲涼山難於征服。另外一種，是認爲整頓涼山夷區，非澈底用武力征服，不能生效。其實這兩點均不見正確，今特分別予以指正。首先關於夷人戰鬥力問題，過去實在估計過高。幾百年來，保夷時常爲患，誠係事實。民國以來，尤顯猖獗。然而仔細看來，以前之所以未能蕩平涼山，實因未嘗作此嘗試。平時他們雖然零星騷擾，每遇大軍開到，即多望風披靡。清時若有遠見，移一師兵力，屯駐涼山內牛牛壩，耶路那打等要隘地點，則此項問題，久已解決，今日不致再度發生。夷人當中，誠有相當團結。其用兵亦有時頗爲敏捷巧妙。此等情形，配合地形險阻，道路不修，沿途無給養，往往會使漢人行軍者，感覺棘手。然而此等難處，並不甚於西藏，西藏，青海，蒙古等地；而事實上清初對那些地方用兵，均卒獲得成功。對於區區涼山地域，若能事先作周密計畫，進軍時趕打羸弱，步走爲營，沿途修橋築路，設兵站，辦給養。正式當作一件大事做，得到成功，並不致有何困難。過去名將，如晚清之劉廷珍，民國時代的鄧秀廷，征討夷人，每多奏捷，即是此理。近二十年來，一部份不法軍人，以槍易煙，圖爲夷人增加實力不少。可是他們所有武器，仍不出步槍，手槍，駁殼槍等。較之政府正式軍隊普通備有的輕武器，如機步槍，迫擊砲等，火力相差甚遠。而且夷人方面，子彈不甚充足。平素缺乏練習，射擊亦欠準確，友輩中在別處僱夷作過旅行者，均謂夷人最怕射擊準確的槍手。若佩槍而去，遇有來襲者，首先發槍擊斃二三人；其餘的人，即令人數再多，亦必嘩然作鳥獸散。此等情形，想來涼山僱夷，亦非例外。武器優越的有效，從三十年三月克復昭覺城一役，可得例證。該役官軍以寡敵衆。攻城時夷匪又陷三灣河，後路亦絕。幸賴有機關槍，卒獲全勝。許多熟悉涼山情形者，均以爲祇要政府肯裝備精良的現代軍隊一團，澈底平定涼山亂匪。此等看法，我以爲很正確。進兵之路，則以自西昌東

進，直搗黃牛壩，爲最省力。如果兵力較爲雄厚，四面兜剿，收效當然更要快些。涼山夷人總數，根本並不甚多。其所能出的戰士，因此殊爲有限。過去戰役中，其所以有時顯得很多，係自各處嘯聚而來。他們跑得很快，地理又很熟悉。因此其消息傳遞之迅速，爲官軍所不及。今若臨以優勢大軍，祇要戰略不錯誤，他們便無從抵抗。過去見夷人嘯聚祁連，以爲他們人數異常衆多，因語對之生畏，實係一種不正確地認識。至於邊地漢人之所以極怕夷人，主要地是因爲漢人無槍，而夷人有槍。今後辦法對於此等住在邊區的漢人，似宜在適當限度內，授以武器，令其有自衛能力。如此則使官廳頭痛的夷務問題，可以減去不少。同時如果派兵進駐涼山，所派部隊，不但要配備精良，而且要紀律嚴明。這樣纔可免踏過去有些軍人以槍易糧種種陋習；而地方安甯，亦得永保。

關於第二點，作者以爲對於涼山僱夷，在整頓期中，至少最初不可不派兵彈壓；但是在可能範圍內，最好避免實行誅討。過去漢僱兩族，語言不通，情形隔閡，往往彼此發生誤解，以致造成許多不幸的結果。甚至清初一代通儒顧亭林先生，論到西南夷，也曾寫過這麼一段話：「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誦而無信。以戰爭爲日用，以掠劫爲耕作。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親中朝之虛焉而叛，或恃部落之強焉而叛。或擲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嚴急也而叛。或被大誘使也而叛，或見旬欲也而叛，或復修舊怨也而叛。曷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開媾嬉嬉，類邊陲共保安靜而無事哉」。顧先生以後直到最近，三百餘年來，一般論保夷問題者，類皆對夷人印象惡劣。即曾身入涼山，作考察工作者，亦莫不如此。歸來以後，大都謂解決夷區問題，非大舉興兵平剿，痛戮黑夷不可。「夷性犬羊」，「夷人畏威不懷德」，等一類口頭禪，幾掛於邊地漢人每個人嘴邊。至其所以對夷人印象如此惡劣，則蓋謂鬪資殘（殘忍）疑（多疑）凶字，乃夷人天性；其風俗

則費散詐，輕信義，以竊盜爲能，以劫掠爲德，不以殺人越貨爲不當。此種說法，當然多少有所根據。不過除開我們相信「一惡一之說」，一定以爲裸夷天性特別壞，是說不通的。至其所以有此種種缺點以及若干不合理的風俗，大抵係由教養而來。根本解決辦法，不在剿滅，而在教養。將來政府治理夷區，最妥善的方法，當爲一面積極開闢一條公路，通過涼山；同時沿途設站，開辦官營商店，供給夷區所必需的鹽布，限用國幣交易，以握住經濟權。另一方面，則應積極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廣設學校醫院，並指導農業改良，以期改善夷民生活。施行此種新政，最初必然遇到阻力，尤以開闢公路一點爲甚。在此階段內，自宜配合相當武力，必要時強迫執行。但同時處置一切務宜特別慎重，公路通，國幣行，不久夷人即將逐漸漢化，生活改善，文化提高。漢夷界限，漸次消滅。以前種種麻煩問題，不解而自解了。

涼山考察的困難及其準備

有人說，進涼山考察，其困難和到非洲探險一般。這句話當然不免有顛過火。不過深入涼山考察，却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境內各地旅行，少有像通過這區域那樣困難的。如果要作此等嘗試，事情真是非同小可，沒有充分準備不行。

涼山旅行的艱難，很有好幾方面。地理上的困難，是一件我們首先可以提到的事。當然涼山區域，地形並非特別險阻。問題是這區裏面的路，大部聽其自然，從未好好修過。因此若干地段，不是過於險陡，便是過於狹窄。這樣使行路的人，倍感困難；運輸，行李，尤其麻煩。例如黃平坡以東，所謂拉米，異禽，鳥角的大道，根本就未能馱馬或挑子，而祇能用擔子作運輸工具。沿途河流縱

水，都未架有橋樑，到處需「蹣水」而過，也是旅行艱困的一種原因。此種情形，與西康（康屬）西藏地方，正係相同。在那些地方，旅客總是騎馬走。坐在馬上，讓馬涉水過去，比較不太麻煩。此處却非走路或坐滑竿不可，因此困難更形增加。當然小水穿草鞋走過去，並沒有什麼問題。討厭的是其中有些溪河，水很不小不容易涉過去。對於此點，在夏季問題尤為嚴重。一般說來，涼山旅行，除吃的更成問題以外，以秋冬兩季較為合宜。夏季山洪暴發，使許多河流的水，猛漲起來，難於涉過。就中尤以美姑河，往往深及胸際，根本無法可涉，祇有泗水過去；而在此種狂流的水中游泳，又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我們此次通過涼山，這事便是一種很大的障礙。在另一方面，冬天行路，涉水豈不成問題，但因其地海拔過高，水會冷得冰人難耐。

天時對於旅行的障礙，除夏季漲水一點以外，夷人過多怕熱，也是一種嚴重問題。涼山像夷怕熱的程度，世上少有其比。夏季即在山中，他們也不願多走路。要他們走一趟雷波或西昌，更要他們的命。如果再要他們携帶東西走，真是千難萬難。事實上有些地段，非用夷人携東西不可。我們所帶行李，終久不能和夷人一般，簡單到一件擦耳膏。自己捨不起，漢人仗子願不到，當然祇有請教夷人。他們堅持不肯去，那就完了。夏天是農忙期間。這是另一種理由，為何夷人不肯走動。同時邊地衛生事業，極其落伍。每逢夏季，人口積多之地，常會發生霍亂，痢疾等傳染病症。夷人畏病如虎，因此愈加裹足不前。這次我們去涼山，就碰到此種問題。不久以前，雷波發生痢疾（夷人稱為「勒勒」），夷人遂皆不敢下山到該縣。在我們以前兩三個月，現任縣長張培根，啓程去雷波，中途即以此故折回。這次在西昌碰見，他極力勸我們早些時候再去，以免又爲此事所阻。我們因爲時間關係，堅持立即前去。後來去到磨石家，這個問題果然給我們不少麻煩。實在說來，去涼山考察，需要意志非常堅定，

和唐僧取經一般，方有希望。像我們這次進去，在西昌籌備的時候，就是鼓勵者少，勸阻者多。大水、熱病，被擄當娃子的危險，這些理由，都有人提出，以勸之我們最好放棄此種嘗試，或者至少不必那麼急於去。原來早幾年去涼山，本沒有什麼大問題。新近，謠傳漢人將修馬路過涼山，隨以武力征服。此點令夷人非常恐懼，百方阻撓。凡是進行考察工作的人，都有被認爲開馬路者之虞。所以大涼山的僕夷，相約設法不讓人通過。在我們以前，業已有好幾年沒有人橫過涼山了。張培基先生之所以未能到雷波，後來發現，主要也是因爲這種緣故。至於熱病的話，大部不過是一種借口。不顧一切動身，啓程入涼山後，途中果然碰到不少困難。祇有鋼的意志，纔使我們卒能完成步行全程，橫越涼山的壯舉。寫到這裏，應該特別致謝首探涼山的常陸慶先生。在西昌逗留期間，當大部朋友們勸我們不要去涼山的時候，他給了不少鼓勵，還告訴我們許多涼山裏面的情形。有了此等知識，後來方便不少，在這種一切風俗習慣似外國的地方去旅行，入境以前，探風問俗，乃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

天時地勢，對於涼山考察，障礙都很大。不過最大的障礙，還在人事上面。這種人羈的因素，克服真感困難。具體說來，通過涼山一事，根本伏着一種內在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是夷人愛把漢人拉去當娃子。黑夷一夜即自大，對於一般漢人，素來就看不起，以爲較他們低一等，祇配當娃子。平素沒有事，夷人還會從山裏跑出來，將四周的漢人擄進去，作爲娃子階級的補充品。何況自己走入夷區，送上門去，豈不是自甘爲「俎上之肉」。同時因爲過去許多大小衝突，夷漢兩族，仇恨頗深。尤以夷人心襟狹窄，一次記恨，永遠不忘。所以如果沒有特別保護，貿然跑進涼山，結果非擄即殺，必難倖免。因此種種，無怪一般漢人，根本不敢進涼山。別處的人，對於涼山區域，印象也許模糊，不覺得這麼可怕。逼近夷區的，對此則都有深刻與生動的認識。例如雷波、西昌等處的老百

難。大都一提到大涼山，就感戰慄。要是告訴他們，想到那裏面去玩，他們一定以為是在那兒發瘋。

。千萬一非到涼山不可的人，應該怎樣呢？如果所要到的地方，逼近漢人區域，或者是漢人勢力所能達到的處所，祇要有夷人（最好是我一位黑夷）引路就够了，用不着什麼特別保護。假目前由西昌到昭覺，竹黑一段路，便是這樣。假如所到是偏僻的夷區，漢人勢力不能達到，對於政府命令，不過陽奉陰違者，那就非找夷人保護前進不可。別處地方，即令土匪如蟻，有了武裝保護前進，便無問題。游獵亦可不行。漢人根本不敢去，兵士亦非例外。同時少數武裝隊伍，亦無用處。夷人最愛槍。身邊帶有槍械，不但不足以保安全，更使他們轉槍劫的念頭。惟一妥當辦法，是索性一點武器也不帶，請黑夷保護過去。在涼山做生意的人，向來採用所謂「保頭制」的方法，通過夷區。此法至今仍然通行。不但商人如此。官方派法考察調查的人員，大體也祇能採用這種辦法。所謂保頭制，就是以適當的報酬，請黑夷酋領（例如一家黑夷的家長）或其指定的代表，作為「保頭」（即保護者），護送過去。此種辦法，大體與我國以前所謂「保錄」，原則相同。報酬方式，商人以所運貨品的一定百分數，或按雙方議定數目，送以若干兩銀子。如係官方人士，黑夷多愛講面子，因此所索不若對商人之奢。往往一半面子，一半實際，送一份相當重的禮物（鹽布等）就夠了。這樣看來，所謂「保頭制」，實在也可說是一種保險制度。

保頭制的施行，使涼山旅行，成為可能。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夷區內各支夷人，彼此各自獨立，互不相屬。我到一家黑夷作保，當然通過他那支夷人居住的區域，毫無問題。但是能否通過別家的地方，則不敢說。勢力強大，或者人緣很好的保頭，往往一氣可送三四點，使旅客感覺方便，勢力薄弱

背，則有時祇能送二三十里地，即需換保。此事一方面不勝其煩。另一方面，送換保頭，所費代價，亦殊可觀。換一次保頭，就要一份保費。這樣層層剝削，商人往往有點受不了。夷匪人由不繁。比較有名的幾位黑夷匪大家都認識。保夷文化水準過低。做保的時候，也是賊認人，不認別的。此劣驕。用書信辦法，保人過送，根本就做不到。派代表也可有問題。所以接應做保頭以後，黑夷首領或家長不夫都派親族涉，親自出馬，將所保的人護送過去。即令有病或有要事，本人無派率陪，也得派家中及倫的親人（如兄弟或兒子）來担任此職。萬一路上碰見不認識這位保頭的夷人，對方必在老遠就高聲問，這是誰家保的？那時候他便答說，是某某家或某某人，（保頭本人的名字）。如此便可過去。如果沒有人保，問起來答不出，立刻就會被搶被擄。有人說，夷人講話不認人。漢人會說幾話的，往往可以安全通過。但是這話很難說，大約不是每次行得通。要不然，逼近夷區的人，保話說得好的很多，何以他們比我們更害怕。

保頭如果到了冤家地界，當然無論本領怎樣大，根本不能通過。老實一點的夷人，知道客人所要走的路線以後，會得告訴客人，那些地方是他的冤家，因此不能負責，最好另改路線，或到該處換保。狡猾一點的則不備，將客人送到冤家地區的邊界以後，回頭就跑，把客人扔在那裏，讓他進退維谷。還有一點，是此家保護的人，祇能保證其本支保夷不致對所保客人，施行擄劫；並不能絕對保障。支夷人的不惹這樣的事，尤其當到住後者居住的區域，或者在不屬於任何一家的地勢。府時此種擄劫，甚為危險。兩家串通做成的圈套，事發以後，人被擄去，亦無法可以追問。另外做保頭的夷人，如講信不實，雖到夷區以後，本人就可將所保的人，賣去當婊子，這種辦法，（保不隨又賣了），現有一種專門名詞，名叫「裝桶子」。入涼山經商的漢人，被裝桶子的不少。雷波縣境的吳齊家，專

幹這種事。我們此次到涼山，和裏面的漢籍娃子談起來，有好幾位就是這種情形。不過一般說來，夷人做事，亦有分寸。公家的人，比較不狠。最受欺負的，就是商人。對於祇知重利的商人，這是一種很好的教訓。不少鴉片商人，藉藉涼山發財。結果往往在囊中已飽，正要出涼山的時候，被綁成了娃子，一世回不得家鄉。這真是絕妙的報應。

漢人一經搬入涼山，出去的機會非常之少，連贖票都很容易。據進去的漢人，並不是在一處固定的地方當娃子，而係隨時販賣，有利即賣，如同貨物一般。賣來賣去，幾次以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身在何處。如此轉賣，雷波的人，往往賣到西昌。西昌的人，賣到馬邊。此種賣穿涼山的事，數見不鮮。如果一家漢人，全家被擄，夷人首先就將該家拆開，弄得妻離子散，家人父子不能見面，悲慘已極。這種手段，係用以防止被擄者同伴向逃。在此種制度下，漢人被擄入涼山，很少有生還希望。抵抗可致死，不抵抗則成奴隸。老死於夷區，現在任何人到夷區，常可碰到被迫在裏面當娃子達數十年的漢人。如此看來，無怪涼山漢人怕進涼山了。

旅蓬生活過於困苦，為涼山考察的另三種困難。目前一般漢人的生活水準，並不見得怎樣高，不過比起涼山夷人來，仍有天淵之別，其相差可以世紀計算。行路的時候，中午沒有地方打尖，晚上祇有在簡陋的夷人家裏。席地而臥，睡的是泥地，吃的是番薯，喝的是最不衛生的生水。開水與茶，根本見不到。鹽巴也帶自己帶去。素來生活在米飯上的漢人，被迫和他們以雜糧度日，本來就極苦。的河河加進這種不便，真是有點令人受不了。也許我們在文化都市中所過生活，還是太舒服了，當然如舉身擔負着充份經費，同時交通可想辦法，自有將白米以及其他平常慣吃的東西，帶進夷區，如此減少生活上的困苦。事實上以前各種考察團體，也大都如此做。我們此次，一來因為經費不充，不

來更爲交通困難，三期更實際過澈底的夷區生活，以作更爲直接的考察，所有食品，全沒有帶。這樣窮苦夷人生活，由此愈加了解他們的艱苦。

提到交通問題，目前真是困難達於頂點。過去考察涼山的先生們，大都坐滑竿，不甚感覺道途艱阻。我們一羣人，從頭就決定步行全程。這樣誠然免得找滑竿，省去不少麻煩。可是涼山區城的險阻，由此充分領教。尤其麻煩的，夷人從來不穿草鞋。我們自己和力法全程所需草鞋，不得不全部在西昌帶去。道路太壞，草鞋銷耗很快，力法又免不了有點浪費。因此當初估計，過嫌其低。後來我們幾個人，走穿涼山，到達雷波。脚上所穿，都是最後一雙草鞋。要是再多一天路，赤脚在夷區多石路上走，勢必狼狽到不堪設想的程度。

在西昌，常隆慶先生再三和我們說，行李運輸，最好還是不惜重價，雇漢人一直送到雷波。過去考察涼山的團體，全是這種辦法。報酬方式，除按日給以工資外，代管伙食（伙食在夷人家吃，根本是由考察團一併付以代價）。甚至連他們所不可缺少的大煙，也代爲買好帶去。常先生的意思，以爲沿途雇人挑東西，既不可靠，又不經濟，徒然自找麻煩。這些話我們聽後，十分同意。可是抗戰以來，情形較之以前，大爲變更。後方人力，因徵兵及修公路關係，根本極感缺乏。普通到別的地方去（例如走雅安的路），挑子擔子，已够難找。雇力夫入涼山，更談不到。西昌到昭覺一段路，那時候以馬已可通行。不過一共祇有極少數的幾匹馬，來回在這條路上跑。別的馬幫，皆不肯去。即出重價，亦屬無用。西昌城的馬，根本不去。去昭覺的馬，歇在此城附近焦堡子地方。我們派人到那裏去找過兩次，亦未得到結果。後來宛昌河有一家夷人，答應可在該處迎候，將我們一直送到昭覺。不幸我挑夫送行李到宛昌河，仍然無人肯去。最後好不容易費了好些事，纔用重價找到一批。總之此次在西

且一停十餘天，交通問題的困難，乃是久事以來的二種主要原因。

王先生所提醒的許多困難，後來在旅途中，我們多少都證實了。夷人力能負重行遠，祇是這些爲客人擠東西的娃子們，生性喜歡偷懶。對於替漢人擠東西，尤不感覺興趣。帶着行李走，起初走得很快。過了一會兒，便叫苦連天，連呼擠不動，隨時歇下來。當然他們的能力，比起極其深的漢人力仗來，要強得多。可是懶於擠東西，較後者尤甚。和他們一起走，真是異常麻煩。還有一點，夷人往往有冤家，一到冤家地界，他們不敢進去，立刻把東西丟下就跑，也不管客人能不能找到頂替的人，繼續擠下去。假如一天來這麼幾次，耗費自製可觀，麻煩更不說了。至於他方面的困難，一寫涼山根本人口不密，一下找幾個挑子，已經不易，多數更無辦法。另外一點，是娃子類皆本有田間工作。即給代價亦往往不肯暫歇（此點尤以夏天農忙時爲甚）。同時夏季天氣較熱，尤不肯下山。假如我們此次在磨石家，雇三名挑子，就費了老大的事，幾乎不得成行。這種情形，在別處實在難於想像。

別處旅行，謙虛和氣，爲受人歡迎的一類秘訣。在夷區却不然。到此非擺起官架子不可。黑夷素來妄自尊大。所以對於別人，也從這種眼光看去。凡是擺足官架子的，他們認以爲真是「漢家色頗」（漢官）。太客氣了，便有被認作娃子階級的危險。下午走到宿站，務必找一家黑夷家裏歇下，而且最好是找當地領袖的黑夷，否則不免被人看不起。要是在有黑夷家可宿的地方，不幸誤投娃子家借宿，夷人便會以爲你也是娃子一類。風聲一傳出去，以後在路上，就是要歇在娃子家，也不可能了。我們去的漢籍挑夫，夷人把他們當作娃子階級看待，往往祇許住在娃子家裏。

在涼山旅行，旅客的命運，彷彿像郵政局裏的包裹一般，需由夷人一站一站地遞過去，方可保證

安全。每天下午，到達地點，在黑夷家中住下以後，一宿兩餐，都擾他家。第二天早上，如果必要的時候，可由主人代雇娃子措東西，並派人引路，送到第二站移交。鄰區夷人，既係彼此認識，客人身份，由此得到證明，一切便當得多。

夷人相當勢利。商人通過，雖以重價雇請保頭同來，沿途所得招待，仍然菲薄。甚至祇許他住在娃子家裏。所素食宿代價，却殊昂貴。對於漢官，比較客氣。每到一處，必然盛大招待。不過兩頓飯中盛筵照例限於晚上一頓。早上他們忙於要到田間工作，所吃祇是一頓普通夷人的膳食，所謂盛大招待，係指以肉食相款。夷區習慣，吃肉以四隻腳的動物爲貴，其中又以愈大者爲愈貴。按此宰牛爲最上等的招待，其次爲羊，其次爲豬。漢人家中，「殺雞爲黍」算是很好的招待。夷區裏面，「打雞」，乃是最不容氣了。每逢此等招待，無論所殺的是牛、羊、豬、或雞，都是將一隻活的動物拿來，當這客人的面殺死，以示不欺。然後一頓就把牠整個地吃完。當然少數客人，決吃不完一隻豬，更吃不完一隻牛。辦法是主人將所轄娃子邀來，大家一齊同樂。

汝山夷區，向來從未通行政府所發貨幣。不但紙幣不用，連硬幣也不用。昭覺的附近的娃渣家，近來已肯使用以前雲南省鑄造的「鋼洋」（半元銀洋），但是此乃當然的例外。夷人裏面交易的辦法，主要地是以貨易貨，同時並可接受銀子（成錠的或碎銀均可）。黑夷家裏，別的用具很缺乏，秤銀子的「等子」和秤鹽巴的大秤，却差不多總是備有的。他們所需要的貨品，最主要地是鹽巴和布疋，鹽布與銀子之間，他們還是寧願選擇前者，因爲那是日用所需。商人進涼山，往往帶着銀子走，白銀國有以後，剩下我們惟一的辦法，是載鹽布進去，這樣使行李增加不少。不過這種行李，愈走愈少。到了盡頭，便銷耗完了。我們此行，十一個人的團體，一共是帶了五十件布，六筒鹽巴（共計一

百七十三斤），和若干支針，以及棉線，絨線，小鏡，小手巾，等等。西昌，雷波等處。這近夷區的縣城與鎮市，特利製有一種門面很窄的粗布。專門銷售夷人。這種布的寬度，約計九市寸。夷人量布，不用尺子，而以「方」針。將布的一頭，對角斜摺過去，即成一「方」。一件（匹）布約長二十六方。十件成爲一捆。約重八斤。此等布匹，白色與染色的，在西昌市上都很多。夷人不要白布。因此帶進涼山，需買有顏色的。所以藍布（毛藍）最受歡迎。西昌街上，染坊不少。大批自鄉下將白布放來，交染坊染成指定的顏色，也是一種辦法，若平比較開化的黑夷，享受已漸提高。對於此等粗布，不復愛好。他們所要求的，乃是普通漢人所用的細布。鹽巴來自鹽源縣之白鹽井。因係川當地特有的錫形鍋熬成，所以具有一種漏斗式的形狀，每筒約重三十斤。鹽布以外，夷人最需要的，就是普通針線。他們裏面，無論男女，一見漢人。就問他討針線。在這點上，連據過去的彝子的漢人，不久也就同化了。其實這也難怪，涼山裏面，實在衣服太艱難，破了不得不隨時自己將其補起。此等必需品以外，任何漢人用的東西，夷人也都喜歡。許多我們認爲必需品的，他們看都沒有見過，對之不勝羨慕。當然女子在此方面，感覺最爲敏銳。爲着沿途聯絡感情起見，這等小巧的東西，多少得帶一些。小鏡子是她們所最歡迎的。絨線與絲線，她們祇在國上，當作裝飾品，非常得意。一條普通女人小手巾，會使她們高興得跳起來。

夷人當中，雖不使用貨幣，各地對於各種物品，却都有一定的市價，以所值銀子數爲標準。客人住在黑夷寨，食宿代價，主人照例包辦，並不直接開口要。可是客人自己得過皮到一處便預備好鹽布等禮物送他。而且一宿以後，最好第二天一大早，早餐以前，就送給他，免得他礙心客人打賴。如此可以得到更客氣的招待。所送物品的多少，以所受招待爲準。夷人把外來的人，一批當作一個團

體招待，不論人的多寡。比方說，招待十個人的團體，殺一隻羊，招待一個人，也是殺一隻羊。因為這樣報酬輕重，與人數多少，並不十分發生關係，至少不是發生比例上的關係。豬、鴨、洋芋，等等，在夷區根本不值什麼錢。報酬標準，主要地是看「打」的是雞，羊，或者豬。客人所付代價，至少需與主人招待費所費成本相對，最好比那數再多百分之五十左右。否則主人嘴裏，雖不便說，臉上必然顯出佛然不悅。如果不知當地市價，每次送禮以後，察言觀色，看看主人面露是心滿意足，滿口稱謝，或者祇是普通道謝，或者顯出冷落甚至不悅，可以知道，這大禮是否送得太多，還是正好，抑或太少。以後第二次再送，便有所適從了。一處地方，假設半價一隻八兩銀子，布價二兩銀子一件。那末用羊款待了，最好是帶以六件布。鹽與布的相對代價，大約一件布可抵四斤或五斤鹽。以鹽折合代價，主人當然最歡迎。不過對於旅客，四斤鹽價雖低，沿途清腳担負却太大，所以客人寧願送布。鹽巴對於夷區，真太需要了。送布送少一點，主人也不好意思，伸手來討。對於鹽却兩樣。如果用布作報酬，即令布送得很多，主人或主婦，多少會向客人借一點鹽，同時當家妹子等，也會來討一點。高要的要的太多，祇好將鹽巴敲碎，每人抓給一些。美姑河以西，夷區吃的，全是鹽煎鹽出的鹽巴，所以對於山四帶去的鹽，已感十二分滿足。美姑河以東的夷人，在這點上，更刁得多，他們吃慣了鹽煎販來五通橋出產的鹽白花鹽。對於鹽煎縣的鹽巴，嫌其味黑。

普通在黑夷家，一宿兩餐，十人以下的團體，帶以四件布已够，六件就算很闊氣。情形熟習的，假如祇有一兩人，甚至一件布，兩斤鹽，亦可過得去。如果十分熟，事先與主人打相扶。雙方不要破費，簡直以鹽布換食品，更可經濟得多，半斤鹽便可換來許多洋芋，儘吃不完。初進涼山，一切外行，當然不免到處浪費。例如我們這次，鹽布本來帶得多。後來走了一件路，領帶還有不够用的危

險。到達買波的時候，所帶東西，全部用完，還欠了夷人一些鹽巴。籌備周密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送給主人鹽布，是一種不可少的義務。此外多少還帶有一些面子上的應酬。主婦和她的小姐們，每人得有一份針線，鹹線等禮物。不送便算不容氣，少一份也不行，她們會來討的。當家娘子那裏，最好送一斤鹽巴，招伏吃飯的丫頭（女僕），總得給點針線。其餘來討針線或鹽巴的娘子們，可給或不給，那就要看客人應付的本領了。

運送行李，如果需用夷人擔，告訴主人。他便可派自己的娃子去服務。每名娃子，代價若干，由主人判定，告訴客人照付。客人和娃子，均不得爭執，大約送一站路，費每名裏半斤鹽斤鹽，路程遠近而定。擔子講好以後，立刻將鹽巴當面秤好。一次付清。如果夷人家裏，自己秤秤，他們是決不肯相信客人的秤的。他們所用，仍然都是舊秤，有些甚至十八兩的大秤。這種事情，客人祇好認嗶氣，不容分辯。鹽巴秤好，担任擔子的娃子們，拿前這種報酬，如獲至寶一般，馬上飛奔回家，將鹽巴坑好，準備喂羊子用，然後跑回來攬東西。他們決不相信先秤後付代價的辦法。但是一聲付過後，倒很誠實。一直送到地點，既不討小費，亦不要客人管食宿。他們會得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在這點上，比漢人爽氣多了。

平素雖然愛綁漢人作娃子，黑夷對於接待漢官，却引以為榮。這是一種有趣的矛盾。徐孝悌先生說，他們進涼山的那次，走到一處，該地有兩家黑夷，地位大約相等。他們挑其中比較和善的一家住下。其他土家知道了，大罵不平。恰巧兩家是冤家，那家立刻便興師動衆，將他們所住的一家，層層圍住，勢將動武。徐先生等，親自出來調解，許以在該地多待一天，第二天在他們家中歇，方得解圍。然而他們中間，冤家觀念，非常深刻。無論如何招呼，那家人始終不肯進來，卒在屋外打野飽飯，罵

宿一夜。等候明天一早，請這班漢官，請到家裏去供奉。

（第二編完）

第三編 昭覺途中

別離了西昌

一住十三天。心如火急的我們，幸於八月四號早晨，告別西昌城，起程東進。初到此處，已見馬上就離開。要走的時候，事又有點捨不得這美麗的城市。兩星期來，西昌各界所給予的招待與同情，太使我們感動了。朋友們告訴我，本國此次來昌，竟令整個西昌哄動起來。對於冒險重入涼山考察，他們懷着一種熱烈的期望。在我們一方面，這種同情與關切，使我們愈加感覺自己責任重大，不得不加倍努力。所以一面留戀，一面仍然急於要啓程東去。進行考察工作。

動身以前，一位朋友，送給我們一隻「猴瓢」。這件東西就是一隻猴子的腦蓋骨。夷區地方，行人皆飲生水。本地人傳說，試驗山上的溪水，是否有毒，其法係用猴瓢取水。凡是有毒的水，必使猴瓢變黑。沒有毒的，便不令猴瓢變色。因此對於入夷區的人們，此物乃係一種無價之寶。實在此事完全是一種迷信。後來我們在涼山中試過，所有的水，均不使猴瓢變色。不過即此一端，可見西昌人民對我們的關切。自己雖不迷信，對於這番盛情，我們却是非常感激。

宛昌河一位劉姓黑夷，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家在該處，係一大族。在西昌他約我們到宛昌

河去。到該處後，負責派人，一站一站地送到昭覺。宛昌河並非位在去昭覺的大路上，而是在旁邊一點。其地距西昌城約兩站路。自玄參驛分路向北去，一天即達。夷人不慣於漢人城市生活，不肯上城相會，祇允在宛昌河迎候。費了好些事，最後我們雇妥挑子，挑行李，送到宛昌河。說定勞力代價，每名挑子，每日二十元，不供伙食。我們各人的行李，簡單達於極點。可是所帶鹽布，重量不輕。連王主任一共十二人，十位挑夫，方纔勉強將行李貨色，一齊挑下。

此次旅途中，雨似乎特別和我們有緣。每逢從一處地方啓程，往往會有大雨替我們送行。離開會理的那天，碰著狂雨淋得狼狽不堪。離開西昌的前一晚，徹夜大雨下個不停。一直到第二天很晏的時候，方始轉小。這樣使我們第一天動身，就弄遲了。

本來預備二號一定要動身的。邀我們去宛昌河的夷人劉某，爲此事替我們「打木刻」（夷人裏面一種卜卦的方法），結果受是二號動身不吉利，必需四號纔好。對於此等迷信，我們當然不過一笑置之。雖則知道他迷信，當面不便辯駁，心裏打算，是無論如何要在二號啓程。不料雇挑子雇馬，始終弄不好。一號晚上，我又大發瘧疾，睡了一整天，不能起床。後來終於到四號方始走成。夷人對此，一定以爲他所占的卦，十分靈驗。事情有時候真會這樣湊巧。

大墳堆

離開西昌城，已經是上午十點鐘。雨總算是停了。出城南門，走過東南河上的木橋，左折循大路向正東去。這條路平常天晴時很好走，雨後土路濕滑泥濘不堪，許多段大有「寸步維艱」的感想。到西昌的那天，碰到這樣的路，弄得狼狽不堪。不料離開西昌的一天，又是如此。我們十幾個人，連同

猪夫，一共二十餘位，一個個赤腳草鞋，踏着異常泥滑的路往前溜，瘦得幾乎和烏龜一般，以每點鐘不過五里的速度，向前緩緩推進。

十點半到大墳堆，距西昌七華里。此處是一座村莊。村中路旁有一座古塚。其前一塊石碑上，刻有一古大墳堆四字。以此處以前必有一段悲慘的故事，可惜現在早已失傳了。雷季實先生夫婦，寓居在此。冬天知道我們經過此處，特來送行。在路旁鄭保長所開小店裏，他與我同把酒話別，我說，這裏是二十里長亭。

在大墳堆停留半點鐘。喝了不少的酒，吃了好幾碗米粉，一個個醉薰薰地。我們在十一點半鐘，方又告別雷先生，動身前進。里村涉過一道淺河，地面漸趨荒涼，路却比較乾燥，不若以前那樣難走。此時路線，仍係偏向正東行。穿邛海邊的西昌田壩前進。自西昌東行入夷區，本來第一天應宿支參壩。動身太晚，眼看已無希望，我們只好悠悠地走，決定當天即宿大興場。

川心堡

在大墳堆前面五里，到達川心堡。這是一座頗大的村莊，距西昌城實約十二華里（俗稱十五里）。村中有淺溪一道，橫流穿村，其上架有木橋。王主任先動身，早到此處。宛昌河夷人代表十餘人，來此歡迎我們。此時已是下午一點鐘，搗夫們未吃午餐，餓了停下打尖。我們略停以後，先向前進。

川心堡以後，直到烏角，途中一切溪流，除一兩處外，不復搭橋。剛離此村不遠，隨即先後兩次水。走過兩道河水。兩河彼此相距約一里，水均泥渾而流急。過第二道河後，前行一里左右，平壩漸完，路緩上趨，方向略帶東南。又約兩里，趨上砂岩山，一部陡上。兩里到一坳口，路改平坦，旋改

微下。一路自西昌來，路右（南）一直遙循邛海行。隔岸望見爐山，湖光山色，風景殊美。惟左邊所見脚山，完全是光禿禿的紅土；連一顆樹也沒有，未免有煞風景。自坳口起，在矮山頂地帶行約兩里半，路突向右折（此處距川心堡約九華里半），改朝東北方向走，邛海可不復見。此時路勢又復緩上。半里餘另過一處坳口。自此前行，循山間路陡下。里餘過一小湖，下趨較緩。半里涉過一道頗大的泥水河。前去路復泥滑難行，大體平坦。里半左右，改循石級上坡，路左旋走過一座小村。又半里餘，到達大興場停宿。將到的一段，太陽忽然露面。原來陰冷的天氣，至此陡轉和暖。走到街上，太陽已斜，時間是下午三點二十分了。

大興場

大興場是西昌以東漢夷交界的一座村莊。夷漢交易的中心，其處距川心堡約十五華里，西昌約二十七華里（俗稱三十里）。自西昌來，到此算半站路。街上住戶，全是漢人。夷人自東邊來，到此趕街，多半當天回去。個個有些夷胞，天晚就宿在街上，倒也相安無事。本地人說，民國八年，涼山大舉叛亂的時候，此村曾被夷人攻入，洗劫一空，漢民被殺者達數千人。這種不快的回憶，目下在一般居民心中，業已漸漸地淡去。在本街上，漢夷兩族，處得很好，彼此能互相了解敬重。此等情形，在邊地殊屬難得。兩族交界的地方，彼此如此和善相處，尤屬罕見。大約雙方能以無隔閡地通話，乃是建立這和完美精彩的基礎。此處街上漢人，類皆能說一口很好的漢語。來此趕街的夷人，大都漢話也說得不錯。因此彼此之間，這兩族的人，能以兩種不同的言語，暢談一切。這樣一來，無怪他們能以感情融洽了。在西昌的老百姓，對夷人恐懼已極，提及涼山就頭痛。和他們說去昭覺，大多

數人以爲那比登天還難。大興場距離西昌，雖則不到三十里，空氣却完全不同。此間的人，覺得到昭覺去，不算一回事。旅途當中所經過的許多地方我們對大興場印象特別好。此處街上做生意的，特別客氣。對夷人好，對漢人也好。對於我們這些從外面來的人，不但毫不欺生，而且非常克己，道真難得。我們到此，在街上的一家飯館吃晚飯。老板娘招呼得很周到，飯錢祇算八角錢一客，比當時西昌市價低得多。自己買菜交給她煮，五塊錢就吃了一大桌菜。肉和蔬菜，兩俱不少。試進夷區的第一天，總算是沒有受到罪。本地人自製的豆瓣醬，尤其鮮美，祇恨無法帶走。西昌板鴨，向來有名，此處亦產鴨子，可惜時值夏季，鴨未長肥，不能製板鴨。連我們想買一隻鴨子煨着吃，亦未成功。他們的打算，鴨子養肥，冬天用來製板鴨，獲利較豐。此刻在瘦時賣去，未免太不合算了。

大興場位在西昌城正東，螺髻山脈的腳山上。從爐山拔舉隔湖瞻望，此村彷彿在對岸近處光山的半腰挺出。到此纔知村近山脚。往東上山去，山高得很。村子不算小。正街爲一條土路。由西向東展出，全長約計三四百米，中作三折。總村築有土牆，並有碉堡三座，這是昔日防夷的遺跡。來到此村，正逢趕街，真是巧極。下午街尙未散，得窺全豹。街上所賣東西，食品占去主要成分。蔬菜攤，麵攤等，到處皆是。特備夷人用的窄幅粗布，以及他們所需要的鹽巴，針線等等，亦有多處出賣。此間買賣，顯然大都是將就夷人胃口。街上設有一個郵政信櫃。住戶大都是農夫。商品方面，祇有一兩家雜貨店，賣漢人所要的各种普通東西。

正街以外，此村還有兩三條旁街。其中一條偏僻的地方，是武廳官所在地，此處乃是全備備一的公共機關。聯保辦公處（「西昌第一區第五聯保辦公處」）及小學（「大興場初級小學校」），皆備設此廟中。小學課堂，祇有一間，即設正殿對面的大戲台上。到此小學已放學，我們得到許可，便在

那戲台上席地而臥，度此一宵。究竟漢人地方不差。在此睡得雖擠，到還舒服。以後再向涼山前進，這種福便享不到了。睡後半夜一批夷人來到，亦宿此處。他們是屯委會徵來受訓的夷人，睡在大殿左廡樓上。黑夜大家看不見，不覺得怎樣。第二天一早醒來，那些睡覺素來不要鋪蓋的夷人，一共二十多位，在樓上或坐或臥，成排地爭以好奇的眼光，投向我們。

聯保辦公處，設在正殿。該處關帝和關平周倉的偶像，並未移去。在這種環境下判案，頗屬餽有劇味。聯保主任，口材極好。我們到時。正值有兩位鄉民，因事爭執，投訴到他那裏。許多老百姓，圍着一張辦公的長桌子坐下。雙方辯論，不下三小時之久。最後始由聯保主任宣判了事。

由四昌隨我們來的挑子，走得意外地慢。從川心堡到大興場，十五里路，走了不下四點鐘，弄得傍晚，眼望欲穿時纔到。我們幾乎以為他們將行李拐走了。一看這樣不行，我們祇好臨時將他們解雇，托大興場聯保主任，另雇一批挑夫，說定每人一天工價十元，趕路去昭覺，伙食須由我們管。去宛昌河之議，由此作罷。一路由川心堡伴我們來的十幾位黑夷，也打發回去。

夷語第一課

晚上在大興場街上坐茶館，碰見一位毛姓的黑夷，談到相當投機，我們向他請教夷話，學了一些普通的字和常用語句。這點初步知識，對於以後涼山旅行，幫助不少。釋夷亦有文字，亦作方形，大抵由象形而來，略似中國篆書。其造字原則，大體與漢文及埃及文相彷彿。寫下時各字橫行，自右向左，與英文正倒相反，與漢文以前通行之自上至下亦有異。尤其可以注意之點，是其字形雖係每字單獨成一單位，非用字母排背，與漢文相同；讀音時則許多字並非單音，而係複音，每個具有兩個或更

多的音節，後一點與漢文大有區別。其發音頗爲複雜，若干音不能用英文字拚出，而需兼採法文與俄文的音。各字讀法，音節亦有輕重，但重音讀得並不太重（此點與藏文相反），且多係在最後一個音節上，與法文相彷彿。但對此點，亦有例外。少數的字，重音係在前兩幾個音節上。另外還有一種特點，是夷語當中，常用雙字音（兩個音擺在一個母音前面）。隨便舉幾個例子，將夷語用拉丁字母拚出，可見一斑。夷語牛叫 *leho*，馬叫 *maba*，「喂」叫 *inag*，「*i*」叫 *inma*，「*i*」叫 *inma*，「平地走」稱 *inma*，「服從」或「領袖」稱 *inma*，「*i*」十九歲」稱 *inma*。大都每個夷字，以雙音（兩個音節的）爲多。有些簡單的字，則係單音。

傑夷文字，實在祇有「筆摩」識得。有字必有其音，有音則不一定有其字。夷字總數，據說一共不過三百左右。許多話祇有音而無字。同時夷人文化低落。好些東西，從未見過。好些觀念，從未有過，後來與漢人接觸，知道這些，便將漢字的音，全盤搬去，未加改造，例如「中央」，「九子槍」，等等，他們的話，和漢文毫無區別。

英文文法倒數，賓詞在前，動詞在後。因爲這樣，學會一點漢語以後，此種習慣，一時無法糾正過來。例如「針一顆給我」等，在涼山是常可聽到的。

各處傑夷，語號亦少有區別，尤以對於若干名詞爲然。不過大體說來，各地夷人，大都能够彼此通語。這點比起若干漢人居住的區域來，還要高明些。

向夷區進發

大興場一宿，第二天一早，吃過早飯以後，八點三十五分，我們動身前進，由西昌同來的黑夷對

某，因事滯留此處。恰巧在街上碰見兩位黑夷青年，其中一位是青年團員。他們兩位，便自告奮勇，領我們前去。他們二位，是叔姪關係，却是姓不相同。姪子爲青年團團員，名叫「共喜阿哥」(Kisig)。弄熟以後，不叫其姓，即稱「阿哥」(Ago)。夷人生活艱苦，易於出老。這位雖不過二十九歲的年齡，面目却已顯得相當蒼老。他的叔父，名叫「伊紐茲黑」(Inewanzet)。「阿哥」說，他們一家，是濼爛地方的大族。由此我昭覺，沿途都有他們家裏的親戚。所以和他們一起走，一切沒有困難。這位青年，在夷人當中，還算比較活潑的一位。他隨身帶有一隻夷人的口琴(夷話叫做「阿的」)這口琴很少，用竹子製成，裏面有銅片，奏時要一面輕吹，一面彈撥。發出的音樂，雖則音調簡單，倒也幽雅。

從大興場前進，路初略帶東南，不久旋改正東，穿田壩前進。稻田以外，此處彌于上，有一小部份爲草地。如此約行兩里，涉過一道急流的小河。前去續循石板路走，兩里路左走過一座大村，名「石牌坊」。此村距大興場約四華里不足，居民仍均係漢人。又一里餘穿過另一座漢人村莊，名「三官廟」，距大興場五華里。以前大興場一帶，種鴉片烟的很多。此次走過，全未看見，也許被剷除了。

從三官廟前進，路穿兩條河流間一片丘陵田走，勢向上趨。里餘又穿過一座村莊，名「蕭公廟」(距大興場約六華里餘)。在赴昭覺旅途中，這是最後一座純粹由漢人居住的村子。出村下陡坡，即過一很寬的大河，名叫「石嘴子河」，亦稱「蕭公廟河」。據說我們運氣不錯，那天水還算小。不過「水」過去，已經够費事。水深及膝，泥渾狂流。涉的時候，感覺不易踏穩。我們空手過去，還不緊。挑子拿着東西，可就苦了。最後他們所採辦法，是將行李頂在頭上，一件一件地遞過去，如此

消耗了不下一點鐘。

在河灘路事休息後，十點零五分，從河東岸前進，路改向東北曲折行。兩里左右，走過「保樹」，距大興場約九華里不足。此處祇有兩三家人家，仍是漢人，一位名叫楊興盛的，住在此處，在本館頗有小名。自大興場起，沿途各村，均築有碉堡，以資保衛。此處亦非例外。

在保樹前一里餘，路改陟行上山。自大興場至十華里，幾乎全部是非常平坦的路。到此地形突變，路陡上坡。此種山暗紅色砂岩及沙頁岩，構成的紅土光山，爲涼山這中最大的坡子之一。該山名叫「腰站坡」，乃是目前漢夷兩族事實上的分界處。山上完全沒有人家，漢人地界，止於山脚。夷人住處，則在翻過山頂以後。途中在坡上偶爾看見一兩座漢人的墳墓。此點暗示從前漢人的勢力，一度達到這些地方，現在此等處所，連上墳的人都沒有了。

我們的隊伍，在上山途中，不久即顯然分成三羣。同行的兩位黑夷。雖則那位叔父有點小病，走到非常快。他們爬山爬慣了，一點不覺費力，我們却跟得好苦。多敵同人一溜可在第二隊，走一段就要歇上一會兒。至於負責押挑子的，陪他們走，掉在後面，慢到極點，不久影子都看不見。我們在大興場揀了刀快，當初以爲得意之作，那知事情並不如此簡單。這些挑夫，身體雖較由泗昌雇來的那些要壯健得多，可是大多數仍然經驗很深，而且許多從來沒有挑過東西，很不習慣。走幾步就得停下來，其中一位老頭子，不挑扁担而替我們攜行李，尤其是特別走不動。押行李走的兩位同人，真是苦透了。

Azi-ka-do，（夷語「復復地走」的意思），同行的兩位黑夷，老是這樣催着我們這羣走在前面的人。自山脚循東北方向，曲折盤上山去，路勢大體陡上。如此計行十一華里左右，方始爬到山頂

幼日。半山的人，西望又見邛海在下。到了山頂，回頭向下望，邛海水面如鏡，鎮山倒影，映在湖中，極爲美麗。此處乃是最後可以望見邛海的地方，再往前走，便和這般小湖永別了。近山頂一段，路勢緩平。山上開有蕎麥及洋芋田。蕎麥頗開美麗的粉紅色花。更上一點，路旁蕎麥農田不少。田中見有夷婦、正在工作。在夷區見夷人，此尚係我們生平第一次。

邛海爐山以外，從腰站坡頂，西望下面並可看見西昌全景。城西河流，亦歷歷可見。遠望積雲，引起無限回憶，因寫當天遐想趕路，在山口停留不久，便又前進。自此路折往北行，緩向下趨。不久即在兩山間緩下，路旁燕麥田不少。略前路右溯一小溪而下。此時田間所種農作物。燕麥、蕎麥以外，並見包穀及黃豆。不過玩竟極拔過高。包穀長得不好。半里涉溪，溪到左邊。又約一里，下到一條河的河灘。此河由東向西流。河身不寬，可是深而湍急，涉過頗爲費事，偶一失足，幾掉水中。過河行半里餘，即到玄參壩停下。

玄參壩

玄參壩在腰站坡山口前面約兩華里。由大興場到此，俗稱三十里（半站路），實則不過二十三華里。原來計畫，在此打尖，當天加緊趕到保保滯住宿。不料先鋒隊走到此處，已是下午一點半鐘，區區二十三里路，一共在路上費去六點鐘之久。原來很好的晴天，到後不久，忽下大雨。陰冷不堪。在後面押行李的同人，淋得一身透濕。下午三點半，方始來到。停下一會兒的雨，不久又下起來，天公彷彿故意和我們作對，在這種情形下，想趕保保滯，當然是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在此處歇下了。

玄參壩已是昭覺縣境，不過昭覺縣政府的命令，事實上不能行到此處，西昌縣也管不着。實際上

總是一處黑夷勢力支配的地方，雖則此處也住有兩家漢人，因此可以算作一種漢夷雜住的處所。按地理上說，腰站坡的大山，便是西昌昭覺兩縣分界處。同時也是漢夷兩族的界線。

此處夷人，住在山頂領袖黑夷，叫做「老陸」。漢人居住的地方，略為在低下一點，故意和夷人分開，界限分得相當清楚。他們仍然保存獨立的人格，並不是黑夷的娃子。不過所住房屋，矮小脆弱，達於極點，還趕不上本地娃子住宅那麼寬廠清潔。到此以後，而來的黑夷，知道我們意向，徑直引到一家漢人家裏歇下。住定以後，我們爲好奇心所驅使，爬上小坡，參觀夷人所住的區域。他們的住宅，一眼可以看見的，大約有五六家，散佈在漢人居處後面平坦矮山頂上，彼此相隔頗遠。每家住宅，外面用一道矮矮的土牆圍住。房屋本身，作一種院子形式，計有屋三四幢，一部份用茅草屋頂，一部份用板頂。圍牆接漢人地區的關係；此處夷人，總算相當開化。比起我們後來所見真正的涼山夷區來，玄參爾所居住的娃子住宅，較之那些地方黑夷所住的，還要整潔寬廠得多。但是無論如何，此處夷人家園，建築形式，與漢人殊有區別。初由西昌到此，驟看這種建築，覺得非常奇特。

山上所住娃子，至少有一家，原來是漢人。但是年深日久，那家的人，對於自己的過去，一起忘記了，甚至連漢話都已經不大會說。這就是漢人被擄去的下場。該家一位老婆子，病得快死，也不知道找誰來醫。他們一切生活習慣，業已完全夷化了。另外一家娃子，大概原來就是夷種，倒顯得比較快樂些。由他家穿洞出來，在前面一片小平地上停下。不一會兒，十幾位夷人，圍圍來看我們，連黑夷「老陸」，也在裏面。天雨地上很濕，我們都沾着。他們的習慣，休息時候，多半愛蹲下。所以圍住我們，蹲了一圈。此行，未帶翻譯，彼此語言不通。幸虧由大興場來的挑夫當中，有一位名叫呂寶臣的，以前當郵差時，曾經走過涼山，夷話說得很流利，因此一聽便叫他權充翻譯。夷人首先問我們，

來此是做什麼的。答以我們乃是一漢家色額，有公事去涼山考察。呂某翻給我們聽，以後，他們當中，彼此幾哩咕嚕，說了好些，不知講些什麼。

玄參屬漢人家裏，仍可通用法幣，夷人家則不用。據節羅布銷耗，乃是我們投宿漢人家裏的一種理由。此處漢人，實在一共計有三家。一家姓額，一家姓李，一家姓耿，耿家因患虛脚病，前些時候，全家業已死絕。現在剩下來，祇有額李兩家。房屋隔路相對，額家比較大些，到此後先到該家歇脚，吃飯也請他代辦一切。主人家的女婿張某在此幫忙。從談話中觀察，大約他是由西昌因逃避兵役來此。漢人住處，究竟不同。房屋雖然矮小簡陋，究竟還是漢式結構。不過茅頂以外，亦已兼採木板頂。額家在此，除住家外，兼營一種「店子」（旅館兼飯館）的生意。這事對於我們，異常方便。他家裏還養有雞，並且自己磨豆腐。所吃的米，從大興場運來。早晨由大興場來，本來以為當天晚上就要實行過夷人生活，却不料走到此處，仍然吃到兩頓正式的白米飯。意外得來，感覺特別舒服，人生每每如此。祇是這些漢人，太不講乾淨，家裏煮爛多得可怕。比較還是李家乾淨些。所以我們決定宿在他家，讓夷人和挑夫們睡在額宅。兩家房子，房頂都是漏的。下雨的時候，站在裏面，雨點到處向頭上淋下來。

旅途中第一次省去午餐，我餓得走不到玄參屬，已經餓得不堪。不久忽下大雨，更是飢寒交迫。主人飯還未熟，飢不擇食，連生洋芋也拿來吃了好些。同來的兩位黑夷妙極。一到此處，看見我們在休息，爬到吊樓上，納頭便睡。既不覺冷，又不覺餓。弄好東西叫他們吃也不吃。上面漏雨亦不怕。這事我們當時十分驚訝。後來纔知夷人平素就不吃午餐，而且出外時常露宿，所以此等事他們毫不以爲奇。午餐晚餐合併在一起，於下午四點鐘吃下。主人家居然替我們辦了兩樣菜，葷花和辣椒炒菌子。

他喂的雞，不肯賣給我們。將十一塊半圓幣，向他換來一元半銅洋，着人到表人家。買來一隻雞，煨好作明晨早餐，準備一鼓作氣地趕路，我們便於下午六點睡下。

借宿的李家，是一座很小的茅頂房子。裏面三開間。左右兩間，各有極不牢實的吊樓。該家祇住有一位很髒的老頭子，和一位憔悴的婦人。泥地不夠我們睡。原索兩位主人，是各住一間吊樓的。我們沒辦法，商量要他們讓一間。他們堅執不肯。後來纔發現，他們兩人，乃是翁媳關係，自然有所不便，不願聲子如何反對，我們終把他送到鄰家。這樣像沙丁魚一般，十二個人，勉強擠下。

在玄參壩吃還吃得不錯，睡却睡得很苦。屋子很小，擠得無法翻身。舖蓋一部份在路上淋濕了。房頂既漏，地上又濕。一夜繼續下着大雨，冷濕之餘，狼狽不堪。最奇怪的，居然大家睡得很熟。第二天一早五點醒來，主婦已將所養的一羣雞，從她所睡那間吊樓趕下來飛到我們身上，於是不得不起床了。

保保溝途中

飽吃一頓早餐以後，上午七點三十九分，我們自玄參壩啓程。前一晚雖下大雨，早晨却又是大晴天，令人爲之一快。山村略走一小段回頭路，隨即過小溪左折，前去大體向東南行。趨上緩坡，往山頂去，一部陡上，一部則頗平。兩里路向下趨過一小溪，旋改陡下，半里過大溪一道，溪底係山整塊石板構成，水由路右作小瀑布狀瀉下。過此溪後路復改陡上，後來一部較緩。如此前行，不久進入山頂地帶。途中四面張望，山頂地大多闕成耨麥田。某處見溪水一道，循陡石岸瀉下如練，反映陽光，殊屬美觀。

由玄參園計向東南行七華里，到達一處山口。這七里路，所爬還是玄參園後山，所以此處山口，即稱「玄參園嶺子」。另外一種名稱，是叫「燕麥地丫口」；因為將到丫口一段，平寬的山頂地帶，大部闢成了燕麥田。此刻燕麥尚未成熟，一望一片青苗，看去和普通小麥差不多。自玄參園到此爬的山，大體係由暗紅色砂岩所構成，間亦雜有同色的泥頁岩。實在說來，此山乃是昨日所爬腰站坡之續。不過這一段路，比起爬上腰站坡，要緩和得多。因需爬上腰站坡的關係，玄參園的海拔，要此大興場高得多。此處丫口，更要高了。將近山頂一帶，見有白雲懸垂。走到丫口，雲却已到脚廬。

在燕麥地丫口，休息半點鐘。前行路左繞山頂走，有下有上，大勢頗平而微向上趨。沿途山頂地帶，多已開田。種農作物。以燕麥及蕎麥為主，與過丫口時相同。入後地勢愈高，蕎麥漸少，望去全是一片燕麥。約行五里左右，燕麥亦少改穿兩脈緩坡矮峯間一片頗寬的草地前進，路勢極爲平坦。此種情景，極似康屬地方關外草原地帶。農業區域，至此一變而爲適於畜牧的水草地。小溪一條，流經路側。一部草地，仍然闢成燕麥及蕎麥田。草原上見有夷人放牧。所牧牲畜，馬，牛，羊，豬都有。穿草原平坦行約三里路復改緩向上趨。又兩里，停下休息。此處地名「燕麥地」，距「燕麥地丫口」約十華里。自該處到此，十里路大體係向東北東行。最初一段，向北成分較多，後來則多向正東。

自「燕麥地」前行，草地旋即穿完，路向上趨較陡。此時展望，四周平緩矮峯上，滿長極小的發青樺樹，其中雜以羊角樹、小杜鵑，及小松樹，乃是一幅典型的康屬高山風景。觀察情形，大約這一帶山上，當初原是很好的森林。被人毀滅以後，久無人管。現在自然環境，又在重新造林。如此仍向東北東行進，計行三里，過另一座丫口。自此展望，不遠右邊見平地一大片，其上部份闢田，田中

並有一口清水塘，即係「燕窩塘」。自此下口緩向下趨，穿草地走。半里不足，路右即走過「燕窩塘」。（距「燕窩塘」約三華里半不足）。更前里半，趨上細樹上坡。又半里，再過一座山口，山該處路左繞山而下。兩里餘，改陡下，旋過一道小溪，復改上趨，初陡後緩。兩里又到一座坳口。此處地名「四二廟子」，距「燕窩塘」約九華里。自地理上說，其處爲一座分水嶺，形勢頗爲險要。由玄參場到保保溝，途中以此處海拔最高。坳口略左，設有一座茅草搭的哨棚。保保溝的大路保頭，馬家黑夷，派有娃子在此守哨。走過的時候，夷籍哨兵揮着一面劉主席所獎的黃緞黑字獎旗，向我們要哨錢，談話以後，知道他是一位「木家」（Ma）家的夷人。

從「四二廟子」前進，晴天忽已轉陰，並有雨意。在高山上行走，頗然感覺頗冷。一路緩而下趨，又穿草地走。方向初向正北，後又大體東北東。一里左右，路改陡下，左邊旋溯一溪而下。又一里，涉過此溪，溪到左邊。再一里，在草地上停下休息。此處地名「七里壩」，距「燕窩塘」約十二華里。由玄參場到此，計程二十九華里。到此已將正午，一上午又已費去。據後來實測結果，自此前去宿站保保溝，尚有十八華里。我們在草地上坐下休息的時候，附近見有黑夷數人，也正路過此處休息。另外草地上還有牧羊的夷人。路遠處黑夷數輩，結伴循山徑回家去。要是我們單獨來此，看見這許多黑夷，心中雖免不有點胆寒。現在有「阿哥」叔叔在一起，心中倒很泰然，反能從容觀察這些夷人的服裝和習俗。此處所見夷人，頭上皆戴有斗笠。有些就和普通漢人所帶斗笠一般。另有一種，上面蒙上黑布，頂上伸出一個圓平的蒙布小頂子。斗笠以外，一部份夷人，頭上是用黑布纏上包頭。

由七里壩行，方向仍向東北東，穿草地緩上。約三里餘，草地走完，路改陡趨上山。由「燕窩塘」以前五里到此。二十里當中，絕大部份，所經全是一望無際的良好草原，極宜於發展畜牧事業。以

前這一帶，據說曾有漢人住過。現則遺跡蕩然無存。目下夷人住在此一帶，畜有牛羊馬豬。但對此片優美草原，似尙未能充分運用。政府若能對此積極予以發展，牧畜生產，當可大有增加。

上山兩里，到一峭口。伊素茲黑，在此分手回家。剩下「阿哥」一人，特別爲我們犧牲。引到僕僕溝去。自此峭口前行，路向下趨頗陡。此時草地全完，不可復見。所過山地，山上樹木甚多，其中亦有較高火者。想來此處當初必是最茂盛的森林。後來大部被催殘了，留下的多是小樹。樹木種類不少，以松柏科爲主。冷杉，雲杉，均頗不少。另外見有普通鐵杉，「雲南鐵杉」，「麗江雲杉」，蠟青杉，小杜鵑，羊角樹等等。一部份杉樹高大成材。入夷區後，沿途所過，全是光山，至此乃略見樹木。根據後來經驗，這條路上，黃茅埂以西，此處與四塊壩子途中的棱棱樣子，幾乎是路上催一比較河稠森林的地段。涼山雖然地曠人稀，樹木却真有點少得可憐。

下山路約行六里，涉過一溪，路復陡趨上山。一里餘，復山路左繞山緩下。此時路向南行，但不久復轉向東北東。時間已是下午一點半。早飯吃則吃得很快，到此業已餓得走不動。正巧對面來了兩位漢人，身上帶有醬巴做乾糧。我們向他們討點吃，起初很慷慨。後來大家一羣。一下子吃去一半。他們叫苦不迭，趕忙跑了。緩下約兩里左右，又過一溪。就去改由路右繞山陡下，左溯一河而下。此河即係流經「保得溝」村下的拉居河，在此處並不寬。行不遠，即見保得溝村，在隔河半坡上展出，路亦旋改緩下。溯河下行共約兩里餘以後，涉水過此道小河。過河路即上坡。一里到保得溝停下。將到此處一段，沿途路旁常見小竹。遇見漢人數輩，坐道旁以燧石擦「火絨」（一種草，一名「火草」）取火，燃草煙暖之，意態優閒自在。

保保溝

保保溝距玄參壩，實約四十七華里。整整是一站路。審審三十里，實大錯誤。不過這段路比較很平坦，走來甚易。如果地到熟習，趕路來半天趕到，不成問題。祇要行李有辦法，從大興揚一天到此，也並不困難。有些健步的甚至可以一天趕九十七里路。由西昌趕到此處住宿。我們一早從玄參壩來，中午不會打尖。下午兩點，就到達保保溝，總算到得早，挑行李的挑子們，遲了四個半鐘頭，下午六點半方到。

保夷真愛居山頂。保保溝地方，海拔甚高（大約與玄參壩相彷彿），熱天相當冷。但是他們住家的地方，仍要選擇在山坡上。拉居河的河溝，明明在下，正好濱河築屋，他們却偏不幹。大多數的房子，乃是築在半坡，靠河邊的反面。附近一帶，拉居河兩岸上坡上，又見園有燕麥田不少，尤以東坡此村周圍為甚。燕麥以外，其他主要的農作物，即是洋芋。礦物方面，附近產有白土，夷人拿來代替石灰粉牆。

此處村屋，與別處保夷村落一般，亦在坡上散布頗開。住戶似乎不少。一眼望去，可見十幾個院子。此處院子，與玄參壩不同，不用土牆四周圍住。而用本地所產編竹，編成篋籠包圍。此種竹篋，與漢人相差較近。因此驟然一看，不若玄參壩那麼離奇。但是篋籠包圍以外，常見有單個的小篋棚，用一張大篋籠變過來，作成兩邊着地的半圓形頂蓋。其兩端即任其露空，連泥牆也沒有。裏面則祇能坐下或者睡倒，站起就伸不起腰來。此等豬狗一般的住所，即是窮苦娃子寄宿的地方。因為逼近漢人區域的關係，此處已可看見上下階層享受的不平等。

僑漢溝主要地是馬家黑夷居住的地方。其處頗稱黑夷，夷名「馬烏哈」(Maha)可並設漢語的時候，他願意人家叫他「馬烏哈」。借住黑夷家，多少要有相當介紹方安。我們此來，有「共喜阿哥」一道，當然不成問題。「阿哥」和馬家，還是親戚，因此和馬烏哈很熟。此處雖然已是完全一座保夷村莊，中無自由的漢人居住，但是地方究竟逼近漢人地界，一切風俗習慣，都已開始有某種程度的漢化。交易媒介，鹽布以外，法幣和硬幣(銀洋)，在此亦可通用。物價以鋼洋爲準。當時市價，一件布值三塊鋼洋，鴉片煙一錢售一塊鋼洋。鹽巴則不過四元法幣一斤。鋼洋對法幣的兌換價，在大興場是八元鋼幣，合一元鋼洋。鴉片爲本地出產之一。到此即見拉居河河溝中，種有若干塊鴉片田。隨處紅白兩色罌粟花，正在盛開。好久聽見涼山夷區多鴉片，在此初次看見實在的證據。人們說，夷人自持甚謹。田中種上許多鴉片烟，專門預備賣給漢人以牟利，自己却絕對不吃。這句話實在並不確。許多地方，容或老這樣，但是並不是每處都是如此。例如馬烏哈便是一位煙癮頗深的癮君子。

因爲地方高寒，本地出產的食糧，祇有燕麥，蕎麥，洋芋，和圓根四種東西。春天三四月，可以喝到羊奶，別的時候則不行。至於牛奶的話，那就根本沒有。

我們到僑漢溝很早，太陽不過略偏一點。主婦在篋籠筐外面，靠籬籠坐著，正在忙於用那夷區特有的小型織布機，坐在地上，用羊毛織成窄條呢子(所謂「毯子」)。這種織布，白色中帶有一條綠紅色的直線，正是黑夷婦女用來作拖地長裙的一種材料。主人馬烏哈，那時坐在籬籠筐圍以內，正屋前面的院子裏，閒着無事，一人沉思，享受那黑夷男子獨有的清福，無所事事地坐著。我們來到，方把他的沉寂打破了。

馬烏哈家裏，房子不小。正房三開間，坐北朝南，裏面是一般的典型的樣式布置。正屋以外，左側有一間豬欄。右角有一間牛欄。馬却仍然和人住在一起，佔去一間正屋的樓下，牛欄之前，靠近錢籬包大門的那個角上，建有一間娃子住的屋子。這間房子，簡陋異常。茅頂草牆。與牛欄並無區別。在這間屋裏，成天伺候主人的娃子，過着非人的生活。這樣未免太不平等了。替我們攪行李來的挑子，主人將其當作娃子階級看待，祇許他們住在此間極其簡陋的娃子房，弄得他們挨凍挨餓，抱憾不迭。

正屋裏面，主人住在右側一間。該處用簾幕作隔牆，隔出兩間房。一間供內眷居住，一間主人用作寢室，繪在裏面抽大煙。與主人住處相對，左邊一間，樓下用作馬欄。中間照例是廳堂，客堂，兼飯廳。當中開有火坑。安有三塊鍋渣石，上面架上一隻三尺直徑的大鐵鍋。火坑四周，舖有簾幕，上面懸有一隻大木鈎，可以掛簾子。夷人家最大的寶物——鹽巴——普通多半放一罇在此處籃子裏，進時隨時拿出些，撒在菜裏。左右兩間，均有吊樓，用臨時梯子上下，棧上樓板，係以細竹稀疏編成。跑上去覺得玄極。此等樓上，平時用來堆柴料，有時也存放一部份食物。客人來了，便以之招待賓客。不過這種招待，我們却不敢領情。我們的性命太寶貴，不願到上面去嘗試。晚上大家在火坑旁邊，就泥坐或篋席上，攤開地鋪，縱橫睡下。

馬烏哈是本地的一「大路保頭」。所謂「大路保頭」，乃是一種前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竊賊賊之一。按照此項制度，凡是通商大道，常爲夷人出入所經者，即令沿途有勢力的黑夷，負責保障行旅安全，由政府每年給以一定數額的金錢報酬，稱爲「保路錢」。得有此等待遇的夷人，由此得到「大路保頭」的稱呼。後來訛傳，有時遂稱他們爲某某保長。在此處「保長」二字，當然與漢人地方官職中的保長，頗有區別。涼山黑夷，既係一盤散沙，彼此互不相幫；一條大路上，沿途自可有幾位

大路保頭，至少一點可有一個。有時甚至一處地方，可有好幾位有勁力的黑夷，同時擔任大路保頭之職。蓋此種羈縻辦法，運用時不無其濫，所以如此。雖然如此，馬烏哈乃是僕僕滿惟二的大路保頭。在「四二場子」守哨的「木家」夷人，便是他所轄娃子，由他派去保路的。據他自己說，本人祇轄有四五家娃子，一共七八十名。另外尚有四名丫頭。除他以外，本村還有好幾家馬姓黑夷，都是他的本家。他們各自轄有一家至幾家娃子不等。馬烏哈夫婦，均係中年人，大約有四十多歲光景。家裏未見有少爺（也許他們結婚後，自己組織小家庭去了），祇有兩位年輕的小姐。烏哈本人，漢話說得非常流利。和我們談話，彼此暢通，無需翻譯，這點實屬難得。然而惟其相當懂得漢人裏面許多事情，他比一般夷人更要刁猾得多。文化沒有配合教育，祇有把一個人變得更壞。烏哈說，他自己到過西昌。我們看他身上，佩有一隻洋鐵皮製成的徽章，日夜不離。這隻徽章，乃是西昌行轅邊陲調查團所給。因爲未吃中飯，我們來到馬烏哈家，肚皮餓極，人也疲倦不堪。人類最初的需要，逼得我們不得不開口向主人討東西吃。一聽這話，他帶我們到屋子裏去。從靠後牆的一隻木櫃裏，伸手拿出幾隻上漆畫花的木碗來。其中最大的一隻，上面有蓋，裏面盛的是「炒麵」（炒熟篩過的燕麥粉）。爲着怕我們不會吃這種東西，他先對我們表演一番。其吃法在一隻較小的木碗裏，倒上一碗冷水，隨即用手抓一大把「炒麵」，加入水內。（僕夷與藏人相同，吃東西都是用木碗。他們中間，從沒有瓷器或搪瓷的器具。所用木碗，係由整塊木頭挖空而成。普通一般人所用的，即是原來的木質，既不塗漆，亦不畫花。此等製造，係由夷人中間的木匠執行。此較最考究的一種，方如此處所見，漆上一層漆，在上圍塗花。）此時用筷子在碗裏一攪，做成一種稀飯似的清湯。於是便將碗端起來。送到嘴邊，喝去三分之一。然後再加上三四把「炒麵」，右手握住一隻筷子，以反腕方式（與鐘表走動相反的方向）

攪拌，造成很黏一團。最後再加一些「炒麵」，又攪一陣，乃將混和物挖出，用手捏成一團。吃時用手將此團一塊一塊地拔下來，嚼嚼裏送。這種吃法，就等於西藏人的吃糌粑。不過糌粑係用青稞麥子製成，吃時不用生水，而用熱水調製。

這樣表演一番以後，他就勸我們如法淘製，一方面提議替我們調製。此種吃法，對於到過藏人區域的人，並不新奇。別的沒有什麼。祇是用生水調製，未免太可怕。冷水是不打緊，祇要是山上的泉水便好。最令我們不放心的一件事，是用來調「炒麵」的水，乃係自一隻木製水桶中取出。這種桶子裏所盛的水，不但灰塵不少，還有虫子滋生，蒼蠅也常在裏面洗澡。一想到衛生問題，我們很躊躇，到底應不應該吃這種東西。但是猶豫期間，不過幾秒鐘之久。在餓死與吃些微生物之間，我們很快就挑選了後者。幸運得很，吃下以後，並不會因此得病。自從此次破戒，以後我們變成什麼都不怕，到處用生水調食「炒麵」。總而言之，夷人吃什麼，我們也就吃什麼，一點不遲疑。所有近代衛生常識，一齊拋在腦後。一路過此種「蠻化」的生活，結果居然一點沒有事。事後想來，此種舉動，真是過分冒險。

馬烏哈的三間正房，比較地不算小，不過裏面堆的東西過多，顯得非常擁擠。所謂堆滿了東西，木器所占成分殊少。實在說來，房裏幾無傢俱可言。桌椅板檯，床鋪茶几，一概都不存在。惟有當中一間，靠牆裏牆和外牆，各有一隻碗櫃式的木櫃。此等設備，可說簡單達於極點。靠裏牆放有一部石磨（用來將蕎麥，燕麥等推成粉子），靠大門置有大小兩隻盛冷水的木桶，此乃夷人家中不可少的兩件東西。此外剩下的地方，大都滿布著一種用蘆席圍成，隨時可以拆散的大儲蓄桶，裏面裝滿了洋芋等食物。

在吃的方面（例如吸食鴉片等），馬烏哈已經學會了若干漢人裏面的壞習慣。漢人的長處，他却並沒有學到。同時黑夷那種傲慢與不肯工作的舊習，仍然澈底保存着。比方是，吃完「炒麵」以後，我們覺得還沒有吃飽，請他代煮一點洋芋給我們吃。他回答說，煮洋芋吃當然可以。不過燃火的石頭還沒有回來。需俟她回，方能生火。這意思就是說，此等賤役，這些高貴的黑夷，不屑於做。後來談到英人所用白琴，我們問他會不會吹。他又說，那是羊頭們做的事。這樣看來，黑夷是除打仗以外，什麼事也不要做了。然而去過西昌的人，究竟不同。馬烏哈居然也會「漢夷應該合作」一類的漂亮話。

由大興場陪我們來的「其喜阿哥」，在此作別。實在他準備回家，應和「伊紐茲黑」一同走。到此已經繞了路。不過一位新婿不久的妹妹，住在此村河邊，就使來此探望，對他倒也合式。「阿哥」自告奮勇，我等走了這樣遠，不好如何報酬他。看看他很喜欢我們帶着準備在旅途餐飯吃的「一隻狍瓷碗」，一路搖着擺走，我們便將此碗送給他，留作紀念。「阿哥」歡喜已極，連忙稱謝。分手以後，過了一陣，他又回來。邀我們上他妹妹家裏去玩。應邀自馬烏哈家去，下到急流的拉居河邊（此河下游，稱經普格，入甯南縣境），走小木橋過河即到。「阿哥」的妹子很年輕，長得很美，我們到那裏，兄妹兩人，拿出酒來，請我們喝。酒味雖不見佳，這番交際。倒是怪有意思。如此殷勤相款，起初我們不明白他們用意所在。回到馬烏哈家以後，他們派了一位妹子來示意，說是「阿哥」要我們明天臨走以前，送一件布給他妹子，他家相當富有，並不貪財，不過很想要一點我們的禮物，將來可以誇耀親友。這位送信的妹子，也在西昌受過訓，身上佩有鑲着寶石的重會受訓章；比馬烏哈所佩的鍊亮得多。可是回到此村，他却仍然是妹子。想起昔日受訓時所提倡的「黑白平等」，難免不有今昔之

處。

下午五點半鐘，燒火的丫頭，方始回家。生起火來，煮洋芋吃。煮熟菜已六點半鐘，天快黑了。夷人早晚兩餐，每餐喜歡分成兩段吃。夏天都先吃一頓洋芋，後來一頓醬巴，洋芋吃完以後，九點左右，主人方始將夜飯開上，招待我們。爲着叫我們吃得舒服些，居然不用醬巴，而將蒸熟的紅米飯開上。菜雖沒有青菜煮雞一樣，倒也可口。

在四昌籌備進涼山的時候，常隆慶先生告訴我們，夷人最愛偷東西，不知以此爲恐。越是小巧可愛，或者他們覺得新奇的東西，越容易被偷，所以晚上睡覺的時候，務必記得，不到最後一分鐘，勿將舖蓋打開。早上一早起來，馬上就把舖蓋翻起。如此減少被竊的可能性。有了這種忠告，我們當然依法實行。本來想等夷人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把舖蓋打開睡下。那知事情不是這樣理想。夷人平常雖則吃完晚餐，立刻倒下睡去；有我們在此，爲好奇心所驅使，他們却一齊等着不睡。大家坐着耗了一陣，沒有辦法，祇好將舖蓋打開。我們的被窩一聲露出，屋裏全體夷人，頓然緊張興奮起來。馬烏哈本人，他的太太小姐，以及在旁邊幾位妹子丫頭，不謀而同地，大叫：「Hoo!」一聲，狂叫起來，打破傳統的沉默習慣，衝向我們的被褥。一面翻着細看，一面瞪開兩隻好奇的眼睛望着。如此紛擾不下二十分鐘，將我們所帶的東西，樣樣都翻到，方始散開。讓我們就寢。此處夷人總算業已相當開化。却不料對於這些普通的東西，仍然是那樣沒有見過世面。甚至我們所帶的一小點棉花，他們也沒有見過，拿起來看了許久。

主人家中，露裏牆擱着一隻大木櫃，裏面備藏「炒麵」以外，歷代傳家之寶，都放在櫃裏。因此這隻櫃子，認爲相當神聖，不可亂碰。當初不知此點，就寢的時候，無意中將脫下的衣服，放在上

面。主人連忙來加以阻止。睡下以後，馬烏哈從那櫃裏，將他家自從前清嘉慶，道光年間起，以迄現在，歷代所得各種獎旗，一齊拿出來，眩示給我們看，表示他家富有地位與歷史。同時誇過不休。

僕夷是一種以農爲生的民族，很古的時候，他們就已學會馴服禽獸。這些動物，極爲有用，所以夷人十分寶貴牠們，不免有些馴縱，在夷人家所養的禽畜與家畜當中，尤其猖獗的是雞和狗。人類在屋子裏而坐的時候，狗就跑到進來，在人四週不斷地轉。每逢進餐，雞也加入。這些畜得發肥的大雞，完全不服提調，到處亂飛亂跳，常常跑到客人身上來，甚至往往與人爭食，雞叫乃是夷人家中進餐時總在演奏的一種音樂隊。狗在屋子裏還算不大叫。但是一有吃的東西，也就在人旁轉來轉去。初到夷區，我們對此很不慣。被狗攪得沒有辦法，我們試試連聲叫「*o-ya*」（夷語「走」的意思），牠居然乖乖地走開了。這足使我們大樂。後來纔知道，此狗實在應該說 *o-ya*（夷語「走開」的意思）。

在馬烏哈家，枕着拉居河睡了一夜，火坑旁蓋着席上，席地而臥，倒還舒服。急流的拉居河，水聲作了我們催眠的音樂。這條河雖不寬，流得却是非常之急。到馬蘭石而下，造成瀑流。一早起來，不久就享夷人的正常早餐。此餐亦分兩頓吃。清早六點半吃洋芋，八點左右吃齋巴。吃完齋巴以後，夷人便全都下田工作去了。他們不吃任何東西，一直到天黑纔回來。我們沒有這種本事，臨走以前，用一件布向主人換了些齋巴帶走，預備在路上做午餐。後來纔知道上了當。齋巴在夷區，根本不值什麼錢。主人極需要鹽巴。送了他五斤，又向我們買去一斤。我們到此，但已經與夷人同化，實行把小塊鹽巴，當作鹽菓一般嚼食了。

◎ 全村男女，對於我們不乏好奇心。一早起來，在籬笆外面散步，馬上有許多夷人男女，跑過來將我們圍住。他們態度很好。對於教我們夷話，十分熱心。其中一位夷婦，甚至將我們所帶的一隻夷人

口琴借去，當衆吹彈給大家聽。同情心的種種表示，令我們深爲感動。原來夷漢兩族，是用不作分家的。跑來包圍我們的人，尤以男女小孩最多，一個個天真活潑可愛。不過試試替他們照相，却失敗了。照相機剛一拿出，他們爭着跑過來看，小面罩完全將鏡頭擋住，後來因怕相被照去，大家一哄而散。

一路入夷區，最洩氣的，就是行李運輸問題。大興場雇來的挑夫，顯然仍不中用。從玄參場動身特別加雇兩名夷人擔子。藉此減輕他們的負擔。兩位夷擔。此漢人跑得快些，可是不很可靠。所擔東西當中，到後發現五隻搪瓷飯碗，一齊丟掉，碗兒糖也被他們吃去不少。這回碗的下落，他們死也不肯承認，祇好作罷。一宿以後，山大興場來的漢人擔子，對我們大抱怨，說他們在此，備受虐待。主人敲竹槓鴉片煙的價錢開得很大。我們祇管他們吃飯，不管抽煙。拿他們自己所帶的兩斤鹽巴，祇換來少量大煙，未能抽幾。他們說，這樣「餓煙」，實在受不了。而且睡的地方很壞，吃也沒有吃飽。在此米雖無法可想，至少也應該給他們煮些燕麥吃，何以祇給一些煮洋芋，並且連洋芋都沒有吃飽。此等事已成過去，我們也沒有法想，祇好安慰他們一番。玄參場來的夷人，打發走了。漢人當中，最擔不動的那位老頭兒，一併遣回。另外請馬烏哈代雇兩位娃子，一匹馬，替我們運東西。剛動身，發現漢人挑子當中，有兩位業已乘我們不意，偷着逃走。這事真令人頭痛。娃子全已留下，一時無法遣人。最後祇有將馬馱加重些。另外想法又找來一位娃子擔行李，方算解決。

濫竽

因爲挑子問題耽擱，我們離開保德縣，已經是九點四十分。馬烏哈以爲吃齊巴作吃糧，不合我們

身份，特爲用「炒麵」捏成幾個帶把，送給我們作打尖之用。舊巴則分給挑子。這些糧食，我們笑着說，彷彿像餡餅和饅餅一般。

自保保溝村，最初一段，係在溯拉居河而下，在循上邊走，路勢有上有下。山上略有樹木，一部翻成燕麥田，一里以後，緩向上起，路旋離河走。不久後緩向下趨。自保保溝來，路線初向正東。自此漸復改向東北去。一路沿山走，山係由暗紅色砂岩及頁岩所構成。前行路又有上趨處，但大部多緩下。在距保保溝約六華里處，改陡趨下山，下望見有小河一道，蜿蜒流經一片平場；場子上面一部關田多種燕麥，一部則係蕎麥，此處即係濼壩的壩子。陡下六華里，下到一條大溪。此溪爲濼壩那河的一條支流。自保保溝至此共約十二華里。溪身頗寬，水則不深，可是冷得冰人，流得也很急。水翻河身潔石而下造成瀑流。到此感覺口渴，大家以手掬水，大喝一頓。

涉過此溪，即走上濼壩的壩子。最初路左仍循山邊緩下。不久旋即離山，斜着穿壩子前進，平坦朝東北走，右邊遙湧小河。此河河水泥渾，流得很慢，一路蜿蜒殊甚，是乃造成此片壩子的主因。如此約行四里，走木橋過河，河到左邊，改由路左溯河而上，勢仍平坦。木橋所在處，即名「濼壩」(或係「爛壩」之訛)。距保保溝約十六華里。此處並無房屋村莊，所謂「濼壩」，不過是一處地名。此段路極平坦。素來走不動的挑子，此刻也能勉強跟上我們。不過每走一段，還得停下等候他們一陣。

濼壩的壩子，比較地很長，但不太寬。壩子上面雖有一部闢成燕麥及蕎麥田(同時並略見有洋芋地)；但是此壩主地乃是一片廣大的草場，最宜於畜牧。牧草長得很茂盛，水源也來得方便。走過的時候，見有少數牛羊，在上面放牧。這些是夷人寶貴的財產。此片草場，如此廣大，若能好好加以經營，畜牧前途，必大可樂觀。祇惜夷人知識低落不知怎樣去充分利用牠。將來開發夷區，這是一處

值得注意的區域。在木橋旁邊休息的時候，適有一對灰色的大天鵝，自頭上飛過。天鵝原是一種季候鳥，每年祇有一定時候來到。但據本地人說，這對天鵝，長年是在此處，也真奇怪。

從濫塌木橋前進，路轉向東北，平坦穿草原走。起初地尚乾燥，一部仍闢燕麥及蕎麥田。尚行四里後，大部改爲水草地，田不復見。一脚踏下，常陷泥中。「濫塌」一名，天致係由此而來。行進途中，遇有着軍服的漢人數輩，自昭覺來。其中並有坐滑竿的軍官一位。他們來往，皆不用夷人保護。近來漢人勢力之由西昌伸到昭覺，由此得一明證。

天氣是很好的。一個大晴天，路又異常好走。沿途因候挑子，頻頻休息。因此一路朝前走，甚覺吃力，自濫塌木橋算起，共約行十一華里，方向大體仍向東北去。路勢大部異常平坦。但是中間亦會翻過三數小塌。在距離濫塌十一里處，路改向東南，不久自山地又入一片水草平塌。此塌仍是「濫塌」塌子的一部份，到此該塌漸完。路前兩里不足，路左離開此塌，改穿塌子的另一股，左循山邊走，向正東行。里餘過一小溪，穿塌而過，隨即改山路右循山邊向正東去。此處地名斜塌，距濫塌十四華里，僕僕滿三十華里。

梭梭標予

前後十八里，大體全是河谷的平坦草塌。山斜塌前進地帶帶邱陵式。但大路所經處，仍以水草塌居多。里半過一溪後，路左溯一溪而下。左邊隔溪對面山坡上。旋見蕎麥田中，盛開粉紅色的花。一片紅坡，殊屬美觀。到此草塌業已完全走完。更前路陡上石山。該山仍係白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底下一節，一片光山，全無樹木。近頂一帶，略見松樹。上山路計行三里左右。即三約

口。山斜壩到此，方向大部仍係向正東行。

比處陶口，名叫梭梭標子，距斜壩約六華里，標標溝約三十六華里。立山口向東展望，已可遙見大涼山山脊。其南端盡處的路爲向上昂起，隨即陡行向下傾斜。此即所謂「龍頭山」。象形取名，頗爲正確。此時天氣晴朗，大涼山高高在上，看來極爲清楚。惟所見乃是一匹草皮光山，其上毫無樹木，多少不免令人失望。一路上到梭梭標子沿途高山坡上，到處露出斜坡田，幾乎一直到頂。田中所種農作物，計有燕麥。蕎麥，洋芋等。

過山口田不復見。前行路微向下趨，滿山全是良好的森林。樹木種類，仍以雲南松占去主要成分與上山途中將到陶口一段所見者相同。此外則見有蠻青杠及椴木等，後者樹皆不大。下趨約兩里，到一叉路口。此時王主任，葵立潔君，與我三人，是在打先鋒。到此叉路口停下休息候伴。這處附近，樹木更爲茂盛。種類除上述各種外，並見有「雲南鐵杉」。路旁野櫻桃甚多。這種植物，自標標溝來，除濫壩一帶平地以外，沿途時常看見。

迷路黑夜到四塊壩子

在梭梭標子前面兩里的叉路口，坐候同伴們，久不見來到。等了一點多鐘，還沒有影子。時間已經下午四點，太陽漸漸有向下沉的傾向。我們等急了，決定下山去等他們，從此處向東北下望，略遠處稻田一片，展出在紅土矮山的腳下，即是我們所要投宿的四塊壩子。以爲無論如何，按這種情形，望都望得見，決不致於走錯，我們就大胆地往前進。又路口的兩條路，都是陡墜下山的石路。其中一條，略爲要寬些，坡度也比其他一條要緩和一點。我們以爲這條必是大路，就跟着他走下去，那

知道這一來，就弄糟了。原來兩條路都是大路，全都引到四塊壩子。不過我們所走那條，是引到該處田壩。其他一條，則到山上馬營長家。在保潔溝的時候，馬烏哈告訴我們，到四塊壩子，最好歇在馬營長處。他家派來替我們攜東西的娃子，當然把同伴們引到那裏去，如此恰巧和我們走的路不同，彼此錯過。實在也祇怪自己太性急一點。後來同伴們告訴我，我們動身下山以後，不過一刻鐘左右，他們也就來到此處叉路口了。

循石頭路繞下砂岩山，起初一段，滿山樹木高聳，一部上有絲蘿懸掛，乃是典型的林景。一路大部左邊繞山陡向下趨。走了不遠，突遇將近百數的一大批夷人，成單行結隊高歡上山。氣勢逼人。我們人少，祇好躲開，讓他們過去。後來到昭覺縣，纔知道這批夷人，一共百人，乃是昭覺縣政府徵來的八咀家僱夷，派作民工，到西昌去修飛機場的。八咀家與馬家夷人，素來是冤家。今既結隊過此，聲勢宏壯，他們故意高唱戰歌，以示侮辱馬家之意。

循路陡行下山，穿過類似康屬大森林的美麗林景，大部溯林中小溪而行。一路風景，美不勝收，約三里後，樹木漸稀，山坡上又見開有斜坡田。許多地段，此等田一直關到山頂。又一里餘，路旁見有燕麥田。同時並有包穀田。此處海拔較低，氣候較暖，因此可種包穀。由於同一理由，穀物成熟較早，燕麥業已黃熟可割。附近路左山坡上，並見農屋一幢。前去路右繞邊緩下，左循溪谷田行。這條小溪，自叉路口附近起，我們溯之而下，後來一直溯到四塊壩子。

緩下兩里餘，停下在路旁休息。此處距上次休息的叉路口，約計七華里，離梭梭樑子丫口則有九里。休息二十分鐘，仍不見同伴們來。時間業已是下午五點二十分，看看不久天要黑，不能再事耽擱，祇好又向前走。前行路仍大體緩向下趨，但亦略有上坡處。如此又走了三華里，復到一處叉路

口（此處距梭梭子約十二華里）。正在過渡應該走那條路的時候。一個人騎馬經過我們。這人披著擦耳窩，駱看以為是一位夷人。交談以後，方知他乃是一位姓李的漢人，住在三灣河區署內，當天預備趕到那裏去。問他去四塊壩子的路，他說，循著眼前大路，徑向前面走，便到四塊壩子的主要部份（壩田所在處）。不過到馬營長家，却要左右側那條叉路（小路）去。他家位在山上。由此去約有六七里。聽到這話，我們倒有一點惶惑起來。看錶時已將五點三刻，商量以後，決計在這裏等候同伴們。正在這個時候，看見夷人數輩，結隊走過，循大路去四塊壩子，這樣更加增強我們認此路為正路的信念。

等等不行，看看天馬上就要黑了，還沒有影子。沒有辦法，祇好再度前進，趕忙到前面去找宿處。由此處叉路口到四塊壩子，不過是三華里的路程，走來應該很便當。不過那時候已經快七點鐘，天確是就要黑了。走了不幾步，忽然間一位夷人，飛奔而來，跑到我們跟前，將一張名片一揚。一看原來是同伴駱君寫的。上面寫著，他們已在「馬保長」家宿下，叫我們快去。看過以後，正打算跟這位夷人一起走，他却已飛奔而去。勉強加緊跟了他幾步一霎那間這人已經是無影無蹤。平素叫夷人攔東西，祇嫌他們走不動，這回又嫌他們走得太快。原來夷人平常之所以走不動，多少是故意裝腔作態。在這種別人覺得難走的山路上，他們走慣了，竟健步如飛。

送信的夷人。既無影蹤，沒奈何我們祇好三個人繼續向前換。好在四塊壩子的稻田，向前已可看見。諒必找到馬保長家裏，不致過分困難。那時候四周業已完全漆黑。幸虧那天是陰歷十五，不久月亮上升，銀光照在大地上，給我們作嚮導。不過月下在這生疏的夷區，三個人連夷話都不大會說，孤單單地向前亂摸，也真够慘的。一路繼續溯以前所溯之溪而下，勢緩下趨。此時該溪業已寬似小河。

七點二十二分，走到四塊壩子的稻田。此處距梭樓子約十五華里。由傑傑溝來此，共計五十一華里。

「四塊壩子」總算給我們走到了，路旁亦已看見僂夷房屋。祇是無人領路，不知馬保長家究竟在何處。正在躊躇怎樣去找，左邊隔河山崗上，有人高聲叫，問我們是上那裏去的，彼此之間，言語並不很通。叫了幾聲，把這位夷人招下來了。我們告訴他們，現在是要往馬保長家去，請他領路。他說這村住戶，全都姓馬，倒底是要找那一家。告訴他是「大路保頭」的馬家，他又說，此地有好幾家都是大路保頭。弄得沒有辦法，便告訴他帶我們到最大的一家去。黑夜跟着他跑，途中踏着冰冷的水，涉過一道大河，來得一家門前。不巧敲門敲不開，裏面仿佛根本沒有人。此時那位夷人，又帶我們再走。一路踏田塍，走爛泥路，狼狽不堪，弄得不好，就一脚踏在水田裏。看看愈走愈遠，有點不對。我們乃問他，究竟帶我們去那一家，是黑夷還是娃子。聽說是娃子家以後，我們告訴他，不住娃子家，要他帶到本地最大的黑夷家去。他說馬木呷在此是大家，去他那裏好不好。王主任忽然想起，馬木呷也是一位青年團員，想來到他那裏，總有辦法。於是我們就跟他到那家去。到一馬木呷家，已經是夜間八點半鐘。同伴們並非住在此家。我們三人，天晚沒有其他選擇，祇好姑且在此住下。替我們引路的夷人很好，任何報酬都不要就走了。略歇一下，九點鐘左右，在梭樓子拿名片找我們的那位馬營長家娃子，又拿了一張名片，在此第二次找到我們。原來同伴們久候我等未到，又差這位夷人來找。他一直奔到梭樓子下，却見不到我們。後來引我們到馬木呷家的那位老者（這位慈祥的夷人，年紀大約已經過了五十歲）。在路上碰着他，方知我等現在此處。讀同伴們在名片上所寫的字，知道他們那時正在吃燒豬。這樣纔算大家都有着落，放下了心。不過我們再三托馬營長家的娃子，帶

信回去，告訴同伴們，我們現在此處，他却堅執不肯，說是天太黑了，難於找路回去。

緊張的一夜

馬木呷的家，位在一條河邊的山崗上。這河便是一路自梭梭標子湧之而來的那條溪，西溪河上游的一支，在此稱為三河河。夜間向此處換行的時候，忽見此處火光特多，有大批人在那裏聚會，而且不斷發出大聲的叫喊，彷彿是在那裏舉行什麼慶祝大會似的。一到邊知大謬不然，原來並不是喜事而是喪事。到達該寨，發現歷前平地上，集滿了成百的黑夷。聞主人馬木呷在那裏，乃知他的哥哥，今天剛剛死去。這批黑夷，都是來此弔喪的親戚朋友。他們高聲喊叫，並不是歡呼，而是舉哀。既到此處，找到主人，我們便告訴他，要進去弔喪。原來已被大批黑夷包圍，此刻他們更加高興達於極點。他們的好奇心，顯然駕過悲哀。我們往裏面向靈堂走，四周夷人，一齊擠攏來，將我們抱起，抬着向前走。於是脚不沾地，我們就到了靈堂。

馬木呷的哥哥，屍身祀在一張臨時架成的擔椅上。他享壽許多生前從未享過的福。脚上穿上一雙草鞋，身上穿上一套衣褲。下面褲腳緊繫，頭上藍布笠頭，左角還伸出一套角來。（這樣在左額上伸出個圓錐形布角，稱爲「英雄結」，乃是黑夷當中的一種大禮服。據說祇有在年青時候，葬過一番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蹟的男子，到老年纔有資格作此種服裝。至於年輕小伙子，却休要想。）生平未曾過床舖，坐過椅子的老酋長，此刻仰臥在一張用木棍架成的大擔椅上，上身略爲向上支起。懸在頭上，還有一袋「炒麵」，可惜他再也沒有福氣來受用。頭部左邊角上，躺着一套葫蘆，裏面插着一根羊膀骨。舉哀一夜以後，「筆摩」將日子看好，到那天，這位大黑夷的一副皮骨，便要抬

到山上，付之一炬。

死人沒有留下兒子。孝子是一位小女孩。她身上穿著一件奪目的紅衣，頭上帶白布包頭，底下却還是一雙赤腳。僕夷對喪事，看得最重。一位黑夷死去，近處的親戚朋友，聞喪沒有不來弔的。弔喪的禮節，也和漢人一般，需要舉哀。舉哀方法，由一位婦人做領袖，大家齊聲痛哭。一面拍手以作節奏，一面哭，一面口中還不斷喊着 *Abu, Abu, Abu* 是夷語「爸爸」的意思。這種有節奏的舉哀，就是我們誤認作歡呼的聲音。初死的一天，親屬歡一會兒，就舉一次哀。一直舉到夜間兩點鐘，方歸靜寂。第二天清晨三時，又哭起來了。

夷人對於我們的好奇心真大。我們一腳踏進靈堂，連婦女們舉哀的聲音，都停止了。她們也一齊擠過來看我們，弄得非常之密。行了一個禮拜，趕快向外面逃。擁我們而入的那些黑夷，此時加倍高興，又將我們蜂擁而出。口中連呼「啊，刺……」不止。擠得連氣都吐不出，一擁就將屋前平地走完，到達一片陡坡的邊緣。要不是主人馬木叩親自跑來，打開一條血路，將我們救出，一定會掉到崖下去。

主人將我們牽頓在旁邊一幢房子裏往下。此家規模很大，連這間旁屋也不小。裏面安有鍋莊，可以煮東西吃。許多來弔喪的客人，今夜也安頓在此，與我們同宿。一整天除一個「炒麵」製成的糰粑以外，什麼也沒有吃，黑夜摸到此處，緊張剛鬆過去，饑餓和疲勞又來襲擊我們。主人先讓我們吃一頓「炒麵」，餓力稍減。隨後又煮上紅米飯，並且「打雞」以饗。夷人宰殺家畜或家畜以饗客人，皆不說「殺」而說「打」。他們祇說「打雞」，「打羊」；從不會說「殺雞」，「殺羊」。原因是他們吃這些動物的方法，的確是先把牠打死或弄死，然後用刀破開。這種辦法，與漢人大有區別。「打

雞」之法，則係將雞捆在手裏，把牠的頸子一扭。然後將雞破開，肚腸取去。雞毛則用開水浸過後拔掉，與漢人所用方法相同，祇是短毛並沒有拔乾淨，此時將雞切成若干大塊。放在鍋中。資熟後吃。雞肝雞腸等，則多半放在鍋下火灰中燒熟，味道倒還不錯，進餐的時候，馬木呷和十幾位黑夷，陪陪我們。主人很會講客氣。起初一點東西也不吃。我們吃完以後，方纔將剩下的雞湯肉，吃了一點。幸虧我們沒有把雞完全吃光。

吃完飯已經是夜間十二點鐘。主人因為要去招快喪事，起身告辭。留下他那位流氓腔的弟弟，和十幾位客人，陪著我們。一天辛苦行程，半夜緊張生活，恨不得馬上倒下就睡。可是這十幾位黑夷，偏不放鬆。大家圍火坑坐著，他們懷著一種好奇的心理，睜開大眼睛望著我們。記得夷人常愛偷東西，我們此時對於他們的感想，是一個個「目灼灼似賊」。因怕身上所帶東西被偷，祇好勉強掙扎，繼續硬撐著坐起，不敢躺下。他們很注意鄧秀廷的消息。連問他現在那裏，我們認不認得他，和有什麼關係。又說鄉不是好人。大概對於鄭氏，涼山夷人，都不免有點「談虎色變」。我們的夷話，實在太差。他們能說的漢話又有限。彼此相詢，睜着眼睛對望，弄得很窘。好容易坐到夜半兩點鐘，這羣好奇的夷人，方纔散了。他們將擦耳窩拉緊。倒在地上，不久便呼呼地睡去。我們却沒有那樣便當。自己的行李，在同伴們的一起運到馬營長家去。在此沒有鋪蓋，夜深冷得不堪，火坑裏的火，不久也滅了，因此更加受不住。勉強和衣躺在火坑旁邊，試試睡一睡，結果終於冷得完全無法可以睡覺。我來一點柴，試行生火。弄了幾次，然後旋滅，終未生成，硬凍了一夜，同時還有蚊子相擾，終宵不曾睡覺半刻。

夜間和夷人對坐幾點鐘，總算身上所帶各種東西，一件不曾偷掉，不過也就這得很。黑夷完全不

知尊重別人的私產，走到旁邊來，就在人家身上，到處難摸。碰到什麼東西就要看，無論怎樣推托都不行。對於他們，錢當然顯得稀奇，指南針更加奇怪。拿到錢所帶一隻指南針，大家傳來傳去，玩弄不肯釋手。幸虧堅持察回，沒有被他們沒收。

夜間月亮極好。半夜月光透過雨板頂接縫處，射入睡房，在地上造成一種美麗的圖案。我們一夜根本未睡。第二天一清早，同屋的睡而黑夷，便先後爬起來，他們的精神真好。我們三人，也在清晨四點半鐘，便離開這屋，出外散步，這時候靈堂裏又已哭聲震天。晨光中細看夷人服裝，發現參加喪事的，都是盛裝而來。衣服的領子，是男子服裝上出色的部份。馬木呷本人的衣領，外面繡有一層紫緞。女子所穿的衣，皆開大襟，有些滾有繡花緞邊，頗為考究。頭上除用布包頭外，有些用毛巾纏頭，作頭巾形狀。兩耳所戴珊瑚珠等耳飾，有的下垂達三寸以上，每個男女，身上都披了一件黑色的擦耳窩或披毯。此處附近一帶，地方高寒，出產羊毛。在此三四件布就可以換一件擦耳窩。此種價格，在整個涼山旅途中，乃是最賤的。

四塊壩子

這天一早就是很好的一個大晴天。吊喪黑夷，陸續到馬木呷家來，人愈聚愈多。黑夜到此，未能窺悉四塊壩子形勢。早晨細看，所謂四塊壩子，乃是一片不寬，但是很平的稻田，南北長而東西窄，經過此壩。一條河（即「三灣河」）自北至南，蜿蜒直穿而下。（此河發源於梭梭樑子附近，大體自北向南流。更準確一點的說法，是此壩乃係三灣河上游的一段河谷。壩子上面，滿種水稻。祇有兩邊靠近山脚一帶，略帶邱陵式的地，則係種的包谷和洋芋。所謂四塊壩子即「壩子」）（村莊，一眼

看去，約有十餘家人家，散布得很開，都是夷民。據說此時還住漢人，其住處離開馬木呷家約有四五里。他們乃是故意離開漢人，自成一種社會，在此處法幣仍可勉強使用。不但漢人家如此，連馬木呷也肯接受國幣。這是給我們幾個迷路的人一種意外的方便。要不然鹽布都在同伴們手裏，如何報酬主人，倒是一件大費周折的事。

四塊壩子的夷人，每家住宅，範圍均頗不小。這大約是因爲附近出產較豐的原故。大興場以後，途中還是第一處產米的地方。此等地方，涼山中很不多。夷人房子，建在壩子上面的，一共不過兩所。其餘皆係位在矮山坡上；馬木呷家。即係如此。每家四周，用土牆圍住，並且附有碉堡，大約是從漢人方面學去的，屋頂皆用雨板，上面壓以石頭。馬木呷家，一面靠山，一面濱河，形勢甚好，屋前一片坪不小。坪盡處下一階坡即到河邊。

關到馬木呷家，巧遇豐禮，殊屬不易得。不過與同伴們失却聯絡，總覺心中有所不安。一早我們便以半斤鹽巴的代價，要主人派一個娃子，到馬營長家去，看他們究竟在不在那裏；並且告訴他們，當天大家到三灣河去集合。這時候我們纔知道所謂馬營長，名叫「馬茲如」，也是一位本地最有勢力的黑夷。以前他不過一位普通的大路保頭，在本地稱「馬保長」。後來政府一度賜以營長的頭銜，從此便得有一「馬營長」的稱呼。送信的人，不久就回來。從同片我們乃知同伴們確在馬茲如家中。

椎牛大典

馬木呷家中，半夜三點鐘，再度暴寒以後，清晨人聲鼎沸，熱鬧異常。五點多鐘左右，突然聽見有槌什麼東西的聲音。趕忙跑出去看，祇見屋前坪盡處，披邊正在表演「打牛」盛典。中國古書上，

雖有椎牛饗士一類的記載，究竟如何執行，可惜不易考證。涼山傳夷。至此仍然保持他們千百年來原始的制度，實行「打牛」（不是「宰牛」）。在此適逢黑夷饗典，得見此種表演，真是碰巧，跑過去看得遍體鱗傷，確實死去，然後罷手。此時乃用刀，把牛身破開，將皮剝下，肚腸挖出，牛皮將其翻開，平放在草地上，讓牠晒乾。剝下牛體，略用水洗後，劈成若干大塊。投入一隻架在草坪上的三尺大鐵鍋中，加水煮之，肚腸等略予洗淨，亦行加入同煮。

此次「打牛」，係以之招待弔喪的客人。我們三人，也在客人之列。宰牛爲饗夷中最隆重的典禮，平時不常舉行。惟一較此更爲隆重的典禮，叫做「鑽牛皮」，夷人向漢人投誠時用之。王主任在西昌時，看見過那種典禮的表演。據稱該項典禮，第一步先係將牛打死。將皮剝下後，第二天用木架將皮撐起，仍然做成牛的形狀。此時投誠僑夷的代表，在遺血淋漓的牛皮下鑽過去，便算誓不再反。隨後雙方代表，取牛血雞血與雄黃，調入酒中分飲之，以示互相信任，禮乃完成。此種典禮的舉行，象最嚴厲的宣誓；較之插血爲盟，尤進一籌。所謂「插血爲盟」，即係將生的羊血雞血，和酒分飲之，也是象徵互不相欺的意思。例如鞋子逃走，被主人捉回。拷打後鞋子悔過，誓不再逃。主人即與之行此禮。

清晨熱鬧了一大陣，六點鐘左右，一切又復歸沉寂。七時左右，陸悶鳴統一響，知道必定又有事。趕出去看，「打猪」典禮，正在開始，由此得窺全豹。此項典禮，最初一位夷人，用一根繩子，牽着一隻猪，慢慢走。另外一個人，手中持着團扇「打牛」那把大鐵鋤，小心地跟在後面，突然一下，這人將鋤頭的根，對準猪頭，猛擊一下。猪挨打甚痛，大叫奔扎，想要脫逃。此時前面的人，變

手持繩，將牠拉緊，不讓牠跑。過了一下，又牽牠繼續地兜圈子。後面的人，趕上再打。如此表演幾次以後，乃由兩三個人，將豬按倒在地土，持鋤人再用鋤根向豬身到處亂打，打得牠遍體鱗傷，確已一命嗚呼方通。豬皮是不值什麼錢的，所以也就不去費事將牠剝下。打死以後，將豬放在一堆草上，放火將草燒之，氣穢令一部份豬毛燒焦。火熄後，再在附近地上生一堆火，如法泡製。這樣來過五六次，豬毛已大部燒焦，豬皮亦已薰黑。於是乃由一人，拿一把長刀，將大部份豬毛削去。去毛以後，用刀將豬身剖開，腸胃肝肺等內臟挖出。用水略予洗淨。剩下的豬架子，略用水洗後，連肉帶骨，並連熏黑的皮，以及尚未去淨的毛，一起切成大塊，投入架在野地上的大鐵鍋裏煮。將來吃的時候，就是連皮帶毛一起吃。肚腸等也一起放在鍋裏煮。這樣原始的吃法，從漢人地方來，驟看相當可怕。不過如果在夷人家中做客，主人拿這種食物款客人，客人不可拒絕，否則表示太不客氣。

小母雞標子

因想趕路一天到昭覺，我們吃過蕎麥以後，等不及參加主人的盛筵，上午八點零五分，便從馬木呷家啓程。主人異常客氣，拿最貴貴的禮物——整個血淋淋的豬肝——送給我們。（夷人吃肉，以肝爲貴，送肝表示莫大的敬意。）實在無法可拿，祇好婉謝。他又拿幾塊煮熟的牛肉，定要塞給我們，祇好受了。嘗後尚覺不錯，祇惜未曾煮熟，而且沒有放過鹽。

從昭覺，上空往西下望，所謂「三灣河」（西溪河上游的一支），作一種S字的形狀。最初一灣，係在南端。四塊壩子，位在S字形以外，最初一段河向西岸，三灣河則在此字最後一直的西岸，與昭覺（在此直的東岸）隔河相對，中間隔一山。猶大母雞標子。由四塊壩子到三灣河，中間需涉此河

兩次。兩次之間，也要翻過一座山，名叫「小母雞標子」。實在說來從四塊標子到三灣河的距離，計有三條，我們走的，是最捷的一條。這路從四塊標子「標子」，徑直往東，涉河一里餘到山脚，即改東北行上山，後來大半向北東北走，計四里到小母雞標子「標子」，（該處距四塊標子約五華里半）。自該處東行下山，五里復到河邊（三灣河的另一段），過河後穿田壩曲折向東行三里，即達「三灣河」的村子。循此路來，由四塊標子至三灣河，一共不過十四華里，很近的半路路。在昭覺城東南，三灣河與昭覺河會合，成爲西溪河，南流入金沙江。

上述路線以外，另外一條路（也是夷人常走的大路），也翻過這匹高山。不過該路過山頂處，係在小母雞標子「標子」口南邊，山口比較要低一點，可是路更繞些。第三條路，根本不要翻山。由四塊標子渡河而上，向北行，在北端繞過小母雞標子那匹高山以後，乃折向東南去三灣河。此路最繞，但全程平坦，可圖公路線。同伴們由馬營長家去三灣河，便走的這條路。

從馬木呷家循上述第一條路線向東走，隨即涉水過河。此河乃係三灣河最西的一段。在此處河面已頗寬，但水不深，清可見底（河床係由石子鋪成）。涉過的時候，水冷至冰人。過河路穿稻田壩向東去，約一里餘過小溪一道。這條不惹人注意的小溪，即是馬家夷人與其冤家阿什家（一作「阿素家」）分界處。平素雙方不越雷池一步。馬家比較非常和善，阿什家則殊凶悍。我們好在沒有行李，空手向前走，同時事先也不知道阿什家的利害，所以很坦然地走過去了。

入阿什家界，略前路即到小母雞標子山脚。自此陡趨上山，向東北去。循路曲折在山上繞行，一部向東北走，一部向正北。大體方向，爲北東北。一路大部陸上。山上積木不多。途中祇在初上山不遠的一座山崗上，穿過一小段雲南杉的林子，最初一段。馬木呷家的銹廢與哭聲，尙可隱約聽見。將

到山頂一段，路旁見黑色頁岩，並有白土。農作物亦皆被田再度出現。

上山路共走四里，到達山口，即所謂「小母鷄標子」。前去路在山頂地帶走，緩向下趨。兩里半以後，沿山嘴下趨頗陡。又半里餘，路旁復見露出黑色頁岩，並有泥煤。自此路陡盤下山嘴，二里餘改緩下，又半里下到河邊（三灣河的東段）。過河穿壩，即是「三灣河」的村子。遙望已可見該村位在東山脚下。今日途中所翻小母鷄標子這座高山，大體仍係由暗紅色砂岩及頁岩所構成。但中有數段，曾見有石灰岩露出。

從「小母鷄標子」丫口下山，一共祇五里即達山脚河邊。在此向南涉過一道滿露石灘的大溪（三灣河的一條支流，略東即是三灣的渡口。此處河身甚寬。夏季水大，多數地方，深不可涉。我們沒有人領路，不識當地情形，循河灘南去，繞了一段路，方始選擇一處較淺的地方，三個人連手做成一排，用互助方式，涉水過去。那處中間有幾股水，深及膝蓋。涉過的時候，感覺相當的危險。過河上岸，穿稻田向東行，約三里即到三灣河。這片水稻長得很好的壩子，名叫「鶯姑壩子」。所以三灣河的村子，也有時稱為「鶯姑」。此村附近，路旁麥陀蕪甚多。靠近「區署」一帶，並見有藤田。

三灣河

「三灣河」（一名「鶯姑」）是距離四塊壩子十四華里（翻「小母鷄標子」來）的一處僻壤村，屬於阿什家夷人的地界。該村位在山脚壩田盡處。向東北去，翻過大母雞標子，即到昭覺城。向西穿田壩則到剛翻所過的鄉段三灣河。那天仿佛和喪事有緣。四塊壩子替別馬木呷哥哥之喪，到此村走過一所黑夷的房子，裏面又最近有人死去。屋內聚有許多人，正在大哭大叫。休息以後，下午到河裏去

洗澡，遙望山上則見，即是這位黑夷，舉行火葬。此處附近河灘上，拾得火成岩的石頭，乃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像別的流山保夷村一般，三灣河的房子，也是散布得很開。其中一所，和別的房子，隔得比較遠。那是全村最考究的一幢房子，也是我們在整個夷區中所看見最考究的一所。這幢房子，是「刺麻阿什」（本地一位最富有的黑夷）的產業。屯委會平定昭覺以後，在此設有「區署」一所，派有兩位辦事員，駐在此處。夷務指揮部，也在此設有少數士兵，由周大隊長負責指揮。區署辦公處，即係租用「刺麻阿什」那幢考究房子。原來這位黑夷，很有資產，用不着將房子出租賺錢，不過因為他住在此處的時候，死了兩位小孩，認爲不吉利，所以情願賤價出租。這幢龐大的住宅，全部用一道土牆圍住。大門上建有一座碉樓，另外牆角還有一欄堡。附屬的小房子，很有幾幢。正屋一大幢，外觀相當考究。雖非畫棟，却是雕樑。驟看外面幾乎像一座喇嘛廟一般。屋簷下面，雕花木條，向四面伸出。據說這種細巧的工，純粹是夷人當中的工匠所做。他們居然有此藝術。倒也不易。看看他們平常所過那種簡陋生活，此等事真想不到。惟一缺點，是一切木料上面，全未上漆。走到裏面，異常寬廠，但甚黑暗，此點亦與喇嘛廟相似。中間一間廠廳，現在區署將其用作飯廳兼廚房，裏面搭有一座正式漢人用的廳，完全夷區的生活過了兩日以後，到此又可正式吃漢人的飯了。此廳左右各有小樓一間，上面鋪的是木樓板，上下居然有正式の木樓梯，此乃夷區所僅見。右側一間樓，比較考究，用來作爲區署職員的寢室。左邊的一間，平素有十幾名士兵，住在裏面。（夷務指揮部，隸屬屯委會。其所轄事的部隊，一部份爲漢人，一部份是夷兵。）我們來此，特別騰開，讓給我們睡。

來到三灣河，我們一眼所看見的夷人房屋，一共有十幾幢。據區署中人說，此處實共有阿什家

夷十餘家（該支爲此處附近一帶的大族），娃子數百家。另外還有漢人兩三家。以前政府在此辦過短期小學。後來停辦，現在正準備恢復。區署所掌事務，爲向夷人催糧等。該署一共現有兩位辦事員。（其中一位張功儉先生，是我們以前碰見過的人。）大隊長辦公處，亦附設區署內。他們向我們談及以前情形。據談清朝時，昭覺原有漢人兩萬。連同三灣河，四塊壩子等處，不下十萬。光緒年間，夷患漸熾，漢人乃開始逃出。民國八年，涼山大舉叛亂，攻陷昭覺城。該處漢人被殺者，達五千人之多。至於目前此間情形，一切交貨，仍採以貿易貨辦法，用鹽布在此作爲交易媒介。對於一般漢人自然如此；即對漢官，夷人亦採此種辦法。本地所產糧食，有米及包穀洋芋，但爲量均不多。蔬菜則祇有南瓜與四季豆兩樣。因所產糧食不多，區署所需，亦係於春間向各黑夷家預定，仍給鹽布作代價。鹽布預先存在他們那裏，按價定購一定數額的糧食。需要時臨時派人去催取。我們來此，區署招待我等十幾個人，就是臨時派人到黑夷家去催米。據說如果不用這種預購的方法，不管你是漢官，同樣地可有餓死之險。

對於長住夷區的人，鹽巴的儲存，乃是一種異常重要的問題。像三灣河夷區這樣一個小小的機關，平均一天要銷耗二十五斤鹽。夷區根本不產鹽，而且也買不到。所有鹽巴，皆需從西昌運來。如果自己所存不夠，一時又運不來，馬上就有「餓鹽巴」（沒有鹽吃，或不够吃）的危險。像此處即已開始感覺恐慌。聽說昭覺縣政府的鹽，馬上快要吃光，現在正在設法向竹黑去借。在漢人地方住慣了的人，真是再也想不到食鹽會引起如此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你存有鹽巴，那就好了。當然少數幾個人，或者十幾二十個人，一天決吃不了三十五斤鹽。此數大部份是拿去換別的食品或其他東西，以及償付勞力代價。一斤鹽在此，可換一斤豬油，或者三斤豬肉。如果你願吃洋芋的話，半斤鹽可以換

來三皇升，足够十幾個人飽吃兩頓。在這裏鹽的功用真是偉大，種是太爲一般人所需要了。

阿什家向來是一支強悍的黑夷。近經武力征討以後，已經比較馴服。此處區署的人，以爲阿什家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說，阿什家乃是比較馴良的一支。以前夷人欺負漢人。現在漢人勢力達到此處，情形又有一點反過來。民族間的真正平等，需要十分謹慎，方能達到。舉例來說，此處區署，新近派人去黑夷家催過兩次糧，他們延未送來。今天因我們來，又派人去催米。臨走的時候，一位職員吩咐他們，叫他們對黑夷說，如果這次再不送來，就要放火燒房子。這樣一來，果真黑夷立刻把米送來了。

同伴們的故事

我們一夥三個人，早上八點從四塊壩子動身，上午十點二十分，便到了三灣河。一夜未睡，一早又走了一來里山路，看看宿在馬營長家。同伴們，還沒有來到，我們在區署，倒下大睡一場。醒來已經下午一點。吃午飯的時候，他們方始來到。吃完飯已經是下午兩點半。時間不早，區署辦事員，留我們在此住一晚，我們也就住下了。入夷區，已數日。趁此休息的機會，我們開了一次會，檢討過去工作與困難，並對未來的一切事，作一種計畫。我們發現，一路到此，沿途送給黑夷鹽布，過於浪費。如此下去，不是辦法。以後不得不精審計算，極力撙節，免因缺乏鹽布，致有流落夷區之險。剩下的一點鹽兒糖等等，大家平分，各自帶在身上。

那同伴們失散的經驗，說來非常有趣。他們昨天由馬烏哈察的夷人攆子引路，很順利地，下午六點鐘，就到了四塊壩子西山上馬營長家。那家比較地寬大考究，鍋莊石雕刻得很精緻，馬營長會說一點

漢話，待他們很客氣。他去過幾處西昌等處，所以也相當開通。到後「打豬」款待。八點半鐘就吃上豬肉了。他家大少爺，對他們尤其愛好。臨走的時候，親自抱了一隻活雞，送給他們做路菜。我們的人，對此一番盛情，實在有過意不去了。恰巧這位大少爺，有點不舒服，感覺頭痛。我們的一位團員，便把身上所待的一小盒萬金油，遞給馬營長，要他交給他兒子醫病。爲防夷人多疑起見，這位團員，特別會先表演給他看，用手抹上一點萬金油，擦在額角上，以示此藥並無害處。那知馬營長將萬金油接過去以後，依樣畫葫蘆，也拿來試行額角上抹一下。結果頓覺頭部涼爽，非常舒服。高興之餘，趕忙將那盒萬金油沒收，揣在身上，成爲至寶。至於那位害病的大少爺，却擺在一邊，棄之不顧。俾夷當中，骨肉之情，並不算難。但是如果有了奇技淫巧之物，作爲引誘，那就也可將天倫置之腦後。

由大興場來的挑夫，因爲實在走不動，在四塊壩子又將一名遺送回去。另外還有一位，不要工資，自動回去。剩下祇有五位漢籍力伙，實在不能支配。在馬營長家，請他代植了六名夷人擔子，幫忙攜行李走。從四塊壩子動身，起初一切均好。殊不料馬家與阿什家，乃是冤家死對頭，平常兩家素來互不越界。由馬營長家行，走不到幾里，到達兩家分界的小溪，馬家的夷擔，放下行李，不願一切，馬也回頭就跑。連叫都不應。我們的團員，到此毫無辦法。祇好自己派代表過去，找阿什家黑夷交涉，要他派娃子代攜行李。因爲沒有適當介紹，那家黑夷，起初非常傲慢，將夷人固有凶惡的面孔，一齊拿出來，其勢洶洶，異常可怕。幸虧我們的代表，十分鎮靜，持理不屈。這樣黑夷氣憤慢慢地軟化下去，終於照例派娃子携東西。祇是在我們方面，又多花了一份羅巴的代價。及至送到三灣河，這些阿什家擔子，不肯再進，說是他們的任務業已達到，決不肯再往前去，送到昭覺，因此三

洶河雖然也是阿什家的地方，我們在此處還得再換擔子。幸虧這段路是分兩天走。要不然，中途換擔子，真是麻煩透了。

糯米烏加

在三洶河我們碰到一位有趣的黑夷女郎。這位就是區署房東「刺麻河」的姨妹子，芳名「糯米烏加」(Zobeke)。糯米是此處附近，「三崗」地方的「支大族」。他們兩姊妹，乃是這一帶夷區當中有名的美女，姐姐年紀大得多，出嫁已久。芳齡十九的「烏加」，還在閨中待字。美名不一定是她的幸福。前些時候，別支夷人，一度將她搶去逼婚。沒有逼成，又被搶回。這位女郎，長得十分高大，却是一點不顯粗氣，而且相當嫵媚。她的面龐輪廓，以及身材，一切都長得很美。在我們營部涼山中見過夷人婦女當中，她是最美的一位。

烏加並不討厭漢人，而且甯願和漢人一起玩。當然祇有「漢家色頰」，她纔看得起。在區署她是一位不速之客。寄居在距此不遠的姐夫家，却成天來區署混時候，和區署辦事員變成了密友。我們來到此處，也就和我們一塊吃飯，而且還得向我們敬茶。她說得一口極好的漢話，喜歡吃漢人的飲食，還會吹漢人所用的西式口琴，從上面奏出一些我們熟悉的調子。女郎心裏的聰慧，不下於臉中的漂亮。對於漢人中間的風俗人情，懂很多。實在說來，就是她將來嫁給一位漢人，我也毫不稀奇；雖則談到婚姻問題，過去漢人與夷人之間，彷彿有一種不可越過的鴻溝。

服裝方面，烏加也是黑夷女子當中最漂亮的一位。我們當中一位同人，請她讓我們替她照一張相，馬上就欣然答應了。還嫌自己不夠漂亮，這位小姐，費了好些工夫。把自己裝扮起來，頭上用三

件黑布，纏一厚圈。一夷女頭巾所纏的布，以用布愈多爲愈誇美。頭髮自中間分開，紮成兩條辮子，纏緊頭上。下身繫上一條呢質有褶裙，施齊地上。上身一件套一件，着穿上三件大襟衣；每件襟口及袖口上，滾着繡花與挑花的花邊。從裏到外，一件短過一件，將花邊充分流露出來。後來我們在昆明舉行展覽會，這位夷女的玉照，很受到不少人贊賞。

對然而這位美艷的女郎，却是有心眼兒。拍照的時候，另外有一位同人，事先未得許可，偷着在旁邊拍了兩張。小姐生氣了，當時却一點也不露聲色。回來以後，她對區署裏的朋友說，我們當着許多姓子的前，替她們拍照，使她們沒有面子。

大母雞標子

在三灣河一天，區署的人，對我招待甚爲周到。他們頗有廚子。兩餐飯順頓炒雞蒸飯，還有辣椒炒蔬菜，使我們吃得非常舒服。祇惜睡在樓上，蚊子蒼蠅都多，然而疲勞之餘，我們仍然睡得很好。一宿以後，一早起床。因爲不願太麻煩區署，自己拿了半斤鹽巴，叫人去換來洋芋，煮熟當早飯吃。多下一些，各人分着帶在身上，準備路上打尖用。

不可正值忙。我們起床雖然够早，派人去找夷人攜行李到昭，他們都全部下山去了。幸虧區署和周大隊長幫忙，費了好些事，纔找到夷人六畜，來替我們携東西。從明代價，是每人給半斤鹽巴。其中兩位，是由周大隊長手下的夷兵神靈。夷人頭腦，頗爲簡單。携東西的時候，不估重量。祇計件數。再重的行李，祇要成一件，他們總能携，同樣重量，或者甚至更輕一點的東西，如果分成兩件，他們就死也不肯携，或者要變倍的價。

運氣不錯。從三灣河動身。又是一個晴天。因找擔子就攔，離開三灣河，已經是九點半鐘。周大隊長有事到昭魯，一同步行前去。最初一段，循小徑平坦穿田塢走。一里返大路，循之向東行，路循陡向下趨。途中遇見「烏加」的姐姐，刺麻河什夫人，騎馬向我們走來，手中撐着一把普通漢人用的黑布洋傘。這位貴婦很客氣，連忙向我們點頭作禮，還讓我們替她照了一張相。俄頃下到一道小河的河邊。前去路溯朝此河而上，仍向東行。一里不足，涉水過河。此河頗寬，水亦頗深，深至沒膝。對岸河灘，一部份闢成洋芋田。

過河後，東行約兩里，即到一片光山的山脚。此處距三灣河約五華里。前行大體改向東北走，陡趨上山，兩里左右，上到山脊上趨，其勢較前略緩。這座光山，毫無樹木。山坡上闢有梯田及斜坡田不少，均種包穀。山脊上約走半里餘，到一叉路口。此處兩條路，均係引到昭魯。循左邊一條路，繞山脊陡上，一里不止，右邊走過「家」夷堡子（係夷村莊）。又一里餘，過一坳口，微向下趨，旋又陡上。附近一帶，復見蕎麥田。更上則見燕麥，嗣後路多緩上，亦有微下處，里餘再到一處叉路口。在此備左邊一條路向正北走，半里不足，到一山口。此處距三灣河約十二華里。上山路至此七里。此頂一帶小山上長有菊科植物甚多。此刻盤開小紫花及黃花，懸懸山坡上，一層美奐的圖案。越過的時候，花香撲人。自此山口前行，路右繞山緩下。一里不足，復改上趨。再一里許，即到山頂丫口。此處丫口，名叫「大母鷄欄子」，距三灣河約十四華里。前去下山到昭魯城，尚有十八里。（上山路到此，共計九里。）據說屯委會新設在昭魯設夷務指揮部，派兵駐紮以後，兵士數中，謀殺漢人，已在該處與夷女發生戀愛，甚至同居。有時軍隊換防，不得不分手，夷女往往將其情人，一直送到大母鷄欄子，始痛哭而別。由此處又口前進，路初在山頂平坦行，從改緩下，仍探至北方向前進。

約行三里後，向右折，往東北去，下趨陡陁。不遠改左繞山緩下，探正東方向。如此三里，乃陡下
山嘴，方向旋復改向東北。約行四里，下趨較緩，轉平坦。自大母鑛標子下到此處，途中路旁備
出岩石，多係紫色頁岩等。至此方又全係暗紅致岩。前行四里不足，路右走通一座雲堡子。附近樹木
不少。臨左登山頂上，並見一片松林。自此路陡下趨，旋改左繞山下趨，初緩繼陡。約三里路左過一
村。附近雖見二位夷人，向我們打招呼，並舉手搖頭的這些酸李子，才送給我們吃。由丫口下到此
處，計程約八里。更前一里向左下趨，見有兩河會合，這兩條河水，便是三灣河與昭覺河，在昭覺
村東端，匯合南流，成爲西溪河。昭覺舊城，築在兩河會合處水邊。該處原係多處沉地，名爲「交
角」，即取兩水交合之意。後來訛爲「交脚」。清末建縣，乃諧音改爲「昭覺」。由此可見，昭覺縣
名，源出於當地的地理形勢。自此處坡上，前望並見隔河矮山後面，展出稻田壩一片，即係昭覺壩
子。自此前行，下到河邊，不過三里左右的路程。但因路係陡壑下山嘴，過於陡峻，而且逼窄，緩步
走下，幾費十分鐘之久。

自山頂下到河灘，共計十里左右。就中最後陡行下山三里，路極險窄難行。此處的河，乃係三灣
河的幹東一折。河身甚寬，河水亦深。涉過時前後，以水石激道，困難已極。就中有一股水，深幾及
腰。五個人牽手過去，也感點不往脚。偶一失足，即有被狂流捲下之險。先後共約費去二十分鐘，始
得完全渡過。夏季涼山旅行的困難，至此已開始顯露。據說平常河水還要大些，往往使行人不得通
行。我們還算運氣，龜背晴天，水落下不少。要不然，也許祇有望洋興嘆，連昭覺城都到不了。越過
此河，路已逼近大河山脈脚下。這山來羨慕的涼山，原來不過如此。一眼看去，涼山祇係平淡無
奇。山上幾乎完全沒有樹木。一部份已闢成斜坡田，此外還有少數梯田。一般說來，涼山正脈的脚

山。乃係一種醜陋的光赤土山。

過河後在河灘齊伴，方始一同前進。在此處河灘上，拾得不少種類的石頭。砂岩以外，見有石英、方解石等等。最有興趣的一件事，是我們在此檢到幾塊銅礦樣本。該項樣本，包括孔雀石及一種含有自然銅的石頭。這樣看來，此河上游所經之處，大致埋藏有銅礦。這事很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由河灘到昭覺城，還有八里路。自渡口循大路前進，路向東北行，陡上一座小山。約一里後，改穿邱陵地帶紛土。里餘改緩向下趨，穿頗平的邱陵曠田走。如此約里半，到一叉路口。在此循左邊一條路，直向前去，緩向東北行。一里走過一座夷簍子，隨即陡向下趨，涉過一道小溪。過溪路上，乃平坦穿昭覺屬子走，兩里餘行抵昭覺縣城，入其南門。由三澗河到此，共約三十二華里。將到此城一段，沿途常見白楊樹。此點與西昌相彷彿。

昭覺縣城

涼山區域，囊括雷波、馬邊、峨邊、越嶲、西昌、寧南、昭覺等七縣地界。就中昭覺一縣，處在其他六縣中央，全部屬於夷區，實爲此區核心。另外冕寧、會理屏山等縣，則在涼山外圍。鹽源、鹽邊兩縣境內，保夷勢力亦復不小。自昭覺城東行，過昭覺河（西溪河上游之一支。即正式進入大涼山地界。由此看來，昭覺縣城，可說是涼山夷區的鎖鑰。

由大興場東行，走到此處，四塊屬子，三澗河，與昭覺，是途中夷區內惟一長有水稻的地方。因此以前漢人勢力能於勉強達到的時候，他們大部聚居在此三處。一直到現在，這三處仍然各留有少數幾家漢人，始終並未遷走。不過在夷人勢力大張的過去二十年，他們雖未實際淪爲娃子，却也年納

物款與保頭，以求取得夷人保護，勉強在那種環境下偷生。所謂「昭覺驛子」（昭覺城附近的田壩）平坦得像一張紙一般，可是並不見大。由東到西，橫穿過去，不過十來里光景。自南到北，比較要長些。這片田壩，係由昭覺河在此迂折而造成。驛子上面，滿種水稻，亦略有包穀田。在這片小小的田壩上，當中聳起一座不太惹人注意的小小四方城，那便是夷區當中的漢家堡壘，昭覺縣城。從三灣河東來，一直要到最後兩三里，走上這片驛子，纔可以看到此座有趣的方城。

關於昭覺城的歷史，上文已經簡單地提起過。清末同治七年，周翠門建武，由西昌進兵涼山，在「交脚」（一作「二交角」）地方，設立訊砲，建築堡壘，謂爲「交脚汛」。這座已廢土城，迄今猶存，位在目前縣城西兩不遠處。該城四角，建有砲樓。憑弔該處，猶可想見當年漢人最初伸入此地的情景。宣統元年，川督趙爾巽因布爾津事件，飭西昌，岷邊，馬邊等處，分途出師，進剿涼山。卽於是年，就交脚舊址置縣，名曰昭覺。當委陝西李廉徐懷璋署縣事，披荆闢草，督工築城。城作四方形，周圍二百五十三丈，高二丈五尺，共用銀二萬零五百餘兩。城牆係用石磚砌成惟城堞則是用青磚。涼山區域，素來沒有磚瓦製造。這些少數的磚，還是雇工人來此，特別築密燒成的。動工以後，次年全城卽告完工。當時昭覺城內，約有漢人八九十家。四周驛子上面以及山脚村莊，均由漢人居住。保夷則退居高山頂上。全盛時期，漢人勢力，直達烏坡。昭覺。竹黑兩處，以及附近村莊，據說共有漢人兩萬，一說竟達數千家之多。

昭覺縣城築成不久，清朝卽行覆亡。民國初年，原駐此處的防軍，因餉餉盡去。於是城外山上的八阻家（亦作「八溪家」），連合各地夷人，大舉反叛，各鄉相繼失陷。此城附近各村，盡淪爲夷堡子。剩下這座孤城，獨在漢人手中，勢亦岌岌可危。民國八年，涼山夷人，更作大規模與有組織的叛

變。八咀等家漢人，遂於是年陰歷五月初十日，攻破昭覺城。當時城中官府兵卒，早已逃避一空。剩
下居民八子餘家，所有壯丁，皆被殺死，婦孺則擄去當娃子。此事發生以後，垂二十年，官廳無法過
問。昭覺縣境，全倚淪為夷區。縣長住西昌，等於虛設。至民國二十八年，始由政府派兵收復。三
十年一月，再度被八咀家叛夷攻陷。三月，乃又派兵克復。嗣後政府勢力，漸趨鞏固。西昌，昭覺間
的交通大道，復入漢人掌握。縣長亦可長駐縣城，發號施令，發揮相當的權威。市委會夷務指揮部，
在此雖空有其名，但其實力殊屬薄弱，其不過有兵兩排，撥歸糧南提。縣政至此，總算略上軌道。然
而縣城以外，四周村莊，仍然全是夷堡子。漢官所能真正控制的，不過僅限夷區中的這座城。當然際
於邊境經過情形，如此已經不易。可是完全弄上軌道，尚需經過很大的努力。

——從某種觀點看來，昭覺可說是全世界最稀奇的一座城市。小小的，不過二百米左右見方的一座四
方城，裏面却大都是空地，包圍出，房屋一共不過四幢（可是全係漢式）。因為懼怕夷人襲擊，克復
以後，四扇城門，祇開南門一扇。最近張縣長上任以後，方始加開西北兩門。但東門則迄今仍用土磚
堵塞。經過漢人有意催毀以後，此城居然巍然獨存。城牆亦尚大體完整，頗為難得。東牆坍塌一
段，係被夷人拼毀。修復估計需二萬元。張縣長向上率請款，結果祇批准五千，遂致無法興工。未開
北的夷人，對於漢人文化，深惡痛絕。每逢占據一處漢人的村落城鎮，多將一切建築及建設事業，澈
底予以毀滅，甚至連石板路也挖去。昭覺城陷後，城中官署、寺廟、秦漢燹毀拆除。民房除少數幾幢
外，亦均被毀。現在城內房屋之所以會這樣少，即因此故。以前縣政府故址，祇剩下旗杆一根，武廟
則留紅照壁一道。

城內僅有的四幢房子，一幢現租作縣政府。夷務指揮部與郵政代辦所，暫時亦設此處。夷務指揮

部，最近已遷到，建築士磚房屋，預備等成後搬進去。我們到此的時候，一進大門，最初仍舊經過士兵坐臥的地方。閒着無事，官兵大文麻將，頗屬不成體統。縣政府設在此種民房的第二進。一排三間的廂的廂子，中間用作辦公廳，兩邊爲縣長和縣府職員的臥室。大堂其後的設備，是七張長方形的木桌，和幾張木椅。雖說簡陋異常，在這種地方，已經算是難得。我們長途來此，當然祇有借住縣政府。跟我們來的力伙，漢人比較地很守規矩。漢人則白天跑到太堂上咆哮，晚上竟躺在那處地上，大抽鴉片煙，令我們覺得沒臉見人。在此城漢人總算慢慢地多起來。我們到此，又開始看見漢人社會的形形色色，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下午兩點半鐘就到了昭覺城。張縣長事先獲得舊委會的通知，早知我們會到曉。我聽在路上，就擱過久。見面以後，他說已經等候我們好幾天了。對於我們，他預備了很豐盛的招待。第一天晚上，叫人殺雞做飯，給我們吃。第二天一早，用布換來一隻小豬，做了一大盤回鍋肉。管過夷區坐活的苦頭以後，回到漢人膳食，倍覺鮮美異常。此處地產花紅，不巧到此快過過期。雖說我們想吃花紅，縣長連忙叫人去，用一斤鹽巴，換來一大盤。送過來。在政務紛忙，一切待整理的當中，招待我們，竟如此周到，真是可感。

晚來歇在縣府右側旁樓上。房子新租來不久，裏面人又住得雜。穢土亂堆，前多無對，弄得一夜不覺合眼。這種草連縣長也無法幫忙。由西昌帶來的一百七十多斤鹽巴，沿途銷耗，到此已祇剩下九十多斤。縣府本身缺鹽，又無法可借。全體同人通過涼山，至此已顯然是不可能了。

昭覺城裏剩下的僅一四所民房，一所既已用作縣政府，剩下祇有三所，因此城內祇有三家人家，尙產鹽漢人。(有九說，其中一家，乃係夷人。)這幾家漢人，各有三家夷人作保。因此歷經大難，尙

龍運果僅存。秩序恢復以後，頗有一些漢人，願意搬進來住。但是因為漢人太少，深恐喧賓奪主，目前縣府所採政策，是祇許漢人住在城外，不讓他們住到城裏來。漢人那裏，目前已可通用法幣，但是他們仍然寧願要鹽布作交換品。即向部隊勻點草鞋，也是同樣情形。本地漢人，實已夷化。他們對於外來漢人，缺乏同情心，出入城外。我們到此，因想第二天去附近煤礦，向漢人家定做幾個筒巴，索價銀幣兩元一個。我們總算客氣，並未還價，一口承諾。不料剛一走開，這位敵隊的漢人，却向一個走過那裏的士兵說，「他們上了我的當」。那位兵士告訴我們，我們去找周大隊長，周君也以爲豈有此理，告訴我們說，去取舊日的時候，隨便給他幾個錢就得，不必和他多說話。這樣我們祇給了四角錢一個的代價，那位漢人，却也一聲不敢響。這種人就得這麼對付，想起來也真生得賤。

一位賢明的縣長

張培根先生，是現任昭覺縣縣長，因爲地處夷區，收復不久，此處縣長，近來向由屯委會委任，前任縣長姓郭。張先生原是屯委會秘書，會駐此處工作。爲人幹練，甚有成績。剛在我們到西昌以前幾天，方始派張代理本縣縣長，上任還不過十來天。他是一位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才識均頗豐富，胸襟亦殊寬闊。辦事尤爲得體，而且富有手段。治理邊疆，正需此等幹練人材。祇是這樣的地方官，殊屬難找。昭覺以復不久，一切未上軌道。加以人民絕乎百分之百地是僑夷，語言不通，性情乖異，治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張縣長却處置得很好。辦理各事，井井有條，一洗從前敷衍推諉的陋習，因此大有百廢俱舉的氣概。到任兩星期，成績已很可觀，這點確實難得。縣長會講相當好的夷話，可是爲着維持漢人尊嚴起見，他總是向他們說漢話，由一位老漢人專師翻譯，他說的話，相當得

體。既不降低身份，亦不刺激夷人感情。夷人頭腦簡單，知識淺陋。一樁很平常的事，往往需要反復解釋，方能聽懂。因為夷務異常麻煩，張縣長要比別處縣長忙得多。李師爺是一位久住夷區的漢人，鬚髮均已斑白。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很舊的藍布大褂，外面套上一件黑領褂，看來很沒一個鄉下佬。可是住在此地，業已數十年。對於本地情形，異常熟習；對於過去掌故，如數家珍。夷話說得非常流利，由此成為張縣長一位有力的幫手。如果和他談談關於以前烏坡銅礦的故事，他可滔滔不絕，一談大半個鐘頭。這樣一位人物，真是有趣。

經費不充，是治理昭覺縣的一主要困難。據張縣長說，全縣經費（在三十年夏季），每月不過一千四百元。日下一月伙食，因需時常招待夷人之故，已需六七百元。剩下七八百元，拿來應付全部薪俸及開支，實太不夠。此外全縣教育經費，另有八百元一學期，上面却限定要辦六所小學。實在無法可辦。因此各處小學（如三岔河等），在前任郭縣長任內，業已停止迄今無法恢復。

俾夷風俗，到一處吃一處，例由主人負責招待。縣長為父母官，對此更不能排托。因此前番價例凡是夷人有事來城，找到縣府的，不管他們究係由政府招來，抑係自動前來，均由縣衙招待飲食。當時生活甚賤，此項開銷，窮數有限。這因堅苦抗戰，邊地生活，亦行高漲。夷人常來，對於地方政府，成爲別處所未有的一項重要開銷，而爲推進政務起見，此項開支，在目前階段中，又屬無法可省。可惜這種情形，在省府編預算的，不會明了。

抽調夷人中間的壯丁，送往西昌，協助修築飛機場，爲目前昭覺縣政中一種主要的工作。這種工作，非常艱難，却是偉大。原來自夷區徵調民工，參加此項工作，目的不僅在於多得工人，加速飛機場的修築；同時還擬藉這動員夷胞，加強其對於抗戰的認識。此等事極大荒第次執行，困難當然很

多。夷人素來沒有聽見過，這一類的事。同時他們生性多疑，易信謠言。此次辦法一經公布，夷人當即請傳差將他們徵去。送到打箭爐。因此當初許多人都不肯去，有些甚至圖謀武裝反抗。張縣長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巡行縣境各處，召集人民訓話，解釋此種勞動服務的意義，勸他們踴躍參加。我們來到昭覺，縣府常員有夷人出入，其旁一片大平地上，二三十位保夷。圍坐成一圈。詢問後，方知此等夷人，即是縣長召集來此的娃渣索保夷，準備勸他們去西昌修飛機場的。聞後看見縣長將這批夷人，召集縣府，由李師爺傳話，對他們反復再三勸告圖諭，不惜詳詳教誨。縣長所說的話，歸總起來，實在非常簡單。他祇說：將他們徵去，不過送到西昌去修飛機場，修好馬上就回，決沒有送到打箭爐去那一回事，起初夷人不肯相信。講了好久，終於被感動了，方始肯肯。天下事本來祇要有人做，像張縣長這樣努力地做，果然成績不差。據他說：我們看見他的時候，連黑夷帶娃子一起徵調，八哩索業已出了一百名民工，我們在梭梭標子所遇見的那批便是。此外縣境阿什（一作「阿索」）或「阿素」家可出二百二十人，娃渣索可出數十人。其他尚在設法中。短短的兩三星期，做出這種成績，在邊地政治上，確是十分難能可貴。

昭覺煤礦

在西昌聽說昭覺城附近，有一處不錯的煤礦。到了昭覺，所得情報，還是這樣。因此我們特別起了一個大早，繞道去看此礦。不料結果却很失望。

煤礦產在縣城西北的八咀山。一早六點鐘，我們就從縣城動身。縣府楊科長，佩上手槍，帶了一百多號衛兵，陪同我們前去，以備不測。一位在這山採過煤的本地漢人老黎，替我們作嚮導。出城西

門，路大體向西北西行，穿過田曲折前進。一路穿田際走，途中有兩溝，地層露出有油。以前未過涼山的人。傳涼山有油礦，所指即此。實在這種情形，還够不上油礦的稱呼。大約不過是出一種逼近地面的有機物質，分解而成。其量甚為微小，並無經濟價值。穿過約行三華里，翻過一壩紅土矮山，前去改穿丘陵田綫上。里半左右，改向正西行，路右隨即走過一座夷堡子（此處距城約五華里）。前行路復平坦，右繞矮山走。一里改緩向下趨，過一道小溪，即又緩上，穿洋芋田走。里餘路改陡上，趨上八咀山，仍向正西行。路右又走過一座夷村。前行一里，復略下趨；過一溪後，乃又陡上。一路緩爬八咀山上去，里餘上到一座山口（此處距昭覺城約十華里）。此山係由砂岩所構成。近頂一帶，則露出頁岩，上山途中，拾得幾塊化石。後經鑑定，乃知本山岩石，屬於侏儸紀地層。站在山口下望，昭覺壩子，平坦地在下展開。

由山口前進，路右繞頂走，大部陡上。途中找得一塊古代林木的侏儸紀化石。兩里半，路改陡趨上樑子，途中路旁見露出有泥煤。里半上到一處叉路口。大路向前，徑上樑子。在此左折，循小路向南行，陡向下趨，旋又西去，路左走過一座八咀家夷村，名「哥得爾」（Gardner）。附近一帶，山上露出岩石，多係紫色頁岩。路旁長有紅色莓一種，稱為「水豆」。其味略酸。這帶東西，西風漸甚多。不過成熟一時期，被此層早。

自上述八咀村，循右側小路西去，路續陡下，一里半即抵煤礦。將到此礦以前，路旁見有黑色頁岩。最先到處，所見露煤，成爲一種山頂露頭。礦前附近小溪內，則見有煤塊，所謂煤礦。並非成層，而祇是一種鬆散的包裹。已採部份，有老洞與新洞之分。老洞以前就有人採過。新近係最近攻下昭覺後，統兵的金指揮官所發現。礦現由金氏開採，委老黎代爲經營。工人實祇老黎一人。前後

開辦兩個多月，每天不過出百斤左右，數量甚微。每日挖出，他就一人揹回城去，晚歸早來。最近兩星期，業已停工。

初步考察，此處煤礦屬於侏儸紀煤層，夾在砂岩與頁岩之間。露出煤層之處，厚不過五寸。由此看來，此礦總儲量，恐怕很有限。

八咀寨夷人，不喜漢人來此。歸途下山的時候，有人站在高山上，厲聲問老黎是不是帶漢人來看礦。要不是和他一起來，我們雖有兩支槍，亦無濟於事。夷人孩子，看見我們走過，指指畫畫叫「漢家」。夷漢兩族的界限，即在城廂附近，仍然是很分明的。

(第三編完)

第四編 橫越黃茅梗

竹黑道上

由昭覺城向東北行，二十五華里即到竹黑。這是半貼比較平坦好走的大路，中間祇翻過一座矮矮的豹口樑子。不過此段路上，又路頗多。要是沒一熟習途徑的人領路，很容易走失。昭覺附近，大部是八阻家夷人的地方，竹黑則係馬家所居地。這兩家乃是仇恨很深的冤家。所以在昭覺動身的時候，張縣長特別替我們雇了幾位姓渣家夷人，來攆行李，免得路上發生麻煩。由大興場送我們來到此處的剩餘幾位漢人挑子，到此堅持不肯前進。苦苦懇求，請他們一直送攆雷波，然後資遣回籍，始終不肯答應。因徵民工關係，在昭覺一時又無法加雇夷人，祇好求他們送到竹黑，馬上就放回來。說了半天好話，總算勉強答應了，却又隔在縣城煙未抽好，定要抽足鴉片方足。無論怎樣勸他們，告他們到竹黑去餉吸「紅土」（上等大煙），終不肯聽。我們急了，說道，如果再這樣在縣政府胡鬧，就請縣長把他們押起來再說，他們也不害怕。其他一位姓姚的粗漢，一個人咆哮得特別凶。後來弄得沒有辦法，楊科長跑來，「以杖叩其脛」，方纔老實一點。

因看煤礦耽擱，下午一點一刻，方辭別昭覺前進。縣政府派有一位何大隊長，陪我們一同去。出城北門，穿聯田向東北走。起初一段，聯子上後關稻田。後來大部為洋芋田，雜有包穀。在距城不到

半里處，即會「叉水」道。由城共行五里，路改下趨，初緩後陡。半里餘涉過一道小溪。前去復改平坦，穿河灘田走。此道路上，道旁多白楊及柳樹。昭覺海拔，雖達二千零五十米，但氣候殊屬溫和。所長植物，頗似內地。屬子白楊樹特多。山煤礦返城途中，有些夷人村莊附近，白楊以多，並曾見有椴樹。

穿河灘田行，約一里半，即到昭覺河的河灘。所謂昭覺河，即係西溪河上游。據常隆慶先生紀載，河在此處，海拔兩千米。河身甚寬。夏季雖漲大水，河灘露出仍不少，大部爲礫石灘，上部則係沙灘。穿灘行約一里，乃到水邊。自城到此，約計八華里。

昭覺河水面雖寬，却因水已稍落，殊不若以前所傳之盛。擇好渡口涉過去，祇有一段，其深淺險。一小時渡過北河，並不感覺怎樣困難。

涉過昭覺河，路即正式進入我們多日來夢想的大涼山正脈。上岸後，在河東岸，在左折北行，右邊繞山，平坦前進。不遠旋又向東北，路亦改緩向上趨，進入一種邱陵地帶。曲折向東北走，前後約行十里（自河邊算起），達到「豹口樑子」。這座山口，距離昭覺城十八華里，海拔較城高出有限。一路來此，木叢纒繞，鮮有陸駁處。途中所經，除一部份爲洋芋田外，大都爲一種不毛之地，草長甚深，往往掩路至不可見。此種草中小徑，喚作六路，未免有點名實不符。路上確有幾處叉路口，我們也走錯過一段。

站在豹口樑子，前望看見竹黑屬子的稻田，展開在下。近山之後，遠處藍色的山，即係龍頭山。由此處山口前行，陡趨下山，緩向東北去。最初一段，路極陸駁難行。約一里不足，下趨較緩。略前涉過一段，稍上又復下趨。隨即左繞山走，有上有下。在距樑子約兩里半處，陡下一段不好走的路，

其上露出石子殊多。此山樁造，仍以砂岩及泥頁岩爲主。里半左右，涉過一道小溪。由山口下到此處，約計四華里。自此前行，路穿邱陵田平坦向東北走。半里走過一座夷人農莊。狗見生人，狂吠不止。前去路穿稻田壩子，繼向東北行。此卽所謂「竹黑壩子」。涼山途中，這是另一處栽有水稻的地方。殊不寬。穿壩行至華里，涉過一蕪河，卽到「下竹黑」。河在此南流，到東流入美姑河，壩子卽係此河所造成，大致寬約六里，長約十里，平坦而微帶邱陵式，其上滿植水稻。竹黑壩子，實較昭覺尤小。一般人說，竹黑產米，較昭覺爲多，實係錯誤。河面頗寬，但水淺流亦不急，易於涉過。河身露出沙灘不少。涉河卽是馬家夷地。上到東岸，河濱有大草坪一片，其上長有白楊及柳樹甚多。河的兩岸，在此一段，亦植有白楊成列，風景頗爲秀美。草坪走完，有屋一幢，乃係馬家娃子住宅，後來我們卽宿在此處。

竹黑

竹黑（一作「竹榦」）爲一處以前漢人住過的地方，海拔一千九百米。附近田地肥美，產有水稻。所謂「竹黑」，實有「下竹黑」與「上竹黑」之分。「下竹黑」位在河濱平地，距昭覺城二十五華里（俗稱三十里，爲去烏奴，美姑大道所經。此條河溪，夷名稱爲「阿蒲羅」(Aphro) 溝。普通漢人所謂竹黑，大都指此。「上竹黑」位在壩子東邊盡處山坡上，距「下竹黑」約三華里，乃馬家黑夷住宅所在地。（河邊「下竹黑」一帶，住的全是馬家的娃子。）過河自「下竹黑」循東岸向北行，繼改東北。不遠進入山地，循溪趨上山去，一部陡上。此山樹木，不少爲風景作一有力的點綴。行進途中，經過一段美夏的白楊樹林。路旁常有白蠟樹。此時蠟虫正已將白蠟分泌出來，漸堆樹枝上，看去仍

佛像白色蠟燭一般，不久即可收集。竹黑天氣溫和，海拔不太高。稻米以外，白蠟爲其出產之一。另外尙產蜂蜜。產蜜季候，夷人拿下山蜜，據說一斤蜜巴可換三四斤。可惜此列業已過時，無福享受。

目前昭覺縣政府勢力所能達到的地方，止於竹黑。往東美姑等處，雖曾一度請求歸政應歸治，但縣政府對之，始終仍然未能脫離屬屬階段。不但漢官勢力，止於竹黑。僅餘的漢人居民，未歸姓子階級者，亦以此處爲止。更東進入到底的涼山匪，所有漢人全是黑夷手下的娃子。一直到雷波縣城附近，方纔又有自由漢人。竹黑雖是夷區，馬家黑夷，素來和善，而且比較傾向漢人。旅客往來昭覺，竹黑開通無問題。以前此家首領，名「馬木柑」。此人在前清時代，曾在衙門裏當過差。二十三年，常曉慶先生等，初次到此。聽說漢官來到，他竟穿上全套清時禮服出來，對他們行施跪拜之禮。嗣後常先生在涼山旅行，由他保送，甚爲得力。後來入涼山者，祇要提及「常主任」，夷人均能記起。知道是常主任的朋友，必予優待。由此看來，黑夷並不是缺乏感情，同時對漢官也還相當尊敬。過去夷漢衝突，漢人至少應負一部份責任。夷人還喜歡拜乾爹。常先生到涼山工作，先後也有幾位黑夷首領，將自己的兒子，拜給他作乾兒子。

老酋長馬木柑已於二十八年去世，剩下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馬呼呷，比較地懦弱無能，不能掌權。次子馬烏達，精明強幹，乃是繼承父業，掌握實權，成爲竹黑區域獨裁者的人物。和他的父親一樣，馬烏達對漢人不壞。此次張秘書由昭覺試往雷波，就是由他護送，一直由北處送到磨石寨。因雷波當時「熱病」（痢疾）猖獗，夷人不敢去。張秘書（即現任昭覺縣代理縣長張培根）在磨石寨二宿，即行折回。旅行當中，馬烏達未曾染上「熱病」却染上了「寒病」（傷寒症）。回來以後不久，此病大發。臥病兩月，方始略痊。我們看見他的時候，還祇能勉強撐起來，扶杖行走。藥來不信醫藥

的惡表，此次幸虧有區署醫官，爲他醫治，將命救下。這件事對於我們此行，乃一重大打擊。本來馬家勢力，在此一帶不小。由馬烏達作保，一直可以送到磨石家。到該處換由磨石家作保，即可送到雷波，事情相當簡單。現在馬烏達大病初有起色。不但對於再度東行，不免談虎色變；而且事實上健康情形，決不容許他來送我們。我別的人的話，夷人向來祇知謬入，又未必有效。這樣第一關就打不過，對於我們的計畫，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到家找着馬烏達，和他商量。他自己既不能去，又說沒有人可以替他執行此項任務。最後商量了好久，纔允許他的哥哥，送我們到烏坡，在該處換保。我們要馬叩叩送到磨石家，他們弟兄兩人，堅執不肯。至於通過涼山的話，烏達的見解，以爲由竹黑到磨石家一段，邊站換保，沒有問題可以達到。磨石家以後，則恐有問題。帶到該處問磨石家，方能知道。他還說，當初磨石達夷在日，聲名遠震。由他一手包送到雷波，確無問題。現在達夷業已去世，三個兒子，都沒有此等氣魄。

「寒病」或「熱病」的恐怖，籠罩着我們未來的涼山行程。夷人對於傳染病症，素無醫治良方。一遇此等病症蔓延，即採取隔離方法，斷絕交通，以免其傳到別的地方。竹黑地方，因馬烏達替了「寨柄」，現正遭受隔離處分，尤以馬本人所住的「上竹黑」爲甚。昭覺縣政府，正缺鹽巴。竹黑有鹽存在區署（即設馬烏達家），却隔不到人來，將其擄去。送我們來的娃渣家擄子，送到「下竹黑」的河岸，將行李扔在此河西岸，掉轉頭就飛跑回去，彷彿踏上馬家的地，就會染上寒病似的。因爲這種原因，我們在馬烏達家，不過吃了一頓區署招待的好飯，住宿不得不就宿於「下竹黑」河邊的一家娃子家。原因是如果住在馬烏達處，夷人便將以爲我們有寒病嫌疑。第二天啓程，會找不到人攜行李。在這種情形下，連主人馬烏達命令他自己的娃子，也指揮不動。同時下一站的人，如果知道我們係從烏

幾家來，必將不予招待，甚至不許入塢。這樣一來就糟了。馬烏達因送張祕書而得塞病，使其他夷人，引爲前車之鑒，相率不敢再領漢人。這事對於我們的旅行，也是一種嚴重的困難。

屯委會的竹寨，設有一所「區署」，地點即借設馬烏達寨內。這寨房子，甚寬大，所以讓出一排房子，作此用途，並不困難。房屋角上，還有砲臺，可資保衛。此處區署主任姓劉。閒着沒事做，我們到達的時候，他們雀駁方酣。一位居此已數十年的吳大爺，在旁觀戰。吳大爺是一位高大的個子，身上穿一件長袍。爲人很圓滑，善於應酬，和夷人也處得很好。因此歷經變亂，始終並未離開。不過他的生活習慣，一點也沒有夷化。嘴裏抽的還是一袋水烟。看見我們來，連忙讓坐敬煙。對於涼山真正情形，他並不十分明了。自稱本人從未穿過涼山。如果想像通過，自當找夷人做保頭；而且就有保頭，也難免遭受危險。

區署的先生們，自劉主任以下，更對我們說了許多洩氣的話。他們很明白地勸告我們，不如自此處即折回西昌，不必嘗試通過涼山。他們以爲我們至多能和張祕書一樣，走到磨石寨折回。他們說，以前常薩慶先生等，固會通過涼山。但是最近一年多，從沒有人走過，甚至連販鹽布的商人也不走。雷波痢疾，尙未肅清，夷人不敢前去。烏達害病，別人不肯作保。這些理由，誠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在夷人中間，新近成立了一種默契，決不讓漢人通過涼山，尤其不讓漢官通過。爲的是傳說漢人將修馬路通過涼山，沿途並派兵駐紮；深恐漢人勢力，由此伸入涼山，與夷人不利，所以不得不千方阻撓。區署的人還說，走涼山必需有可靠與有勢力的保頭作保。保頭往往不可靠；「裝桶子」的事，下分平常，所以不宜冒險。他們又說，目下在涼山區域中當娃子的漢人，一部份爲夷人自漢人城市及村鎮中，公開劫去。小部份爲漢人中間的敗類，串通將同胞們賣給夷人。另外許多，則是一裝

桶子」裝去的。以縣籍而論，此等在涼山當姓子的漢人，以雷波，永善兩縣爲最多。其次馬邊，峨邊，四昌，越嶲等縣都有。

溫泉試浴

「上竹巖」附近，有溫泉一處。從馬邊家北行，循小路走，約一華里餘即達。該泉附近，山係由石灰岩所構成，溫泉即自此頁岩中湧出。泉名「小塘」，水溫約計攝氏四十二度半，乃一碳酸鹽泉。試嘗其水，淡而無味，回味則略帶甜味。長途跋涉，到此得在溫泉中沐浴，倍感暢快。此處對山。亦有一片陡立的石灰岩。該處另有一座溫泉，稱曰「大塘」。其附近尚有一「硝水泉」，據稱以之洗衣，特別潔白。

淒風慘雨中離別

「下竹巖」所宿姓子家，簡陋過窄，達於極點。夜間奇熱。屋裏又睡不下。沒奈何祇好將鋪蓋拿出來，鋪在戶外泥地上露宿。一部份同人，擬由此折回西昌。夜間話別，至十二時方始就寢。不多幾時，未曾睡覺，天忽下雨，氣候頓涼。不久變成大雨，不得不搬回屋裏。上半夜嫌熱，下半夜却冷得不堪。惟一的一間小屋，根本睡不下十幾個人。頭上雨板頂，到處漏雨，更加狼狽。結果祇好大家擠着，誰被而坐，終宵不會合眼，凍了一夜。涼山旅行，一般均苦，這却是苦處的頂點。好容易熬到天亮，雨仍然下過不停，冷濕不堪。

姓子究竟比黑夷小氣得多。自動招待，根本談不上。向主人家買點吃的東西，也很吝嗇，彷彿以

國我們更賴仗似的。商量了好一陣，方纔用針線換來一點洋芋，煮熟當早餐吃。雨不停，馬叫叫也不來，等得我們真心焦。一直等過正午，方始於小雨中動身前進。離開竹黑向烏坡去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一刻，護送的人，馬叫叫以外，還有他的鮮子和一位娃子，各攜一桿步槍，作爲武裝。

大爺同伴，決定自竹黑徑行折回西昌。祇留下王慶二君，連我三人，決計不願區署勸告，貫徹初志，試探繼續前進，想與無論如何，設法方法，完成橫渡涼山的志願。剩下鹽布，根本不多。經過合理的分配以後，我們三個人，分到四十七件布，四十七斤鹽。八百多元國幣，和若干針線絨線等等。用這樣少量的貨物，我們準備作直趨雷渡的嘗試。多日來的同伴們，在此種悽風慘雨的天氣，正式分手，偏覺悽慘。同來的漢人挑子，對我們毫無感情。連替同伴們挑行李回昭覺，也要大敲竹槓，絕不替稍事幫忙。結果祇好將他們斥走，任其空手回去。邊地的夷民，也許是可怕；若干漢人，却是真可惡。這羣挑子當中，我們祇勉強將精通夷語的呂贊臣留下，讓他不挑東西，專做翻譯，陪同去雷渡。

到烏坡去

由竹黑到烏坡去的路，大體係向正東，中間翻過一座高山，名叫「阿什標子」。這段路俗稱三十里，算作半站路。實則不過十七華里，距離甚近。不過翻過阿什標子的山口以後，十來里路，大部急行下陡坡，極險窄峻峭，路面尤多碎石子，不便行走。來到正宗的涼山，情形究竟和外面差得多。自「下竹黑」啓程，路初在樹下穿河灘草地向東去。一里以後，涉過造成竹黑塌子的小河。河原係由北往南流，到此折向東去。過河仍採正東方向，穿左岸塌田平坦地，半里改向東南前進。又一里路右循河灘，左溯河而下，向東北去，右邊隨即走過一座夷堡子。如此半里不足，即到阿什標子山

脚，該處距「下竹黑」約三華里。

由山脚路陡登右上山，此山下面一段，係由暗紅色砂岩及頁岩所構成，含有化石不少，沿途可以採得。從化石鑑別，厥後知道此山地層，屬於志留紀，約兩里後，開始見有石灰岩。一路大體陡行上山，自山脚算起，計三里半到達山頂山口。

此處山口即係所謂「阿什傑子」，距「下竹黑」約六華里半。上山途中，坡度過於陡峻，翻出處甚少。到了山頂，地面頗爲平坦，大片堆面，翻成包穀及蕎麥田。自山口穿此等田走，起初緩下，繼改平坦，後又上趨，方向朝正東走。如此共約行里半，到達另一座山口，自此前望，隔河坡上，木屋若干幢散布斜坡間成一大村，即係烏坡。自該村每屋四周，均植有樹一圈，頗類漢人田園風味。在此夷區，殊屬難得。驟看該村各屋，仿佛有一種別墅的風味。村所在地，坡度緩和，殊不若此山（阿什傑子東坡）陡峻。村屋雖多位在該坡，我們所要投宿的烏坡烏達家，則在此岸半山陡坡上，距第二座山口尚有九里，與對岸村屋相隔一河。該河後來知道，即係所謂「繫河」，常隆慶先生稱之爲「樹葉溝」。大部村屋所在的緩坡山，則係有名的「烏坡山」，以藏有銅礦及出產白蠟虫種（有名的「涼山種」）出名。右邊下面脚山上，狀似平言處爲以前烏坡銅廠遺址。常先生以地質家身份，踏遍涼山，可是未曾實際看過此礦。我們這次入涼山，任務之一，窺察看烏坡銅礦。今日到此，已可望見，心中不勝愉快。

自上述第二座山口行，路向東北東陡登下山，後來改爲東南東。沿途田地又頗少。路殊逼窄，且極險峻，其難走達於極點。初行一段，山上露出岩石，以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爲主，後來又見石灰岩。陰雨天氣。地滑難走。到此忽然晴了，令人精神爲之一振。陡登下山路。約行四里半，涉過一

溪。前去渡上後，又復陡下。略前再過兩溪（最後一半，溪身鑿石板底，水自山上陡瀉而下），路乃又改陡上。此時路旁山上露出岩石，又有石灰岩。同時並見玄武岩。大涼山區域，地質方面，主要地係由水成岩所構成尤以泥頁岩最顯著，此外則有砂岩及石灰石。因少有火成岩插入，所以除略有煤礦外，金屬礦甚少。對於這點，祇有烏坡附近的山，顯係例外。烏坡山之所以產銅，大致即因此故。這裏看見玄武岩可說對此區地質特點，作一簡宣示。

陡上不過百米，即循田塍勝平坦走。半里餘走過一幢夷屋，路緩向東南東行，曲折緩向上趨。如此約行三四里，一部穿田行，方幾段上趨頗陡，亦有下趨處，下午三點五十分，到達烏坡烏達寨停宿，由門什樑子到此，共約十華里半。最後一里，又係下趨頗陡。

烏坡家

自竹黑東來，翻過阿什樑子，即入烏坡家地界。在去雷波的路上，烏坡家所占地面不大。其範圍西以阿什樑子為界，東以烏坡山頂為界。這兩座高山中間，急流的「繫河」（一稱「樹葉溝」），自南向北流，後來東折入美姑河。地雖不大，物產却特別豐富。烏坡山乃是涼山區域中的寶山。那山的銅礦（烏坡銅礦），聞名於西南各省。其所產有名的「涼山種」白蠟虫，品質特別優良，銷售四川峨眉等縣。據說烏坡山所產白蠟虫，平常一年能換一千件布，幾千斤鹽。交換的比例，是一件布換兩包半至三包的山種。蜂蜜為此山另外一種重要產品。因此種種，烏坡地方雖小，却為別支夷人所羨慕。其出產之豐饒，為別家地所不及。

烏坡的夷村，跨在繫河東西兩邊山岸上。黑夷家大半住在西岸，阿什樑子那處陡峻東坡的山腰

上。此坡房屋，雖亦頗有一些，但是散開頗遠，總數也較對岸少得多。對岸（繫河東岸）的烏坡山東坡，坡度緩和。烏坡銅礦以及以前銅廠遺址，均在此坡上。這座山坡。因其坡度緩和，半山以下，大部開成斜坡山，種上包穀等農作物。村屋插在田間，四周植樹，自成田園。其分佈雖仍稀疏，但是要較西岸黑夷所居地緊湊得多。此岸（繫河東岸）住戶，大都均是以農爲生的烏坡家娃子。房屋總數不少在涼山中要算一座大村。

此處首領，是一位年已六十二歲的老黑夷烏坡烏拉。他的一位老夫人，仍然健存。一對老夫妻以外，家中人口，還有三子一女。女兒年紀不大，尙未出嫁。長子烏坡久博（「久博」是夷語「虎兒」的意思），業已結婚。夷人當中，素來實行小家庭制度。兒子娶婦以後，卽和父親分居。這位慈祥的老酋長，很愛他的兒子。因此便把祖傳一幢大屋，讓給久博作家，自己另築一幢較小的房子，搬進住。十三歲的幼子，名叫「豹兒」（譯意），乃是目前一對老夫妻所做鍾愛。黑夷大都長得高大漂亮，尤以男子爲然。在我們整個的涼山旅行當中，所見各處黑夷，又以烏坡烏家夷人長得特別高，特別漂亮。烏坡烏拉本人，一看就像一位老英雄。十三歲的豹兒，英慧而兼清秀，尤其可愛。他的面龐身材，有夷人之美，皮膚却潔白似漢人，這一點在夷人中最爲難得。他的服裝，也多少有點像漢人，外面並未披上擦身窩。不過平常總將右手不套在袖子裏，故意袒其右臂，露出一種王子式的姿態。這位小少爺，不但長得漂亮，而且特別聰明。他一點不怕生人。我們來到此處，馬上就彼此弄得很熟，彷彿一見如故。我們到外面跑跑，他總是跟着。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孩，無怪烏達夫婦，會那麼鐘愛。

烏坡烏達所住的房子，離開兒子久博的地方，約有一里左右，房子雖然不大，却是相當新。一共

計有兩幢不大的兩層頂屋，彼此互相垂直，抱成一片小坪。位置係在二種小山崗上，四周並沒有圍牆或者籬笆。正屋裏面，左邊一間，用篾席圍成內眷居住的小室。

烏坡家種竹黑馬家是姻親。我們由馬叫叫引來，當然立受歡迎，到此主人烏達，正在喝糶把水當點心。一見我們來到馬上倒了一些給我們喝，這種糶把水裏面摻土有酒，倒也別有風味。喝完以後，又和主人分享他所吃的黃洋芋和四季豆，一夜未睡，大半天沒有吃東西，吃了這頓點心以後，精神頗覺恢復。

烏坡家分佈的區域，主要地是在由耶路那打北去曉邊的路上。東去雷波，大路上祇有此處一片地方，係由該家居住。烏坡家在黑夷當中，原來就是比較和善的。一支在此因家族不大，地方又小，更是事不多事。烏坡烏達本人，就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雖則如此，當我們坐在屋前小坪，賞玩風景的時候，談話當中，他指着繫河兩岸給我們看，說道，夾河兩山山坡，都是「吾帕」(吾帕)地。(吾帕)烏坡族名，在夷語實屬「吾帕」，漢譯將其寫作「烏坡」或「烏坡拋」，不甚正確。(吾語之間，大有猶疑一方面的氣概。黑夷的一種自尊心，確是可敬又可畏。他所謂兩岸山坡，當然包括烏坡銅礦在內。想起該礦原係官礦，清朝時候還採過，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烏坡烏達和我們見面的時候，上身打着赤膊。天氣並不見熱，這位老者連一點也不怕冷。他的頭上，留有保夷特有的所謂「天菩薩」(右額上留有一小方塊的頭髮，長約三四寸，結成一條小辮子)。相熟以後，我們求替他一家人，照一張相，留作紀念。他馬上打扮起來，上身穿上布褂，外面折起棉耳窩，頭上還繫起「英雄結」。誰說夷人不愛漂亮？

烏坡烏達待我們真不錯。我們想去看銅礦，又怕他不答應。試試問他一次，他却慨然允諾了，低

翌當天下午來不及，最好第二天一早去。提起我們係由政府派來，聽見「委員長三字」，他便抬頭向天說道：「委員長就是天呀！」荒山野夷當中，居然領袖觀念，如此深刻，倒是難得。烏達能說的漢話有限。多數時候，我們需由呂贊臣傳話。這位鴉片鬼逐漸傲慢起來了。他說竹黑大煙太貴，到此已餓一天烟，實在受不了。沒有辦法，祇好給他三匹布，讓他自己去解決問題。結果換來六錢，據說可管六天。

因為馬呷呷祇肯送到此家爲止，我們要求烏達送我們一站。他說，自己雖然年老，我們既是中央派來的人，如果定要他送的話，拚了一條老命，也得將我們送到美姑。後來他雖自己未送，却派大兒子久博，將我們送到那裏。

在烏達家常川伺候的四個娃子當中，倒有三個是實來的漢人。這三位（兩女一男）對主人都無好感。男的一位，在外面做砍柴等粗事。兩個女的，在屋裏充當女僕。她們兩位是堂姊妹，同時擄入涼山，一併轉賣到此。其中一位張氏，現在此處任鍋莊娃子，專管替主人家弄東西吃。當家娃子，「木家烏七」（名音烏七），是一個漢語非常流利的夷人。他對主人非常忠心。身上穿着一身漢式的舊軍服，永遠不下身，也不會洗過。以前考察涼山的團體，爲着聯絡夷人感情起見，常將軍服賜給黑夷首領，此處所見，大約就是這些軍服的下場。黑夷太驕傲了，漢人賞賜的東西，他們根本看不起。這位娃子對我們說，他的漢文名稱，叫做「張木家」，已娶過親，太太就是以前的嫂嫂；哥哥死後，實行「頂房」。穿上一身黃色軍服的張木家，除開底下一雙赤腳以外，裝束和漢人毫無分別。可是一看他的頭髮，便知他是裸夷。「天菩薩」四周，他的頭上，留有一圈短頭髮，覆在頭頂，仿佛就像戴上一頂黑色的睡帽一般。

黃昏時候，烏坡烏達陪着我一羣人，坐在屋前小坪上閒談。這時候他的大兒子久博，喝得酒醉薰熏地，跑過來橫衝直闖，大跳大鬧。黑夷平常沈默寡言，頗爲可取。一到喝醉，野蠻的原形，便一齊流露出來，令人覺得可憎又可怕。久博跳了一陣，便跑過來牽我的手，幸虧用力一下擺脫。別的人看見這種情形，一齊忙着向旁邊逃開。醉漢一見大氣，拾起一塊土，投去打馬呷呷的姪子身上。烏達對此，毫無辦法。罵他不聽，祇有頓足大嘆。後來烏達不成了樣子，乃叫當家姪子，將這醉漢，攔腰抱住。大約烏達平常對於幾位少爺，未免太溺愛了。所以到了此等時候，明知這種事很丟臉，却一點也管不住。醉漢被捉住以後，烏達忙即斟上兩碗酒，一碗送給我喝，一碗遞給馬呷呷的姪兒，算是陪禮的意。這時候久博與當家姪子，互相抱痛，在地上打滾，仿佛像在玩牌交一般。醉漢不斷地打姪子耳光。木家不敢回手，祇好用漢語連聲大罵「食你的媽。」後來久博的二弟跑來，將他牽開，酒亦漸醒，這場金武行，方始告終。雖然表演過這一場武戲，烏坡久博並不是一個壞人，祇是老酒把他頭弄昏了。第二天送我們去美姑，上路的時候，他還對王主任說，昨日酒醉對我無禮。今天見面，恨不殺意思。

姪子們奴性根深，根本沒有辦法。例如木家烏七，漢話說得很好，智識程度比一般黑夷高得多。還到西昌受過訓，身上還有塘瓷的屯委會受訓章。可是對於主人，他仍非常恭順，而且自認爲奴才階級。當我們問到寫信給他，應該如何稱呼的時候，他的回答是：「烏坡家姪子木家烏七」。

屠羊大宴

在烏坡家住宿的那天，夜間九時，主人「打羊」設宴，作盛大招待。烏坡烏達，自己並未養羊。

價值四五兩銀子的一隻山羊，乃是特爲招待我們買來的。此次盛宴，餽有興味。第一步典禮，先由當家娃子木家馬七，將羊放在一隻大篾籠裏面，捧給主人看。主人馬上將手一揮，指給我們看，表示這是整個的活羊，一面用夷話說道，今天沒有好的招待這隻羊是送給你們吃的。木家將此話用漢文翻給我們聽以後，便將羊端開，擱在靠近大門的地上，當場出擊，將羊殺死。以示不欺。在此「打羊」，總算用刀殺死，較之原始方式的實行打死，已進一步。不過當宰殺，却仍然未脫野蠻風俗。將羊皮剝去後，破開羊身，取出肚腸，略予洗淨，乃將羊肉切成大塊，投入鍋莊上面的大鍋中，將其在大火煮熱，煮煮的時候，鍋裏祇加不多的水，上面用木製鍋蓋蓋上。同時將包穀巴巴，也放在鍋裏，讓其浮在水面，一同煮爛。此項巴巴，是臨時做成的。每日天黑以後，夷人向來沒有儲蓄習慣。所磨粉子，所做用石磨推成粉子。和成水做成巴巴。所做數量，僅够吃一頓。夷人向來沒有儲蓄習慣。所磨粉子，所做巴巴，決不算留到第二頓吃。因此第二天一早，早飯以前，屋裏的磨子，又要嘞嘞地叫起來。燕麥除外（該項糧食，多係大批製成「炒麵」），俾夷所吃發米及雜糧，皆係在成顆狀態下收藏起來（穀子係連殼藏起）。每頓臨睡時，必要時臨時去穀。煮肉方法（無論是羊肉或煮豬肉），都是煮到熟而不膩爲止。煮熟以後，將鍋蓋擱開，倒上一小桶冷水，再將其略煮一下，不待此水煮開，便將肉盛出來吃了。這類起初不加冷水，後來不徹底煮開的習慣，其由來大約因夷地缺乏燃料，不得不作經濟的使

用。香俱貴肉類如此，煮淨芋，薯蕷等，也是這樣，最後總是加上一些生水。

這餐的晚餐，招了幾十個娃子，將一間房完全擠滿，大家一起同樂，這正是黑夷大宴賓客的典例作風。吃時大家席地而坐，各執一隻木碗，一雙筷子。六個或八個人，成爲一席。娃子和娃子一起，客人看有多少，自成一席或兩席，或與主人同席。主人內眷一齊參加。當家娃子和鍋莊娃子，則

管招待與盛菜。每席一份菜，計有一碗羊肉，一碗羊湯。吃完可以隨意再添，到吃飽為止。反正一餐羊是足夠大家吃的。羊肉吃法，是從鍋中一帶撈去，放在一隻大盤子裏面，由主人灑上一些鹽巴和辣椒末子，拌勻後分給各席。辣椒由主人供給。鹽巴他們很缺乏，乃是臨時向我們要去的，將其與乾辣椒一起研細，用作調味材料。這種羊肉大餐，除「打牛」以外，在夷區要算最盛大的招待了。羊肉味並不錯。羊湯包穀巴巴，亦均可口。在竹黑娃子家中，受了一夜的罪，到此夫得補償。剩下未吃的羊腿等等，第二天拿來當作早餐。華陽先在火灰中燒一燒，然後放入鍋中，加水與羊血煮湯，拿來蘸包穀巴巴，這也是一種傣族特有的吃法。

對於這種招待，我們的報酬是三件藍布，一件白布，四方紅布，三根針，和一些線，主人所希冀的，較此要奢得多。接完禮物以後，默默不作一語，大約是嫌少。後來主婦來向我們借一斤鹽，當然祇好送給她。馮呷呷的保頭費，我們送的是兩匹藍布，六根針。

此處夷人，對於漢人所睡鋪蓋，當然也是非常驚奇。當晚散席以後，聚食的娃子，大部散去，將睡的地方騰開，方始打開箱子。一見紅藍各色絨面的棉被，屋子裏面的夷人，一齊狂叫擁過來，見到東西就亂摸，價值經驗，正和我們在保保溝所經歷的一般。我所帶的一雙橡膠皮鞋，他們特別覺得奇怪，竟致玩弄不肯釋手。

烏坡家一頓盛大的招待宴，印象至今仍然生動。此事最有意義的一點，是那極多的娃子們，被主人邀來聚餐。這種習俗的意義，一來是表示主人豪富，娃子衆多。二來是表示主奴同樂，各階層享受平等。

漢人的悲哀

烏坡是我們旅途中漢人勢力完全達不到的第一處地方。烏坡烏產，這位表面上顯然慈祥的老頭子，對我們這幫「漢官」，確實不錯。可是在他手底下當鞋子的漢人，對他的感想，完全和我們兩樣。剛到此處不久，就有機會和那位男工個別談話。那是他乘人不備，自己找上來的。這位漢人，自稱姓馬。三年前趕街時爲夷人所擄，輾轉賣到此處。據他說，一到夷區，第一件事，夷人就把他脚上所穿草鞋脫去，強迫他光腳板走路。在此生活甚苦，吃得又壞。而且黑夷對於鞋子，向來只管吃不穿。所以穿衣問題，更難解決。對於夷人，他是深惡痛絕。希望我們下次帶兵來，平定涼山。他說，自己別的本事沒有，會燒大鍋飯。我們如果帶兵來，燒飯一事，交給他不會有錯。

女俠的申訴，更加令人痛心。充當鍋莊的張氏，仍然是穿的全套漢式服裝，表面上毫未夷化。不過衣服上到處是補丁，若干地方撕破了連補都沒有補。襪襪得連叫化婆都不如，原來鍋莊鞋子一破，在夷人社會中，算是鞋子階層中的上等地方。可是看看這位張大嫂面部的表情，誰都會馬上明白她心中所蘊藏的悲哀。在此招呼我等吃過一頓盛筵以後，第二天在早餐時候，假乞針線理由，向我們攀談。不久便訴說她那傷心的身世。她說：「我的家住在大興場不遠的沙壩地方。我的表哥張開庭，現在還在大興場。三年前某一天，當我的兒子正在大興場趕街的時候，蠻子突然跑到我們村子。他們將我和兩個女兒，以及現在此處的一位堂妹，一齊拉走。女兒賣到一處，我們兩姊妹又賣到另外一處。賣來賣去，輾轉以三兩銀子的身價，賣到這裏來。現在我看不到我的哥哥，看不見我的兄弟，看不到我的兒子。今天我看見你們，就仿佛看見親哥哥一般。」說到這裏，她那蒼老多皺的臉，業已

老淚縱流；她的聲音，亦已變爲抽咽。接着她又訴說：「上次張啓番來，也在這裏住了一晚。回來過此，又住了一夜。但是你們來，你們去，你們走過去，永遠就不再回來，誰還記得我這苦命的老婆子。我住在夷區，實在痛苦。年總老了，做也做不動，無論如何，我實在不願死在這裏。請你們這些老爺們，務必做點好事。出去以後，設法告訴我的表哥張開延，那位住在太興場的張開延。告訴他快拿銀子來贖我。二兩銀子，祇要二兩銀子，便可救我的命。此事千萬要緊。」這時候一邊哭一邊訴，她已經哭得不成樣子。那位表妹，也在旁邊嘔嘔啜啜，烏坡烏達，雖則漢話不大高明，看到這種情形，心裏當然明白。他忙向我們解釋，說道：「她是我用二兩銀子買來的，不是搶來的。」對於這點，張氏倒也表示同意；她說：「不錯，是色顏用銀子買來的。」這種解釋，當然含着着黑夷的觀點，以爲販賣人口，並不是一種罪惡。我們對此，不勝悵惘。可是除開安慰張大嫂，暗示可以將此事通知張開延以外，我們什麼忙也不能幫。張氏方面，哭訴一頓以後，又拿起柴來燒火，繼續替黑夷預備早餐，含淚默然不作一聲，仿佛這是無可反抗的運命似的。這種愛莫能助的事，我們涼山途中，在烏坡是第一次碰到。後來繼續東進，纔知道此類傷心故事，在夷區當中，實在太多了。

烏坡銅礦

烏坡家一宿以後，我們第二天一早六點半鐘，由木家烏七作場，出發往烏坡山，考察銅礦。那位小少爺約兒，也跟著我們一起去。從烏達家行，去雷波的大道，向東南陸行下坡。約六百米，踏水過一道溪水。溪身爲整塊的石板底，水自山上流下，坡度殊低。該溪係繫河支流，前去路左溯此溪陸下，向東去，約兩百米下到幫河。夏季水大，此河怒流作壑。混濁的黃泥水，翻河身石頭而下，到處

造成濕泥。河水深沒膝蓋，一欠水一過去，頗覺費力。夷人涉過深水，每將一身衣服脫光，就此洗澡。洗後，到對岸仍可穿上乾衣。小小的豹兒，毫不怕水。這種深水，他走過去很便當，這大約是訓練有素。

過到繫河東岸，即上烏坡山。循路陞上山坡，約行一百米後，在一溪邊，看見石灰岩，玄武岩。烏坡山的地質構造，和對岸阿什樑子那座山，多少有點類似。下面一段，係由暗紅色砂岩及泥質岩所構成。此岩之上，有石灰岩。（站在這裏，隔河西望，對面山上，亦見露出石灰岩。）據常隆慶先生報告，是項石灰岩，屬於二疊紀。石灰岩之上，至少一部份爲玄武岩，不過那種岩石，在多數地方，業已風化，爲雨水所溶解，不可復見。按照常先生的說法，烏坡山一帶地質，大約二疊紀石灰岩之上，原爲玄武岩及輝綠岩之厚層。銅礦本在玄武岩內生成。經風化及雨水溶解作用後，乃沉積堆積於下層的石灰岩層縫隙中，成爲一種次生富集的礦產，在石中成礦脈狀。常先生雖未來過此處，所說大差不差。我們此次考察，證實了他所說各點。

山初見玄武岩處走，路改緩上，在循山邊緩上。大體向南行而略偏東南，右溯繫河而上。途中涉溪水兩道，一共約行三里不足（後來一段，離河較遠），到達一處舊日煉銅廠故址。建築雖已蕩然無存，地上還遺有熔渣一堆，告訴我們過去的故事，再行陞向上岩，東行盤上山去，途中又過煉銅故址附處。繫河年代不久。新成河谷（Moose Valley）中顯出三層土臺（Terraces）。煉銅廠故址，即分設各層土臺小平地上。陞上共約三里，利一溪邊。該溪自東向西流，流入繫河。此處跟烏坡烏崖約七華里。附近一帶，拾得銅礦標本，皆係其看石脈，填在石灰岩縫隙中，另外拾得一種多孔的大成岩，比重殊輕，作紅銅色。過溪到其北岸，即見一壘土式礦洞。此係全山礦洞中之最低者，其餘大都高高在

上，位近山頂。洞並不大，深不過丈許。礦以孔雀石爲主，生在一種變質的石灰岩內。該礦以外，略見有紅銅礦及自然銅。礦層厚約四米，上下均爲石灰岩。其傾斜度爲正南四十五度走向幾朝正東。洞作半圓形。未到此處以前。傳聞本山礦洞，已幾永淹，到此乃知不確，洞口岩石，一部份業已風化成土。洞盡處已不見礦。

由銅礦抄一條小路回去，最初一段，穿田而過。田中工作的夷人，紛紛站起來，問礦好不好。答以還好，希望烏坡家自己開。這樣一說，他們很高興。後來用這話對烏坡烏達講，他也相當興奮。我們知道他們的心理，此處銅礦，決不願別人染指。

返來途中，過巽河以後，我們在河邊停下，洗臉刷牙。約兒和「木家」看見了，爭來效尤。刷牙齧牙，是他們生學第一次。嘗試以後，希奇之餘，對於此種新經驗高興得不得了。夷人生活，簡陋得可憐。他們連肥皂都沒有見過。一位南人所帶一隻噴瓷嗽口缸，在山昭覺赴竹黑途中，竟有人願意拿二兩鴉片煙向他換。我們笑着說，如果真個這樣換東西，倒可發一筆小財。我們自己的生活，在夷區亦不得不趨向夷化，幾天不洗臉，成爲一種家常便飯，所以有了此種機會，自己也不亟於利用牠，正式洗一次臉，刷一次牙。

烏坡銅礦，似頗有重予開採價值。惟附近燃料奇缺，冶礦殊成問題。按此礦在清朝嘉慶年間，曾予開採。當時並設有大臣，專管此事。漢人來此開礦者，據稱超過萬人。冶礦時火光燭天（大約因燒柴之故）。後因夷患，於道光年間即停。燃料缺乏，或亦爲停工原因之一。至今日除礦洞冶廠所遺廢渣外，故蹟已蕩然無存。將來如果重新開採，夷務與燃料兩種問題，必需同時予以注意。初步看來，此礦藏量，似不若會理幾處銅礦之富，燃料亦更不方便。涼山區域，產銅處頗不少。烏坡以外，

金馬廠（在昭覺城東南三十里），牛牛頭，省已，身堡，三崗等地，傳稱均產有銅。這些地點，在地圖上，與雲南東川銅礦，幾成南北一條直線，深堪注意。很可能地，願看此線，地質上有一條火成岩插入火成岩間，與西會大造情形相彷彿。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在此線上，還可希望找到別種金屬礦產。將來考察涼山的地質學家與探礦家，似應對此特別予以注意。同時位在此線上的會理東區，亦大有增加考察的價值。

溯繫河北進

看完銅礦，吃罷早餐，上午十點鐘，我們方始從烏坡家啓程東行。烏坡久博和當家娃子木家烏七，護送我們前進。烏坡烏達本人，也送了一段。「木家」替我們攜了一摺行李。另外僱了三個娃子幫忙揹東西。還有一位打空手的娃子，替久博當跟班。自烏達家行達最初一段，陡行下山，向東南去，與去銅礦的路相同。陡下里餘，涉過陡石板底的繫河支流，改向東去，路左溯此溪而下。半里不足，到繫河邊。此處係去銅礦大道的渡口。去美姑的路。則在此並不過河，而係左折沿河北去。烏達送到此處爲止，鄭重告別。由此前行，一路左循山邊走，右溯繫河而下，大體向北東北行。在此一段，繫河大體係由南向北流，而略偏東北。初行接連涉過兩道小溪，均係繫河支流。不遠旋即在左邊陡石崖下，循崖前進，勢緩下趨。此處係由石灰岩所組成，岩層幾與地面平行。如此約行兩里後，涉過泥濘的繫河急流，水深幾及腰。由烏坡家到此，路程約計四華里。自此前進，在繫河右（東）岸走，向東北去，左溯繫河而下。路有上有下，大勢頗平，右邊大體繞山翻走。沿途道旁露出岩石，計有石灰石，砂後，泥頁岩，及玄武岩。有一處並曾拾得一塊狀似流岩（Flow）的火成岩。約行一里

後，左邊隔河見有一條山谷。木家指給我們看，說是循該谷走，也是一條去雷波的大道。前年曾有英人，循該路前去（大約係指中英庚款所考察團）南下因為水大，該路不能走。按布爾慶先生曾於二十三年，由美姑循樹盤溝走林藪到竹黑。據今看來，他走的地點就是這山谷那條大道。

岩河支流甚多。一路前進，途中頗涉過小溪。同行的英人，傻傻弄熟了，路上大家擦起天來，還整英人揸子，比翅野鴨場所見到的，能走得更多。行進當中，大家可以保持在一起同行的五位娃子當中，木家以外，另有一位，漢話也說得很好。他們中間，有一位曾經去過雷波。他們並非一直是烏坡家的娃子，五位裏頭有一位係由馬邊來，一位係由越屬八咀家來，都是自動來到此處的。據他們說，娃子並不完全是黑夷的財產在某種程度內，他們也可稱主前事。

在碧河東岸約行七里後，改向正北行。又兩里餘改向北東北去。更前六里餘，停下打柴。此處距烏坡家約三十里，這一段路，大體相當平坦。一路溯碧河到此，方向多半係向北東北。自此朝東非前進，對面緩坡上，已見美姑的村子及其附近包穀田。山為坡來，沿途山坡上常見翻有包穀田。走過的時候，田中工作的英人，往往會停止工作，指着我們，連呼「漢家」。他們對於我們的好奇心，正和我們對於他們一般濃厚。對石方面，沿途所見，以石灰岩為主。較大溪水的附近，則常見玄貳岩。樹木方面，途中看見不少白楊與白楸樹。

吃完帶來的包穀巴巴，喝飽滾水以後，下午一點一刻，方又啓程前進。此時路復向東北走，大部降趨下山。如此約行五華里，才到山脚，涉過一溪。更前百來米左右，即到碧河邊。自烏坡家到此，共約二十五華里。原來係向北流的碧河（一種「樹葉溝」），在此折向東流，旋即流入美姑河。

手槍的威脅

剛到繫河沙灘，正在籌劃如何涉過此道泥潭深水的時候，陡然看見兩位夷人，向我們走過來。其中一人，背上揹着一籃梨子。另外一位，空着手走，右手拿着一桿手槍，走到我們的跟前，他們停住了。那個拿槍的人，正面攔住我們，手裏攔住手槍，彷彿要放的樣子。以這個姿態相凌，這位夷人，劈頭就用漢語問我們是那裏去的。答以擲去爾波。他又問，是誰家保的。答以烏坡家。聽見這話，那夷人便說：「烏坡家。不行。那怕走不通吧！」對於這話，未加理會，反過來問他是那家的人，他說是阿候家。隨着他又問：「你們是不是販鴉片的？」對此我乃厲聲叱責，告訴他我們乃是「漢家色頭」。那位強盜，對此毫不注意。弄到沒有辦法，祇好告訴他我們乃是「委員長那樣來的人」。聽了委員長四字，那強盜態度，頓然改變，趕忙把手槍插起來，換上一副和善的面孔，同時從其他一位夷人的揹籃裏，取出幾個梨子來，送給我們吃。這事如此演變，真是意料所到。領袖的威望，在這種嚴重關頭，救了我們的性命。要不然，被劫被擄，恐怕無法免避。人們說，一過美姑河，即入正統的涼山區域。那裏是生夷或野夷居住的地方。他們和漢人接觸甚少，野蠻與驕傲特甚。對於漢人，極看不過。據劫成爲家常便飯。此番剛到美姑河邊，就碰見這種事，益信此話不虛。

到了緊急關頭，保頭毫無用處。當我和那強盜對話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始終黏在一起。保護我們的烏坡久博，以及他的娃子們，則馬上逃到很遠的地方。他們甚至不敢大聲叫我們，生怕連累了自己；祇是若隱若現地做手勢，意思叫我們趕快走開。可是當別人用手槍比着你的時候，逃走乃是絕對不可能。幸而我們不會氣餒，始終力持正氣不屈，方纔渡過此種難關。無論如何，最後結果，總算不錯。

那位強盜所送的梨子，又大又嫩又甜，竟是出乎意外地好吃。在我們整個的涼山旅行當中，要算這次所吃的梨子爲最美。

美姑河

最後一小節改向東流的美姑河，在此流入北來的美姑河。美姑與西溪兩河，乃是涼山區域中最大的河流。前者自牛牛壩來，大體自北向南流。不過在與美姑河匯合處，牠是由西北向東南流。美姑河與美姑河，均係急流的河水。夏季漲水，泥濘怒流，尤屬可怕。若河乃是黃泥（極黑的）水，美姑則作紅泥色。美姑河在此，雖不甚寬，但是水流甚急，而且深淺懸殊。「又水」過去，極感困難。夷人涉河，皆先脫褲。到此叫我們也這樣辦。我們不聽，仍然穿短褲過去。三個人手牽手地連成一排，一同走過去，以便互相穩定，結果仍然幾乎被狂流沖到。

河總算過去了。略前即到紅泥水的美姑河邊。這河更是可怕。比起美姑河來，不但寬得多（大約在此處有一百米左右的寬度），而且水也更深。紅水怒流，波濤洶湧。中間深的地方，竟沒腳際。又水走過去，我們沒有這種本事。游泳又怕水流太急，把人沖往下游。漢人到此，彷彿到了絕境，不免塞洋興嘆。據說幸虧那天是個晴天，水比較小些。要不然，更加無法可渡。對於夷人，這樣的水，却並沒有什麼阻礙。無論游水又水，他們全都來去自如。游泳過去，不算太奇怪。他們最大的本事，是在這狹深齊胸際的急水當中，走來走去，毫不費力；而且橫渡過去，不致沖往下游。空手走過去，不界小事。他們還能將很重的行李，雙手舉起，頂在頭上，如此又水過去，不致將東西弄濕。幸虧是這樣。否則即令人能過去，行李也沒有辦法。

到了美姑河的難關，我們終於不得不聽從夷人勸告，將全身衣服一齊脫光，準備「叉水」渡河。後來一位夷人和我說，情願揹我。這樣騎在夷人背上，很便當地就過去了。王襄二君，由夷人兩邊攙着，叉水渡過。據他們的經驗，走到深水，連踏都踏不住，感覺眩得很。攜行李過河，事先和夷人講好，額外送給他們一斤鹽，作爲報酬。揹人揹人，另給四兩。夷人最不肯相信人。此等交涉，皆爾耳刻兌現。因此一到東岸，我們便將行李打開，取出鹽巴，當面敲碎，秤給他們，了結此宗公案。秤也是一件走涼山不可不帶的工具。

我們過河的時候，在黎河邊企圖劫掠的那兩位夷人，趕着一羣小豬，也過河來。此時烏坡久博方始認清，那個拿手槍的暴徒，不是別人，正是他的一位表弟，年輕的吳齊家首領，名叫「吳齊傑狗子」的。照面以後，彼此大談起來，原來他們是很熟的。這個傢伙，並不是什麼阿侯家夷人。當初所以自稱阿侯家，乃是想嚇我們。吳齊家也是涼山區中一支大族。其勢力範圍，主要地在於小涼山區域。從黃茅壩附近起，直到雷波附近，大部全是此家與恩札家的世界。不過阿侯家的聲名，比吳齊家更大。那家乃是涼山黑夷中最大的一支。有人說，該家人口總數，竟達十餘萬人之多。其分佈地區，主要地係在黃茅壩以北。該家不但人口衆多，而且素以凶悍著稱，最愛劫人。我們在竹器的時候，就有人告訴過我們阿侯家的利害。因此傑狗子冒稱阿侯家人，大有「狐假虎威」的道理。不過同時吳齊家也就夠凶悍，他們的勢力也够大。而且據我們後來探悉，傑狗子乃是吳齊家最重要的首領，雷波縣現有名的「反頭」（作亂的領袖）。平常保漢人過涼山，途中往往實行「裝插子」。在外行路，他身上總是佩着一支很好的九子槍。有時甚至一個月去幾趟雷波城，不顧政府規定，帶着手槍，橫衝直闖，氣焰逼人，毫無忌憚，官廳亦無可如何。我們此次，未遭毒手，總算萬幸。地方政府，有時對於

涼山夷酋，過分姑息，以致釀成巨患，實屬失策。有匪僥倖，當然可以禮讓，不助予以安撫。少數凶悍首領，則非以武力制裁不可。像吳齊傑狗子這樣的人，早就應該予以捕殺。可是至今他仍然逍遙法外，屬非作態。希望將來辦夷務的，不要忽略這點。

涉過兩道河，費去一小時。下午兩點四十分，方自美姑河東岸，啓程前進。吳齊傑狗子，這時候已經趕上我們，居然和我們結伴走。當時他的表情，十分和善，我們誤以爲他悔悟了。誰知道這傢伙對於我們，始終不懷好意。看看他來不行，他就蓄意欺來，準備以笑裏藏刀的奸計，破壞我們東去雷波的行程。夷人當中，有時倖入必殊不可測。

一過美姑河，即到所謂真正的野夷或生夷區域。不過到達此河東岸，表面上並看不出怎樣特別野蠻的地方。該河東岸山坡，坡度緩和。這坡實在就是大涼山正脈的底下的一段。靠近河濱的下面一節，大部份均已闢成包穀梯田與斜坡田。這類的田，往上一直展到美姑村附近。該村距離河邊，緩行上山路，約有八華里。村屋在山上所處地位不高，從下一望即可看見。緊逼河濱的坡下一段，闊有一些稻田。從西往東走，由西昌到雷波，四塊塆子，三灣河，昭覺，竹黑，美姑，乃是涼山夷區中惟一看見植有水稻的地區，這樣無怪僥倖不得以需麥洋芋爲生。

另外可以注意的一點，是過了美姑河以後，路反而好起來，自烏城來到美姑河，路雖大部平坦。但是隨着烏城山邊上走，路面過窄異常，馱馬無法可以通行，運輸祇能用擔子。過了美姑河，即上舊日的雷建通道，循之上坡。此路雖則久已失修，一部份且被夷人故意破壞，舊日規模，依然可見。路身既屬寬廣，坡度又復緩和。在夷區中，此種路真是罕見。

由美姑河下行，初穿東崖河壩去。半里河壩走完，路改上麓頗陡，穿草坡而上，一部山坡已開闢

餘田，稻田則不久即完。一路循大道上趨，一部份陡上。方向多半朝東北走，一部則係向北東北去。所上的山，地質上係由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約行四里餘，上到一座山崗。從下面望，以爲此處即是山頂。到此方知不然。往上去到美姑村，還要爬二級山坡。又約四里左右，方於下午四點一刻，到達美姑村停宿。

美姑

美姑是阿祿家黑夷居住的一座夷村，距烏坡實約三十三華里，爲半站路。美姑一名，由於其通近美姑河而來。其夷音實爲「摩古」(Moge)。漢文「美姑」二字，乃係夷名訛音，並無任何其他含義在內。自河濱上望此村，彷彿就在山頂。走到此處，方知差不多不過半山，後來繼續前進，乃知他實位近大涼山的山脚。自美姑河濱上爬，經美姑，磨石家，到黃茅埂，兩天半的路程，大體全部是上山路，一直爬上大涼山正脈的緩和西坡，直到山頂黃茅埂爲止。

阿祿幾幾，是本村的領袖黑夷。他的房子，爲村中位置最高的一幢。烏坡來博和他家是親戚，到此當然引我們到他家投宿。吳齊保狗子和他的同伴（就是那位背攆一籃梨子的伙計，一位帶他趕豬的吳齊家娃子），也到此處宿下。原來他和主人，也是親戚。

來到此間，時間還早（不過四點多鐘），未到夷人進屋休息的時分。那時主人阿祿幾幾，在屋前小坪上，背靠着一顆大樹，面對着我們。經過久博與保狗子介紹以後，他還老半天不和我們說話。睜着一對眼睛，以一種懷疑的態度，注視我們。這時候停我們來的兩位黑夷，和他繼續咕嚕，扳起談話。睜了一大陣，這位夷西，方纔對我們說了一聲 Good night（夷語「請坐」的意思）。於是我們便

在他的對面，席地坐下。同時他也背靠着樹，而對我們坐下。久博和保狗子，坐在他的兩旁。主人一共有三位少爺，三位小姐。三姑娘在外看羊，那時尚未返家。祇有二姑娘在場，幫辦招待客人。她將酸湯拿過來。這是主人下午所吃的點心。因爲我們來到，特寫送些給客人吃的。主人身上帶有幾個梨子，也分發送給我們。另外凡是吸烟的客人，這位小姐跑過去，到每位面前，抓一撮草煙送給他吸。傣夷和別的民族一般，最大的嗜好，是儲與酒。每個黑夷男子以及許多娃子，身上都帶有一隻煙斗。黑夷女子當中，亦往往以吸煙爲嗜好。女子所用煙斗，有點像以前漢人所用較短的一種旱煙筒。男子所用的，形狀大體類似西洋人所用煙斗。材料則管子部份，係用細竹製成；下面的斗，或用石頭，或用竹子。石頭煙斗，乃是涼山夷區一種特產，有些相當好看（例如用坡烏銅礦的礦石製成）。

這位二小姐，大約是此處的交際明星。兩耳上垂有很長一串銀首飾，衣領上戴有一隻三排形式的大號銀別針。這些銀首飾，據說全是夷人裏面的銀匠打的。她爲人活潑，很會說話。招待客人，尤屬殷勤。我們雖則彼此不通官語，她那種交際花的派頭，一看就很明白。

阿祿幾幾本人，年紀約有五十歲。他的夫人，仍然健在。這一家人，差不多完全不會說漢話，老主人亦非例外。有人說，這一帶的夷人，往往會說漢話，却故意不說，藉以自示高傲。但是如果你用漢話罵他，他是明白的，而且會想办法來報復。無論如何，這位老西長不脫漢話，使我們不得不依仗用費原和木家烏七來傳話。呂贊臣愈來愈討厭，老是陰陽怪氣的。人家說了一篇的話，他祇翻一兩句。還是木家比較忠實些。阿祿幾幾，和烏城烏城一般，頭上也留有「天菩薩」，結成一條小辮。身上披上雙重擦耳窩，外面掛有一枝屯委會頒給的圓形搪瓷獎章，乃是上次張祕書路過此處時所給。坐定以後，他慢慢開始和我們談話。第一句問的，就是我們認不認識鄧放長（指鄧秀廷），和他有什麼

關係。鄧氏威名震涼山，到處黑夷極喜歡問這句話。我們的回答，總是鄧氏在西昌見過，但是和他並無關係。如果替鄧秀廷說好話，或者承認和他有關係，那麼不測之禍，馬上就可臨頭。阿祿幾幾還問我們，是不是從馬烏達家來，他的病勢如何。夷人最怕傳染病，所以特別要問此事。後來又問，我們身上，是不是帶有銀子，不然何以買吃的東西。生夷究竟不同，這些事喜歡問三問四的。

在慶助小坪一直坐到天快要黑，主人方始照例將我們請到屋子裏去坐。這家黑夷，房子特別寬廣。鍋莊用三塊很規規的大石頭，上端向裏彎曲。石頭表面，刻有相當考究的圖案花紋。當晚八點鐘，就吃了晚餐。主人「打豬」相款。「打豬」鑊節，與烏坡所見「打羊」相同，將小豬在篋籬內當衆殺死後，全豬放在鍋莊火中燒幾次，然後用刀將燒焦的毛，大部削去。此時乃將豬剖開，肚腸取出，略予洗滌。豬肉連燒黑的皮，與剩下未削乾淨的毛，切成若干大塊，投入鍋中煮熟，最後還是加上一桶生水。豬腸一部份直接加入鍋中，與豬肉一同煮熟。另外一部份，則置圓底鐵鍋中，直接在大火中煎之，將油煎出，然後倒入鍋內。豬頭及豬蹄，不入鍋煮。將豬身破開以前，先將頭及四蹄割下，放在鍋莊火中煨燻。燒好的蹄子，後來賞給娃子吃。豬肉煮熟以後，向我們要一些鹽，與辣椒末一同加入鍋中，再煮一會兒，然後拿出來吃。

進餐的時候，主人照例將大批娃子招來，一同聚餐。吃時三四個人成一席。對於我們這些貴賓，主人一上來先獻豬肝。這算是敬意，因為肝在夷人中被視為牲畜最貴重的部份。據說豬頭平常也常常來款客。尤其是豬嘴的兩塊，獻上算是無上的敬意，客人不得拒絕。常隆慶先生在涼山旅行，就常以此受窘。這次還好，主人沒有將豬頭拿來款我們。烏坡久博人不錯。對於我們順利前進，通過涼山，頗為關切。自烏坡動身以前，曾以鷄骨作卜，結果說此行必然有成。到了阿祿家，「打豬」時候，豬

頭斬下以後，看見豬屎上纏，連忙告訴我們，這次前進，運氣一定很好。

晚飯以後就寢，鋪蓋剛一打開，夷人看見了，從未見了過的被褥，照例又是那一套驚奇和紛擾。食宿的報酬，我們送了四件藍布，兩方紅布，三個針氈，十八根針和若干棉線、絲線、絨線。主人對此，深表滿足，連聲道謝。三個女兒，連忙跑過來，搶着分東西。

阿祿幾幾和烏坡烏達兩個家庭，不期而然地有巧同的地方，兩家主人，各有三個兒子，就中以幼子爲最好玩，最得寵愛。更屬巧合的一件事，是兩家小少爺，年齡都是十三歲。誰說十三是一個不吉利的數目？阿祿幾幾的小少爺，也和我們一見如故，玩做一堆。他父親那種奸詐和高傲，他一點也沒有。一到屋裏，就不斷地教我們夷話，同時我們也交換着教他漢文名稱。我們指着房子裏陳設的許多東西，以及身上各部份與衣服等，他一件一件地告訴我們這些東西的夷名，這樣使我們一晚上學了不少夷話。吳濟佛狗子住的地方，位在黃茅埡附近（在涼山西坡近頂處），名叫「蘭作」，夷語讀如 *Boo-hi*。用法文的「字音」，不很容易讀。我們裏面，每逢有人讀此字讀不真，這位小少爺，便笑個不止。

蕭木鷄

阿祿幾幾家中的當家娃子，是位姓蕭的漢人。據他自己說，原籍爲貴州威寧縣人。原名蕭少卿，乃販賣布匹的商人。二十多年以前，入涼山做布生意，爲保頭所賣，遂流落夷區，輾轉到此處。「蕭木鷄」乃是夷人替他改的名子。家中老母已故。遺下妻子，還在故鄉，音信久已不通。我們笑問他，蕭夷區何不再娶。他說在此聘一位女子，需銀一百多兩銀子，無法可以損負。當家娃子，爲夷區娃子階級中的第一流。蕭君爬到這地位，很覺得滿足，並不想回老家去。此君仍作漢

裝。上身打帶赤膊，肌肉甚爲發達。底下二隻赤腳。祇有下身一條藍布褲，仍然是漢式的窄褲脚。大約他的衣服問題，亦爲經濟所限。夷區所見，到處是赤貧。當家娃子尙且如此，別的人可想而知了。

蕭木雞雖則本身甘爲夷人奴隸。對於我們這班過涼山的漢人，却十分照顧，而且相當具有感情。比起一般漢人區域的邊地漢人來，要強一百倍。一早起來，推着石磨勤勤地叫，爲我們製備甜筒餅。平常早餐的時候，一面他便和我們撩上了，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本地的事情。據他說，由雷波挑鹽到此處，趕程不過四天路，比由西昌運鹽來還要快些，因此本地夷人，均吃川鹽。土鹽（即鹽源縣所產鹽巴）在此無市。本地氣候溫暖，羊毛甚貴。棉布因容易自雷波來，價格不高，不過合一兩銀子一件。銀子一兩，當時在此處，約合國幣十三四元，在雷波則可合十六元。在此一兩銀子，可換二錢至四錢大烟。川鹽則大約一斤可換一錢烟（土鹽需一斤半）。美姑出產鴉片甚多。以前多係商人販賣。近來則官方販類，成爲大宗主顧。一位代某公專收烟土的徐八師爺，在此大收，結果在今年一年以內，即收去將近千兩。他們收烟的辦法，規模很大。預先將大批鹽布運來，存在夷人家中作抵，有多少要多少。這位徐八師爺，大膽生意雖然得法，結果却受用不了。不久以前，一命嗚呼。現在他存在此處的東面，還有一百件布，幾十斤鹽。蕭君又說，美姑地勢頗低。（據常隆慶先生記載，此地海拔一千四百米），天暖不長蕎麥。米（係紅米）祇長在河邊，爲數不多，現在已吃光。一般夷人，普通多吃包穀。此外亦有蕎麥及小麥。一兩銀子，在此可換三升半穀子，或一升半蕎麥。柴在此處，最爲艱貴。普通燒的燃料，多用草及包穀心。蕭木雞的漢話，絲毫未曾忘記。同時夷話說得異常流利，和夷人簡直一模一樣。他也說，夷家祇管吃不管穿。自己種莊稼，並沒有多大利益。所以娃子們總是窮的。

不祥之鳥

路上碰到吳齊保狗子，乃是我們旅途中莫大的災禍。在阿祿幾幾家住下，吃過晚飯以後，屋裏有一位夷人，綽下鴉片。保狗子和呂贊臣，馬上就加入大抽。一面躺在地上抽大煙，一面保狗子就對我們說了許多很甜的話。非常殷勤地，他用這些花言巧語，來哄騙我們。他說由美姑到雷波，他可不要任何代價，一直護送我們前去。有了他，一切便沒有問題，用不消另找保頭。過黃茅埂以前，繞道去「關作」到他家裏住一宵，他一定「打牛」相款。對此阿祿幾幾也說，由保狗子作保，最為妥當，他乃是去雷波路上最重要的保頭。保狗子前後彷彿兩個人，表面上態度竟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我們又驚喜，又懷疑。却不料這個騙子，一方面就在盤我們的符。一面對我們說得那麼甜，同時他却和阿祿幾幾兩人，噤哩咕嚕地長談。欺負我們不懂夷話，當晚當着我們的面，他們就商量妥當，如何有計畫地阻撓我們的行程。不讓我們通過涼山，這些話呂贊臣都聽得懂。可是他也很壞，當時一點不給我們暗示，讓我們睡在鼓裏，妄想此行已無問題。等到後來到磨石家，幾乎走不通，方纔把這事和盤托出，而且怪我們由美姑到磨不家的一天旅程根本就是多餘，自美姑早就該折回。這種鴉片鬼，真是太可惡了。

吳齊保狗子，奸詐狡猾凶狠，兼有漢人與夷人的纏處。可是人很聰明，漢話說得非常好。還會寫保文。請他留幾個字在筆記本上作紀念，不料竟寫了一句罵人的粗話。

續上涼山

早上八點半鐘，從阿祿幾幾家啓程，上後山去。阿祿幾幾本人，祇送了一段。臨別的時候，他和我們說，萬一到了磨石家走不通，就請折回來，再到他家裏住，他再派人將我們送回烏坡。原來初到此處，問他去雷波有沒有問題，他的回答，是沒有問題。不意昨夜與僕狗子談後，論調忽然變了。今晨再問，他說由此到磨石家，他可担保。磨石家以後的情形，不很清楚，最好到該處再問。原來他們計畫阻撓我們，桑巴有了定局。

派去代表護送我們的人，是主人的一位姪子，名叫「阿祿迭諾」。另外替我們攜東西的四個姪子當中，主人叮囑了一位，特別招呼我們。蕭木雞也自動地送了我們幾里路。

離開阿祿家，路初左繞山緩上，右沿田走，向東北行。里餘改向正東，上趨較陡。旋又緩上向東南前進，嗣復改朝東北走，順山脊走頁岩石板上，陡趨上坡。里餘改右繞山上趨，一段陡一段平。如此一里左右，涉過一道小溪，路平坦向東行，右溯溪而上。略前復改向東北，路左繞山緩上，右仍溯溪而上。不遠上又較陡。里餘涉溪，改由右繞山行，左溯溪而上。旋復涉溪，溪又到左。約半里，停下瀏覽風景。由阿祿幾幾家到此，共約六華里。自此前望，正東望見龍頭山斷崖，已不甚遠。崖下即瀕境沙馬土司地。此座山峯的北面，延接上去，一條狀似刀背的山嶺，即是我們所要越過的黃茅埂，美姑河河谷在下，兩岸大都頗為陡峻。山上向西一條路，引到牛牛壩，循之空手趕路，一天可達。

續向前進，路改北行，沿雷建頭道在山頂地帶走。約一里餘，改由路左繞山緩下。由美姑河一直上到此處，涼山係由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至此再向上去，乃改爲灰色石灰岩。緩下約二里不足，停下休息。阿祿幾幾與蕭木雞，在此告別回去。此處即係去牛牛壩的叉路口，更向前進，路左繞山緩下趨，半里餘，路旁所見岩石，又由石灰岩改爲暗紅色砂岩及頁岩，土色亦由黃改紅，路仍繼

續下趨。又半里不足，涉過一道溪水。前路右轉山走，有上有下，彎向上趨，方向仍轉趨向東北去。兩里半，又過一道小溪，路改陡上。半里餘，再過一道小溪，仍續陡向上趨，旋循山脊陡上紫頁岩山，中有一部份爲淺色及黑色頁岩，此外並見有砂岩。這一段上山路，極爲陡峻難爬。陡上共約三里，達到一片山崗頂上，停下休息。此時已近正午。忙將由美姑帶來的醬包，拿出打尖。此處崗頂，距美姑約十四華里。崗上菊科植物不少，此刻花正盛開。小朵的黃花，紫花，與白花，編成一繡天然的奧麗織錦。上山途中，自下向上望，仿佛此處即是山頂。到此纔知錯誤。前面黃茅埂高高在上，還有相當地高。站在崗頂，回頭四望，烏坡，八咀等山。亦係高嶺插天；但是顯然並不見得比我們所站的地點高出多少。

正午十二點十分，復向前進，穿崗頂朝東北方向緩上。兩里不足，上趨較陡，仍在山頂地帶向東北走。中間穿過蕎麥田不少。自美姑附近，所經皆係荒地帶，至此乃復見田。田中工作的夷人，看見我們走過，紛紛站起，問我們是不是販鴉片的。頻頻答不是，答多了覺得非常厭煩。這些無知的夷人，誠然可恨。可是漢人也不爭氣。過去別種人很少來此，來的全是些販賣鴉片的，無怪他們以爲每個走涼山的漢人都是以此爲職業。陡上一里，路改緩下。又一里，復改緩上。再一里，因夥伴在路旁停下休息。

老婦的申訴

停下休息的地方，路兩旁都是蕎麥田，地面相當平坦，田裏有婦女們正在工作。該處距離美姑，約有十八華里。這時候王主任等，陪着僕狗子他們，傻傻在後面走，落伍很遠，我一個人走在前面。

正在休息的時候，左邊圍裏一位下田的老婦，突然跑過來，找說話。一看她是一位漢人，底下雙腳，乃是小脚。這種樣子在田裏工作，真太可憐。這位老太太，大約已有五十歲的光景。跑過來便對我說，她家原來住在自流井，在該處算是相當有錢的人家。夫家姓傅。一個兒子，名叫傅章淑，原在買井池團長部下，刻已奉令赴前方作戰。本人因避敵機轟炸，來到雷渡，隨夫弟一同在縣城居住。不料後來夫弟被縣長徵去做民工，針她一人在家，無所依靠。這時候雷渡城裏一位開糖坊的漢人，名叫秦雙輝的，欺負她無人照顧，將她綁走，賣給夷人。後來以十三兩銀子的身價，轉賣到此處當娃子。來此不過一年。成天光著一對小脚，在田裏做工，痛苦不堪。說到這裏，這位老太太，噙啼不已，連說：「請老爺做好事，給我通個信。賣我就這雷渡縣開糖坊的秦雙輝，這個傢伙最不是人，務必請官廳辦他。」這段傷心故事，真可叫人下淚。想不到一位抗戰軍人的老母親，一世享福的老太太，竟會賣到此處，做阿祿家的娃子，替野蠻的惡夷種田，於痛苦中消磨她的殘年。不過我們這種過路旅客，根本自己來源山，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因此對於此類事，一時完全無法可以幫忙。祇能允許她，到了雷渡以後，一定替她選一個信。後來走到雷渡，公布此事。不料縣城的人，業已忘記了秦雙輝這麼一個人。至於這位傅老太太和他的兒子傅章淑，更沒有人知道。可憐的老太太，她是被世界遺棄了，忘記了。

此片地方，皆是阿祿家地。夷區裏面，阿祿家原是相當強悍的一支。蕎麥田中工作的娃子，以婦女占去大多數。夷籍女娃子，身體壯健，對於此種工作，感覺滿足。她們對於這位漢婦過去的歷史，內心的悲痛，完全不能了解。看見她久不回田，工作耽擱，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用一種快樂的聲調，同她尖聲叫喚，催她趕忙回去工作。那知道這位老太太，已經是痛不可抑。

傅老太太來到夷區。雖不算久；但是一部份習慣却已夷化。她的服裝，除底下一雙赤腳外，儼然仍是漢裝，並未改變。可是心理上，已有變遷，向我訴說苦境以後，忽然也和夷婦一般，討起針線來。也許她確實迫切需要此物，所以不得不放厚臉皮。當然至少在這點上，我很願幫她的忙，可惜針線等物，大部包在行李裏面。剩下少數，也全在同伴們身上。在此種情形下，只好用兩手搥搥身上口袋，做過試找針線的樣子。最後什麼也找不着，乃告慫在沒有，請她原諒。正在這回當頭，王主任和傑狗子他們來了。這位傅老太太，毫不知趣，不知道傑狗子就是慣賣漢人的壞東西，反而向王又中訴一番。將剛聽和我講的那許多話，一五一十地又告訴他一遍。這事不異「與虎謀皮」，傑狗子當然是付之一笑。

奸計揭穿

原來我在旅途當中，常喜一個人走在前面，目的不過是想保持一種固定的行進速度，好從時間紀錄，計算路程遠近。此外並無任何其他企圖。至於碰上傅老太太這件事，完全是出之偶然。當時自己也感覺得，在這種地方，和漢人久談，不免要使夷人多心，很想快點擺脫。果真如此，傑狗子從後簡望見，大露不快，便對王主任說，我一人走得這樣快，不和他們一起走，令他感覺不安逸。又說我身上有東西，不給他，祇給漢人，不夠朋友。齊伴以後，王主任將這些話告訴我，勸我以後不要一人往前走，免得夷人多心。聽從此種勸告，祇好大家一起前進。傑狗子仿佛故意爲難。在一種平坦好走的緩坡大路上，他偏要慢慢地拖，弄得進行速度一點鐘不過四華里，可惡已極。

如此約行一里左右（自選傅氏處算起），路上碰見黑夷數人，皆與傑狗子相識。因此大家又停下

來。一羣黑夷，大家坐下，吸煙久談。擲了一陣，保狗子忽然問我們要絲綢。裘君從身上拿來一絨籃絲綢給他，他嫌不好。給他綠的，又不要。身上實在沒有別種樣品，祇好老老實實告訴他，其餘一起打在鋪蓋裏面。當晚到了宿站，便打開讓他自己挑。聽到這話，他一聲不響，便把絲綢拿了一些，還要去幾根針。保狗子原來答應將我們一直送到雷波，而且自願不受分的報酬。現在東西要得這樣急，看來就有點鬼頭腦。後來纔知道，當他和那些黑夷高談的時候，曾經指着我們說：「像他們這些人，就是送五百兩銀子請我保，我也不保」。可惜我們沒聽懂得太少，這種情形，當時一點不知道。

下午一點五十分，方又再度啓程前進。路上約一里，故陡上巖，向西北行。陡上約一里，到一又路。此處地方「易子角」，距美姑約二十華里。前去磨石家，尚有七華里（俗稱五里）。去磨石家的路，在此處暫建通道分路。暫建通道，為右邊大路，路而頗寬，爬緩坡上山去。向左又出的小道，則是去磨石家的路。吳齊保狗子，原來已約定我們，當晚一同宿在磨石嶺哈家，明日保我等動身。不料走到此處，忽然告訴我們，因有事要願暫建通道上山，到坡上一家親戚（他是阿祿家人）家裏歇，不去磨石家，請我們自己可走。明天他徑直回家，不過磨石家。我們過涼山的事，請找磨石家做保。這樣一來，使我們非常詫異。原來說到好好的，大家彼此也很客氣，何以忽然完全變卦，令人莫解。我們要他找完親戚，仍到磨石家宿，他不肯。要求和他們一起走，歇在他那親戚家，又不肯。反說到此處宿磨石家。最後雖然勉強約定，明天一早八點鐘，來磨石家找我們，一同前去；但是他對這話，全無誠意，顯然可以看出來。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和保狗子見過面。

最奇怪的，是負責送我們到磨石家去的阿祿送歸，此時也描說有事，要和保狗子一齊去親戚家，把我們交給妹子們。這事愈加離奇。起初大為不解。仔細一想，恍然大悟。原來保狗子和阿祿

幾，早就要排好了；預備破壞我們的壯舉，一切都是預定計畫。毫不足奇。我們發現這種詭計，還不算遲。要不然，傑狗子跟我們一起都到磨石家，祇有故意向磨石家鐵哈，多說一些壞話，讓我們走不成。或者甚至假裝保送我們，半途却把我們賣了，結果更不堪設想。

這時候呂贊臣方始將傑狗子剛纔對那羣黑夷所講的話，說給我們聽。他的結論是，傑狗子絕對不會再來找我們；如果不信，可問替我們攜行李的那些阿祿家娃子。我們試問一位娃子，傑狗子好不好。回答果然是：「不好，傑狗子很會瞞人」。問到阿祿幾幾和磨石鐵哈，他們却都說好。至此完全證實以前的疑慮。我們果真上了傑狗子的大當了。

向磨石家走

傑狗子他們走了以後，我們循左邊叉路，向磨石家前進。現在護送的人，一個黑夷也沒有，一切要憑自己的運氣。初行路右繞山緩下。隨即改由路左繞山行，陡向上趨。此時路旁露出岩石，又係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半里後，路在山頂地帶走，帶有上下，勢緩上趨。路前邊中又碰見一位在此充當娃子的老年漢婦，向我們訴說身世。這位婦人，名叫李劉氏。自稱雷波縣李家灣，（該處距雷波城不遠）人，李家祿的母親。兩年前，母子兩人，在家同時被劫。其鄰居婦人，亦爲夷人所擄，現在吳齊家當娃子，托我們設法救一救。對於這類事，我們所能做的，止於答應出去以後，替他通信。後來由雷波東行，到達管口。因李基正是那地方附近的人士，特別將這件故事，連結街上人聽。不料那些人對於此事，漠不關心。他們說，這類事情，在雷波一帶實在太多了，早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而且李家祿一名，根本就已沒有人知道。據進涼山的漢人自稱。自己受盡精神與物質上的痛苦，自不

轉說。最慘的，是外面的同胞們，早就把他們忘記得乾乾淨淨了。由美姑到磨石家，這一天途中，特別有感。上述兩件例子以外，路上碰見好幾位漢人，都是被擄進來當娃子。其中至少有兩頭，原係商人，爲吳齊家「裝桶子」裝來。由此看來，整頓涼山夷區，非殺吳齊保狗子不可。

緩上一里，路改平坦，旋復陡上。如此半里，復改平坦，在山頂地帶走，向東北去。一里路左走過一座水塘。前行不遠，附近所見岩石，大體又係石灰岩。由此看來，大涼山脈的地質構造，大約下面一節，係由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所構成；上面一段，則係石灰岩，但其中亦互有穿插，里餘改向北行，陡下石灰石做成的石路。隨即左繞山行，仍循石路陡下。此時所見石頭，又係砂岩，百米左右，下到一條小河，涉河陡行上山，初向正北走，刷改東北行，右循山邊，左溯河而下。半里又見石灰岩。自易子角至此，計程約五華里。前行路續陡上，旋改平坦，曲折回東北去，右繞山行，左沿田走。田中所種的農作物，計有蕎麥及燕麥。更前右山亦有一部開田。里餘陡向下趨，走過已乾的溝一道。過溝路上，乃又平坦，旋即於下午五點，到達磨石鐵哈家停宿。午後十里路，因沿途耽擱，走得又慢，幾乎費去四點鐘。然而究竟這天路短，到磨石家還嫌太早。

磨石家

磨石家黑夷居住的地方名叫「山摩馬拖」(Samerho)，此處位在山坡上，近乎山頂地帶。距離美姑村，約有二十八華里。站在該處，向西南下望，可見一條山溝。該地名「舍摩那打」，大部份磨石家娃子與小部該家黑夷所居地，由山上下去，路程不遠。前人所謂「耶路那打」，實際上爲「舍摩那打」一名的訛音，但其意則指「山摩馬拖」(大部份磨石家黑夷所住地方)，殊欠正確。本文中所謂

「磨石家」一處地名。係指「磨石家」去雷波的大道，祇經過此處，並不經山脚「會摩耶打」方。

從波派土說，磨石家黑夷，是涼山黑夷中比較弱小，和晉，開化，而且接近漢人的一支。這支夷人，雖則在野夷區域內，可是一點也不。對於漢人尤有好感。原來漢人通過涼山，得到他們的幫忙不少。因其善處人善關係，這家夷人，冤家極少。實際上所有恩私家一家，是他們的冤家。雷波路上幾支黑夷當中，烏坡，阿蘇，磨石三家，互為親戚。吳齊家和他們，也有親戚關係。親家多而冤家少這點使此支善良馴弱的小族，磨石家，在涼山中處於一種相當特殊的地位。他們的特長是做「保頭」。漢人要他們保，夷人也要他們保。漢人當中，商人要他們保，官吏和其他公家的人也要他們保。由此看來，即在野蠻的涼山表區，和晉少爭，亦自有其價值。

常陸先生初遍涼山的時候，磨石家的老酋長磨石達夷，依然健在。這位既有本領又對漢人不錯的老酋長，對於常先生等的涼山旅行，幫忙不少。涼山裏面，沒有人不知道達夷。充當「保頭」的時候，東面他可以一直送到雷波，西面可以送到竹黑。這位老者，不幸業已在二十八年逝世。繼承他的地位者，叫磨石鐵哈，鐵哈是達夷的娃子，住在「山摩馬推」地方比較最上面的一幢房子。他的能力與達夷，雖然遠不及當年的達夷，可是也差不很遠。在整個涼山區域內，可算一位非常有力的保頭。「山摩馬推」這座夷村，還沒有美姑那麼大。房屋少得多，散佈得更要開墾。鐵哈住宅附近，祇見零落地有幾幢房屋。鐵哈住屋，不過普通大小，連不及阿蘇幾家寬廣。正屋三間，一間樓下劃作牛欄。另外主人養有一匹騎馬，繫在牛欄旁邊。正屋以外，別無其他房子。鍋莊亦甚簡陋，不似阿蘇家華麗。住屋四周，皆是蕪蕪地。

按地圖上說，昭覺縣境，西而止於女參關，東邊止於黃茅頂。據此美姑與磨石家，皆在此縣範圍以內。可是事實上自從設縣以來，昭覺縣政府的勢力，從未達到這些地方。目前情形，仍是這樣。自習慣上說，美姑河以東，可說是屬雷波縣管。例如磨石家黑夷，素來與昭覺縣毫無往來。其稍許聽命於漢人之處，均係受命於雷波。最近該縣政府，還向他們募捐飛機捐。

磨石家本人，現年五十二歲，身體仍甚壯健。他不但絲毫不野，而且相當斯文，相當開通。他認識標文，能寫陽字，漢語也說得很不錯。最後一點，對於我們，十分方便。到此後各種交涉，都由我們直接和他談判，不必假手於那陰陽怪氣的呂智臣。後來我們通過涼山，卒告成功，得力於此點不少。家庭裏面，不但夫人健在，高堂還有七十三歲的老母。不過這位老太太，近來臥病在床，勢殊危險。所生兒女，計有兩女一子，兒子年紀最輕。這位小少爺，剛長十一歲，取得父親寵愛。不過全家最出色的人物，還推芳齡十七歲，善於交際的二小姐，這位小姐，和阿祿幾歲的女兒一般，衣領上也戴着一隻大號銀別針。她們兩姊妹，絲毫沒有羞澀的態度。請她們照相，不但不反對，反而很高興。閒着沒有事，這位二小姐和她的弟弟，就教我們漢語。同時我們也教他們漢語，作爲交換條件。這樣大家弄得很熟。原來我們以爲傣夷的話，各處一致。到此方知並不是這樣。當然涼山裏各種夷人，彼此可以通話，不致語言不通。不過各處方言，彼此間却多少有些分別。例如磨石家所說的話，就和昭覺一帶，略有差別。昭覺以東「謝謝」稱 *thaw*，此處則說 *tho*，夷人用的口琴，昭覺以東，稱 *thaw* 或 *tho*，在此則稱 *thaw*。

此處黑夷女子，年輕的頭上皆戴藍布頭帕，覆在頭的兩邊，彷彿兩片瓦一般。在這點上，她們很像滇省緬甸一帶的婦女。她們還有一種特點，是喜歡抽草烟。像這位二小姐，一根短筒旱烟袋，時

雷刁在嘴裏。無厭地在他們中間，以爲這事很時髦。

從爲人方面說，磨石鐵哈，樣樣都好。惟一缺點，是偶爾要抽幾口大煙，雖則並沒有很大的癮。對此事的解釋他自己說，是因爲有病，非此不可。他曾經一度去過成都。道事在涼山黑夷領袖當中，十分難得。據他告訴我們，二十七年，王震緒氏任四川省主席的時候，特別將涼山各支黑夷的代表，召去成都開會，商量禁種鴉片事宜。參加此會者，共有黑夷十三位，代表四支夷人。磨石家黑夷，祇去了他一位。另外尚有阿侯、吳齊等家的代表。每位黑夷，各人帶了娃子走。到了成都，住在城南某旅館。食宿悉從漢人風俗，感覺相當舒服。當時幾位軍政長官，均曾見過。除由政府供給食宿及車錢外，王主席並對每位黑夷，各獎四百元，娃子則各獎二百元。

這次成都開會，對於參加該會的夷人，印象甚深。此番聽見我們，事隔三年，鐵哈還問我們，以前他所見過幾位長官的近況，以及現在誰任川省軍政長官。他因在成都住旅館時，不識漢字，坐洋車常有找不回去之險，深感不識字的苦處。弄熟以後，我們提議在此處辦學校，他一點都不反對。同時還說，很羨慕漢人的衙子，希望將來在這裏也修衙子。這和以前保夷的故意破壞漢人文化遺跡，大有天淵之別。假如涼山夷區，個個都有這樣開通，整理涼山夷區，改善夷民生活，應該是一件比較輕而易舉的事。

鐵哈以前在雷波縣政府當過差。他認爲當初報酬還不錯。二十九年以來，法幣對於銀子的價值陡落。一百元新幣，不過抵幾兩銀子。這種差事，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問到我們的薪水，按實數折合銀子告訴他。他也替我們抱不平，說這樣真太苦了。因爲去過成都，鐵哈對於時事，要比其他黑夷知道得多些。他總算知道對日抗戰這一回事。敵機在炸嘉定等處，也會聽見過。飛機飛過涼山上空，他

知道有時那是日本飛機。不過對於抗戰實際情形，他的印象，還是非常模糊。在黑夷當中，鐵哈是比較常上雷波的一位。縣政府的人，對他感想甚好。最近該縣向夷人募飛機捐，他一人捐了百元。縣府答應獎國旗一面，迄未發下。應允送我們去雷波以後，這是一件他要求我們代催的事。

挫折與奮鬥

磨石家向來慣於做保頭，保人去雷波。漢家商人以及漢官通過涼山，常由他們作保。甚至夷人去雷波趕犍子，害怕通過窰家的地方，也是請他們做保頭。按照這道理，請他們送我們到雷波，本來是應該沒有問題的。可恨是吳齊保犍子那傢伙和我們搗蛋，與阿祿幾幾設下陰謀，要害得我們不能通過，以致到了磨石家，此事受了很大的挫折，弄得原來計劃，幾乎失敗。一到鐵哈家，送我們來的阿祿家娃子，便用夷話和鐵哈說，阿祿，吳齊兩家，業已商量妥當，不讓我們過涼山，請他務必合作，阻礙我們的行程。鐵哈聽了這話，當然先入為主，想出種種理由，不肯送我們前去。我們當時不知此語，為費原道環東山，也不給我們暗示。求過涼山心切，攪着鐵哈，和他辯駁，達數小時之久。無論如何，請他設法送我們去雷波。最後總算憑三寸不爛之舌，把他說服了，居然派人將我們一直送到雷波，自己也送過黃茅埂。這事幸告成功，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後來大家感憤弄得不錯，鐵哈便將阿祿家娃子所說的那些話，一齊告訴我們。奸計至此，完全揭穿，倍覺可恨。

鐵哈究竟人不錯，一起頭就對我們很客氣。不過當初總是婉辭推托，勸我們和張祿書一做，自此折回昭覺。最初提出的理由，是雷波城「熱病」仍然猖獗。前去異常危險。即令我們這班漢人，不怕此病；夷人當中，却是非常害怕。因此談到去雷波的話，既找不到人做保頭，也找不到人攜東西。對

於這點。我們的回答，是身上帶有藥，不怕痢疾。不但自己不怕，而且可以保障同行夷人的安全。有了這種藥，得了痢疾可以治好，未得者亦可先服以資預防。實在因為求去心切，這些話全是吹牛皮。我們身上所帶的痢疾藥，剩下祇有很少一點，是預備必要時拿來救急的。可憐鐵哈一聽這些話，非常高興，馬上問我們討這種藥。那時我們身邊所帶西藥，祇有金雞納霜一種，比較多些。通得沒有辦法，祇好送他兩顆，叫他藏起，不必馬上就吃，發病時再予服下，或者上路後先服以作預防亦可。鐵哈對此，感覺滿意，立刻又多要了許多顆，藏起來，準備全家用。當然他不知道，此藥對於醫治痢疾，乃是完全無效。

痢疾問題解決以後，鐵哈又推說，他的母親，年齡太大。近來膏肓甚重。現在天天打藥打針，爲她祈禱，終不見效。刻已命在旦夕，不忍離開。漢人最講孝道，夷人也是同樣道理。因此務必請我們原諒，恕他不能護送。他又說，如果我們是些普通的人（如商人等），由他派兩位妹子送去，倒不要緊。可是我們乃是官家的人，地位太高。派妹子送，萬一出事，責任担不起。要是自己送的話，病重的老母，將她一人丟在家中，真不放心。設若在此時期，她老人家死了，不孝之罪，無法可贖，這條路上，確實有礙，不太安穩，所以他勸我們不要去。他說，保送商人請去，萬一出事，也就算了。因此派兩名妹子，拿槍護送便可。對於我們這班人，不敢如此冒險，自己又無法可以護家。這樣祇有我們取消行程，折回昭覺。

對於鐵哈這番話，我們感覺非常棘手。當然兒子應盡孝道，乃是正理，亦係人情之常，無法可以勸其改變觀點。我們祇好向他說，既然自己不能送，請他派一位家裏的親人，代他送一送。對此他的回答是，兄弟現不在家。要不然，那可叫兄弟在家伺候母親，自己保送我向前去。兒子又太小，不能

担任這項職務，所以沒有辦法。現在這裏，我們無可奈何，最後只好要求派一、二名小員，這事也出不肯，說是女孩子年紀太小，不懂事，担不起這項責任。

我們此次企圖橫渡涼山，志願非常堅強。同時因為所帶鹽布不夠，因此事上幾乎無法可尋折騰，單自準備破釜沉舟，無論如何，想法走通。我們自己當中，甚至說過，萬一找不到夷人攜行李，或者雇不起擔子，便把銅器擲掉，和夷人一般，空手走過去。現在遇到此種挫折，當時不甘心放棄原有計劃，便哈既然不答應送，我們只好和他「磨姑」，我們對他提出的理由，是實在有公事，不得不繼續走，並且調調地說，此番通涼山，實因有要公，需趕到重慶，走這條路可以快些。如果走不通，折回去，再繞道走，耽擱日期，將來處分不輕，因此務必請他幫忙。這些話來回地說，前後不下三點多鐘之久。雙方互不讓步。一直商量到晚上八點多鐘，我們始終不用。結果總哈卒於勉強答應設法，另外找一位黑夷，將我們送過最危險的一段。剩下一段路，則由他家妹子，負責護送。這件事希望明天可以辦妥。因此留我們在此住一天，等到後天，有辦法即送我們去雷波，否則仍請折回與姑。交涉到這地步，雖說不是完全成功，却已出乎意料之外，我們總算勝利了。這次交涉之所以卒告成功，主要地是依賴政府的威望。磨石總哈去過成都，對於服從領袖，具有比較深刻的印象。因此拿大帽子去壓他，他便難於推托。後來他甚至告訴我們，上次所以沒有讓張秘書通過，乃因他不過是劉文輝手下的人，現在我們由中央派來，當然另眼相看。

剛到磨石家，王主任介紹的時候，稱「會團長」。其實意思不過指考察團的團長。可是總哈誤以為是軍隊中的團長，自此對我格外恭敬。後來答應送我們過涼山，還頗有趣的錯誤。或者也有所貢獻。

命運在卜卦中

住在磨石家的一夜，晚間鐵哈「打雞」相款。他向我們說明了，這種簡單的招待，寫的是雙方免得浪費。上次張誠書未帶回去的一些紅米，拿來煮給我們吃。寫求實惠起見，他提四隻雞來，獻給我們四位客人（包括呂贊臣在內）每人一隻。夷人非常迷信。對於送我們過涼山這一件事，鐵哈本人心中，業已承諾，可是不知「神」是不是願意。他們當中，流行一種雞骨卜卦的方法。將雞「打死」煮熟吃完以後，把雞頭嘴中骨頭拔出，看那骨形狀。如果該骨狀類首叉，兩枝平行，盡處略為翹起，便是表示好運。很巧地，我們所吃四隻雞。檢驗結果，每隻的嘴中骨，都是這樣。鐵哈一見如此，非常高興。告訴我們，此行必交好運。

這種占卜的結果，饒得圓滿，還不算數。於是他又進行另外一種更為正式的卜卦法。那種方法，叫做「撒羊膀」或「撒羊骨」。法將一塊羊膀骨，在火上仔細地烤過一陣，燒成九個縱橫平行，作方陣式的小洞以後，用指甲在骨上掐之，看看所成裂紋形狀。如得三條平行的直紋，則係表示幸運。這種卜卦，結果完全對我們有利。寫着更求放心起見，第二天一早，鐵哈特別請來一位「筆摩」，請他正式用羊骨卜這樣的卦。我們的確是幸運。筆摩占的課，完全證實了鐵哈的結論。那就是說，此去過涼山，運氣很好，途中沒有問題。

過涼山真不易，人羣上的糾紛已够麻煩。另外還得乞憐於鬼神。我們的命運，此時竟懸在卜卦中。然而對於原始民族的迷信，任何人總沒有方法可以反對。既到此處，一切祇好聽天由命。十分幸而，這種難關，也沒有難住我們。

準備長征

一宿以後，清早四點三刻，天還沒有十分亮，鐵哈便將我們個個起來，說是當天就起程赴雷波。他
想清楚，決計親自送我們走過最危險的一段，送過黃茅壩為止。同時昨夜已經專人去接另外一位黑
夷，邀他一同護送這段路。黃茅壩以後，比較安全，就由他所派娃子，擔槍送一送，不致發生問題。
原來昨天還不知道究竟能否越過涼山。至少我們的了解，是在這裏要停留一天。現在忽得此信，真是
喜出望外。

磨石寨的保頭，一直可以送我們渡城。擔脚也可以一直隨到該處。所以鐵哈正式答應送我們去以
後，一切便可算是解決了。不過這段四天路的長征，出發以前，需有充分準備。一早起來，我們和鐵
哈全家，便忙於做這些事。

第一件需要準備的，是要帶足全體人馬沿途所需乾糧。途中沒有打尖的地方，自不待說。黃茅壩
的一晚，普通均需打野，找不到吃的。同時翻過黃茅壩以後，直到雷波，沿途均不直接經過黑夷居住
的地方，夜裏概需住在娃子家裏。娃子多半很窮，少有多餘糧食，可以勻給客人，而且他們也很小
氣。因此走這四天路，事實上需要足足地帶幾四整天的乾糧。磨石寨地方高寒，出產燕麥，所以普通
多將「炒麵」當作乾糧。鐵哈家所存「炒麵」不多。他叫我們拿一件半藍布，換來三小斗生的燕麥。
拿來以後，主婦親自代為炒熟；乃由一位娃子，將其用屋裏的石磨磨成粉子。過篩以後，即成所謂「
炒麵」。因為沒有東西裝乾糧，鐵哈將自己平常作此用的兩隻獐皮口袋，借給我們。

乾糧問題，還易解決。擔子問題，最為棘手。磨石寨家族既小，娃子不多。此刻正值農忙，他們

各自忙於田間工作，都不願遠征。我們雖則行李簡單，祇帶鹽布又將送完，一共不嫌要三四名擔子，却也是够費事。原來昨日談到雷波的事，鐵哈就曾經再三地向我們說：「你們這措腳沒有，還事如何辦。這娃子對於自己時間的支配，也有相當自由，並非盡由主人指定。因此鐵哈對於他的娃子，不便強迫其來替我們揹行李。費了好些事，纔找到三位擔子。原來由雷波措腳巴到此處，四次路程，普通工價，是每名十斤鹽巴。目下因為農忙，無人願去，由鐵哈作中，談判妥當，每名給十二斤鹽。這種辦法，我們當然認爲很滿意，不過身邊所帶鹽巴，已不够用。此地鹽價，一件布可堪五斤鹽，祇好商量一部用布代付。對於此事，起初娃子們完全不接受。商量大半陣，方始勉強答應。雙方同意，給布酌量多給一點。數量議定以後，品質又發生問題。他們祇要毛藍（深藍）色的布，不喜做二藍（淺藍）的。對於白布，更是根本不要。給他們鹽，又嫌是土鹽不受。磋商良久，纔將此事對付過去。由竹黑帶來約四十斤鹽，到此完全用完；還借了鐵哈一斤鹽，約在雷波買鹽帶還。剩下身邊祇留有極少量，準備路上自己食用。乾糧既已帶足。前去路上沒有多少花費。同時一路走來，四十七件布，以及其他所帶的東西，原已用得差不多。至此除留少數以供路上用途，索性將其一律分配完畢。我們此刻真是「破釜沉舟」了。

鐵哈與我們說，此次送我們，是因爲送了我們，他就「有名無實」，所以不要任何報酬。不過他也約定了一位吳齊家黑夷，一同做保頭，送我們過黃茅壩。對於那位黑夷，吩咐致送八件布，交給他帶去。至於他自己的話，很喜歡我們帶來煮飯吃的那隻新銅鍋，希望能割愛。我們對於他的提議，欣然聽從。送他銅鍋以外，凡是不預備帶走的東西，如糞東西的雞籠等等，也一齊送給他。這樣將行李充分疏散以後，剩下的東西，三位擔子就夠帶了。當然我們不能希望石家白吃白住，所以另外還送他

這份禮包包括一件藍布，一件藍布，兩斤油，一領毛巾，兩件女子用的小手巾，一面小鏡子，一支洋燭，一塊肥皂，四個針，八根針，和若干棉線絲線絨線。對於這些禮物，他們一家，感覺非常滿足，高興得不得了。夷人家中，每逢送禮，總有一番精采的表演。家長多少不得不換住貪心，保持相當尊嚴。他的太太和小姐們却不管這些。禮物一交過來，她們便尖叫一聲，一齊擁上去搶。於是家長弄得沒有辦法，也就加入搶奪，自己留下一部份。最後如果分派不均，他便帶家屬分勻一下，免得吵鬧。祇有比較很開化的黑夷，纔家長一手將禮物先分給女眷，分給女眷們。我們遂給賈石鐵哈這份禮，他自己祇留下銅鏡，毛巾，洋燭三樣。其餘各物，被太太和兩位小姐，當場搶光。甚至鐵哈拿去送吳齊家保頭的八件布，也讓女兒於不意中偷去兩件。幸虧那位保頭後來對他生氣，表示不願獨受報酬，定要和他平分，這樣穩妥了他的面子。

半講面子，半送禮物，這樣我們就把保頭請走了。鐵哈對於此行，頗覺其多。一早特別叫人來，替他剃了一個頭。鐵哈和他的妹子，都會說漢話，且會說現在用不着了，同時他自己也亟於要回大興場。算清工錢以後，給了一些鹽布，打發他先走。鐵哈想得周到，特別派了一位妹子送他去美姑。

友情的交流

在賈石家前後不到一天，我們和他們一家人，弄得感情非常融洽，這是一件難得的事。鐵哈不但為人誠懇可取，而且很愛面子，相當開通。他之所以卒於決定送我們去討救，一部份是因爲這種感榮心的驅使。他以後送了我們這些大人物一禮，乃是一件榮幸的事。談話當中，頭次自動地提到，要在此處修衙子。他說：「修了衙子，我就有名譽了」。弄熟以後，王主任提議在此處設立學校，讓夷人

子弟讀書。將來可以做官。對於此事，他毫不反對。當時便商妥，由本地出人工及材料，官方出工資，短期內在此修學校。

不但鐵哈本人對我們很好，他的少爺小姐，也和我們玩做一堆。我們一起談話，一塊照相，時間不覺很快地就飛過去了。夷區中的生活，在曆石家的一天，實在是最快樂的一天。剛來雖有一番冗長的爭執，結局却是異常圓滿。

鐵哈將他的兒子，拜給王主任做乾兒。按照夷人規矩，做乾爹的，應送義子衣服一套，碗一雙，筷子一雙，筆墨一件，此等禮物，所費有限。當然王主任欣然承諾。

夷人雖係火葬，但是燒剩下來骨頭，仍然要收起來。予以土葬。他們也很相信陰陽地場地那一套。常隆慶先生初入涼山，利用這點去迎合他們的心理，結果得到莫大的便利。我們此來，鐵哈問我們會不會相地。沒有辦法，祇好權充一回地仙。憑著一點常識，信口胡說，胡謔一番。這樣有時當然會要弄錯的。比方某處一幢大房子，我們認為陽地很好。可是裏面住的人，早已死絕了，對於此事的解釋，我們祇好說，那幢房子，大門開錯了方向，如此自圓其說。

翻上黃茅埂

一切準備妥當，祇是揀子們始終到不齊。此次隱家，前後將有八天之久。當然他們家裏，有許多事要安排，還要把時間耽擱下去，時過正午，仍未動身，我們不覺焦急起來，鐵哈也沒有辦法。派娃子去催，亦歸無效。各種方法都想盡，仍無結果。最後祇好請二小姐幫忙，推托了一陣以後，她終於親自出馬，站在廳前，尖聲地叫了一聲。O ladao（英語「快些」的意思）。住在底下的娃子們，一

聽此種嬌聲，立刻跑出來答應，不久見真上來了。這還是女性膽力大。

下午一點二十八分，我們卒於自磨石家啓程上黃茅嶺。同行者中，磨石家騎一匹馬，當家娃用以禦雨的青氈蓆衣，騎着二隻馬，露出二位武士的氣概，一位騎着馬，一位騎着馬，當家娃子，和三位抬子，是我們其餘的隊伍。娃子當中，一個騎着一匹馬，一個騎着一匹馬，一個騎着一匹馬，也帶有一支短槍。這樣我們真是浩浩蕩蕩，殺奔黃茅嶺而去。漢人對於做當家娃子，倒滿手槍磨石家當家娃子，也是一位漢人。這位刀係雲南省，在小孩時期便被擄入涼山。現在漢話依然說得不錯，不過生活卻完全夷化，根本不願再回原籍。噯哈對於他，十分信任。常常叫他二人共駕波買東西，不愁脫離達昔。

離開磨石家，身初路右沿燕麥田緩上。半里陡下一波，涉過三道溪水，勢仍陡下。不遠旋改左繞山頂走，向東北去。在距磨石家約兩里半處，路旁田完，進入草皮高山地帶，山上露出有灰岩。前行一里左右，自一山口陡下石路，旋改平坦東行，右循山邊走，左溯二溪而上。一里餘過溪，改由路右溯溪，向東南東走，勢緩上趨，後來漸改陡上。磨石家的娃子，工價雖然貴，走路却很痛恨。爬山路上我們，沒有多大問題。在這點上，我們不致像在昭覺以東時那麼氣。

在三哩磨石家八華里左右的地方，我們停止休息。這段路上，換初一半，碰見下山來的夷人甚多。對面走近我們的時候，他們常常會厲聲地問我們是不是做鴉片生意，是誰家保頭。磨石家保頭家作保，這些路斷然無法可走，他們所請的東西，計木板（在山上劈成的兩板），木炭，竹枝（連河竹葉，當作燃料用），細竹，草項，大的木料，直徑兩尺半，挖成半圓弧形狀，用作馬鞍，亦自山上擄下。

我們身邊，帶有一支寒暑表，有時拿出來看溫度。錢哈他們，覺得奇怪極了，連問這是做什麼用的。說溫度他們根本不懂，紙姑告訴他們，這是一種預測晴雨的東西。這樣一來，可就麻煩了。沿途他們會來問，現在會不會下雨，明天會不會天晴，弄得疲於應付。

休息後再向前進，續向東南東行。未到休息地點以前，途中原來走過一段暗紅色砂岩與泥頁岩構成的山地，至此又入石灰岩地帶。一路左邊繞山上趨，一部陞上，右邊溪而上，路上行人漸少。偶爾碰見一些，亦以搗細竹的女子爲多，走過時默不作一言，和前後所遇厲聲問話的男性夷人，大不相同。在距磨石家約九華里處，路往左折，向正東行。原來很好的晴熱天氣，此時忽轉陰涼，大有雨意。一路東行，勢緩上趨，路右溯溪谷而上，地面又見一部份關成蕎麥田。半里涉溪，溪到左邊。不久改溯另一小溪。更前不到一里，陞上一座山崗。崗上一片好草地，牧有羊羣。此時路仍向正東走，有時微偏東南。其處距磨石家約十一華里不足，到此已入黃茅地的草原地帶。海拔愈高，人入霧中。前行一里，路趨上。紙姑一部則頗平坦。約三里後，路線方向，改爲向東北走，路勢平坦而微上。又三里，已到雲霧上。自磨石家到此，已行十七華里。在此停下，大喝溪水，並進「炒麵」。不久霧忽散開。遠望各處山頂，一齊入目。雲霧山腰，倍增美景。在南東南方向，龍頭山已不顯得高。南望爲沙馬峯，再過去便是沙馬土司，屬雲南省管。西南方向的高嶺，則是八咀山。各處山嶺，除龍頭山外，皆較我們所站的地方爲低。美姑河在下，蜿蜒南流。此刻我們業已上到大涼山正脈的寬平山脊了。休息的地方，附近風景不錯。巨大的石灰石數塊，自路旁地上聳出。依之而坐，大喝溪水以暖「炒麵」，此種野餐生活，大有趣味。這時幾天又晴了。不過時間漸晚，夕陽中久坐感覺有點兒冷。於是在下午四點二十分，我們再度啓程前進。由此到達黃茅地最高的地方，還有十四里路。初行路緩平坦

而微去，方向則改朝東北東走，後來一部份向正東去。沿途所經，皆係山頂寬平草原。牧羊人與牦牛竹下乘涼男女，有時的可遇見。此片草原，水源亦頗豐富。用以發展畜牧事業，極爲適宜。即在合崗與嶺旁亦已集就着涼山夷區的畜牧中心。一路前進，途中頗涉小溪。如此計行四里之後，往石下望樹石崖來見長有粉粹數株。在涼山變減草原以前，大約此處山頂，必係被美麗的冷杉林蓋滿。

更向前進，路續朝東北東走，上越頗陡。途中仍然碰見少數精細竹下山的夷子，不過他們全是男子，看不見女性了。路曲折前進，大體係循東北東方向，一部緩上，一部殊陡。共行十里左右，於下午六時半，到達黃峯上的磨石家羊圈停宿。到此處以前五六里，由上直塊石灰岩，薄層不少，狀似一種石田。路經其間，與剛從一段，風味不同。後來三四里，則又係緩上山頂草原地帶。最後幾里中，沿途皆見不到三尺高的細竹子，夷人將其砍下，作爲燃料。一路上來，途中所遇許多夷人，精簡的是此物。這一帶原來是極好的森林。常陸慶先生入涼山，遇提到黃峯頂的「老林」。我們一路走上來，却已很少看見樹木。到山頂，也祇看見燒砍剩下來的一些冷杉樹根。除草以外，最多的便是這種細竹子。

磨石家羊圈所在地，距離「山摩馬嶺」(磨石家)約計三十一華里。平常到此，多需打野。此處唐德有羊圈宿，總算萬幸，要不然夜間凍得更加受不了，下雨尤其沒有辦法。在羊圈前，約半里，達到大涼山山頂，黃峯頂的最高點，距磨石約三十一華里不足。站在此處觀望，南東南方向的龍頭山，高度不過與此處約略相等。回頭而望，藍山層層，亦均甚高，即係玄參嶺，梭梭樺子，八咀山各脈山峯。可是比對此處來，都顯得要低些。據說天氣晴朗的時候，自此可以望見貢嘎山的雪峯，可惜我們沒有這種福氣。

黃茅埂上

夕陽中來到刀背式的大涼山脊，一切都是靜靜的，和善的。大自然的奧秘與神奇，與附近一帶保夷的凶悍，成爲一種極端的對照。涼山絕頂黃茅埂，乃是四望皆無際際的一片廣大平原。夕陽將要落山的時刻，我們來到此處絕頂的環廊。夕陽物在山頂上，夕陽也吻在潔白的羊羣，將他們籠上一層黃金色。我們一羣人，就在此等羊羣中停下。幾個月來橫越大涼山的夢想，到此果然實現了。

寬平的涼山絕頂，乃是發展畜牧的一極理想區域。這條海拔三千四百餘的山脊，上面不但幾乎不需加工修築，即可用作天然飛機場。有一天我國內地發達的飛機，乘機飛到涼山絕頂。黃茅埂的確是偉大。從北東北伸到南西南，這片山頂草原，平得像紙一般，中間深溝，加開三、七華里左右的寬度。爬到上面，從各種方向，一望無際，全這這極好的天然牧場。牠們清北長，更要大得多。據雲隆慶先生記載，共有五、六萬餘里之長。不過這極好的，始終沒有入過，因此這香待證。無論如何，由南到北，各段高度，顯非相等。

三千四百米的海拔，在這種經緯度，並不算太高。樹木還可以長得很高。現在殘留在山頂一帶的樹木看來，黃茅埂在古代，必係爲良好的冷杉林所覆蓋。這冷杉林，在涼山絕頂一帶，保夷破伐和燒燬，乃成目前所見山頂草原地帶。此與康屬關外四千餘里海拔以上天然草原，其來源頗有區別。可是在現存狀態下，這片地方，極其宜於畜牧，乃是毫無問題。此處水草豐富，氣候高寒，有類川北松潘一帶。據雲先生估計，涼山夷人，約有二三千戶，每戶養牛羊二十頭。若以黃茅埂爲主要牧場。按此這片牧場所養活的牲畜（牛羊豬馬等），總數當達五萬頭左右。此數殊不算大。大約便夷人

少，知難而退，對於天然的畜牧資源，並未能充分加以利用。此次路過雷波，一位專門研究農業的李元福君，告訴我們，據他估計，黃茅壩上，應可養羊一千萬頭，牛二百萬頭。這話雖然多少不免有點誇張，但是此處發展畜牧事業的可能性，却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黃茅壩既美麗，又有用，可是牠也有不幸的一面。這片四通八達的地方，成爲一種三不管地帶，不屬於任何一家夷人，因此遂成「孤兒子」(土匪)出沒的區域。全部涼山當中，據稱以過此處最爲危險。正如磨石巖哈所說的：「此處北面有阿機家，南面有沙馬家，西面有阿祿家，東面有吳齊家，他們都隨時可以上來搶人，誰也負不了責」。

黃茅壩海拔極高，氣候相當寒冷。每年陰歷八九月，即已開始下雪，不久大雪封山，此路不能行走。那時祇有取道新已，中間要經過吳齊標利子所居住的「隘作」地方。該路稱爲「下路」，乃是終年可以通行的一條路線。我們此來，不但因爲這條路比較要緊一點，而且因爲如此可以避免再與標利子碰頭，所以決定採取此路。由此遂得親觀過大涼山絕頂的奇景。即在此刻，早晚已寒冷異常。晴天下午六點半到此，溫度表的紀錄，已降到攝氏表十二度半。在外面種木作馬槽的夷工，頃刻收場，太陽一下去，天氣就開始大冷起來，人不敢離開火，大家圍煨在火坑旁邊坐下。

因爲氣候過冷，黃茅壩上，始終並未建有任何永久性的建築物。我等到此地，能伴宿石家的羊圈，可以避夜。這座牧羊人臨時搭就的住所，不過一個洞，便要拆走，搬到別的地方去。所謂「羊圈」，乃是一種簡陋窄小建於極點的大字形木棚。四周並沒有正式的牆，就拿一些松毛，勉強繫起來對付。棚裏地上開有一個大坑。柴火上煨有一隻小鐵鍋，裏面煨着牧羊人所喝的酸菜湯。到此又已相當餓，我們拿出自己所帶「炒麵」，調水製成糊吃。飯哈一進來，牧羊的妹子們，馬上讓坐，而且

將自己煮好的滾湯獻給他，我們也由此叨光。鐵路約來一同作探頭的吳齊家無幾，吳齊強健，晚上趕到此處相會。這位是係狗子的姪子，個性却完全兩樣。他對人極有禮貌，而且相當忠厚；和僕狗的油滑奸詐，完全不同。長得高大清秀，年紀看去約有三十多歲。

圍坑烤火的時候，兩位在此替僕表砍柴的漢人，故意擠到旁邊坐下，我們說話。其中一位姓王的，說他是曹渡人。被擄來此當姪子，已經八年。中間逃過五六次。終因認不到路，找不到東西吃，未能逃出。又復折回。他再三問我們，聽說漢人要派兵來平涼山，還要修馬路，是不是真有這一回事。當我們告訴他，此話不確，他便悵惘了，沉默了。

黃昏頃的天氣，有名地善變。此吹親身經歷，果然名不虛傳。在此一宿，半夜還是滿天星斗。睡覺以後，下半夜忽然大雨傾盆，將我們從夢中驚醒。所住木棚，雨板頂留有許多窟窿，雨水便從縫中濺透下來，淋在我們身上。同時松毛紮成的牆，也擋不住雨，因此雨水又從旁邊襲入。這樣透牆穿頂而來，滴到被上，不久將被完全弄濕。後來竟自被口倒灌而入，身上也全濕了。素來不怕濕，又不怕冷的同伴夷人，此時也瑟縮不堪，連聲叫苦，擠向被窩旁邊來，害得我們連腳都伸不直。火未生起，睡在被裏，抖擻不止，又不敢起來。等到天大亮以後，夷人將火生起，雨仍不停。因恐濕被抖擻來太重，圍坐轉向火烤，亦良久不得乾。這種情形，真是竊極。

昨日送我們來的「筆筆」，當天就折回去了。姪子營中，有一位忽然發了惡疾，不能前進。幸虧那位當家姪子，自告奮勇代搗。清晨起來，羊圈外面，碰到一位蒲齊（一作「補既」）家的黑夷，名叫「蒲齊木格」，昨夜也歇在此處。我們便邀他和銀哈，邀銀兩位，大家一起，用自動發音機一影，留作紀念。

動身以前，收拾行李的時候，鐵哈奇見我所帶的橡膠套鞋，大為賞識。問明用途以後，他馬上從身上摸出一兩銀子，要向我買這雙破膠鞋。因為根本有點破了，沒有要錢，拿來送給他。這事使他高興得不得了，連聲道謝。他說：這類東西，漢人中間不出奇，夷人則覺得非常珍貴。

橫過黃茅埂

一個陰冷溼人的雨天。上午八點三十分，我們從黃茅埂磨石家羊圈啓程。晴天的時候，其自山頂張望，數百里外，風景甚美，此刻却是一無所見。在雨霧中前進，最初南行，緩趨下坡。約半里，改向正東，路緩上趨。又一里，平坦穿山頂草原走，方向大體朝東北東。不久雨漸停，但陰霧如故。自羊圈約行半里，大路左邊，展出這片很不錯的冷杉林。未到此處以前，沿途已經看見燒山後所遺枯樹不少，其中亦雜有活樹。到此乃見活著的森林，使人想到黃茅埂當初的情景。上路前行，大體仍向東北東，中間略有曲折，途中經過小溪。向西去的橋子，遇見不少，皆係積木炭或雨板。如此計行五里，達到一條大溪，在溪旁停下休息。此處地名「鄂多博斯」(Odrob)，距羊圈約十五華里。後來一段路上，枯樹不再看見，草坡上則常見有小杜鵑。路左不遠的冷杉林，仍未走完。途中一度夫忽暫時閉關，得覽美麗的山頂風景。此時祇見四周遠處，各方山頂，均在脚下，朝拱此山。該項遠山，峯下白雲飄蕩，愈增勝景。可惜一瞥間忽又霧起，一切都看不見了。

自「鄂多博斯」前行，緩向東。東走。途中經過小溪。路勢漸改緩下。四里後，路左冷杉林走盡，附近見有羊角樹。緩坡山頂，並見小杜鵑甚多。前去路復平坦，後來又改緩下，其中並有幾下。如此計行八里，到一小溪旁，停下。此處地名「羅茲雅傑」(Rozhaya)，常陸慶先生稱之

爲「老母泥秋」。其處距「鄂多博斯」約十二華里。自黃茅墳羊圈到此，二十七華里的距離，所經全是一坦平的草原，尤以最初十五里（羊圈至鄂多博斯）爲甚。若向則大體係向東北東走。此片山頂草原上，稍加整理，即可到處停飛機，開汽車，乃係山嶺地帶中少有的平地。

途中「獵茲雅傑」前進，路向東北走，開始下黃茅墳東坡。一路緩向下趨，右溯一溪而下，約兩里不足，涉過此溪，路改左溯溪下行，途中見有羊羣放牧。又三里餘，復在一條溪水旁邊停下。此處距黃茅墳羊圈三十二華里。自「獵茲雅傑」到此，共下五里緩坡，途中又遇小雨。自此前行，地形收束。對於旅客，不似四通八達的黃茅墳那麼危險。磨石鐵哈與吳齊迦鐵兩位保頭，送到此處爲止。一起吃了一炒麵一頓，當作午餐以後，揮手告別。和鐵哈一起，不足兩天。臨別之時，彼此都有點戀戀不捨。王主任和他約好，兩個月後，再走涼山回西昌。鐵哈告別的時候，還忘不了我送他的那對膠鞋。佩裏欲望，實在並不太高，施點小惠就足了。

狂雨中下黃茅墳

打尖以後，我們和磨石鐵哈，分道揚鑣。動身前進的時候，業已是下午一點鐘。護送的人此刻祇剩下三位壯子。初行涉溪往南走，勢緩上趨。半里改向下趨。初緩旋即甚陡，改向正東向行，穿草坡直下，一路於陰雨中來到此處，已感頗冷。此刻突降大雨。一陣狂風急雨，使這急陡的山坡上，每條路都變成了一条小河。羊羣急速往下面逃，我們也跟著擠乎向下面跑。在這魔光的山頂地帶，連一根可以避雨的樹也找不到。急雨中狂奔下山，全身裏外透濕，沿途不知摔了多少交，狼狽到難於形容的地步。頭上大雨傾盆，腳下濕滑不堪，而且到處是溪河，陣正讓上一些泥，一淋又洗乾淨。全身彷彿和洗澡

一般，衣褲鞋襪，全都弄得出水來。手中所提小包，也全給水泡濕。高面所裝東西，一部爛壞。有生以來，狼狽如此，還是第一次。比起我們來，夷人既走得快，又走得穩。他們疾奔而下，一交也說有聲。可是因為雨量實在太大，背上所擔的貨，雖用油布蓋住，仍然打濕了一部份。

穿森林下涼山東坡

愈雨愈狂，愈下愈急，黃泥滾滾，計行六七華里，方把此坡下完，進入森林地帶。這時可以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却已小，雨不再得躲了。快要下完的時候，雨霧中前望左右均見冷杉林。里餘走過一溪，即循石階陡上山峯。此一段路上，山仍係由灰白色的石灰石所構成。涼山西坡，坡度緩和，開田處多。一片光禿禿的紅土山，樹木幾乎是絕無僅有。東坡情形，完全不同。該坡坡度陡峻，峯巒突起。近峯一段，樹木至今仍然稠密，大樹亦多，往往造成森林。田地則以地勢不宜開墾，氣候又寒，完全不見。不過良好森林，一部亦已開始破壞。一路走過，多處可見林木樵砍甚慘。有些地段，祇剩枯樹直立，成一死林。過去繁盛的林景，不難想見。將來此林被毀時的慘狀，亦由此可以想像，不難令人驚歎。

隨上半里左右，到一山口。前去路穿冷杉林中行，大體下趨，一部陡下，循山脊走。向南東南行。除冷杉外，林中兼見他樹。沿途林景雖好，但是燒砍甚慘之處，亦復不少。一路前進，雨雖轉小，也仍仍大。霧中聞路有河水，發巨聲如雷，但不可見。從聲音猜測，此處河谷，必係深而且陡。在這極極壞的天氣中下山，倒也別有趣味。不過較遠一點的地方，就完全看不到，未免是恨事。途中有數成，偶爾開朗幾秒鐘，讓我們一覽山景，不禁心中驚之一快。

，從這一段下山路以後，趕上一位馬烏窠家的娃子。他手中拿着一把漢人慣用的黑布雨傘，自稱是替主人到寶波去買鹽巴。穿林下行七八里左右，樹木漸稀，冷杉不久旋完。良好的純粹冷杉林，前後延長不下十里左右。前去森林時斷時續，冷杉爲闊葉樹所代。如此約走八里左右以後，循石路向東南穿林陡盤下山。此處森林，乃是一片極好的闊葉樹林；樹木種類，計有樺櫟等，類皆高大成材。向時四面張望，各處山峯，頂上一段，亦均全爲闊葉森林所蓋滿。美麗風景，二里半走完，改沿一條紅土路，平坦前進。平常在旅途中，我們總嫌揹東西的夷人，走得太慢。到此疲勞已極，雨後路又濕滑難走，情形倒過來，同行夷揹，反而要笑我們走不動了。

循紅土路走的一段平路，仍是穿林前進，不過樹木漸趨稀少。此時山上露出岩石，又係暗紅色砂岩。平路走過一小段，翻上一座小坳，隨又太體平坦，有上有下。里餘過砂岩紅土路下趨，向東南東去。大部陡下難走。路上奇滑，困苦不堪。二里左右，坡度略緩。前去兩旁坡上，漸漸又見洋芋田，後來並見包穀。經過一天全無人煙的區域，至此乃知利莊又近。緩坡半里，忽復陡下。兩里下到山嘴脚下，涉過一道小溪，路改緩下，半里行抵「拉米」。這天旅程雖然十分吃力，到達宿站，不過下午五點鐘，天還沒黑，總算不錯。雨天害我們不淺。裏邊晴天下山，一定舒服得多。

拉米

拉米（一作「納米」）夷名，實屬「納母」（Namu）。由昭覺循自前大道，東赴雷波，翻過黃茅頂以後，還是途中第一處可以住宿的地方。由黃茅頂到此，計程實約六十四華里。這一段路，前一半（三十二里）係在山顶平坦行，極爲好走。後而一半，則大體爲下山路，陡下部份不少。由磨石家

到此，一共九十五華里，晴天一日不難趕到。拉米地方的海拔高度，據常隆慶先生以前測定，爲一六八〇米。由黃茅垭下到此處，高度下降一千七百米之多。此村位置，逼近西蘇角河西岸河濱。四圍山披均陡，但坡上幾全闢包穀田。

拉米不過一塵小村，人家不多。住戶全係娃子，並無黑夷。既是這樣，我們祇好在一家娃子家中住下。這家房子很不錯，不亞於黑夷的住宅。裏面既頗寬敞，屋頂也不漏雨。不過娃子究竟和黑夷不同，遠趕不上「色顏」那樣慷慨。鄰客變成了他們的天性。到後看見主人家，正在煮東西吃。不但毫不招待我們，連向他們買也不肯。問本地市價據說六錢生銀，在此可買一隻雞。同來措子，願意將他們身上所帶銀子，借給我們買雞。主人家却又不肯賣，介紹我們到另一家去找。天黑又下小雨，此事祇好作罷。措子身邊，帶有帶麥麵，拿出煮成蕎巴，大家當作晚餐吃。後來好容易向主人交涉，用針線換來一點黃包穀和黃洋芋。到了這種地方，不禁想起黑夷的好處。

西蘇角河上的溜索

娃子家反正小氣，拉米一宿，第二天一早起來，連早餐都沒有吃，上午六點鐘就走了。初行路左繞山走，陡降下砂岩山。隨改大部穀下，右繞包穀田山坡行，溯一河而下。如此約行一里餘，路陡盤下山嘴，山上闢包穀田處仍多。一里復右繞山走，左溯河而下，該河即係西蘇角河。又一里餘，復陡盤下山嘴，這道崖山嘴，介乎兩河之間，左邊仍是西蘇角河，右邊則係一條支河，路亦溯之而下。一里半左右，下到西蘇角河邊，涉水過去。此處距拉米約五華里。這一段路，係向南東南行，大部陡峻，不易行走。河水全清，夏季水大，綠水翻滾石而下，到處撞成瀑流。過河後，循其東岸前進，仍向東

南走，左繞山行，右溯此河而下，勢仍大體下趨，但中有上有下，一部殊陡。計行三里，到達西蘇角河上的第一道溜索。這三里路，比起最初五里，要平坦些。可是這窄狹甚，且係在深草間行，挑子馱馬無法可過，所以也不好走。

西蘇角河，下澗水甚深，涉過至爲困難，因此非用其他方法渡河不可。第一道溜索所在處，距拉米叭華里。此處大約即是常陸慶所稱的「羊子橋」。當初原有一橋，用粗藤編木條搭成。行人走經此橋，頗多匍匐以過。自下橋已無存，改在上面設有一道溜索。到了河邊，飲河水，吃一炒麵，以作早餐後，即來溜索過河。溜索由本地夷人掌管，過去需付代價。對於夷人，所索有限。漢人來，則往敲竹桿。我們此來，幸由磨石家娃子代爲磋商，比較還算公道。我們三個人，連同三擔行李，四個娃往大字，一共祇收一件半布的代價。溜索空懸河身上面，兩岸立柱綁牢。溜過的方法，係用兩半合成的圓形空心木筒，裹在索上，作爲工具。該索乃係一根粗粗的竹篾。要過去的人，用一根藤編，將腰部纏緊。然後即將該繩，綁牢在木筒上。走過時，雙手等抱木筒，嚴人隨筒在索上溜走。同時對岸有一位夷人，自他端用一根細的繩索，將人連筒一起，以一個人的臂力拉過去。行李過送，亦用同樣辦法。眼看別人用此法過河，相當可怕。自己跑上去，倒覺得沒有什麼，很便當地就過去了。不過第一次放索，祇有一邊岸上有人時候，最先需由一位夷人，繫索揮行過去。這事比較費力，但是夷人覺得很容易。身懸溜索的片刻，從河上飛過，下望溪河翻石奔流，聲如雷鳴，同時藍綠的水翻出白浪花來，別有風味。

此條溜索附近，原來大體向南東南流的西蘇角河，改向東南東去。因此過溜索係自河的北岸過到南岸。由拉米下到此處，此河右（西）岸的山，幾乎全係由暗紅色砂岩與頁岩所構成。溜索附近，

左(南)岸露出岩石，大部爲石灰岩；河身巨塊漂石，則砂岩與石灰岩兼有。其中一部份石灰岩，係由碎石膠結而成。沿途河濱，有的幾段，頗有不沙樹林。

艱阻的道路

過此一道溜索，先後幾乎聲去三節鐘，約四十分，方自西蘇角河南岸前進。在渡口附近，遇見一位販賣貝母的夷人，據說此鹽產在涼山。自此處渡河直到黑角，幾米里路，險是溯西蘇角河而下。假若好好將路開闢，這一定相當難走。涼山兩岸均是石山，鑿石頭頗爲費力。加以夷人習慣，素不修路，更願利用險途艱阻以阻漢人入山。所以拉米到黑角這一段路，竟是用浮橋料地難走。翻過黃茅埂以後，當初以爲涼山險路業已走完，到此乃知大錯。原來從物質上說，涼山中段困難的土段路，乃在沙涼山區域內。漢人走慣山路，不覺得怎樣，我們却就苦了。行進中時常將瓶甚運，同行的漢人不免笑我們太不辰。

自河南岸溯河復向前進，最初一段，係在右邊石崖下，攀石踏冰，在河灘上走。一里不足，陡上一匹石崖，前法路右循山邊，左溯河而下，其勢頗陡。往東請讓去路，雖大部頗爲平坦（其中亦有陡上陡下處），但殊逼窄。途中數過溪水。約行三哩餘，過大溪一道。此係西蘇角河的一道支流，夷人脫衣下去洗澡。自溜索到此四華里，途中兩岸山坡上，包穀田已漸少。（拉米至溜索一段，兩岸陡坡，大部開成包穀田。）

更向前行，路漸改向東北。過溜索以後，路右山上所露岩石，大多數爲質岩，至此乃又全係石灰石。一里左右，到一陡坡。路邊處祇見半枯的樹幹，搭在石崖上，作爲一種梯子。人到此處，祇有飛

着樹枝，爬到上面去。空手已够危險，真虧我入揹着行李走得上。羊子精到羣角，的幾十里路，就在路上，我們還不是完全「走」坐。此段所謂大路，逼窄不堪。好些地方，路面寬度，不到一尺。這種路，候在山邊，一面是懸崖，一面是高山。稍一失足，性命難保。偏偏在此等路上，長有狠深的草，連路都踏不見。在此情形下，祇好不羸夷捕殺，慢慢一步一步地摸索走。雖是這樣，途中這路過幾次，空手幸虧用手抓住草根，未曾滾下。這真真正危險的地方，有時像狗一般爬，有時和猴子一般攀援。這樣在崖上爬下，說不盡艱難苦楚。談到行路難，此段路可說是「登峯造極」。

不覺路轉而下，勢緩下趨。但路則時常陡上陡下，備歷險境。自距離溜索約七華里處起，路大轉曲折向東北行。陡走上刻有石級的巨崖以後，勢緩上趨，中間有上有下，後來路趨平坦，如此行不遠，在距溜索約七華里處，右折復向東南東走，左邊離開西蘇角河，改過其一條支流而上，右則仍繞山腰行，勢向上趨。一路大部緩上，比較好走。不過察路嵌山腰，仍然頗險。這節路彷彿修過。路非石級，雖仍不險，但是比起剛纔經過的那些路，也總好得多。

一、溯支溪上行，一里不足，即踏水過溪。前法路右繞山走，以左溯此溪而下，向北西北法。路前踏水過一小溪，停下再吃「炒麵」。此處地名「巴角」(Bajo)，距拉米約二十華里。溜索(羊子橋)十二華里。常隆慶先生所謂「臭脚槽」，大致即指此處。由溜索到此，途中溯西蘇角河一段路，右望可見黃茅壩草原山脊，高高在上。其下羣峯環拱，聳起作筍狀，上面滿冠樹木，風景甚美。此時對於黃茅壩，不禁又覺羨慕。想起我們是從那處山頂下來，的確可以自豪。隔河對岸山脊，隱約有一條頗為平坦的大路，在上展出，即係舊日雷達通道的路線。

巴角附近，支溪兩岸陡峻，不少部份，刷成包穀田。東岸山上較高處，大道右坡上，散布有村屋。

十多幢。中間有座碑，外粉紅牆，漢人文化。至此復見蹤跡。村屋附近，長有桃樹。桃子已熟，味却酸而不佳。

吃完第二頓，炒麵以後，即向前進，旋改西北行，左繞澗溪而下，踏巖上山。循路穿包穀梯田而上，不久經過「巴角」村，在白雲洞下擦過。前行右繞山腰，循逼窄土路前進，勢頗平坦。約兩里，改下巖坡一部陡下，向北東北去。自村來沿途路左溪右陡坡，全屬包穀田。右邊近山頂一段，則樹木不少。至距巴角約五里處，包穀田已少。樹木種類，自此處附近起，開始見有大葉青杉。更前路愈難走，大都陡下。中有一處，看看就似沒有路。路盡處一根小小的枯樹，靠在一塊巨石上，成爲一種的扶柢。沿着這根枯樹「梭」下去，不免提心吊胆。此段陡下路，一共走了四里左右，路左所溯溪流走完。此處距拉來約二十九華里。在此路向右折，往正東去。略前百餘米，即陡墜下母狗坡。西蘇角河，在「巴角」附近，折向北流。後來改向東北。至母狗坡附近，該河所取方向，轉爲向東南去。

母狗坡

母狗坡乃是下臨西蘇角河的一座大陡坡，位在該河東南岸。雷波大道至此，由坡頂向東墜下。山險峻已極。下趨里許，包穀田頗多，路穿田陡下。略前進入一種稀疏的樹林，中有大葉青杉不少。不遠旋改右循山邊行，一部陡下，一部則緩，向東南去。半里左右，樹木又少。一里進入河邊叢林，林中所長皆闊葉樹，類多不見高大。木本植物以外，藤類不少。不到半里路，在一片崩坍的石灰石崖下經過，隨即陡墜下石路，約里半達河邊。這段下母狗坡的陡路，約計五華里，大都異常難走。昔日在清朝時候，母狗坡一面爲漢夷分界的地方，兩族隔河對峙，不啻越過。每遇夷亂，漢兵入

進耐，以此處為入口。進攻是項陡坡，極感不易。因此毋狗坡一地，在西南夷務上，甚為有名。自民國以來，夷人勢力伸張，越過毋狗坡以東甚遠，直達馬角附近。然而夷人對於此處，迄今仍然將其視為最後一重關口。我們此行，自西來出毋狗坡東去雷波，到此間勢不覺嚴重。如果相反方向來，難此入涼山，他們的程度，大不相同。常陸慶先生說，他在二十三年第一次入涼山的時候，走到此處，即為夷人所阻，不得進去。幸巧西坡山頂，有夷人打獵，為野豬所傷。常先生一隊人中，有醫生能施手術。這樣把夷人的命救了，方纔讓他們進山。

下完毋狗坡，就在西蘇角河中，暢快洗了一次澡。此處河水愈深，流得也很急。水却清綠可愛，各處巖石作瀑流。夷人游泳過河，殊不費力。踏河身大石前進，渡河而下，半里不足，又到一處「瀑布」，渡完瀑布過河。所費代價，為兩件。此處河灘上，所見石頭，以石灰岩及頁岩為多。由碎石磨爛而成的巨石，其數不少。一部石頭中，含有石炭脈。另外一部份，則有類似菊花形狀的結晶圖案。最入，殊為美觀。最後一種石頭，自第一道瀑布來後，沿途實已時常看見。

毋狗坡的產業，與羊子橋所見者，有一不同點，即在機耕之下，並未見有滑車（Pulley）以助拉扯。因此拉人過索，全賴對岸夷人的臂力。兩位掌管此事的夷人，身上絲不出，滿身肌肉發達異常。過去以後，我們偷著替他們拍了一張裸體相。不料後來這事被他們知道了。上岸走了一段以後，兩位夷人，由後面飛腳追上來，定不答應，說是他們的相被我們收去，必不吉利。弄得沒有辦法，我們答應將相放出去。用手將開關略為按一下，其實並沒有動，就告訴相業已放掉，夷人表示滿意而去。這雖無知識的人，想來也真可憐。

西蘇角

在母狗坡下過溜索後，遇到對岸，地名「拉母剝角」(Lambojo) 距拉米約三十四華里。此處附近，有支河一條，由北向南，流入西蘇角河。該河名爲「夷坐河」。下母狗坡以前，自對岸坡上，可以望見。「拉母剝角」地方，坡上略有夷屋數幢。河濱路旁，則並無建築物。自此處循河東北岸走，最初路在河灘上行，走向頭路，向西北去，右繞山行，左溯河而上。如此約行百餘米，即改陸路上山，隨即改由路右溯河而下，左循山旁行，順河蜿蜒向東南前進。這一段路，比起母狗坡以前，好走得多了，我們又趕到請子前面。一路前行，有上有下，一部頗陡，一部則平。路係土路，比較不算太窄。除淺段陡行下坡路外，大都好走。北岸的山，主要地仍係由石灰岩所構成。坡上則有包穀田不少。這一帶地方，海拔已經較低，多數地方，可以開墾，因此農業頗爲發達。對岸坡上，也到處看見包穀斜坡田。

一路前行，所走的路，時在山腰，時近山頂，時近河灘，隨山勢爲轉移。如此約行六華里，路左走過幾座茅棚，其處大約即係常先生所謂「吳家厝」。俄頃下到河灘，踏之平坦前進。半里不足，攀上陡崖，前去路左循山陡下，里餘復下到河邊。循河行半里餘，路右隔河有茅村一座，名「西蘇角」(Sibang)，譯爲「西習角」(較切)，距吳家厝約兩華里有奇。附近河上又有一道溜索，可以過河到該村。

自「西蘇角」前行，路視天體在河灘亂石上走，行步維艱。約兩里，涉過西蘇角河的一道支流，名「拉里海」。又半里，路又大部好走。循路行左沿山邊上越，一部陡上，右仍溯河而下，向東南去。

如此約行兩里後，裝穿包穀田陸上，後條改向東行。穿田約兩里，卒於下午六點半，到達黑角停宿。拉米到此，實計不過四十九華里。先後費去十二點半鐘，比走一百里普通的路，費力得多。

黑角

距離拉米四十九華里的黑角（夷名 因日），原來在清朝是一處漢兵屯守的汛地，修有相當好的衙子。可是自從失陷於夷人手中以後，過去一切設施，全被剷除。原來漢人所築房屋，被毀拆卸無遺。連衙子所鋪石路，亦被挖去棄掉。要不是憑着父老傳說，以及死人所訴說的故事（黑角附近山上，迄今尚有少數幾座漢人墳墓，未被挖掉），根本無從想像，以前此處乃是漢人住過的地方。目下所謂黑角這座村莊，一共不過三所傣夷式的房屋，稀疏地插在包穀田中。這座全由娃子居住的三家村，即在涼山區域的夷村中，也算是很可憐的一處。

黑角附近，不見長有黃桷樹。我們所宿一家娃子家，居然點有一盞暗淡的油燈。這兩點都使我們聯想到，此處業已接近漢人文化。大異場以故，沿途此處還是第一次看見油燈。涼山傣夷的生活，真是簡直到十二分可憐的地步。

正如拉米一樣，此處居民，全是吳齊家娃子，我們當然祇存在一家娃子家中宿下。黑角的娃子，比拉米可憐得多。房屋簡陋，遠於極點。惟一的三家人家，所住全是用包穀桿作牆的茅棚。裏面如此窄小黝黑，我們在天黑以後，幾乎想把鋪蓋在屋前濘積糞糞的小坪上，攤開睡下。不過主人家要比拉米那家容氣些，大方些。我們拿半件布，換來一隻雞，煮熟和搗子們一同享受。另外再用四方布，向主人換來一升包穀，由他包管將其磨碎，製成巴巴，一部份作爲第二天的乾糧。湊上一些烤包穀，煮

包穀，與一隻小南瓜，我們在荒居然吃了一頓不錯的晚餐。

在黑角的一夜，睡後聽見附近山上，有大批夷人，聚在一起，大聲叫喊，喊的是 *So-Lo-Lo-Lo*……的聲音。起初以為那是趕鬼，後來乃知實係迎接新娘。第二天一早起來，又聽見這種叫喊。夷人風俗，真有點不可思議。

馬角途中

清早六點前五分，我們便從黑角啓程。初行循窄路穿包穀田走，向東北陡壁上山坡。半里餘，改左繞山向正東去，曲折上坡，初緩旋多陡。途中有一段，路旁見有大葉青杠（楓樹）不少。方向大部係向東南行，在山上右臨西蘇角河下湧。八里左右，爬近山頂，停下吃一炒麵一作早餐。自此四馬張望，崇山峻嶺，羣峯爭聳，堪稱壯觀。南方山下，較遠處一道紅水，蜿蜒流經山間，即係雷波城附近的金沙江。四川，雲南兩省，以此為界。南界滇境，亦全係高山聳立，遠峯插雲作深藍色，隱隱在該區內，漢苗兩族雜居，彼此頗為融洽。

吃罷早餐，復向前行，路穿包穀及洋芋田陡上，向南東南走。後來陡盤循石路上山。此山係由石灰岩所構成。途中向右下望，西蘇角河在下，蜿蜒南流入金沙江。計行兩里，到一丫口。此處距黑角約十華里。自該處來，大體東南行，在西蘇角河左岸（東北岸）山頂地帶上越山口，右臨此河下湧。在此處前不遠，該河即與金沙江會合。

由山口前進，改向正東走，左繞山頂緩下。此段路頗好走，但殊逼窄，東邊坡上，大部圍以包穀田。里餘過一小溪，路緩緩下。又一里不足，再過一道小溪。到此渴極。適見路旁有一竹管，將清水

自上引下，乃就之作牛飲。前行路左繞山上趨，初緩旋即陸上。約半里，左邊不遠，近坡頂處，看見有一座碉堡和一些房屋。同行的夷人擗子告訴我們，此處乃是目前漢夷兩族事實上的界線。這座以前漢人築以防夷的碉堡，刻由夷人利用之以防漢人侵入。漢人由雷波來，過此即被拉當娃子。去年在此尚有漢人居住，現在則又已完全被搶跑。

更向前涉，路陡巖上山，不久人在霧中。此段山頂地帶，地質上大體係由頁岩所構成，一部則爲石灰石。陡盤里半，即達最高丫口。此處距黑角約十四華里，前一山口約六華里。最後這六華里，路仍大體係向正東行，右邊仍是遙臨西蘇角河下溯。過此該河即在山脚流入金沙江，路亦離開該河。此處丫口，據常隆慶先生以前測定，其海拔高度，爲一八四〇米。較之黑角及母狗坡（高度均爲一〇二〇米），均高八百二十米之多。至於「西蘇角」村的海拔，則不過七六〇米。

由黑角到此座丫口的十四里路，非常好走。自此前去烏角，尙有三十八華里，大部又復難行，中有陡趨下坡路不少，令我等大感困窘，途中往往落伍甚速。自丫口前進，路穿山頂包穀田下趨，初緩旋改陡，右離西蘇角河行。路左山峯後面，地名「三雞灣」（亦作「三雞窩」），爲胡姓黑夷所居地。磨石鐵哈的姐夫，乃是此地領袖黑夷。分手以前，鐵哈本囑自黃茅夷來，第二天可宿胡家。因路未趕上，遂宿黑角。今過此處，又以三雞窩不在大路旁邊，未能繞道拜訪。

自丫口穿包穀田東行，不過半里餘，即循深草間窄路陸下，雜走已極。一路前進，在兩峯間走，續向東行。里餘改緩上。此段路旁多「羊奶菓」。此物爲一種鮮紅色的莓，西昌附近甚多。摘下來吃，其味殊酸。路前到一溪邊，湧之下行，大部又在山間陸下。路窄且多石頭，常需爬石翻過去，令人感覺困窘。（丫口所在處，爲一分水嶺。）

在丫口前面約五華里處，站在包穀田間，向東北展望，已可望見椅形的雷波平原在下，其上滿闢稻田。自此前行，改向東北去。此時路仍逼窄，但是路面較佳，寫一段少有石子的土路，行進不復感覺艱難。一路前行，有上有下。有時殊陡，大體係循溪谷下趨。沿途兩邊山上，包穀田均多。兩里左右，涉過一溪，路左繞山平坦走。又兩里，路左過一茅村，中有碉堡一座。前去路多陡下。兩里陡盤下石路。盤下半里餘，走過一道已乾的溪溝，即又上趨，初陡繼緩。中間緩下一小段，又復上趨。途中路旁見有核桃樹。此處附近一帶，溪水兩岸的山，近頂一段，全係石灰石質的壁陡懸崖，因此路需繞到屋上走。陡盤上山一段以後，在距丫口約十五華里處，達到最高點。附近遇見有夷人，攆竹子向我們走來。前去路緩下趨，旋改平坦，仍向東北行。一里左右，復改下趨，初緩繼陡。里半復改上趨。原來以寫半天可從黑角趕到烏角吃饅頭。到此已過正午，路程還有二十里，祇好又停下吃一頓「炒麵」。漸近漢人地界，我們橫貫涼山的壯舉，差不多就快完成，心中已不得早到。同行攆子當中，那位原係漢籍的當家娃子，到此也不能無動於中。素來他的心理，是和夷人一般，尊夷抑漢。在此進餐的時候，忽然向我們說：「我與你們一起回家去，好不好？」平素很願意幫助漢人逃出涼山，此刻倒感覺十分爲難。想來如此做去，未免太對不起磨石鉄哈，我們祇好安慰他，叫他這回不要跟我們走。

第二次吃炒麵的地方，距離黑角三十一華里有半。午刻十二點五十分，自該處啓程前進，竊向上趨，左繞山陡上。一里路改大部平坦，勢緩上趨。途中路左山頂上，有夷堡一座，似頗不小。一里半上到一座山口，距黑角三十四華里。自此前行，陡趨下山，右邊離開一路溯之而來的那條溪水，方向續朝東北走。剛過山口，右邊望有山頂上，築有夷頂及碉堡。此段下坡路，大部係陡盤下石坡，險峻殊甚，走上甚感艱難。當家娃子告訴我們，這段路上，常有「孤兒子」出沒。寫策萬全起見，備經

下，等位來到。剛說這話，那位和藹可親的黑夷青年就來了。所住地方既近漢人區域，本人又進過烏角的邊民小學，這位胡有哈，相當開化，對人彬彬有禮，與其正涼山山僮表，大有區別。

山口陡下半里左右，路左這一溪陡下，右依山進行。溪身坡度極陡。其中碧綠的水，翻六看而下的瀑布，注下成幾藍綠色的深潭。路前路循一片巨崖上所刻石階，緩步陡向下趨。疲憊之餘，到此因際殊高，溪水兩岸，都是石質的懸崖。途中休息，仰頭一看，祇見右邊崖頂，兩猴懸掛於巖。底下溪邊兒童，見此大肆鼓噪。同行清道夷人，描準擬予射擊，猴子却逃走了。

三星日山口下到溪邊，費力已極。此條溪水不小，類似小河。水清可見底。兩岸峭壁夾溪，形勢至爲險峻，溪灘童子二三人，正在牧牛。過溪路即陡巖上山。一里左右，改左繞石崖陡上，仍向東北行。（自山上初見雷波時起，直到烏角，三十三里的大路，幾乎全係採此方向。）後來上趨較緩。途中左望，近山頂處，有棚架及夷屋聳立。從此遇見漢婦一人，携小孩向涼山走去，不知作何企圖。一路繞山上趨，一部陡上，一部則緩。如此共行四里左右，到一叉路口。循下面一條路，向右斜去，勢殊平坦，左繞山頂行。緩平山頂，在此又一部份翻成包穀田。里半以後，復有一部陡上，旋即到達山頂丫口。由溪邊上到此處，共約六華里。

過丫口未停，續向前進。路改朝正東走，陡下石路（此處山仍係由石灰石所構成），又極難走。此時望見，右邊陡崖之上，山頂一帶，展出有棚架數座，夷屋若干幢。由黑角附近最高丫口到此，三十來里中間，山頭稠重，皆是昔日以防禦夷人的堡壘。如今形勢變更，反爲夷人所據，用之以防漢人入擾。此事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夷人性喜高寒地方。拉米至烏角兩天路上，溪河兩岸，露水人

家極少，房屋多在山巔，上去路殊險阻逼窄，這種情形，乃是小涼山夷區的一種重要特色。

走過剛纔所提那座山口，路已漸入漢人區域。丫口過來一點，左邊山坡後面，據說就住有幾家漢人。途中碰到一位老漢人，亦向烏角去，即與之結伴同行。一路陡峻下山，不遠陡下土山。仍向正東去。半里餘，改左繞山行，初平後陡，剛復陡驚下石路，略前走過一道已乾的溪溝，即在一匹巨崖下走過。此片巨大的石灰岩，頭上有石鍾乳下垂，壁上鑿出一座觀音閣。自丫口下到此處，共約三里。自此前進，陡驚上前而一座土質矮山。半里餘改向北行，緩趨上去。一里以後，循石級路陡上。仍向北走。旋又緩行上坡，復向東走，隨即上到山口。由觀音閣上到此處，共約兩華里。此處山口，乃係目前漢夷交界處，過此即是漢人地方。自山口向東北前望，雷波縣城及城前一片稻壩台地（倚縣平原），一覽無餘。該片壩子，看來高度不低，近乎山頂。壩子上面，雖殊平坦，但是實非與水面平行，而係由東往西，略向下斜。

過山口未停，即循路向東陡滾下山。半里路左繞山下趨，大部極陡。中有一部份，走下一坡上刻石級的巨石。一路下去，難走已極。由山口至烏角，不過四華里，到雷波亦不過十四里。距縣城如此之近，路却壞到這種田地，令人莫解。自山口下望，近處見烏角村，附近農莊，每幢房子各帶一座壩堡，戒備森嚴，殊屬有趣。兩里半左右，由山口下到烏角壩子。前去穿壩田平坦向東北東走，一里過已乾的溪溝一道。又半里左右，即於下午五點五十分，到達烏角停宿。自黑角到此，全程實不過五十華里。因路難走，沿途耽擱，先後竟費去十一小時之多。原來滿擬當天無論如何要趕到雷波縣城。到此雖早，却已疲困不堪，停下時真太高興了。

重返漢人的世界

雷波城西不過十里的烏角，乃是由縣城西行最後一座純由漢人居住的村莊。此村亦叫名「雷威場」，西距黑角五十二華里。自西昌東行，過大興場後，經過將近五百華里的旅程，到此方又回到漢人世界。夷區生活，雖不過兩星期之久，彷彿像過了一年一般。我們這些來自文明都市的漢人，在這短短的期間內，業已相當蠻化。洗臉的習慣，早已忘記。整塊鹽巴，放在嘴裏，當作巧克力糖嚼。想來被擄當娃子的漢人，不久生活完全夷化，毫不足奇。再住下去，我們自己也要變成蠻子了。

一路我們並不會餓鹽巴，可是對於食鹽的慾望，一天一天增加。到了後來，心中最大的渴望，就是趕快趕到烏角，痛痛快快地喝兩碗鹽開水。要是能將油條蘸鹽水，那就更將其味無窮。當真的，在最後兩天旅途當中，我們時常感覺，氯化鈉確從臉上結晶出來。鹽份的缺少，令人四肢無力，走路費勁。等到最後拖着一對沉重的腿，來到烏角，三個壯健的漢子，都已經累得不像樣子。我們真不懂，終年難吃幾塊鹽的夷人，如何能够活着。

在涼山中旅行，我們需要夷人保護招待。出來一到漢人地方，情形完全反過來。現在輪到我們來保護他們，招待他們。一到烏角宿下，第一件事，便是在一家館子裏，請同來的夷人，大吃一頓，同時還喝了許多酒。馬烏達的娃子，替我們守行李，未曾吃到。知道以後，大發其火。磨石家娃子，連忙把酒向他陪禮。

磨石家娃子，此番替我們携行李來雷波，一種附帶條件，是到了漢人地方，要我們加以保護。這事對於我們，並不困難，當然答應下來。後來纔發現，這種保護，毫無必要。對於雷波的情形，他們

比我們熟習得多。夷人到了縣城，來去自如，並沒有人予以留難，也沒有人檢查。夷人門檻相當闊。城內他們最熟習的地方，乃是買賣鴉片的處所。

烏角目前爲雷波城西漢夷交易的極西市場，位在一小片稻場（即稱「烏角場子」）上面，東北街盡處，緊靠一座不高的石灰石質獨立峯，該峯頗有廣西式風景的風味，其後則爲一座光禿禿的高峯。村實甚小。全村祇有一條正街，由西南伸往東北，長度不過六十米左右，兩端各有一扇木門。村屋四周，除東北端外，全部由稻田圍住，全村共有兩座堡，其一位在東北端街盡處，其後即爲上述的獨立峯。自黑角來，係由西門入，去雷波則出東門（實係東北門）。街子以外，附近田壩上，散布有不少的農莊。每座農莊，各相隔離，各帶有一座埕。此等戒備森嚴的景象，乃是烏角的特點，其目標顯然在於防夷。

烏角一村雖小，街上房屋，却全係漢式，而且一律是瓦屋，此點頗不易得。居民全部是漢人。夷人到街上，甚至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從這點看來，漢人禮待客人，尙不及傣夷，真是慚愧。夷人來往經過此處者不少。和我們一天，先後來到的就有好幾批。他們不是趕到雷波歇，便是折回夷區，這裏根本就沒有他們生根的地方。街上漢人，對夷人頂不客氣。此處當然又可使用法幣，對於我們十分方便。夷人身上沒有國幣，買東西的時候，祇好從「炒麵」袋中，掏出銀子來。他們所用，乃是碎塊的生銀，埋在「炒麵」中以防磨損。付款時臨時拿小秤（「等子」）來秤。我們在此，親眼看見的，有述一件事。磨石家妹子，向一家店子打酒。付賬時取出生銀，交給老板娘秤。夷人性情多疑，秤完後深恐該店所用「等子」不準，要求到另一家去，借桿秤，再秤一下。老板娘一聽大不高興，便向他口說道：「誰看得起你這一兩錢銀子，成兩的銀子對我們也不出奇」。這種話配上一種譏笑鄙視的口

第，說出來我想一定令夷人難堪。對於邊地漢人，在這方面，似乎有特別加以教訓的必要。涼山裏夷人欺負漢人，到此漢人却又反過來欺負夷人了。

烏角街上的漢人，雖在住宅，服裝，與飲食上，和別處漢人，毫無區別。但在生活習慣上，則有一部分業已夷化。傍晚時刻，曾經看見一位漢籍婦人，就在大街邊，脫下褲子小便。

烏角街上，進西門走十幾步，路左有座全村建築最好的房子，那便是本地的小學。此處學校，原名「四川省立雷波小學」。至今大門上，還留有鐵綴的這八個字。民國以來，因夷患關係，小學停辦已久。至二十七年，省政府乃就校址，開辦邊民小學一所。該項學校，辦了三年；至三十年夏季，又復停辦。將來據說有改設保立小學之意。我等到此，便借宿在小學裏面。此校原係由一座廟宇改成。外表磚牆瓦頂，裏面寬敞整齊。院子裏面，植有芭蕉樹兩株。前面鐵門，尤爲神氣。由夷區來，到此在大殿上席地而臥，已感覺異常舒服。

烏角街上，從來不趕攤子，所以永遠不會怎樣熱鬧。不過村子雖小，市面雖然清淡，一看正街（一條尚不寬窄的主路）展出，兩邊瓦屋鱗比，滿街全是漢裝人物，立刻就感覺這裏不復是夷區。牆上，張有「雷波合作社」所製各種標語，這是漢人村落的另一種象徵。

怎樣好的東西，在烏角是吃不到。甚至連油條也無處可買，可是剛由夷區出來，在此居然又能吃白米飯，喝米湯，飲包穀酒，啖豆瓣醬，已經彷彿如登天堂。到此以後，「食」的問題，用不勝再贅言了。小小的館子，居然用有女招待。夷人看見，不免也要眼花撩亂。

來到烏角街上，在館子中剛一坐下，就碰到一位穿中山裝的紳士。照面以後，我們相對行注目禮，隨即暢談起來。這位先生，便是和我們一見如故，變成好友的小學校長的王雨能先生。他是本地

二位很有學識的人士。邊民小學在此成立後，在該校擔任校長，兩年半之久。上期方始歸職，專任雷波城內小學（「城廂鎮中心學校」）校長。此番因週末下鄉休息，恰巧碰上我們，事情真是湊巧。要不是我們意外地在烏角停留一晚，就不會碰到他。那樣我們在雷波短短的勾留，決不會像現在一般，收穫這麼豐富。

方該得十分投機，當晚王校長便邀我們到他家裏坐，拿出糖粥，梨子，老鷹茶等給我們吃。第二天一早，陪我們去雷波，將我們安頓在他那學校裏面停宿。動身以前，更在烏角街上，他的私宅裏面，盛筵相款。此席珍饈不下十餘品，量豐質亦佳。在此飽啖一頓，暢快已極。橘餅泡燒酒，把我們灌到頭重腳輕的地步。吃得酒醉飯飽，我們方始於上午八點五十分，從烏角動身東行，往雷波去。

烏角與雷波兩片不大的場子，中間隔着一片光禿禿的矮丘。由烏角去縣城，翻過此座小山，穿過郎達。自烏角行，出村東口，到河堡前，過一小溪，即右轉向正東穿爛田緩下。場子上兩，一部分是稻，一部分包穀。兩里左右，走石塊鋪成的緩形路，陡向下趨。不遠走石板橋過溪一道。前去又是大體緩下，循土路穿稻田走。里餘復循石塊路陡下。又半里餘，走過一座跨在小河上的有頂木橋。橋下河水並不大，可是奔流甚急，發出巨響。遠在烏角街上，即已聽見。水在劈陡的石灰石懸崖間流下，刻成很深的河谷，風景頗美。由烏角到此，約四華里不足，方向係朝正東走。

過橋路改向東北東行，陡登上烏角，雷波前那座土包。此座矮山，係由石灰石所構成。半里上到一壘山口，壘旁有堡一座。前行路改緩上，穿山峯間走。不遠路旁旋即看見稻田。又一里左右（此處距烏角約五華里），改向東北，穿雷波場子前進。此片田中，水稻長得極好。地非全平，而係微向上坡，田亦微帶梯式。一路前行，循石板路穿田緩上，後來改爲土路。途中經過村莊，每村皆築有河

堡以防夷人。一路坦直前進，路甚好走。四里到一叉路口，兩條路均引到雷波城。右邊大路進南門。左側小路則入西門。循後一路走，一里即到縣城。由烏坡到此，共計十華里，俗稱十五里。午十點鐘入城。橫越大涼山，至此大功告成。

夷人對於都市，並不留戀。同來的擔子當天就折回去，準備趕回三鷄窩。還清所欠鹽巴以外，我們還從他們的意志，每人送一雙草鞋，另給一升白米作爲歸途糧食。磨石鏝哈那裏，托他們帶一份鹽回去送他。這份禮物包括一瓶大釀酒，一盒紙煙，一條毛巾，和幾盒碗兒糖。

（第四編完）

第五編 雷波剪影

逼近夷區的雷波城

海拔一千二百六十米的雷波縣城，位在金沙江北岸上，逼近山頂的一小片椅形台地當中。這片台地，就是所謂「雷波壩子」。形狀東西較寬，南北較短。大約由東到西，計有十多里的長度；由南到北，則不到十里。看爲壩子，實則地面並非與水面相平行；而係自西往東，微向上坡。其上所關稍帶梯式的壩田，滿植水稻。此處海拔雖屬不低，但以位在金沙江河谷關係，氣候殊爲溫和，稻子長得異常茂盛。即在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此等稻田，亦甚少見。壩田南面，向前陡臨金沙江。自江邊上到此片平原，需爬上一匹峭壁。由雷波城十五里下到江邊，過江又復陸上十五里，即到雲南永善縣境的「井底」，乃一漢苗兩族雜居地。此鎮名稱的由來，大約係因自該處下觀金沙江，宛如俯瞰井底之故。致於雷波壩子的東北西三面：則全有山峯環抱。北面高山，有錦屏山之稱。該山巉岩陡立，一片荒涼，堪稱壯觀。

雖然位在高崗上，雷波氣候，已似典型的四川天氣；與康滇高原，大有區別。夏天雨季終了以後，陰天常露晴意，可是又老晴不起來，反而常常要飛小雨。縣城幅員殊小，作扁長形，東西寬而南北短。城內主要街道，祇有東西一條大街，全長約計六百米。南北祇有旁巷，並無正街。即此小小面

積，裏面仍有不少空地。在街以外，房屋殊不見多。大得大，份是鋪的石灰三合土。到此正值趕集，中午雖然非常熱鬧，可是範圍也祇限於箇中那段鬧市。繞城一周，有護城小河一道；對於防守此城，頗有貢獻。城外街房不多，比較地南門外較爲熱鬧。可是城裏門牆，却餘斬剝，爲狀可憐。儘管藥城始終未被攻入，迄今仍得保存固有狀態。然而受亂之餘，居民有如「驚弓之鳥」。提到蠻子，老百姓均皆不寒而慄。我們一羣人，穿過涼山，來到此地，本地人認爲不贊成天而降。第一天到此，全城人就都知道了。偶爾到街上，在一家店裏買點東西，許多老百姓，馬上圍過來，問東問西地，爭問涼山情形。父老們來，羣向我等慰問。涼山如此逼近，夷人對他們的影響十分重大。聽起來，這家有兒子被擄，那家有女兒被抓。此等可怕的事，在晉波竟是一司空見慣。這後無怪他們一搵起涼山，就不免有點戰慄。

晉波縣項，漢人少數不過兩萬多，夷人均倍此數。縣城城廂住戶兩三千人，却全是漢人。本城商業，主要地依賴漢夷間的貿易。所以漢人雖然懼怕夷人，而且討厭他們，却不能不讓他們自由來往。趕集日期，常有百數夷人入城。其中大部份，當然當天就折回家去。爲防少數滯留份子滋事起見，縣府大門與二門之間，旁邊設有一所可容二三百人的邊民公館，規定在城內過夜的僱夷，必需在此就宿。同時縣政府內，附設「糧餉統領部」，以資彈壓。至於負責這一帶地方治安的部隊，則爲十七師部下陳營長所帶的一營人。那營實在一共祇有四連。就中兩連（包括一個機關槍連）駐在城內；防護縣城以外，隨時可以派出剿匪。其他兩連，分配在晉波到蠻夷司的大路上護路。

涼山夷人拿來買賣的土產，直到三、四年止，仍以鴉片爲大宗。他們所買的，則大體限於鹽布酒三項。其他尚有針線等。市上陳列貨品，因此亦以此數種占重要地位。不過同時漢人所需慶的各類

普通貨品，也是頗有儲有。女子所用各色花布，洋式紐扣，紅錫包牌的紙烟，以及信紙，信封，草紙，錢紙，賣香，火柴，中國藥材，等等，市上都有出賣。市面相當繁榮，即在不逢街期的日子，大街上也擺滿了攤子。人來人往，相當擁擠。日間固然如此。夜間燈火底下，更加要熱鬧些。大煙館相當公館；這是造成夜生活的一種主要原因。烟癮過足以後，就要消夜，所以街上小吃館也非常發達。（對岸漢境「井底」地方，大烟更要公開些。因此雖非縣城，夜市較雷波尤為熱鬧。）店舖種類，以飯館與小吃館最為顯著。酒館也不少，一部份寫的是應付夷人的需要。旅社和茶館，也頗有幾家。其餘則大都是些雜貨店了。理髮店全城祇有一家，舖食店也祇有一家。攤子方面，亦以食物攤子占去主要成分，雷波人固然是很好吃的。夏末來此，街上賣梨的攤子特別多。梨多來自金沙江邊，個子很大，就中最常見的一種，產在高山，以此名爲「高山梨」。該梨奇大，且水尚不少，可惜肉粗味澀。據說老鴉岩的梨子，要好得多。我們到此，不巧該處梨子「隔年」，無福享受。那種梨子，大小以及外表形狀，和高山梨並無區別，實時需特別找說老鴉岩話的人去買。另外尚有產在涼山區域拉里溝（一作「拉斐溝」，位在母狗坡附近）的梨子，個子小些，可是味道也很好。

雷波市上，交易媒介，法幣與生銀兼用。二者之間，有一定兌換率，隨時價而高低。夷人寧願要生銀。他們買東西，也大都用銀子。所以市面上銀子，相當充斥。連縣政府職員的薪水，一部份亦用銀子發放，川省別縣，抗戰以來，銅元幾已收斂。雷波以交通不便，獨是例外。毛票以外，迄今仍然使用銅元以作輔幣。當二百文的大銅元，一枚現在當作五分錢用。

縣城太小，縣公署公共建築不多。縣政府與縣黨部以外，政府機關辦公處所，祇有一處「城頭鎮鎮公所」，和一處「雷波縣機關法團聯合辦公處」。二十九年方告成立的郵局，即係設在最後一處樓

方。城內惟一的廟宇「馮主宮」，目前用來駐紮軍隊。四門路北，位在鎮公所隔壁的「城廂鎮中心小學」(以前稱「縣立第一小學校」)，乃是全城中最神氣的一幢房子。門前有高高的石級，裏面有棋房。樓上臨街一座平台，可以俯瞰全城風景。到此借宿小學，又有木床可睡。可是我們生得賤。夷區睡慣泥地，到此舒服起來，反而覺得不慣。小學裏面，附設不少其他公共機關。門前掛滿了各種招牌。其中一塊，寫的是防空指揮部。雷波雖則一直未曾放過警報，可是已經感受威脅。由昆明到成都的直航線，據說經過本城上空。此處正是該線中心點；由此到昆明或成都，均是一小時半的航程。位在城內鬧市中心的鐘樓，業已改成警報鐘樓。但是本城不通長途電話，敵機萬一降臨，恐怕事先難以知悉。

雷波處在夷區中心，四面差不多全被夷區包圍着。往東通到彝夷哥的大路，乃是本縣對外交通的主要路線。這條大道，民初以來，因為夷患頻仍，亦常梗塞。近幾年來，比較好得多。可是迄今沒有武裝護送，仍然無法放心通過。途中夷匪漢匪均有，較之純粹夷區，更難對付。夷漢兩族間的仇隙，尤令漢人行此道者，感覺甚有戒心。目前辦法，是由政府規定陰歷一四七爲哨期。屆時客商行旅，結伴大幫同行，由十七師派兵荷槍護送。每過危險地帶，先開一排機關槍以示威。哨期以外，沿途行人幾於絕跡。我們此行，因為亟於趕路，不能等候哨期，祇好向陳營長特別交涉，拿他幾封介紹信，沿途找人保護。

郵差也祇能跟哨期走，所以此處信件，三天送一次。本地沒有報紙。敘府(宣賓)報紙，到此普通需遲八天，成都報更遲十二天。縣府雖有電台，亦祇拍發官電(祇能通到重慶與成都兩處)，並不收廣播消息。所以關於時局進展情形，此處消息，真是遲鈍極了。

雷波一則逼近夷區，二則交通不便，誠然是重大的不利。然而正是因為這樣，此處物價波動，受戰爭的影響特少。在整個四川省境內，雷波乃是生活最低的地方。這樣加上不受空襲擾亂，使當地人民，均能安居樂業，感覺相當舒展。在三十年夏季，本地物價，較以前也差不多漲了一倍。可是當時米價，還祇合到十九元國幣一大斗（三十二斤），較之川省其他各地時價，不過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一杯酒祇賣到一角五分或兩角錢，請一頓客祇要幾塊錢。講究應酬的人，一年到頭，三百六十五天，都可有酒席吃。城內十幾家館子的廚司，專門等替替人家公館辦酒席。猪肉祇要一元二角一斤。麵和抄手，都是兩角一碗。麵頗不壞，在前清時還是貢麵。這種價錢，無怪小吃館總是人滿。本地人喜歡專吃酒，不用菜蔬。街上酒舖，不下五十家之多。雷波人也很好。他們大都是由川省各地轉來，因此並沒有什麼特殊方言。我們說不出，什麼是典型的雷波話。因為這樣，他們對外面來的人，非常客氣，而且可親。從夷區來，覺得雷波太可留戀了。

王雨庵先生的談話

王雨庵先生，是一位熟習涼山夷情的本地紳士。他家原是三稜崗人。據談清朝時候，漢人勢力，不但達到黑角，而且由雷波西去，業已直達黃茅壩。當時雷波，黃螂，三稜崗三處，均置有屯衛，以兵屯田，以資守衛。黑角則設汛地。黑角祇有街子，未築有城。雷波築有磚城，其他兩處則有土城。帶兵武官，在雷波爲守備，在黃螂設有都司及巡檢司，三稜崗有巡官，黑角有汛官。在此種周密防範下，雖因夷性好戰，衝突時起，然而究未釀成患。民國以來，防軍大部撤換，實力單薄，積弊遂日趨惡劣。後來四川軍閥混戰，各據一方，爭奪地盤，漸致有雇用夷兵者。至民國八年，一部份夷兵，

殺漢籍軍官而叛。影響及於涼山全部，各支夷人，發起響應，遂大舉叛變。是年六月，陷三稜崗，擄去駐軍三百八十人，人民八百，槍二百餘支，死傷尙不在內。帶兵的長官邱某，亦在被擄之列，擄後迄今仍在省已當娃子。當時王先生年紀尙小，全家住在三稜崗。其父殉難。兄弟被擄去，在夷人家當娃子二十餘年。至二十九年，方始以白銀十五錠，托人將其贖去，送到成都軍校讀書。三稜崗經此次變亂後，完全毀滅，淪爲馬家夷地。但夷人迷信，佔領後亦不來此居住，遂致成爲廢墟。當夷患大發時，夷人長驅直入雷波城下，實行圍攻。南門外市街，亦被焚燬。幸人民奮力守城，乃免淪陷。

家中雖罹此奇禍，痛定思痛，王先生對於夷人，並無仇感，祇覺漢夷兩族，在邊地獨一悲劇。一生志願，擬對改善漢夷關係，有所貢獻。邊城有此人才，十分難得。二十七年，川省雷馬峨屏區域，添設邊民小學。雷波縣境，有一所設在烏角，即由王先生任首任校長，前後達兩年半之久。後因兼任城廂小學校長，事忙難以兼顧，乃行辭職，改由綉通漢語的夷胞李仕安君担任。李在職半年，亦甚賣力。不意三十年夏，川省教育廳，謂各地邊民小學，成績欠佳，令其一律停辦。此事從本地士紳看來，認爲極可惜。據王校長說，至少此處小學，成績殊佳。黑夷來此讀書以後，學得漢人禮貌，對漢人情感亦變好。二十九年臘月，他特親入涼山，招收黑夷學生。沿途到處有以前學生護送，到一處即有一次盛大招待。其中有一處，甚至聚攏夷人千餘名之多，打牛多條以資款待。該次由雷波走到黃茅壩，折往牛牛壩後，原擬北去峨邊，爲大雪所阻，乃不得不折回。走這一趟，招到夷胞學生四十餘人，總算成功。不料回來以後半年，學校竟又停辦，真是太可惜了。在王校長任上，上面積欠本校經費不少。王以私人資格担保，向本地士紳籌借，爲數前後計達一萬餘元。學校關門，賬仍未還。王先生爲此事，未免有點受累太深。

一位有志邊疆事業的青年

提起在雷波短促的停留，我們永不會忘記在該城碰到的李元彌先生。李君四川人氏，家住成都附近，相當富有。他本人專攻農科，二十九年夏天，在金陵大學畢業。當時各方對於農業人才，需要甚殷。照他這種情形，找一件適當的工作，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本來是一件極容易的事。可是在大學期間，李君對於投身邊疆事業，早有決心。惟恐家中人阻攔，畢業以後，便一人偷跑，來到雷波。準備對此處農村經濟，作長期研究。到此曾在烏角邊民小學，任教半年。後來離開教職，以全部時間，自行研究。同時寫些文章，送出投稿，藉此項些微收入以維持生活。最近半年，他去過大涼山，到了黃茅埡。又曾涉江到「井底」一帶，作兩星期的考察。對於他這樣做法，家庭既不同情，同學也不贊成。他們的意見，都以為此事無異犧牲個人前程，常有信來，勸他回到都市，另就本行職業。對此他却始終不變態度，準備在雷波住下去，暫時不擬他往。結果有幾位同學，被他感動了，居然也想來此僻壤服務。抗戰以來，邊疆考察工作，變成相當時髦。可惜多數人的活動，限於坐在都市，喊幾聲口號。略為到邊地跑一跑，已屬難得。像李君這樣的人，纔是真正有志於邊疆事業的青年。

據李君說，雷波對江，瀘省永善縣境，原屬四川管轄。至民國時，始劃歸雲南。因此一切風俗，仍與四川無異，而與雲南其他各縣，則大有區別。該縣位在金沙江之南，沿江展出，作掌長形狀。東西長達兩三百里。南北縱深，則不過四十里，南面以一匹大山為界。縣境漢人，苗人，與傣族雜居，出產以洋芋及大烟為大宗。所謂苗人，全係花苗。他們性情馴良，從不滋事，素來與漢人相安，可是勇敢善戰，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為夷人所不及。例如老熊或野豬，傷了他們所種莊稼，他們便會

糧三五日，窮追之以作報復。萬一追者不回，其家人即擬之去。如此前仆後斷，非得熊或豬甘心而後已。涼山傜夷，平日打冤家或與漢人交戰，一次不過死傷四五人。其次黑夷渡江進攻苗人，大敗而還，損失竟達八十餘人之多。從此他們敬畏苗人，不敢再度嘗試。李君又說，苗族社會組織，十分民主化；與傜夷之實行階級制度，正屬相反。他們均係自耕農，並無奴隸階級存在。一處地方的領袖，稱爲「苗頭」，乃是本地苗人大家推定的。

一位精通漢情的夷胞

在雷波城的茶館裏，我們遇見了曾任烏角邊民小學校長的李仕安先生。李先生久住成都，曾在川軍裏面任職，前後達十餘年之久。新近方始回到故鄉服務。邊民小學結束以後，刻在雷波縣黨部幫忙，準備爲該黨部籌設涼山分校。他說着口極好的漢話。生活習慣，已經完全漢化。身上穿的，是一件箍得很緊的藍布大褂。對於漢人情形，非常熟悉。他甚至說，夷人當中，精通漢人情形的，一共祇有三位，就是屈木藏鷓，崑光電，和他本人。那兩位都是越僑人。屈木藏鷓，近已去世，令人不免有「又弱一個」之感。川省雷馬峨屏四縣，祇有他一位夷人，談得上說是通曉漢情。許多討論涼山問題的人，都主張消滅黑夷。李君之意，以爲大可不必。他說，涼山夷人，爲數根本有限，值不得如此小題大做。許多其他方面發表的統計數字，類皆過於誇大。據他估計，西昌縣境，約有夷人三十萬。雷馬峨屏四縣，則一共不過十萬左右。就中雷波縣最多，也不過四五萬；其中四千餘人，業已先後投誠。

關於雷波縣境礦產情形，李君說，清朝全盛時代，縣境開採的銅鐵礦，不下十四處之多，均係嘉

慶年開，道光年停。咸豐以後，夷人猖獗，礦區淪陷，一切遂全告停頓。近來恢復開採者，計有黃鵠附近的兩處鉛礦。至昌蒲田附近的銅礦，雖在大路旁邊不遠，迄今仍在夷人手中。位在龍頭山腳下的獐子溝地方，有一處不錯的鉛礦。該處位在川省境內，距雷波城不過一百二十里。但因川境無法可通，繞道雲南省境去，計有一百八十里之遙。以前傳說此礦含銀甚豐。川滇兩省駐軍，爲爭此礦開採權，一度發生武裝衝突。川方以交通不便，給養困難，被殲數千人。後來雖知該礦並無採銀價值，却又太晚了。

(第五編完)

第六編 涼山尾聲

惜別雷波

在雷波短短的大半天，我們倒吃了不下五頓。涼山旅行所缺的滋養，一齊都補起來了，我們對雷波的感情很好，朋友們也苦留多住幾天。可是因為要趕行程，第二天早上十點一刻，我們便偕同攜行李的揹子，和這可愛的邊城告別了。第一天旅程當中，路上治安，本無問題。爲慎重起見，陳營長特別派了四名兵士，送我們到「牛吃水」。

出雷波城東門，即過護城河，河窄似小溪。過河循街向上趨，半里餘路右走過一座砲堡，衙房大體走完。前去又過兩重砲堡，乃穿包穀田平坦向正東行。此段土路，寬廠似小馬路，走來殊覺輕鬆。在雷波休息大半天，涼山旅行的疲勞，差不多完全恢復過來了。沿途所見稻田殊少。所穿包穀沖田，右（南）邊爲一脈矮山，坡度緩和，其上多闢斜坡田及梯田，亦種包穀。左（北）面則高山陸起，一片荒涼。

距城四里，路左走過一村。附近一帶，道旁多白蠟樹，枝上滿積白蠟待收。村北一座小湖，名爲「綠水洞」，以產魚著稱。一池碧清的綠水，甚爲美麗。前去路較窄，但仍平坦好走，方向則大體係向東南東去。如此里半，路右改循山邊，穿邱陵田向東露土山去。田中所種，仍全係包穀。一路上驚

，路勢頗陡。途中向左下望，綠水洞即在下面。

龍門橋

里餘盤到一座山口，路改緩上。又半里，走石板橋過小溪一道，路左旋過洞壑一座。前去路左繞山緩上，大體仍向正東行。此時已入山嶺地帶。山上雖仍闢有田，但山坡陡峻，與縣城附近風景，完全不同。此段路上，據稱有盜匪徒出沒。緩上約三里不足，左折向東北走，勢緩下趨，旋又改向正東行。路前過一小溪，左山坡上，有小村一座。村中每幢房屋，各帶一座碉堡，正和烏角情形一般。向東南方向展望，已見金沙江在下。自此前進，路仍多下趨，一部陡下。後來路線愈近江邊，下趨亦愈陡。一路望見金沙江的紅水，在下橫流。兩岸均是石灰石構成的懸崖，岩層走向幾與水面平行，其顏色則黃中帶紅，如此約行兩里餘，左折改向西北走，路左走過一座已廢的碉堡。前去路仍下趨頗陡，下望見龍門橋，清水小河一條，經由陡崖深谷中流下，上架木橋，風景甚美。再半里，路向右折，改朝東北東走，翻復改向正東，陡墜下山，路右大部溯所見清水小河而上。

三里下到龍門橋，距寶波十七華里半，此橋係一有頂木橋。一氣來此未停。到此停下休息，掬溪水大飲。此河水清而流急，在此處由北向南流，橋則係由西往東。

正午十二點十分，自龍門橋東端，啓程前進。最初一路，路向東南東行，左繞山陸上。一里不足，一部改爲緩上。里半路左復走過已廢的土碉堡一座。此一段金沙江上，兩岸碉堡殊多。又半里餘，左折改向東北行。自龍門橋上坡到此，共計三華里。前行穿梯式邱陵田平坦行。田中所種，全是水稻，長得極爲茂盛。半里不足，涉一小溪，前去即過一座村莊。此村房屋，相當疏散，每屋多帶有

一座碉堡。附近一帶，水田有灌溉之利；因此這段路上，至中頗走石板橋過小溪。里餘以後，路較崎嶇，勢緩下趨。又一里，涉水過溪一道，路復較平，勢仍緩下，續向東北去。又一里餘，走過一座瓦頂跨溪木橋，名「雙發橋」。

由雙發橋前進，路略上趨，左邊隨即走過一座小村。此時路線離開金沙江，又已頗遠。路右與江開，相隔有一條清溪，一匹高山，更前路繞穿田走。里餘略向上趨一段，路左隨即走過一座大村。過村路改緩上，旋略下趨，橋改平坦。一里陡下，隨即走過大石橋一座，名「永濟橋」，橋跨急流大溪。站在橋上，左望此溪上游，有一小瀑，瀉下成爲此溪。附近出產青石。在此望見指子一羣，指石板向兩去。

過永濟橋後，循石板級路陡發上山。一里左右，路右走過幾座碉堡，並見茅屋。路左有標路碑數塊，由碑得知此處已是「牛吃水」鎮下面的一部份。前行陡上一段，如此輪替，計一里餘到達「牛吃水」街上午餐。

牛吃水

「牛吃水」現已改名「文水鎮」。距雷波縣城約三十華里。鎮上主要地祇有正街一條，大體由西南到東北，爲一種砂石小馬路，全長不過四百米。街上設有文水鄉公所，係由一座廟宇改成，外粉紅牆。內有亭閣一座，油漆頗新。

由雷波東行，沿途雖仍多危險，但食宿與內地初無二致，絕不成爲問題。因此較之涼山旅行，大有區別。文水鎮街上，雖在開天，並不冷靜，所缺的祇是沒有新鮮肉可買。攤子頗有一些。雞蛋水

菓，都有得賣。到此又可吃「指兒頭」。物價和雷波城差不多，五塊錢就把三個人吃飽了。街上還有辣椒，蘿蔔，等等蔬菜，不在少數。

在此碰見好幾位對涼山殊有興趣的朋友。現任雷馬峨屏屯墾局長任映蒼，四川省參議員謝崇周，以及曾經到過涼山的毛參謀，都在此碰見。任毛兩君，不久將再入涼山。相見以後，傾談頗久。他們一定要邀我們折回雷波，暢談一切。因為業已上路，祇好謝絕。

菁口途中

下午一點二十分左右到的「牛吃水」。吃飯閒談，耽擱了兩點鐘。三點二十分，方自該處啓程前進，往菁口去。那一段路，俗稱三十里，實則不過二十四里。目前地面非常安全，用不着武裝護送。由縣城送我們來的兵士，在此打發回去。自「牛吃水」行，路向東北，穿着很好的稻田前進，陡向下趨。約三里餘，循石灰石緩路陡盤下山。一里下到河濱，此處河上，原架有橋一道。傾圮後未曾修復，不得不涉水過去。河身不寬，可是水深而且冷。過河路即陡盤上一座暗紅色砂岩與頁岩構成的山。不遠路右一片陡崖下，見有觀音閣一座。一路陡向上趨，大體向東北去。兩里餘，到達一座山崗路改緩上。又一里不足，再度陡盤上山，但方向則改向東南。兩里半上到山口，前行路左繞山緩上。半里餘，路改平坦行。前望環繞山溝，腰塘，核桃坪，倒馬坎，菁口等村，均於近山頂處展出，歷歷在望。此時路左爲包穀田一片。自「牛吃水」到此，計程約十華里。平坦行半里，路右去過一村，名「腰塘」。

前行路仍平坦，大勢則繞山緩下。一路前進，左邊仍爲包穀田坡。右邊隔溝山上，大部多荒。惟

頂上一段，則有樹木。如此約行里半，路左過「核桃坪」。此村帶有碉堡。附近一帶，路旁核桃及白楊樹不少。村距「牛吃水」約十二華里。前行仍左繞山行，右臨山麓走，路勢初向下趨較陡。後來有上有下，一部則殊平坦。兩里路左過一小村。又兩里不足，走過一片由頁岩構成的大石屋。路經屋上，鑿成級形。循之陡下，頗為險峻。所謂「倒馬坎」，即指此處。以前此處最多匪。常陸慶先生等考察涼山返來，在此受窘。目下屯墾事業發達，治安已經沒有問題了。下屋前行，路仍陡下。約二里，路左隔田走過「倒馬坎」村，中有碉堡一座。此村距核桃坪約五華里。前去續陡下趨。不遠過一小溪，路改左繞山緩下，向正東走。嗣改上趨，初緩後頗陡。此一段路上，所經均是荒山地帶，山則係由暗紅色砂岩及泥頁岩構成。正東行一里，改向東北東。又一里半，改向東北，路左繞山緩上。再一里半，右折改向南東南行。此時復見包穀田，路穿田前進。一里餘再改正東，勢續向上趨。半里即到箐口停宿。由倒馬坎到此，共約七華里。

箐口

距離寶波城五十四華里的「箐口」，現為一座小小的鎮市。場子很小，全鎮祇有正街一條，由西到東，全長不過一百五十米。即此短街，瓦屋殊為稀少，一共不過幾幢，其餘全是茅棚。其實當初情形，比現在要好得多。夷禍之後，劫餘乃至於此。據稱此鎮民國時一度被夷人攻陷，全街被燒燬。目前這鎮極其簡陋的街子，一部尚係二十五年墾場場長來此坐鎮以後，人民慢慢修起來的。自該時起，地方秩序，方始漸行恢復。場子東西兩端，各有一扇柵門。未燬以前，東門外房屋不少。現在所剩，大體限於斷垣殘壁。武廟一座，巍然獨存，但亦爛至不能使用。

尋口地方雖小，形勢却很險要。指揮這一帶駐軍和屯墾事業的獎場長榮輝，將墾場辦公處設在本棚上。那是一座很簡陋的棚下房子。自此前去馬湖，沿途戒慮甚烈。我等此來，持有陳營長的介紹信，請獎場長派兵保護前進。不料獎去黃鵬未歸，一時找不到負責人交涉，頗感窘迫。後來碰到在此負責的樂隊長。正巧王主任和他是小同鄉，一談就攀上了，馬上答應，一早派人送我們。

到此找一家小客棧住下。價錢相當公道，祇是菜不見佳。墾場張隊長，在街上開有一家小店，有撈糟，雞蛋出賣，我們祇好到他那裏去補充。飯後和本地老百姓閒談。有一位姓鄒的，自稱因被擄在懷山中住過十一年，在裏面娶妻生女，成家立室。因不甘奴役，先後逃過三次，最後終於逃出。其妻女乏阻攔，不敢同逃，至今仍在夷區。據稱起初兩次，逃後被主人捉回，即用胡麻鞭身痛抽，打完以水洗之，令其痛徹心腑。另外一種刑罰，係用羊皮將頭蒙住，將燒熱辣椒插在鼻子裏以薰之。但是這種刑罰，並未折挫他的志氣，所以終久給他逃掉了。每次追回，毒打以後，即有其他妹子，代爲求饒。於是黑夷乃與之喝血爲盟，以示互信。後來脫逃成功，主人無可奈何，乃天天拿雞咒他。二十七年，此君隨馬專員作通司，由雷波到西昌。途經舊日主人處，因有保頭，場長走過，夷人也無法奈何他。

客棧實在太不高明。睡的是店主人自己的房，滿床全是虱子。一夜未曾睡好，祇聽得主人雀般終宵，店小二則切菜切個不停。雷波米價，比屏山等縣，便宜得多。因此大批擄子，逐日擄米東去。西來擄子，以擄匪者占主要成分，因爲雷波吃的是五通橋的鹽。由雷波來到箐口，沿途碰到這兩種擄子不少。到了箐口，客棧宿客，亦以他們爲主體。

一宿以後，清早爬起來，準備趕路。却不料兵士們起得比我們更早。一早就去收包穀去了。到此

正值收包穀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異常勞苦。每日天未亮就下田，天黑方始回來。此處採用屯田制度，一切均歸墾場指揮，同時該場則負保護治安的責任。附近一帶田地，大部係由墾場本身經營，即以兵士屯田，夷匪來則對之作戰。除馬湖湖濱有些稻田以外，所墾都是山地，祇能出產包穀或其他雜糧，所以包穀成爲本地主要的農作物。此等山地以前多半種過，後因夷患荒廢。因此乃係熟荒性質。軍人而兼農夫的屯墾兵士，仍向政府領軍餉。可是爲數甚微（在當時普通兵士不過六元國幣一月，張隊長也不過十元），不足維持生活，全賴種田所入以資彌補。即如此亦不過僅够吃飯。比較有辦法的人，其農以外，兼作商人，這樣生活可以比較舒展。若張隊長即是如此。要不然他所管的六七担田，加上十元國幣的餉，還是不够開銷的。當然此等事，不免上行下效。這一段路上，結果生意多半是由軍人經營，倒也怪有意思。在墾區內，官兵所耕的田，係按耕種能力，向公家領來，即算便各人的私產。他們惟一的義務，是遇有匪警，立需持械聚合，以謀抵抗。軍隊以外，普通百姓，亦可領地耕田。屯上對之，抽所產包穀百分之三十以作租稅。此外所出雜糧如洋芋等則完全不收稅。包穀不得私摘。因此雖屆成熟，我們對此，想花錢買幾隻包穀吃，亦不可得。

早餐以後，久候護送兵士不來，乃在張隊長所開店中，與他閒談。那店中有蕨粉出賣。這是一種蕨根製出的澱粉，食時和藕粉一般，用開水沖着吃。味略帶酸，加糖後尚不錯。此乃馬湖附近一種特產，由蕨草的根製成。蕨草一名「首陽菜」，長在山坡上，狀似鳳尾草，西昌一帶亦產之。相傳伯夷叔齊，採薇而食，餓死首陽山。所謂的「薇」，即指此物。此草嫩根，可以炒熟來吃。至於製造蕨粉的方法係將成熟的蕨根，風乾後去其泥沙，平放地上，用木棍擊之使碎。搗碎的蕨根，置沸水中攪拌，其所含澱粉質，即向下沉。將其表面滓渣去却後，再用水淘洗一兩次。最後做成球形（每球所含

澱粉，約重一斤多），入柴草餘料中烘乾，即作成品出售。

五指坡

上午八點，我們由甯江啓程。張隊長本人，帶着五位名士，各荷一支步槍，護送前進。出鎮東口，路初平坦穿包穀田向正東行。半里後曲折向東，趨上邱陵田，大部緩上，一部則陡。起初一段，地面仍多開包穀田；後來則漸趨荒涼。如此約行兩里餘，路趨上山，向東南去，一部循石級路陡上。此時地面已少開田，路旁全是草坡。一路前進，途中常見蕨草。

在距離甯江五里左右的地方，護送兵士告訴我們說，前去即是危險地帶。此處「老林」，南北兩端，均通涼山，綿亘長連數百里，東西亦有二三十里長。夷匪在此一帶，出沒無常，前去不得不戒備。昨天晴明，護送商旅過此，尙在五指坡附近，放機關槍子彈三排示威，此等事在保晴時乃是家常便飯。他們又說，這一帶屯墾事業，皆由墾場場長樊榮輝指揮。兵士皆係莫師長（以前的十七師師長）部下，樊本人以前即在十七師裏面當連長。士兵原籍，以南川爲多，此乃莫師長的故鄉。樊爲人勇敢善戰，禦夷甚有成績，夷人畏之。五年以來，在此一帶，帶兵和夷人作戰多次，夷患因以稍戢。夷人對於他們，懷恨已久，竟致懸賞購「樊將軍頭」。其所定辦法，凡捉得一名十七師兵士者，給樊二百元。若能捕獲樊場長，則每支夷人，各自送銀送銀子，並將大專慶祝。對於這些故事，我們笑着說，蠻子不必怕，我們連涼山都走穿了。兵士們聽了這話，大不以爲然。他們說，這一帶的蠻子，比涼山外面，更加可怕。涼山可以找保頭保過去。這一帶的夷人，却是殺人越貨解票，無所不爲。

所謂「老林」，大路兩旁，樹已砍光，所見祇有深草與雜漢竹，偶爾看見幾株孤零的小樹。據說

離路稍遠的地方，就是真正良好的林山，那裏有直徑二尺的大樹。自距離峇口五里的地點起，路左循山邊向正東行，右溯一溪而上。里餘又復上趨較陡。又一里左右，到達一處山口，即係五指坡（一作「五子坡」），距峇口約七華里。起程便是陰天，到此大霧，稍遠就看不見東西。兵士說，晴朔之日，在此設哨。

五指坡爲一座分水嶺。自該處前行，路左繞山陡下，仍向正東走，途中略見闊葉樹。約行里半，左邊展出一條支路。兵士說，這就是蠻子上來的大路。平日哨兵放機關槍示威，即在此處。更前半里，過一小溪，路下趨較緩。又兩里餘，路向右折，往東南行，緩向上趨。半里餘，復改緩下，向正東行，隨即到達「分水嶺」棚房停下。大霧中一切不可見。將到的時候，棚房中人，厲聲問是什麼人來。兵士答以山壘場來的，方得通行。

分水嶺

「分水嶺」距峇口約十三華里。其處並無人家，祇在路左設有棚房一座，對面有一座木板搭成的棚棚。這座古色古香的棚房，大有電影中古堡的風味。大霧中到此，更彷彿像在演電影一般。「牛吃水」海拔一九五〇米，比雷波城幾高七百米。至峇口降至一七九〇米，由該處往上爬，到五指坡爲二〇一〇米。從五指坡路向下趨，至分水嶺又降至一八〇〇米。更前路多陡下，一直降到海拔一一〇〇米的馬湖。

分水嶺的棚房，久已失修。昨在峇口橋上，見有玉縣長與陳營長聯名所出的布告，對經由此段路上走過的客商駁馬，徵收過路捐，藉以重修分水嶺棚房。在此駐有一排兵，兼負五指坡放哨之責。排

長是一位黃少成先生。久住此處，他們感覺生活非常枯寂，有點難於忍耐。黃排長說，他們連衣服也要自己洗，言下彷彿不勝悲衰的樣子。

羅漢竹是這一帶的特產，幾乎遍山都是。這種竹子，節冠很大，外皮作深棕色，砍下可作手杖。我們到此，砍了一些帶走。

癩疙石

拿濟陳營長的信和黃排長交涉以後，他便派了六名兵士，武裝護送我到馬湖村。六位當中，五位帶的是步槍；另外一位，肩着一挺手提機關槍。如此大舉戒備，倒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

自分水嶺前進，路大轉向正東行，陡趨下山，一部循石級走。霧中向前展望，左邊看見一條多樹的標子，即是有名的「癩疙石」，夷匪時常出沒的地方。上次本縣王縣長出巡過此，爲夷人所襲，險遭不測。正在說這些故事的時候，同來的一位兵士，忽然停下，放了一槍示威，說道：「蠻子，我們來了！」據說某次在此交戰，官方有排長一人，兵士二人殉難。

昌蒲田

在分水嶺前面三里左右，走木橋涉過一溪。前夫路陡下山嘴，仍向正東走。四里下到矮山坳帶，路左復見包穀田。路左隔溪，則見有石灰石質的懸崖。一路山脊口來到此處，途中所經過的山，全係由暗紅色砂岩所構成，至此乃又復見石灰岩。由此前望，山脚已見馬湖一片清水。更前路轉平，旋又陡下。途中遇雨。冒雨穿包穀田走，一里不足，即到昌蒲田停下避雨。

昌浦田距分水嶺約八華里。其處並無村莊，祇在路左有農屋一幢，附有一座碉堡。這屋是李隊長的房子。附近山坡上包穀田，也就是他種的。在此屯墾的官兵，每家都藏有槍，以資自衛。

雨下得很大。看看沒有晴的希望，等到它略為小一點，我們便又冒雨前進。自昌浦田行，路越下越。略前過一小溪，路改左繞山平坦走，中間有上有下。除一節已闕包穀田外，途中一望，山坡上長的全是荒草。路右山脚，展出一條包穀沖田。由雷波直到昌浦田，路線約大部份大體係向正東行。在昌浦田前面約一華里，乃改向東北走（以後直到黃鵬過去，豬圈門附近，大體保持此種方向），在該山頂地帶下處，初緩後陡，一部份山頂，亦已闕成包穀田。一里到一座山口，左望見馬湖在下已近。前行路右繞山下趨。半里左右，改山路左繞山下趨，初緩繼陡，後竟陡驚下山。如此共行兩里，下到馬湖邊的稻田壩子。此處乃係本地老百姓耕種，並非屯墾性質。平曠穿壩田走，里半到馬湖村停歇。

馬湖村

海拔一千一百米的馬湖村，本地人多半叫它「海騰壩」。山雷口到此，共約二十七華里，不過是半站路。我們由昌浦來，一路淋雨，到此遍身透瀉，狼狽不堪。然而到此不過十一點半，按理在此打尖以後，下午過馬湖到黃鵬，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不幸終日狂風大雨不止，船到傍晚纔回來。因此祇好在這裏住下。

馬湖村市廛，不見繁盛。街道僅有由西南往東北的正街一條，全長不過一百五十米，路却是很寬的馬路，可惜路面不佳。此村以前也曾被夷人燒劫。近已大體恢復。村子雖小，外裏顯得相當齊整。房屋面街都是木板鋪開。牆則多以蔑編，外敷以泥。可是仔細一看，許多房子，門柱竟倒西歪，彷彿

就要坍塌的樣子，街上店舖，許多都是市墾軍人或他們的眷屬所開設。做生意時，非常客氣。舖子雖然寫數不多，種數却不少。街上居然有一家木匠店，一家裁縫舖。另外則有客棧，茶館，飯館，雜貨店等。街上祇有朔期纔賣飯。開天到此，吃飯大成問題。後來和客棧主人商量，纔替我們煮了一點飯。同來的擗子太可憐。他們終日勞力，燻燻伙食太貴，極力限制自己的食量，每頓不過吃一碗半飯。我們把自己所吃的菜，分給他們吃，還再三推辭，方始受了。街上設有一所短期小學，此時尙未開學。

渡過馬湖

在馬湖村一家簡陋的客棧歇了一夜，一早醒來，天却晴了。晴和無風的天氣，渡過馬湖，未始不是我們的幸福。前一晚約定的船戶，一早來催我們走。清晨六點五十四分，便從馬湖村啓程。出村穿田平坦向東北走，約一里半到湖邊，登舟前進。

我們所坐的一隻船，是屯上的船，三塊錢就包下來了。馬湖上的船，船資都很便宜，不過客人有幫忙划船的義務。我們這隻船上，祇有一位船戶。擗子們祇好輪着幫他划。

馬湖作窄長形狀，大體由西南向東北展出。本地人說，此湖南北約長三十里，東西四五里。我們估計，乘船由南端過到北端，不過二十里左右。除渡湖外，平常亦可走小路繞湖邊走。夏季水多，路面被淹，祇有走水路一法。平時馬湖上面，常有風浪。船上並無頂蓬，下雨祇好硬淋。人們運氣好，正碰着一天風平浪靜，晴和美麗的天氣。在這種情形下乘船渡湖，既省力氣又可游湖，一舉兩得。馬湖的水很深，想稱不下八十米。水是非常地清，陽光中作美油綠色，泛舟時令人神往。湖的四周，均

有矮山圍住。以故山上至是森林。因砍伐開墾關係，目前樹雖仍有一些。大樹却少。一部山致，業已開成包穀田，此乃莊來漢人也墾創成績。較之常陵慶先生二十三年過此時所見之「荒林滿山」，已大有區別。不過從遊客看來，雖包穀田坡，未免有無風景。山頂略有房屋，即係此輩屯民住宅。

渡過馬湖的水路路線，城石一段，係向東北走。約六七里後，改向東北東。更前六里左右，右邊見有石嘴伸入湖中，俗稱「母猪石」。又約八里，即到湖的北端。將到以前數里，右邊水中近岸一小島上，建有別墅一座，據說是黃岡長的私產。

行抵馬湖北岸，在海口村前登陸。前行左邊即走過此村。路穿包穀田向東北走，勢緩下趨。行不遠，左邊前室，看見前岸附近兩座清水小湖。其一作圓形，另一座則狹長作鴨脰形狀。兩湖皆在稻田中露出，總稱「前海子」，與位在黃嶼以北兩里的「後海子」，相對而言。至馬湖本身，則俗稱「大海子」。「大海子」水深，不宜養魚，惟以產菱角著稱。「前海子」及「後海子」水淺，素來是產魚的處所。

在海口前一里，路循石級路穿包穀田陡向下趨，旋又改緩下。途中路旁見有一些茶葉樹。在雷波已聞黃嶼產茶，到此果然不虛。如此約行兩里不遠，右折向西北去，仍穿包穀田走。又半里餘，即到黃嶼。該嶼距馬湖村約二十五華里，湖約一千一百米。

黃嶼

黃嶼風雷置境內一處重要據點。舊稱「黃嶼屯」，現已改爲一鎮。最近並將「黃嶼」二字改作「黃琅」。此處在潛湖原係屯兵之處，築有幾幢以資防守。城以石頭築成。除近南門一段，所用爲

大塊石磚以外，其餘均係用不規則的石塊砌成。最有趣的一件事，是目前城內一片荒涼，多半是些包穀田。鷄關市面，全在城外。城南北約長一華里，東西較狹。正街繞城西北兩層。西北角上的一段「」字形街，乃是全鷄關市。即在開天，街上仍然佈滿了攤子。各種食品（肉類，蔬菜，等等）以及日用物品，應有盡有。魚，茶葉，糕粉，櫻桃，是黃鵠的幾種特產。開天到此，未吃到魚，大爲懷事。附近一帶，櫻桃樹很多，所以此處櫻桃十分便宜。

城西附街不過數十步。即係「前海子」那戲園形較小的湖。湖邊建有亭子一處，風景不錯。個個門外的南北大街，往北走到街盡處左折，先後越過兩座跨在急流大溪的大橋，橋房始盡。橋上兩旁亦有店舖，相當熱鬧。

由雷波往敘府途中，黃鵠乃是最後一處物價低廉的地方。往東入屏山縣境，一切便都貴起來，這點加上黃鵠的物產豐富，生活舒適。人民文雅，令我們戀戀不捨。在此八塊多錢，吃了很好的一頓飯。以後到了那幾生活高漲的地方，不勝回味。

向芭蕉灘前進

馬湖村駐有一排人，黃鵠也帶有兵。到此找到宋連長，派了一位班長，兩名士兵，荷槍護送我們前進。據說黃鵠到大岩洞一段路，也是夷匪最凶的地方，非找人送不可。十點二十分，從黃鵠啓程。初沿此鎮北門外東西大街向正東行。街盡處出一木橋門，路即穿包穀田走。四望一片山窩，全開包穀田，其四周則有多樹高山圍住。山窩田中，布有農莊，並有帶田的小村。地面不少處露出大塊深灰色的石灰石。一路前行，路初緩下。不遠路右湧一條山澗清水小澗而下，左沿包穀田山窩平坦前進。三

里左右湖洞，即離此湖行。又一里，路改陡向下趨，向東北走。此處距黃鵠，約五華里不足。這段陡下路，上多石子，難走已極。一里左右，路改平坦，略前右邊一村，名「乾池塘」，距黃鵠六華里，海拔九百二十米。

由乾池塘前進，路復穿包穀田走，平坦好行，仍向東北去。半里餘，又陡下多石路，左繞矮山行，又復十分難走。略前右折向東北東去，緩向下趨。族改左繞山上趨，一區陡上。此時路又逼近金沙江。途中南望，下面已見此江。在距乾池塘不足四華里處，路從一塊山石灰石及頁岩構成的巨層，陡盤北行下去，險峻難行，連於趨。如此半里不足，路左繞山向北行，下趨略緩。又約半里，再度陡盤下石層。約兩三百米後，路從兩片巨層中穿過。此處距剛離所過丫口，僅約一華里，地名「豬圈門」，附近常有夷匪出沒騷擾。殺入越質，數見不鮮。

過「豬圈門」前行，路左繞山向北走，下趨較緩。約一里，到「涼水井」，停下休息。此處並無村莊，亦無人家。路左一大塊石灰石，自山邊向外橫伸出來，造成一種岩窩。山石下異常陰涼，地上積有涼水一池可飲，故得此名。

由涼水井行，路左繞山向北去，大部陡下，右則遙隔金沙江下湖。自此處附近起，直到蠻夷司，大路大體緊伴金沙江走，溯之而下，方向則大體向正北去而略偏東北。不到半里，左邊有一條小路，斜上山去，乃是到「高家山」(俗稱「銀廠」)的路。該處現由十七師軍官所組織的「何生公司」開採，距此僅五六里，據稱礦尚不詳。又前半里餘，陡盤下山。中有一部，係由路左繞山陡下。途中走過一處已廢的礦場以後，共約行四里，到達一座小村，名叫「抄灘」。自涼水井到此，約計五華里。將到此村以前，路旁一座農屋旁邊，見有黃菓樹一株。本地人說，黃菓爲賈波出產之一，所產

一直的到健爲。

沙灣村子很小。在此略停喝茶，又復前進。休息的時候，和兵士們擦了一陣天。兵士們說，蠻子最壞，祇有「整」他們，纔會服服貼貼的。例如他們來雷波城做生意，凡是對他們破口大罵的商人，或用大秤秤銀子的，蠻子反而服他，一句也不敢響。對他們客氣的，則反爲所欺。夷人來雷波做生意者，多半是挑鹽巴，布匹，或者老酒回去。挑酒的往往偷將酒喝，隨時掬水進去。誠實在他們當中，並不認爲美德。他們又說，雷波縣一位公差，名叫朱福瑞，綽號飛毛腿的，本領最大。現在他年已四十多歲，且有大煙癮，可是一天依然可走二百四十里路。爲縣府送公文的時候，由雷波一天走到蠻夷司（普通人需走四天），兩天即到屏山，五天可到嘉定。來往一人行走，蠻子從來不敢碰他。

自沙灣起，路緊靠金沙江邊走。一路前行，左繞山邊，右湧江而下，大體向北西北行，有下有上，一部殊陡，大勢則湧江下趨。此段金沙江，水道坡度甚大，水流甚速，混濁作紅泥色，其勢洶洶可怕，水面則多處形成漩渦，走過時祇聽得江水奔流作響。在沙灣前里餘，走過一道已乾的溪溝。更前四里，到達芭蕉灘。

芭蕉灘

芭蕉灘也不過是一壘小村，距沙灣約五華里，黃鱗約二十二華里，逼近金沙江邊。冬季水枯的時候，木船自筲裏司湧江而上，可達此處。夏天水大灘急，上水既不易划上，下水也過於危險，所以船都停了。全村建築，皆是茅屋。正街一條，由南到北，一共不足百步。到此已是下午一點半，我們特爲請隨送的武裝同志吃一頓飯，自己却祇吃了一點甜食，梢子們要省伙食，每人不過吃了一碗湯。

地方雖小，我們吃東西那家店裏，老板居然穿上一件摩登樣式的花布旗袍。

青杠背

下午兩點二十分，從芭蕉灘啓程。一路前行，路繞左繞山走。右溯金沙江而下，蜿蜒向北西北去。沙灘到芭蕉灘一段路上，金沙江兩岸，均是陡山，一部份且爲懸崖。山上除隙見有樹外，全是一片草皮，未見田地。在芭蕉灘前約一里，江岸開始略見包穀田，非復全荒。又一里餘，田復走完，路較崎嶇，當循石級上下，幸修寬廠好走。再一里餘，涉過一道大溪。此溪名「草鞋溝」，爲金沙江一條支流。前行約溯金沙江而下。中有兩段，係在左山一大片陡石崖下面走。此一帶江岸兩山，均係由石灰石所構成。

在芭蕉灘前約七華里，路左有茅棚一座。此處地名「青杠背」，有名的匪徒出沒之區。兵士們說，這裏最是「老伙」。攔路行劫的，夷匪與漢匪均有。費子來，見人就擄脅走。個個平常在此，又不設哨。因此行旅走過，均有戒心。自芭蕉灘到此，沿途江邊常見檳榔樹。一路遇見南行的擔子不少。所攜貨物，計有紙，鹽等物。

由青杠背行，路仍左繞山邊走，右溯江而下，大體向北西北去。約一里過一小澗，前去左山係由頁岩所構成，路窄難走。此處地名「瀘沙坡」，亦是危險地帶。循路曲折沿山邊走，偶一不慎，即有滾下山坡，掉到江裏的危險。不巧此處又是夷匪鬧得最凶。夷人往往突然從山上下來。那時落在他們手裏的行人，束手就縛以外，還有滾下山去的一類出路。據說一星期前，費子還在這裏擄過人。目下正在搶修此路，將路放寬些。

過溜沙坡的時候，護送我們的兵士，又連放三槍示威。兩里走完溜沙坡，路旁露出岩石，又改爲石灰岩。前行不遠，路忽頓行展寬，路面全是細沙，平坦好走。循此項路在一大片陡崖下走，兩里餘到一小村，即係「大岩洞」。

大岩洞

大岩洞距青杠約六華里，芭蕉灘約十三華里，黃柳約三十五華里。自黃波到此，沿途危險的地方甚多，尤以黃柳到大岩洞一段爲甚。一關又一關，到此總算完全過完。自此再往前進，沿途治安沒有問題，用不着再找兵送了。

大岩洞仍屬賈縣。但到此已是本縣東端，過去即入屏山縣境。在此村附近，原係北流的金沙江，向東折，作一個九十度的大彎，路亦隨江轉向東去。下午四點離開大岩洞，路仍係向北西北行，勢極上趨，左邊旋又在一片陡崖下。半里餘，改循石級路陡下，旋向左折，溯金沙江一條支流而上，向正西行，陡行下去，繼以陡磔石級路。下到這條支流的河邊（該處距大岩洞不過一華里），乘船擺渡過去。平日水枯時，此處可涉水而過，今值漲水，地方上在此設有義渡。

過河上岸，循石級路陡盤上山。約半里不足，路在兩塊巨石間穿過。前去路續陡盤上山，向正東去，右溯金沙江支流而下。一路自河邊來，路旁多大樹，樹蔭甚好，風景亦美。路前路改緩下，一部殊陡。一里下到江邊，樹木又少。此處距大岩洞約三華里。前行路改緩下，向東北東去，左溯金沙江而下，左在陡石屋下面走。一路前進，沿途只見，夾江兩岸的山，均以石灰石質的懸崖臨江。

屏山縣境。素以土匪橫行聞名。行人遊此，均有戒心。以前四川軍入，許多是屏山匪首出身。後

察此輩在前方掃日有功者，亦頗有其人。近來米價高漲，農民不愁衣食。因此安居樂業，不復爲匪。此輩後身前進，一點終有使我們可以害怕的地方。

溯江里餘，路旁開始又看見有包穀田一小片。路前巨石多塊，自此面突起。此處地名「鷓鴣嘴」，附近開始看見霸王鞭，大至成樹。自此前去，直到蠻夷司，屏山等處，這是一種常見的植物。前行陡下石級一段，旋又轉平。不遠復見包穀田及南瓜籬。

在大岩洞前約八華里，穿過一座大村，名「鄧溪塘」。附近霸王鞭極多，並見有櫻樹。出村口後，深灰色的巨塊石灰石，多塊自地面聳出，造成一種石田。石頭上面，有長小樹者。路旁大樹不。循路級向上趨，後改平坦。如此約行兩里不足，又改向東北行，仍溯江前進。又一里餘，復見包穀田，並有農莊一處。兩里改向正北，趨上坡去，一部陡上。又一里餘，復改平坦，附近有柚子樹。再一里，路左走過一座祠堂，更前半里餘，又復下趨陡，繼改陡下。約一里，行抵冒水孔。昨天因雨被阻於葛湖村，脫了半天路的行程。今天繼續好晴天，居然一天走了一站半路，將這半站路趕上。到達冒水孔的時候，還不過下午五點四十分，心中不勝愉快。

冒水孔

冒水孔距鄧溪塘約九華里，大岩洞十七華里，黃鵠五十二華里。鄧溪塘以後，金沙江又漸改向北流，路亦大體循之轉向北去。過「冒水孔」嶺，江乃又再度折向東流。未到此嶺以前，江邊有一處，股冷水，自地下冒出。「冒水孔」的地名，由此而來。此番來到，該處爲江水所淹，遂未見之。冒水孔的海拔，據常隆慶先生以前測定，不過四百三十米，較重慶（二百六十米）高山有限。因

此本處氣候物產，均與川東相同。將到冒水孔一段，見有一些橘子樹。

鄧溪塘已屬屏山縣管，冒水孔更是該縣一座重要的鎮市。此鎮逼近金沙江濱。正街一條，蜿蜒由西南伸往東北，全長不過一百米左右，鋪的是不甚規則的石板街。街上相當熱鬧。比起雷波縣境來，物價却有點高得可怕。到此投宿一家新近蓋成的復興旅館。這家旅館，兼營茶館業務。建築居然是一座木結構房，有地板，有床鋪。比起雷波縣境各村鎮的客棧來，好得太多了。白天雖則奇熱，入晚涼風習習，江水滔滔，一夜睡得十分舒服。

竹林寺

一清以後，上午七點剛過一點，我們便從冒水孔啓程。出村北口，路陡下坡。隨即涉過一道清水大溪，金沙江的一條支流。過溪路陡行上坡，上到溪的對岸，乃又轉平，仍向北西北走。不遠右折向東北行，旋改向東北東。此即係金沙江再度東折處。一路前行，路右湧金沙江而下，左則多在大片石灰石陡崖下。穿窄條包穀田走。金沙江兩岸的山，奇峯突起，峭峯壁立，形勢險峻，風景優美。惟北岸沿江陡崖下一小條平地，則已開墾成爲包穀田不少。隔江南岸江濱，亦略有此等田。

在冒水孔前約三里，又涉一道清水大溪。前去路旁包穀田漸少。沿途追上不少攔米東行的米擔子。又四里到「石灰壩」，距冒水孔約七華里。此處並非正式村莊，祇在路旁有三家孤零的飯舖。附近一帶，又有包穀田，並有農人所植的桑樹。到此務農以外，又開始有絲業了。

由「石灰壩」前進，里半走過一道已乾的溪溝。又約五里左右，到達「竹林寺」，距冒水孔約十四華里。此處亦祇左右各有飯舖一家。路旁攔有一座梨攤，賣的是很好的梨子。一路由石灰壩來，七

里中沿途常見包穀田。田塍上面，往往植有烏桕樹成列。此樹亦稱「捲子樹」，爲川省東南部一種重要出產，尤以屏山縣境爲最多。自此直下屏山敘府，沿途皆有。由其葉實取出的油，爲一種製造肥皂的上等料材。走到此處，鄉間確是一番富饒景象。然而路旁甚至田中，仍然時常看見有巨石露出地面。

甘溪

自竹林寺前進，路又向正北行，大體陡下石坡。里餘路改緩下。循沙路約行一里不足，下至江邊，路左走過一家單獨的飯舖。此處即是「甘溪」，距竹林寺約二華里。本來有意在此打尖。不料走到此處，問問究竟地方是不是甘溪，店裏老板娘不肯承認，反而母女兩人，一齊追出，連說「問甘溪做啥子」。這時候我一個人單獨走在前面。看看此種情形彷彿和小說中所說的愚店一般，祇好趕快飛奔前進。那店裏的人，還在後面追了好一段。

撐腰灘

由甘溪前進，路循石級陡行上坡，向西北去，里餘右折，勢改平坦，向北西北走，左繞山行。金沙江在此處附近，又由北緩折向東流。前去踏嵌山腰。山上一片荒涼。一人獨行，倍覺可怖。約三里左右，路旁又見包穀田及農莊，田中並有婦女工作，乃復放心。不久對面亦見捲子來。再行一里，又是陸屨荒山，江水怒流。更前兩里餘，路右走過一屋，趨下石坎，即到撐腰灘，停下打尖。

「撐腰灘」爲江邊一座小村，距甘溪約七華里。其處西靠一大片陡崖，東面略往北，江上有一處險灘，即名撐腰灘，村亦以此得名。村子很小。一條短短的橋，由南往北，略偏東北。橋上店舖，

共祇有一家茶館，三家飯館。到此吃一頓小菜飯，覺得很不錯。

石角營途中

九點三刻就到了樟腰灘。因為等候擔子來到，一直到十一點半鐘，方又啓程前進。出村北口，循石段下陡坡後，即涉清水大溪一遺。前去路右經溯江走，向北東北去，略前半里，右邊走過江上大灘，即係所謂「撐腰灘」。自路上望見，江中橋黃色的泥水，激起成渦，有數尺高，爲狀確險。前路旁包穀田愈窄，旋即全完。嗣後路左緊靠石灰石質的勢陡巨崖下走。其中一部份的路，就屋刻成，作級狀。一路前進，道旁細竹殊多，並又開始有黃桷樹。如此行三里後，路旁大堆巨石中，方始見有少數平地，略種有包穀。又一里，復見整片的包穀田，田邊上植有烏桷樹。再一里餘，路左坡上過小村一座，名「甘田壩」，距撐腰灘約六華里。

自甘田壩路緩下趨。不久田中包穀以外，並見水稻，長得不錯。約行一里以後，通過兩道大溪。前去穿稻田走一段。不遠稻田又完，復改爲包穀田，路亦漸改上趨。後來轉向正北行，繼又轉向東北。在距甘田壩約三華里半處，升到坡頂。自此處向前展望，下面山脚水灌，顯出一村，即係石角營。前行路改平坦，向東北去。中間有一段，係穿樹王叢林中行。里餘路右看見芝蔴田。路前又過清水大溪一道。溪上架有石板橋。過橋路左一株大黃桷樹下，設有一隻茶棚。此處地名「鷹嘴岩」。距甘田壩約五華里。

過「鷹嘴岩」路緩上趨，續向北東北去。途中路左數見有小瀑自石崖上飛下，成爲小溪。如此計

行累午，達到均頂，路左走過一座小小的觀音閣。前行路改下流，初緩繼陡。一里過一小溪，下趨更陡，終於陡崖下山，里半到石角營。山巖峭岩到此，共約四華里的路。沿途所經，大體是荒山風景，但途中坡上亦略見有包穀田。

石角營

石角營距離冒水孔，實約三十八華里，俗稱四十五里，差不多够得上說是一站路。我們一早動身，下午一點鐘就到了。這站路平坦好走了，祇當得半站。石角營爲西寧海（一作「西寧河」）流入金沙江的地方。那河水很清。夏季到此，看見該河清涼，匯入金沙江混水，水中介限分明，甚爲有趣。與距此五華里的蠻夷司相較，蠻夷司爲一處商業中心，頗上十分熱鬧，但是很雜。在另一方面，石角營全是住戶人家，十分清靜，比較清潔。此村建築，跨在西寧海兩岸。新近成立的區署，即在此河東岸。但是大部份街房，則在西岸上。該岸並設有小學一所，稱爲「秉彝鎮第二保國民學校」。此鎮屬於屏山縣第二區。西岸街道，爲一條南北行的短街，尚頗寬敞。附近有大黃桷樹數株，霸王鞭尤多。由石角營到蠻夷司，水陸陸路，計程均約五華里。陸路即伴江邊走。水路終年可通舟楫。往下蠻夷司到綏江一段，亦終年可通木船。綏江到屏山，則祇在冬季水枯時可通，夏季過於危險。近來經濟部努力打通金沙江航路。至三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石角營至屏山一段（新測水路全程爲四十二公里），由民生公司民教輪試航成功。屏山至敘府（宜賓）一段，則在該時早已通航輪船。長江上游水路交通，至此進入新階段。

蠻夷司

在石角營修得捕子來，乘船擺渡過西甯溝以後，同伴襄君，已拿三十塊錢，包好一隻大木船，經蠻夷司徑下綏江。自石角營登舟行，順流而下，水大行駛甚速。金沙江在石角營附近，係自西南向東北流，西寧溝自北來流入之。略往下游，江折向正東，旋略帶東南。溯江而下，舟行十二分鐘，即左抵蠻夷司停靠。沿途雖稱平靜，但水勢仍然凶猛，中有一處大灘。

蠻夷司現已改名爲「果林場」，距石角營約五華里，距水孔四十五華里，海拔三百九十米。其處正當中都河流入金沙江處。該河自東北流，匯入東流的金江。江在此處，係自西向東流，略前即折向東南。

蠻夷司爲雷波向東出路的終點，屏山境內必鎮，一處重要的商埠，場子靠石崖嵌成。鎮中建築，靠江的一面，考究的用方形石磚砌成屋基。較差者用不規則的石塊果成，更差則簡單地用木柱支起。全鎮有街三四條，大體均與江相平行。各街高度不等，愈往裏面的愈高。街間交通，係用石級上下。最低的那條街，均爲熱鬧。該街走向，由西往東。鎮上設有郵政代辦所。還有一家比較上等的茶社，名爲「鳳來儀俱樂部」。

蠻夷司果真名不虛傳，很熱鬧，同時很骯髒。來此乃是閒天，市面仍然非常繁盛，行人擁擠不堪。街上館子特別多，生意也好。市上所售物品當中，外來貨色以及洋貨，都頗不少。甚至摩登婦女所用髮針，也有得賣。

屏山縣境，祇有沿西寧溝而上，現有一小片夷區。蠻夷司以東，再也沒有夷人。因此屏山縣的

人，大都不怕蠻子。蠻夷可街上居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夷患。掘起大涼山來，他們也不害怕。在另一方面，夷人當中，傳說敘府乃是他們祖先所轄的地方，後來，爲漢人所奪，因此至今不忘打回敘府去。

(第六編完)

第七編 東下叙府

綏江

由蠻夷司泛舟東下，直到綏江，乃是四十五華里平靜的水路，舟行一點鐘就到了。蠻夷司對江，即是雲南省境，其處有村莊一座，與蠻夷司遙遙相對。船自蠻夷司開出以後，左邊旋即走過中都河坡入金沙江處。一路前進，南岸滇城山坡上，包穀田以外，並見種有甘蔗。後來川境亦見蔗田。約行二十三里以後，右岸走過一村，名「大窩」，附近江邊泊有數船。前行兩岸山均較低，陸地不復見。綏江上不少部份，開成梯田及包穀田，種有包穀及甘蔗。船夫曾訴我們說，綏江出產，有煤與石灰兩業。煤礦兩處，其一距城二十里，另一處則在距城四十里處。後者品質較佳。該處出產的煤，甚至一直銷到重慶。

綏江目前尚瀕省一處縣城，位在綏江河（俗稱「小河」）流入金沙江處。該河爲金沙江一條較大的支流，由南向北，在此匯入東西流的金江。將到綏江城以前，老遠就可看見城後山坡上的一座廟和一座橋樑。最後一小段路，係轉入綏江河，溯之而上。

綏江在清時不過一個分縣，因此迄未築有城牆。市街位在綏江河東岸，金沙江南岸。主要街道二

條，蜿蜒順金沙江展出。市面相當熱鬧。即在不趕街的那天，也是如此。生活程度很高，旅館沒有二家好的。飯館並不太多。有些茶館，樓上一層，專賣大煙。街上中國藥舖特別多，寫一特點。夜市異常熱鬧，賣小吃的很多。全城學校不少，中有一所縣立中學。正在建築中的郵局新屋，尚未完工。茶館中不少人在抽竹製的大水烟筒，此點表示這是雲南城市無疑。夜間街上，還有人露天說書。

燒竹桿

綏江一宿醒來，碰着一個雨天。我們的行李，前一晚雇好一乘滑竿抬着走。不料滑竿夫全是煙鬼，早晨遲遲不來。催來又要先過烟癮。等到雨停動身，已經是八點多鐘了。

綏江城頗不小。由我們所住的「維新旅館」曲折穿街東行，兩里方將市街走完。前行路左溯金沙江而下，向正東去。半里餘，走石板橋過一溪。又半里，路左過一村，隨即循石板陡行上坡，再半里餘，左邊走過一座大村，名「富官鎮」，距綏江（自旅館算起）約四華里。前去路大體向東北東走，穿田前進。田中所種，初係水稻，後改爲包穀。雨後土路泥濘，難走已極。計行三里，路左復過一村，附近見有稻田及甘蔗。由綏江到屏山一段，金沙江大體係向東北東流。旱路大體係在江的南岸濱境綏江境內，溯江而下，大部亦採此項方向。北岸川境，雖亦有路，但是比較逼窄，治安也不太好，因此行人稀少。綏江縣境，靠江一帶，農產豐富，尤以近城十餘里爲甚。田中農舍村莊，到處散布，居民大有安居樂業的樣子。爲着行人的方便，道旁時常設有飯館。

更前一里，路左再過一村。又兩里餘，到一泥河邊。此處距綏江約十一華里。河水淺，易於涉過。大雨後山洪暴發，河水陡漲，無法「叉水」過去。幸有一隻小船，引渡行人。此船係將兩隻收穫稻

子時所用「拌桶」綁在一起而成。方底方頭，底下水漏得很凶。一面手拉掛在河上的竹籠過去，一面不斷用竹箕自籠內取水出去。在渡口碰到一位去屏山的年輕滑竿客。談後知他姓楊，永善縣人。在昆明昆華中學畢業後，考取四川大學。此番去川大上學。他却生財有道，從永善帶了三擔符子來，預備在飯府賣掉，用來作學費。據談永善出羅漢竹，並出竹筍，後者即係羅漢竹的筍子。在永善二百斤筍當時祇需二百元，到飯府則可賣六百元之多，利頗很大。由永善縣城到松江，單路一天可以走到。過河路上二坡，路右即有一家腰店子。前行橫向東北東走，所經多係荒山地帶。一路伴江前進，路有上有下，有時殊陡，大勢則頗平坦。金沙江支流甚多，途中頻頻走過，雨後水都不小。

在泥河前七里，路右又有飯舖一家。此處地名「燒竹桿」，距松江城約十八華里（俗稱「十里」）。到此已很疲倦，就在飯舖裏吃了一頓早中飯。

由松江至屏山的單路，俗稱九十里（最後五里為水路）。後來據我們實測，實在不過六十九華里。

一出松江城，我們幾個人，迷失了伴。大家等來等去，彼此相找，浪費了許多時間。在「燒竹桿」方始重新齊伴。離開那裏的時候，已經快要正午。山道前途還有七十里路，不知能否趕到，祇好飛腳向前疾走。

石溪

由「燒竹桿」行，天氣忽然晴朗。半里涉過一股溪水，雨後水勢凶猛，滑石根底奔流而下。奔躍過去，相當危險。前行路殊崎嶇，所走全係石板路或好走的沙路，進行頗速。一路仍溯金沙江而下，所經大體均是荒山地带。在「燒竹桿」前約兩里不足，隄行上坡，亦一片石崖下走，繼又改向下趨。

這一帶江岸的山，均係由石灰石所構成。又約一里不足，附近乃又看見包穀田。再前兩里，路右自置頂有一道瀑布，飛瀉而下，風景殊美，路則繞瀑布下面走。又半里餘，下至江濱，路面逼近江面。此處距「燒竹桿」，約六華里不足。前行路左繞沿江下瀾，循路緩向下趨。途中數過溪水，路右復兩見飛瀑，如此計行六里左右，到達「石溪」。

「石溪」爲一小鎮，距「燒竹桿」約十二華里（俗稱二十里）。街上設有一所「新灘鎮石溪第六北滿保國民小學」。新近還設有一處「經濟部金沙江工程處第一工務所石溪監工處」。我們短裝來此，沿途本地人都把我們當做治江的工程師。場子雖小，還不算常靜，圓天居然有新鮮豬肉賣。「燒竹桿」到石溪一段路上，雖見由新灘溪來的擔子不少，所擔全是油，內中婦女不少。

新灘溪

在石溪休息以後，續向前進，已是下午一點十八分。前行路仍向東北東走，一路包穀田田陸上不斷地看見有烏柏樹，到此又入繁盛的農業區域。路旁細竹殊多。村莊及農屋附近，則常見大叢的茨竹。兩里半穿過三座茅村，路旋折往東南走。更前六里左右，路右走過一家飯舖，旋即涉過一溪，平坦穿稻田前進。里餘復穿包穀田，旋即墜下到一溪邊，走橋過溪。此座大橋，名爲「明遠橋」，新修尙未竣工。過橋即循巨石崖上所刻級形路走，上趨頗陡。兩里左右，路改緩上，右邊旋即走過屋下一座小廟，名曰「屋峯寺」。此處已到坡頂。前行右繞山走，勢頗平坦。半里不足，路向左折，由東南方向，復改朝東北東走，有上有下。路自緩江來，沿途所見的山，均係由石灰岩所構成。此處附近，乃又看見一小段，係由暗紅色砂岩及黃岩所構成。如此約行四里，到達新灘溪。

新灘溪是綏江縣境一座大鎮，距石溪約十七華里（俗稱二十里）。正街一條，由南往北，略偏西南，長約四百米。街上大部份建築磚房。正街全用石板鋪成。公共建築，有禹帝宮一座，內現設新灘鎮鎮公所，街上設有郵政代辦所一處。財政部也在此設有稽徵分處。到此正逢趕街，熱鬧已極。

鯉魚溪

下午三點到鯉魚溪，由綏江去屏山的路，大約已經走了三分之一。三點三刻離開新灘溪，循路繼續向東北東前進。初行路右繞山平坦走，循石板路行。半里翻一小坳。又半里餘，走過一座有頂跨溪大木橋。自此處起，山又係由石灰岩所構成，砂岩不復見。過橋路旋在一塊瓦上走。途中四過小溪，均係自右邊石屋頂上飛下作小瀑布狀而成，景緻殊美而且奇特。此時左望，下而江上，爲一險灘。奇景一里不足，再過一道飛瀑造成的小溪，路即循大石陡上，繼續石級盤上山。此段路異常險峻，靠外邊一部份設有木欄杆。路盡處引到一座廟宇，名「五顯廟」，內有亭閣三幢。穿廟陡上，繼續上山，繞出廟後，到達最高處，奇景乃完。此處距新灘溪約三華里。前去涉過一道整塊石板底的小溪，路改緩下。後來一部份下趨較陡。共約兩里餘，下到近山脚處，附近復見包穀田。又約一里，再過一溪。此處距新灘溪約七華里。附近金沙江水道，突作之字形大彎，旱路亦隨之彎曲，初改向西北，繼改正北，嗣後復改東北，均在四里以內。沿途路甚好走，涉過小溪甚多。一路自綏江城來到此處，凡是有田的地方，田間均見植有烏柏樹及桐樹甚多，尤以前者爲夥。

在新灘溪前面約十二華里，路穿其馬田平坦行。此時前望對岸川境，稍遠處有山嶺一片如屏。此嶺即係屏山縣城後面的大山，「屏山」一名，大致由此而來。嶺後一座更高的小山，圓形平丘，上長

有極，狀如外國人送生日禮的大蛋糕，甚爲出色。

一路穿甘蔗及包穀田前進，五里到一渡口茅村，名鱸魚溪。距新灘溪約十七里，俗稱二十里。緩江約六十四華里（俗稱八十五里）。在此舢舨灘流而下，大體向東北去，最後過對岸川境。如此水路共行五華里，於下午六點一刻到陸屏山縣城，天還濛有黑。自昆明啓程北行以來，一千七百華里的長途步行，至此告終。

屏山縣城

位在金沙江南岸的屏山雖不過四川省境，這座邊僻的小縣城，對於我們這羣通過涼山表嶺而來的旅客，無顯得十分摩登。到了這裏，街上又看見短髮旗袍的女郎，活潑可愛的女學生。縣政府和縣黨部以外，公共機關，有一所郵局，一處公共體育場。職業團體，在此異常發達。商會及工會以外，重要各業，如民船業，麵粉業，香業，等等，均各設有同業公會。此在內地，甚屬罕見。

屏山城的形狀，作窄長形，東西長而南北短，南面臨江。城外濱江房屋，亦注江一面，均以石牆或木柱作撐，支起屋基。城內主要街道，首推東西大街，長約六百米，以石灰土築成。其次則爲北街，此次略有旁街。因係依坡脚建築，城內由南往北，係向上坡。縣城附近一帶的山，全是由暗紅色砂岩與泥頁岩構成的。東西大街，延伸到西門外，約長五百米。城外那段，較城裏尤爲熱鬧。一件有趣的事，是此城並無東門。東西大街東頭盡處，南折面江，稱爲南門。

屏山市面不差，日夜都很熱鬧。做生意的，非常空氣，這事給旅客很大的安慰。旅館而兼茶館的「金江旅館」，乃是全城最好的。一家客棧。店舖種類不少。普通各種物品，在此均不難買到。

東下宜賓

從雷波動身東下，經濟已感拮据。到了屏山，我們一夥三個人，身上所剩一共不到五十元。未到此處以前，聽說屏山每天有木船開宜賓。到此乃知大謬不然，普通平均要三天纔有一次。每次需客貨費，方始開出。我們運氣還算不錯。到後打聽，第二天一早，準有船開。爲着省旅館費，我們不願老板娘反對，就在船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九點鐘左右，預定搭這船的人，漸次到齊。原來一隻大木船上，像沙丁魚一般，可以擠上四五十人。當時祇有二十餘位。黃老板一看不高興，定說要四五百元，纔够開銷，否則不能開船。正巧有一位在軍隊做事的趙隊長，坐在船上，看看大家都亟於要走，趙隊長便挺身而出，自告奮勇，代爲試收船錢。除開少數幾位不肯出錢以外，到宜賓的出十元，到安邊縣的出五元，一下湊了兩百元左右。黃老板說不行，這數還差得遠。趙隊長再來收。四位中國農民銀行的行員，本着一有錢出錢一的原則，先後一共拿出二百元。我們以及其他客人，又各湊一元。這樣湊足二百七十元現款。還有川大楊君的船資和貨運水脚，約定在宜賓付款。總計不下三百五十元。黃老板於是哈哈大笑，趕快上岸去還債。我等看見居然走得成，也樂極了。

剛自下來一看關一以後，上午十點五十五分，船自屏山向東開行，溯江而下。夏季水大，下水到宜賓，僅稍離百里的水路，不過半天，就可駛到。屏山爲川省有名的產煤區域，儲量極爲豐富，可惜迄今尚未大索開採。由縣城往西，沿江水上，時見煤廠。據稱一部產品，銷到瀘州重慶。初行一段，北岸川境，山勢陡峻，常露懸崖，少有開墾處。南岸瀘境，則山較低平，大部已翻包穀或甘蔗田，田

邊植有烏柏樹不少。

舟行約六十里後，靠北岸小村略停，岸邊泊有木船數艘。由此前進，江上有險灘。普通乘客多「起灘」上岸步行。我們一船人偷懶，大家都沒有動。這段路上，兩岸的山，多露陡崖。不遠左岸見有大瀑布一條，自山頂石崖飛下，堪稱壯觀。前行先後未過三處大灘，分別名爲「新灘」，「大灘」，「牛皮灘」。就中第一個灘（即「新灘」）最險。走過的時候，同船有經驗者，叫大家聚中船頭，以免發生意外。此時回顧船手，祇見他不動聲色，優游自在。我們對此，不勝佩服。忙對他說，金沙江雖然不久可通輪船，但是將來領江，非他們莫屬。船工帶此，報以會心微笑。

下午一點三十四分，船抵安邊停靠。水路自屏山到此，計程一百二十華里。此鎮雖則位在金沙江南岸，却屬川省宜賓縣管轄。到此適逢街子來彷彿比屏山縣城還熱鬧些。

在安邊午飯，將及後五塘錢都花光了。附載二十分，船自安邊下開。溯江東北去，五十里左過「松樹灘」（村），兩岸山已低平，水面亦頗平靜。又四十里，於下午四點，到達目的地宜賓。我們三人身上，已是一文莫名。然而兩千里的滇川長程，到此却可稱「功德圓滿」了。

（第七編完，全文完。）

·大涼山夷區考察記·

·會昭掄著·

發行人 鄒 仲 安

出版人

總社：昆明北門街九十七號
求真出版社

分社：重慶臨江順城街22號

總經理

總社：昆明北門街九十七號
北門出版社

分社：重慶臨江順城街22號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版

G301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